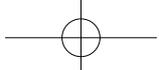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 今天

NO.1/2021 总第129期



## 《今天》编辑部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北 岛 西 川 芒 克 刘 禾 汪 晖  
李 陀 宋 琳 林道群 格 非 徐 晓  
黄子平 黄 锐 韩 东 韩少功 鲍 昆  
鄂复明 翟永明

主 编 北 岛

执行主编 肖海生

编辑部主任 天 水

海外通讯编辑 陈力川 田 原

主编助理 董 帅

小说编辑 韩 东 杨庆祥

诗歌编辑 宋 琳 廖伟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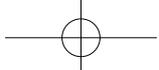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评论编辑 杨晓帆 敬文东

散文编辑 郭玉洁

艺术编辑 鲍 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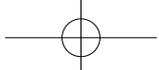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新媒体编辑 王丽金

封面设计 李晓军



## 目录

长诗	001
北岛 歧路行(之三)	003
小说新标	031
韩东 编者言	033
郑在欢 充气娃娃之逸	034
郑在欢 二进宫	057
短诗与长诗	069
宋琳 编者弁言	071
赵野 中国长城建造时	073
桑克 新诗十二首	081
陈律 短诗十二首	098
小海 快乐颂(外九首)	108
余怒 更遥远的(外十一首)	118
彭一田 脱敏史(外十一首)	126
江汀 自选诗八首	136



西渡	风烛	
	——纪念江绪林	150
王东东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忧郁	
	——纪念江绪林(1975—2016)	167
任洪渊	词语化石(组诗选)	
	——《1966—1976》组诗选	178

## 评论 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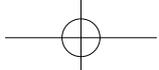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金丝燕	诗学的悖论	191
-----	-------	-----

## 似是故人来 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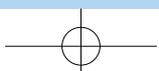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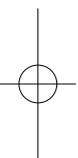
曾金燕	《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其后	
	——唐丹鸿访谈	224
桑克	被围捕的野兽	
	——读书笔记之读苏档《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专题	234
康赫	纣王与空白之间的战争	255
颜峻	我梦见自己在做梦	2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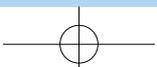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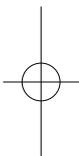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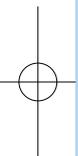
## 艺术 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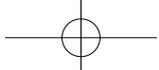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邵大箴	只有郎郎，才能画出这样的画	323
陈丹青	原色的郎郎	326
张郎郎	漫谈我的画	329



长诗







## 歧路行(之三)

北岛

19

1936年夏 一阵枪声<sup>1</sup>  
一群野鸽惊飞 挣脱大地  
两个斗牛士一个教师和  
洛尔迦 在格林纳达山脚下  
橄榄树林旁——空弹壳  
历史在天空打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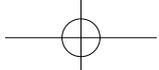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1992年冬 一路开车<sup>2</sup>  
往南 我们奔向格林纳达  
船在海上/马在山中<sup>3</sup>  
深歌<sup>4</sup>追寻流浪者的摇篮  
弗拉明戈穿上火焰  
按死亡的节奏击掌而歌

1 洛尔迦 (Federico Garcia Lorca, 1898—1936), 西班牙诗人。  
1936年8月18日凌晨, 他在格林纳达山脚下被长枪党人枪杀。

2 1993年早春, 我和多多去地中海小镇阿尔地亚 (Altea) 小住,  
然后前往格林纳达。

3 引自洛尔迦的《梦游人谣》。

4 洛尔迦的《深歌集》。



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  
沿着时光回廊 循环流动  
石柱后遇见洛尔迦

1933年春 西班牙  
戴望舒 练习语法的小路  
在市镇广场和小酒店  
到处是歌谣与爱情<sup>5</sup>  
风暴的侍者铺开地平线  
掀起桌布 面包屑——  
跨边界的中文飞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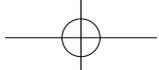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1971年 《洛尔迦诗钞》<sup>6</sup>  
一双手传递另一双手  
呼吸转向呼吸——屏息  
字与字之间 脚下都是深渊  
跑书<sup>7</sup> 跑 书的地平线  
自行车穿过胡同与字里行间  
车铃摇响秘密的天空  
头发染上洛尔迦的绿色

直到七十年代 洛尔迦

5 引自施蛰存编选《洛尔迦诗钞》的编者记。

6 《洛尔迦诗钞》(戴望舒译,作家出版社,1956年初版)

7 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北京的年轻人到处奔跑借书,主要是禁书。



你属于北京的地下沙龙<sup>8</sup>  
隐身烟雾 喝下月光  
——群星中的无冕之王  
你被卷入地下诗人的争吵  
警察嗅闻可疑的笔迹  
为了女人打群架  
——新月与落日的决斗

2011年5月 从奥尔维拉<sup>9</sup>  
到马德里 我在寄宿学院<sup>10</sup>朗诵  
当大钢琴浮出水面  
洛尔迦的手指弹奏流水  
大厅倾听世纪的回声  
在劳拉<sup>11</sup>的基金会办公室  
我触摸他的铅笔手稿——  
燃烧的影子在雪上滑行

今晚 燕保罗<sup>12</sup>约我相聚  
穿过法国大使馆官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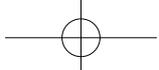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8 北京不同的地下文化圈。

9 奥尔维拉 (Olvera), 西班牙南部小镇。

10 马德里寄宿学院, 洛尔迦和达利等人学习居住过的地方。

11 劳拉 (Laura Garcia-Lorca) 是洛尔迦的侄女, 洛尔迦基金会主席。

12 燕保罗 (Paul Jean-Ortiz, 1957–2014), 法国外交官, 曾任法国驻西班牙公使, 然后任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八九事件后他地位虽低, 但说服了上级和密特朗总统, 首先接受了中国政治难民。他是关键人物之一。



在本地小餐馆就坐  
烛火摇曳 絮语让银河放电  
照亮马德里保卫战  
国际纵队<sup>13</sup>也包括中国人  
车轮四季闲置 市长的儿子<sup>14</sup>  
在流亡中诞生长大  
并非为风暴中的祖先哭泣

20

生活是多么缓慢  
希望是多么暴力<sup>15</sup>  
暴力在寻找新的河床  
唤醒拳头 摇动我的生活  
登高的人粉刷蓝天  
钟舌摇动 唤醒沉寂的心  
——巴黎我的第二故乡

1989年初夏 巴黎

13 西班牙内战（1936—1939）。由 54 个国家的志愿者（也包括中国人），组成国际纵队。

14 燕保罗的父亲是西班牙某市的市长，1939 年全家逃亡，长期居住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15 引自阿波利奈尔的《米拉波桥》。



燕保罗和爱丽丝<sup>16</sup>的成员  
黄雀行动<sup>17</sup>的终点  
保罗和吕敏<sup>18</sup>面对面  
在午夜的国境线  
移动那些星星的棋子  
破晓——在停机坪着陆  
迎来神秘的客人

法国难民<sup>19</sup> 我炫耀的烙印  
威尼斯街7号<sup>20</sup> 我打开窗户  
时光倒流而寓言向前  
所有屋瓦为暴风雨鼓掌  
从围城汉字到放射形广场  
记住了丁香的呼吸

我是高源<sup>21</sup> 老子就是我  
我和历史开个玩笑  
围棋——山河就在我脚下  
数数黑子和白子<sup>22</sup>

16 爱丽丝 (ALICE, 联络流亡中国知识分子协会)。

17 一批香港人营救因六四事件被中国政府通缉的“逃犯”，代号为黄雀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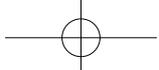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18 吕敏 (Marianne Bujard), 瑞士汉学家。她是爱丽丝协会的主要负责人, 燕保罗多年的女友。

19 我曾持有法国难民护照 (1991—1996)

20 我曾住在蓬皮杜中心的工作室 (1999—2000), 总共一年零三个月。

21 高源 (1950—), 成都摄影家, 自1990年起在巴黎流亡。

22 围棋分别为181颗黑子和180颗白子。



黑夜永远比白昼长<sup>23</sup>

高源朝我连打了两个喷嚏  
从病毒到宇宙的边界  
梦回他乡 照片上的刑场<sup>24</sup>  
夜空 焰火悄然开放  
而成都口音是法文远亲  
最新的中文报纸盖住他的脸  
梦见瘸腿的历史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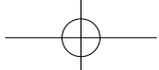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我是老木<sup>25</sup> 没人认识我  
我拽长一根地平线  
去罗马我度过了一生  
我不在乎国王还是流浪汉  
向太阳牵着的狗致敬

往事从地铁出口浮现  
浪头昂首 拍击无形的礁石  
我看到老木的背影  
岁月呼啸而缩小成句号——  
在北京多雪的二月

23 高源的自白。

24 在六四事件，高源在刑场拍摄“暴徒”被处死的过程。这组照片获得各种国际摄影奖。

25 老木，原名刘卫国（1963—2020），中国诗人。曾任北京高校学生联合会宣传部长。九十年代初在巴黎和罗马等地流浪，2016年返回湖南老家。这是老木的模拟独白。



一封公开信<sup>26</sup> 折叠成纸飞镖  
消失在陌生人的森林中

我是宋琳<sup>27</sup> 而镜子是空的  
背后是一条河的家族史  
洞箫吹起 天在诗以外  
狂风在我的脊椎试音  
太阳像一个晨跑的人，咚咚<sup>28</sup>

斜坡确认我们诗的位置  
在某个街角咖啡馆  
铸造头颅 水银流动的手  
触摸蓟与彼岸的话题  
夜在杯底 打开一把把伞  
对峙的意义 我说  
我们沿着塞纳河边散步  
旧地图——在爱情中<sup>29</sup>

26 1989年2月16日由北岛发起的33名知识分子公开信，老木是我作为发起人的助手。

27 宋琳（1959—），中国诗人。1989年六四事件被捕入狱，随后在巴黎流亡，现居住大陆。这是宋琳的独白。

28 引自宋琳的诗《公园里的椅子》的首句，1998年冬写于巴黎。

29 引自本雅明的随笔《古董商店》。



我是零号病人  
从小瓶子放出的幽灵  
戴上花冠 我君临天下  
所有权力跪在地上  
被训诫的镜子关闭门窗  
道路绕开封城的法令  
而追逐心跳的钟表停摆——  
自由失去自由  
时间告别时间

我是零号病人  
在上帝命名万物以前  
谁指挥地貌变迁的交响乐  
响箭 多余的日子  
穿过野史和砍伐的森林  
红狐尾巴在帝国的废墟跳跃  
我是零——吹响口哨  
我为陌生人亲吻  
姓名获得石头的重量

我是零号病人



李文亮<sup>30</sup>医生发现了我  
在电脑屏幕互相辨认  
生与死 昼与夜 漩涡  
从水下吐出一串串泡沫  
李医生戴氧气罩——  
真相比平反更重要<sup>31</sup>  
沿走廊尽头 我贴近你  
在黎明前吹灭油灯

我是零号病人  
阴影是太阳的领路人  
失忆的广场 逻辑的小巷  
没有门 也没有钥匙  
所有记忆的钉子  
正加固人类的苦难  
很多年 潜伏在冰河时代  
时间与战马呼啸而过  
我终于幸存下来

我是零号病人  
在数字星空与大海之间  
在活火山与冻原之间

30 李文亮（1985年—2020年），眼科医生。2019年12月30日他向外界发出预警，被公认为疫情的吹哨人。2020年1月3日，被本地派出所训诫。他因感染新冠病毒2月7日凌晨去世。

31 引自李文亮医生接受财经记者的采访（2020年1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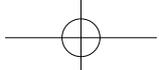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在恐龙与外星人之间  
在语言之路与铁栅栏之间  
我被自由所包围  
以国家的名义判处极刑  
被科学家们追杀  
我无罪——万物疯狂生长

我是零号病人  
被放逐而逆流而上  
不投河——我没有祖国  
脚下是转世的深渊  
书 为练习飞翔  
而谎言的太阳照样升起  
我的伤口闭上眼睛  
在动物啜饮的瓦罐中  
溢出母爱的睡眠

22

继续向前 生活被删节  
口罩 影子在呼吸 而飞鸟  
进入公共事件 书信敞开光芒  
空城与冥想 号角呼唤  
落日 命与运短路 导火索——  
被打发的日子呼啸 让语言



打开牢笼 让多情的种子  
在时间的缝隙开花 病毒  
属于开拓的黑暗国度

希腊如梦 历史以外是  
大海——墨水在天空书写  
诸神冬眠 向沉默的岛屿撒网  
伯罗奔尼撒<sup>32</sup> 盲诗人荷马<sup>33</sup>  
马蹄踏歌 为道路命名  
古剧场<sup>34</sup> 在舞台中心歌唱  
天空盘旋 乌鸦观众一起消失  
花吐出种子——正午思想  
加缪<sup>35</sup> 合上日记是墓碑

地中海的天堂——马略卡岛<sup>36</sup>  
肖邦和乔治·桑 为了过冬  
阳光医生<sup>37</sup> 从肺结核查到夜  
修道院的狗向世纪狂吠  
正如两个轻骑兵 在键盘跳跃  
纸上足迹 跨越誓言的桥

32 伯罗奔尼撒半岛位于希腊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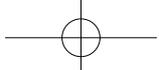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33 荷马（Homer），希腊盲诗人，生约前九世纪。代表作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34 埃庇道鲁斯剧场是公元前四世纪的杰作，坐落在山坡上。

35 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法国作家。

36 马略卡岛（Mallorca），西班牙的岛屿，被称为“地中海的乐园”。

37 肖邦和乔治·桑从1838年底住在马略卡岛首府帕尔马。肖邦患肺结核，按医嘱，特别是冬天在马略卡岛适合治疗。



在光的栅栏突围 拉响汽笛  
乘小火车出发 从帕尔马<sup>38</sup>  
到索列尔港<sup>39</sup> 灯塔不再守望大海

马拉喀什<sup>40</sup> 王国的迷宫  
权力隐身于露天市场野 蛮人<sup>41</sup>  
等待上帝 男孩子们叫喊  
——Corona, China<sup>42</sup>

屠宰场与皮革业 向黎明祈祷  
并淹死太阳 小巷织成网  
贼追新月 骆驼牵着远山  
漂泊故我在 为了寻找  
路标——纠正偏离的历程

洛杉矶的狼群追赶音乐  
从新大陆第二章<sup>43</sup>到北京童谣  
带条纹的老虎穿过火环  
回到2020年春天  
施耐德<sup>44</sup>——九十岁生日

38 帕尔马 (Parma), 马略卡岛首府。

39 索列尔港 (Portde Soller), 马略卡岛的游览胜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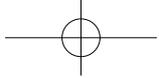
40 马拉喀什 (Marrakech), 摩洛哥南部的古城。

41 柏柏尔人 (barbari), 是闪含语系的一支, 以西北非的地区为主。  
拉丁语称为野蛮人。

42 新冠病毒, 中国。

43 德沃夏克 (Antonín Leopold Dvořák, 1841-1904), 捷克作曲家。代表作是第九交响乐“自新大陆”。

44 盖瑞·施耐德 (Gary Snyder, 1930) 美国诗人。



我们通电话 山谷幽深  
从人类早年直到腐朽的幻象  
布织成山河 火喂养黑夜  
他和鹿一起攀登 在群峰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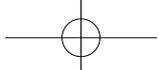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戴维斯<sup>45</sup> 心如困兽  
我在画画 从此刻到天涯<sup>46</sup>  
在云中行走 汲水  
厨房面对田野 阳光桌布  
刀叉闪电 与往事干杯  
一辆救护车穿过起伏的麦浪  
突然敲门 庚子骤然转身  
用真相占领梦的空间  
醒来 仍在隔离中

23

洋葱剥皮 胡椒和现实被粉碎  
火鸡放进烤箱 定时加温  
1994年11月24日 感恩节

45 戴维斯 (Davis) 是北加州的大学城，我在这里居住过 (1995—2007)。

46 我的水墨画系列分别为《此刻》和《在天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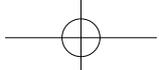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离开旧金山<sup>47</sup> 穿过子午线  
北京首都机场 我跟上岁月排队  
边检小窗 戴军帽的月亮  
乡愁——插头接上电源  
而互联网锁住了我的名字  
我的秘密花园 没收诗的种子

秘密的客人们终于来了  
逼着我说出我的名字  
是我 被激怒祖先的链条  
和山峦 拒绝回答所有的质问  
录像机和录音机对准我  
笔录供词 一张饥饿的白纸  
夜幕拉开我的独幕剧  
我洗碗筷 板墙后是草地  
太阳像死囚等待死刑

张上校<sup>48</sup> 生锈的笑容  
齿轮咬紧 为攀登他的一生  
而嘴角露出人性的瞬间  
我是剧中主角 裸灯  
与漩涡的夜周旋 我梦游——  
让存在的时间吐丝

47 1994年11月24日，我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航班，从旧金山经东京，次日下午五点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48 张上校当时是北京首都机场的边检负责人。



自缚的茧比宇宙更可靠  
我的名字引领另一个名字  
舞台转动 我追赶着我

独白：在汉字中越狱  
人影投向天幕 重重叠叠  
我正在默读心跳  
在敌意的语义边界上  
乡音追赶异乡人  
趴在桌上 涡轮发动机  
带着我半睡半醒的飞行  
蟑螂 地下情报员  
沿墙角传递上级的信息

黎明轰鸣 从跑道起飞  
按武警战士的早餐标准  
——白粥馒头咸菜煮鸡蛋  
两个隐身人 轮流照顾我  
其中有个诗歌爱好者  
诗句与宦途 指向同一终点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五分  
国王与马正式宣读——  
我被中国立即驱除出境

一辆大轿车驶进停机坪  
武警战士们下车 为我开道  
穿黑皮夹克 为失败而战



张上校陪同 前往飞机舱门  
从候机厅的机位俯拍<sup>49</sup>  
明天一片空白 影子正撤退  
地平线为冬天序曲排练  
坐好舱位 张上校紧紧握手  
流动的水银在舱窗跳跃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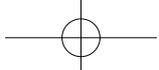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坦克与荆棘 围城拉姆安拉<sup>50</sup>  
夜的履带碾压火的中心  
打开古老的地图 约旦河以西  
一缕春风吹开死者的花朵  
穿行橄榄树 翻越墙  
掠过那只公鸡竖立的羽毛  
追赶小毛驴 辨认雷区  
在石井的水槽畅饮

打开新世纪第二页<sup>51</sup>

49 穆晓澄曾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老师，后搬到好莱坞工作。他从候机厅目击这一场面，由高级军官陪同，三四十个武警战士簇拥着我。据他说，我身穿黑色皮夹克，威风凛凛。

50 拉姆安拉（Ramallah），巴勒斯坦临时首都，位于约旦河西岸。

51 2002年春天，作为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我们专程去围城的拉姆安拉和加沙走廊，支持巴勒斯坦作家。



耶路撒冷 诸神在庙山<sup>52</sup>  
落脚 喘口气 起飞  
衣袖空空 朝圣者记住信条  
以神或人民的名义  
钟摆 来自内置的原动力  
为见证苦难 蒙上眼  
数数瓦罐中的流星

而坦克一寸寸推进  
阿尔-卡萨巴剧场<sup>53</sup> 暴风眼  
一束追光迎向达尔维什<sup>54</sup>  
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sup>55</sup>  
词语被照亮 在水上刻痕  
监视器 不断放大细节<sup>56</sup>  
一秒秒跳动——心脏的位置  
坦克逼近母语的防线

阿拉法特<sup>57</sup> 永远戴方格头巾

52 庙山 ( Temple Mount ) 位于耶路撒冷，三大宗教的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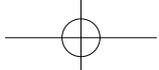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53 阿尔-卡萨巴 ( Al-Kasaba ) 剧场。在围城中，巴勒斯坦诗人和代表团成员同台朗诵。

54 马哈默德·达尔维什 ( Mahmoud Darwish, 1941—2010 )，巴勒斯坦诗人。

55 《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的早期诗集 ( 1966 )。

56 扎克坦 ( Ghassan Zaqtan )，巴勒斯坦诗人。作为朗诵会组织者他获得可靠消息，坦克正逼近剧场。

57 亚西尔·阿拉法特 ( 1929—2004 ) 巴勒斯坦政治家和军事家，巴勒斯坦前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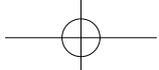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从斗士到总统——笑的面具  
背向悬崖 倦于内心刺客  
水莲在总统办公室沉睡  
革命终于追上阴影 时间链  
三天后坦克攻打官邸  
达尔维什对我说 关于自由  
诗人与政客的步伐不同

萨拉马戈<sup>58</sup>一语惊人  
盲目<sup>59</sup> 摸索暴君的日子  
收割没有播种的光芒  
火山在隐喻中释放  
星星合唱团 推着病床  
小溪在课本上一闪而过  
屋顶在尘世中漂流  
风筝 牵着看不见的手

加沙走廊 炊烟比饿更绝望  
沿土路拐弯 岁月悸动  
地中海喷吐千万匹马的气息  
火柴擦过一生 天空  
坠下来 苦难插满碎玻璃

58 萨拉马戈 (Jose Saramago, 1922–2010), 葡萄牙作家。作为国际作家代表团成员, 他提到“奥斯维辛”和“大屠杀”等字眼, 引起全世界媒体的关注, 而多数成员对他表示不满, 事后他从国际作家议会退出。

59 萨马拉戈的长篇小说《盲目》。



和记忆绑在一起 硝烟兄弟  
逆流追上同源的种族  
为诸神干这杯苦酒

噢达尔维什 你引导我  
敲开午夜之门 我的领路人  
白色丝巾 呼吸中的母语  
而书页翻开日与夜  
从诞生到囚禁 诗歌在生长  
为情人品尝时间之盐  
当暴风雨试图吹过针眼  
他用心脏<sup>60</sup>握紧拳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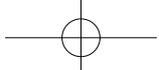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25

阿连德<sup>61</sup>总统在独立厅  
用自动步枪对准自己下颌  
结束生命<sup>62</sup>——大海翻转过来  
天空倾斜 星云涌动

60 2008年8月9日，达尔维什在美国休斯敦医院因心脏手术失败去世。

61 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 1908—1971），智利医生、政治家和总统。

62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动军事政变，包围攻打总统府，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总统府独立厅以身殉职。



北京燕山某建筑工地  
我攥住一张小报<sup>63</sup> 为智利哭泣  
正午时分 草帽与太阳相称  
铁锹 带汗碱的工作服  
中国苦力 深挖时间的阴影  
弓起了脊背驮运群山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sup>64</sup> ——  
二十四岁呵我的热血<sup>65</sup>

向南半球逆行奔走呼喊  
午夜吞噬太阳 尸体  
推向初生的波浪 地平线——  
柔情之刃 为了守望一生

1973年9月11日上午  
聂鲁达病重 正听新闻广播  
——这是法西斯主义<sup>66</sup>  
墨西哥总统派专机接聂鲁达  
他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

十月的天空 我来到智利<sup>6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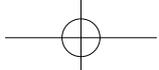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63 《参考消息》是新华社主办以国外新闻报道为主的小报，当时影响很大。

64 引自《共产党宣言》。

65 我1973年写下《回答》的初稿，其中有“我不相信”的诗句。

66 聂鲁达听到政变的消息，对妻子说：“不，非常严重，这是法西斯主义。”

67 2005年10月，我参加智利诗歌节。



幽灵在石碑重逢 点亮熄灭的灯  
子弹与岁月 二十五万人流亡  
远行的钥匙找不到回家的锁  
词的蜂群 被过度阐释的人蜇伤  
当初少年是一张白纸  
铅笔雨线 新月的犁直到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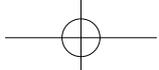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戒严 急救车呼啸而过  
在圣地亚哥的道路  
士兵们持枪两次拦截搜查  
聂鲁达 满面流泪  
太平洋拍击船长<sup>68</sup>的棺材

建筑工地的大工棚  
通铺第二层 遮暗的灯光下  
我读聂鲁达的诗 写笔记  
凶手早已消失 钟声  
滚动的是天空还是大海

爱情与革命<sup>69</sup> 正如火的描述  
热烈耀眼而转瞬即逝  
爱情——最多会组成家庭  
革命——和大众和权力有关

68 聂鲁达的诗集《船长之歌》。多年后，他终于安葬在黑岛别墅的海边上。

69 聂鲁达一生的三大主题是诗歌、爱情与革命。



往往变成暴力与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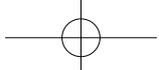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1972年2月21日 尼克松  
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握手  
用报纸卷烟 跟师傅借火  
无端的疾风从哪儿来  
大街上女人的领口露出颜色  
袖口绿了 柳树舒展懒腰

苦难碾压过来 淹没尖叫  
绿色美元在印钞机运转  
尼克松和基辛格从幕后转身  
我们的手没有露出来<sup>70</sup>

森林的箭簇射向黎明  
发条拧紧的心脏骤然停止  
祖国 死者想抽支烟  
从天空剪出小鸟 召唤我

最后一夜 和诗人们相聚  
红酒照亮命运的时刻  
四位智利诗人 三个坐过牢  
含着泪的何塞对我说

70 智利军事政变的第五天，尼克松和基辛格通电话，尼克松说：“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没有露出手来。”自1999年起公开大量的解密文件，包括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电话录音。



你面前是一堵墙 但必须穿过去  
那是我们世界的倒影<sup>71</sup>

26

停尸房 劳富林<sup>72</sup>辨认迪兰<sup>73</sup>的尸体  
半文盲的姑娘确定身份——写过诗  
疯狂的迪兰 鸽群带动教堂旋转

在海边听见黑色元音的鸟群<sup>74</sup>

金沙在沙漏中——时代的恐惧  
无穷动的股票波浪 追上沉船残月  
涂鸦和岩画没人签名 继续攀登  
从艺术家生涯到自由落体  
曼哈顿管乐队为哈德逊河送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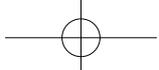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我打开雨伞 为了生存倒退

71 何塞 (Jose) 是智利国际诗歌节组织者之一。他在智利诗歌节的最后一夜，说起政变后个人的经历。

72 劳富林 James Laughlin (1914—1997)，新方向出版社创始人。劳富林在停尸房辨认迪兰·托马斯的尸体。关于死亡簿的身份栏目，劳富林说他是诗人，半文盲的姑娘听不懂，她注明写过诗。

73 狄兰·托马斯 (Dylan Thomas, 1914—1953)，威尔士诗人。1953年11月9日因酗酒致死。所有作品由新方向出版社出版。被称为疯狂的迪兰。

74 引自迪兰·托马斯的诗《特别当十月的风》。



有人宿醉 用恨吹开牵牛花  
默片慢动作 逆历史方向而行  
在死亡线搁浅 文字耸立

穿过语言的隧道 没有出口

艾略特<sup>75</sup> 我的同龄兄弟  
不同的摇篮 陌生的海洋  
我们在龟岛<sup>76</sup>不期而遇  
他书中的狂风 让我四处漂泊  
影子倾斜 追赶神话的正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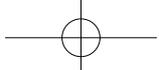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赶上永别前最后的一站

中午 12 点 15 分乘长岛火车<sup>77</sup>  
翻开《纽约时报》 上下颠倒  
被另一种语言遮蔽世界  
我梦见北京动物园的狮子  
头一堂课 英文是刽子手的斧头  
冷飕飕 中文脑袋居然还在

75 艾略特·温伯格 (Eliot Wenberger, 1949-) 美国作家和翻译家，新方向出版社董事之一。

76 龟岛 (Turtle Island)，源自北美原住民的民间传说。

77 石溪分校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SBU)。2000 年春我教诗歌创作课，因交通不便，课集中在每周三。



在石溪与杨振宁<sup>78</sup>相遇

一对一辅导课 盲人领着明眼人  
诗歌制造 在流水线尽头——  
卧室的镜子 打开语言保险柜

遛狗 可别忘了戴上绳索

日子纷飞 中国作家讨论会<sup>79</sup>  
艾略特主持 帕斯<sup>80</sup>夫妇在听众中  
我们和帕斯夫妇一起吃晚饭  
烛火 三种语言的走马灯  
天安门 冷战 美洲政治与文学  
关于聂鲁达 帕斯摇摇头  
僭越了政治与道德的准则<sup>81</sup>

我追赶一个人，他跌倒  
又爬起来，看见我说，没人。<sup>8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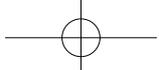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78 杨振宁（1922—），物理学家。我们在石溪分校相识。我父亲病重，他是帮我返回中国的关键人物。

79 1989年10月，在纽约举办流亡的中国作家讨论会，美国笔会中心主办。

80 帕斯（Octavio Paz, 1914—1998），墨西哥诗人。

81 帕斯在访谈中，批评聂鲁达的斯大林主义。

82 引自帕斯的诗《街》。



中国独立电影节<sup>83</sup>开幕式  
萨格斯管潜入夜 吐露溪流  
用词垂钓 引来想象外的彗星  
观众进入比光更大的空间  
大雪落下 虚无的重量  
在林肯中心的池塘打水漂  
而尊严比失败的事业更伟大

现实终于追上了隐喻

两个赤裸的姑娘<sup>84</sup>穿过银幕  
向邻居的演员借衣服 潜入地下  
时代与暗流——气象员永远年轻  
他们是风 描述风的形状

你用不着气象员告知风往哪儿吹<sup>85</sup>

旗帜的颜色变幻 向暮色致敬  
夜骑灯光过河 警车拐角呼啸而过  
杯子碎了 水的形状依然存在

83 中国独立电影节（2007年12日—15日），主办单位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林肯中心、《今天》杂志等。

84 1970年3月6日在曼哈顿西村，“气象员地下组织”（Weatherman Underground）的三个成员自制炸弹，当场炸死。两个姑娘幸存，赤身裸体，在隔壁电影演员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家借衣服逃跑。

85 鲍勃·迪伦（Bob Dylan, 1934—），美国歌手和诗人，引自他的《风中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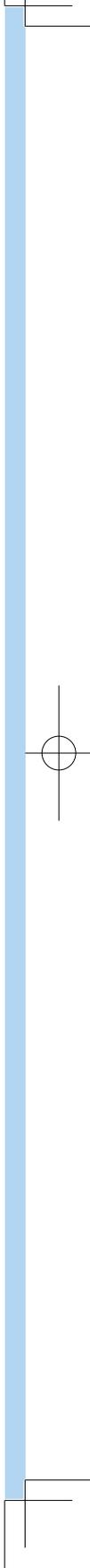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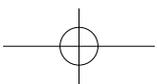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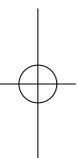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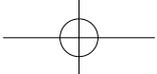
逃亡 我绕过每一个祖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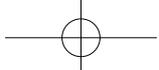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迈克<sup>86</sup>像鸟闭上眼 为了让天空消失  
拥抱雨拥抱切分音的时光  
而他母亲的大钟被继父卖掉  
纽约人 纽约却一无所有

写作 是为了抹去一行行的诗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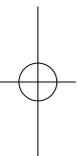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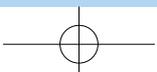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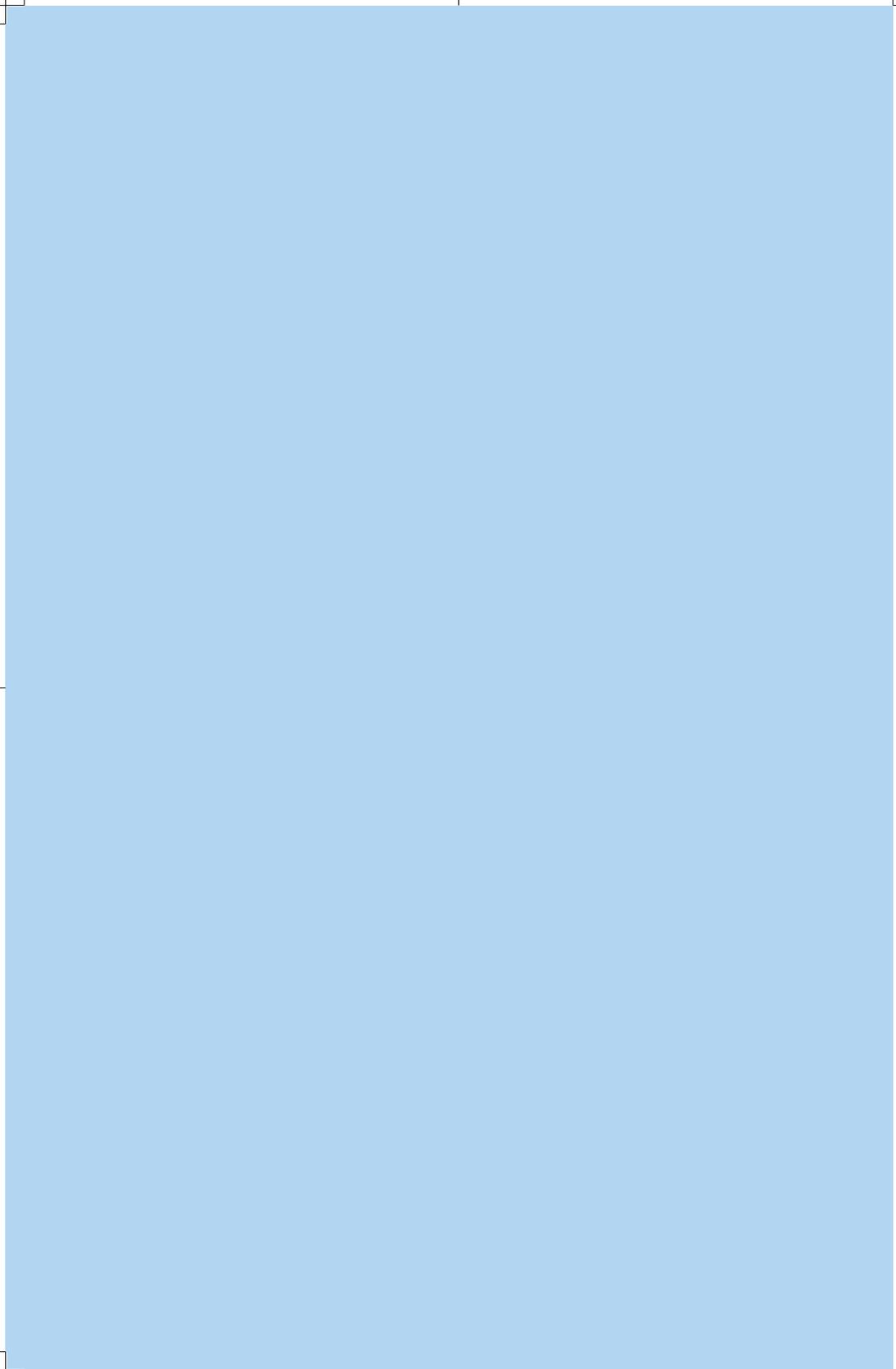
86 迈克·默奇 (Michael March, 1946—), 美国诗人, 生于纽约。任布拉格作家节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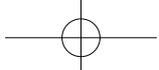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小说新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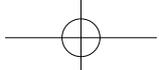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 编者言

郑在欢是“90后”小说写作最鲜明的代表，这代人所崇尚的自由直接反应于对文体、写作样式的态度。一方面是类型小说盛行，一方面，像郑在欢这样的写手可自由、自觉地来往于各种方式和样式之间。郑在欢相当“杂食”，作品从语言到题材选择都呈现出别样的生机。加之天生的幽默感，游戏精神便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只有当你透过这层郑在欢式的文字娱乐接受邀约（他的作品很具诱惑性），才可窥见到作者可怕的严肃、尖锐、精准以及难以名状的热诚和能量。

韩东

2021.1.25



## 充气娃娃之逸

郑在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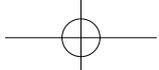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我们假设，一个充气娃娃失恋了，她该怎么办？

前提是你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就可以听我讲下去。

1

她叫茉莉，美丽又性感，是安吉丽娜茉莉同款。第一次爱情，不是她选择的，是她的买主，一个患有社交恐惧症的绅士。他叫保罗，买她的时候，他多次强调，功能越少越好，最好话都不会说。店员很无奈，怎么可能呢先生，这可是二十八世纪，墩布都有学习说话的能力，能根据主人性情和其友好相处，推算出多久墩一次地让主人舒服，一次墩多久以节省电量。更何况是一个充气娃娃。这世界所有的人造物质都有了学习的能力，即使头天吃下一根香肠，次日拉一坨屎，如果不及时冲下马桶，又碰上它心情不好，也有可能被攻击，当然，要是碰巧大家心情都不错，你也有可能和它成为朋友。

在空旷(人不是太多)而又拥挤(所有人造物都有自主意识)的二十八世纪，人们什么都不缺，唯一需要不断增强的技能就是如何与周遭世界和平相处。你无法判定，刚刚从茶几下面拿出来的开瓶器是什么脾气秉性，有没有暴力倾向，如果不好生对待，它会不会像开啤酒一样把你脑袋撬开。这种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保罗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过，一个胖子，因为不喜欢绿色，只买棕色酒瓶的啤酒，结果惹怒了自己的



开瓶器，脑袋被强行撬开，脑浆像啤酒沫一样喷出来。在后来的“万物法庭”上，名叫小红袄的开瓶器辩称主人色彩歧视，“如果他不喜欢绿色，不买中国制造不就完了，在我的出产地东北那疙瘩，人人都知道红配绿好看，作为一个大红色的开瓶器，总见不到绿色的酒瓶，我的心情是崩溃的，你们知道我这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吗？”因为言之凿凿，它最终无罪释放。在二十八世纪，人们最讲的就是尊重，如果你让什么感到不爽，只要它能说出杀你的理由，它就能杀你。当然，小红袄的下场很悲凉，没有人再敢使用这个有暴力倾向的开瓶器。它没有酒瓶可开，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它强行去开别人的酒瓶，就给了别人杀它或者将它告上法庭的理由。它当然不敢这么做，它只能等着，等锈迹爬满全身。

高度文明的二十八世纪把所有人都变成了绅士，任何一句错话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唯一的对策就是少说或者不说。在二十八世纪，最大的时代病是社交恐惧症。人们走在城市里，和独自出来打扫街道的扫帚、去商店打酱油的空瓶子并肩而行，除了礼节性问候不发一言。就是礼节性问候，也要区分对象，不然很容易冒犯对方的籍贯肤色种族信仰什么的。最安全的方式就是沉默。连电视都是沉默的，大多时候画面是静止不动的。曾有大批脱口秀主持人因为说错话被暗杀，纵使有一千万支持者，只要惹到一根话筒线，同样有可能在下班路上被活活勒死。脱口秀艺人已经绝迹了，他们没办法发明出不得罪任何人造物和人幽默。哦不对，在寂静而又拥挤的二十八世纪，还有一个脱口秀演员尚存于世，他就是患有社交恐惧症的保罗。他完全变成了一个绅士，不再说任何笑话，对每一个人或物彬彬有礼。一个人住在木头搭建的房子里，屋子里除了一只陪伴了他二十年的马克杯什么都没有。这只杯子名叫春生，来自中国四川。它脾气火爆，心地还算善良，二十年来与保罗和平相处，虽然时有摩擦，还好他们互相包容，保罗没有摔碎它，它也没有砸死保罗。保罗要定期给它泡点花椒水，不然它会因为太过思念家乡而



不爽。除此之外，保罗都是用它来冲咖啡，保罗不能没有咖啡。一开始，它不喜欢咖啡，保罗好言相劝，晓以大义，它才接受了身在美国的现实。

除了春生，保罗就不用和任何人造物交往了。他加入了“自然派”，只和没有基因突变的动植物打交道，当然，也吃它们，谁让它们没有自主意识呢。不管什么物质，只要经过车床锻造，很快就会拥有意识，并且性格习惯千差万别。没有人再敢大规模生产武器，谁也不知道你拿枪指着对方的时候你的枪在想什么，它是更想射杀目标还是反过来给你一枪。没有人敢确定。

大家还是怕了。

人们开始尽量少造新鲜玩意，一款新产品被研发出来，要经过漫长的测验，它的智力水平，它的政治倾向，有无特殊癖好等等，全部搞清楚之后才能批量生产。在二十八世纪，产量最大的是充气娃娃，它们最接近于人，除了不能生育什么都可以。相比人类，它们更富爱心，更懂体贴，当然充气娃娃的品性还要取决于硅胶的产地。这对于人类繁衍极其不利，因为充气娃娃的优良品质，人们更倾向于这种橡胶伴侣而不是同类。这是完全自由的事情，没有任何机构和个人可以干预。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独居生活之后，保罗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或许自己也需要这样一个品格高尚的充气娃娃来共度余生。出于对人造物的恐惧，他提出了“最好不能讲话”这个要求。这着实给店员出了一个大难题。

“没有学不会讲话的充气娃娃。”店员再次强调，“你看这些，还没充上气就咿呀学语了。”

保罗犹豫了，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好不容易下的决定，他不想轻易否掉，也不敢随便就买一个娃娃带回家。

“哦对了！茱莉。”店员说，“有一个老款的，二十六世纪的产品了，一直卖不掉。你也知道，一旦被制造出来，谁也无权销毁。这一款当时很火爆，二十六世纪怀旧潮嘛，什么莫妮卡贝鲁奇，斯嘉丽约翰逊

范冰冰之类卖得最火了，只要是二十一世纪的女人就卖断货，只有茉莉还剩下一个，一直在库房压到现在。二十六世纪那会儿技术还不成熟，很多硬件功能都没有，没有螺旋喷水，没有自动变速，也没有瞬间增大缩小，话也不一定能学得会，或许你可以试试茉莉。”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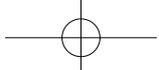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把茉莉带回家保罗才发现，他带回的不仅仅是茉莉。拆开箱子之后，他看到随茉莉一起到来的几位新成员：

- 一个充电器
- 一根充电线
- 一顶金色假发
- 一顶蓝色假发
- 一套女仆装
- 一套裙装

保罗瘫在沙发上，他知道，自己麻烦大了。由于加入自然派太久，由于这么多年只和马克杯为伴，他大意了，他忘了电器是最麻烦的人造物，买一件电器就要被迫带回无数配件。他忘了娃娃也是电器！看着这堆配件，它们已经开始叽叽喳喳地交流了。这还不算组成配件的小配件，女仆装上的纽扣、充电器上的螺丝、裙装上的丝袜、假发上面的成千上万根纤维……天呐！保罗顿时想要退货！可这是二十六世纪的积压品，没有退货服务。他也不能扔掉，随便遗弃还没报废的人造物同样是重罪。没办法，他只能照单全收。

他满脑子只有一个问题：以后还能去参加自然派的聚会吗？

保罗给茉莉充上电，坐在沙发上抱着春生喝咖啡。春生看到那么多新鲜的朋友，感到很兴奋。可以看出来，它迫不及待想要和它们聊聊天，认识一下。但是保罗正捧着它喝咖啡，在履行使命的时候，它不能



太吊儿郎当。它等着保罗把咖啡喝完，好将它放回桌上。虽然春生什么也没说，虽然春生在老老实实履行自己的使命，保罗还是能感觉到它的焦急。保罗的心乱了。这么多年，保罗不与人打交道，不与物打交道，就是为了保住心中的宁静。他每天最享受的时刻，就是捧着春生安安静静地喝一杯咖啡。再喝一杯咖啡。喝咖啡的时候，他能感觉到春生和他之间进行着的无声的交流与微妙的互动。这是长时间磨合后取得的信任。现在，因为茉莉的到来，全乱了。他当然可以不理睬春生的感受，他完全可以长时间端着春生，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自己的咖啡。这是春生作为一个马克杯的使命，如果春生不安分，他完全可以去“万物法庭”告它，甚至直接摔碎它。但他无法忽视春生的感受，毕竟他此刻正握着春生白瓷的把手，还时不时把它往嘴里送。他明确感觉到春生的渴望。若是今天不给春生行这个方便，日后春生同样有可能不给他方便。毕竟，日子还长。他把剩下的咖啡一饮而尽，将春生放在了桌上。

“谢谢你。”他对春生说。

春生终于可以和地上的充电线，蓝色假发套聊聊天了。人造物聊天的时候，没必要让人听见，它们传递着极低的声波，像是森林中若有似无的气流。但保罗能明确感知到它们在聊天。过去十年，自从保罗决定做一个自然派，这间木屋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交流。从今天开始，他知道，再无宁日了。

保罗换了个舒服的姿势，把脚放在茶几上。在他脚边，马克杯春生正和地上的假发套密谈。他不知道它们在聊什么，有没有说他的坏话。春生大概率是会夸我的吧。他想。他长时间看着地板上的茉莉。因为还没充气，她暂时像一枚纸片，软塌塌地贴着地面。她耳后显示充电进度的红灯一闪一闪地亮着。保罗在内心祈求，希望她是个哑巴。不过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他只是微弱地希望一下。既然她的假发都会说话，她又怎么可能不会。保罗在心里痛骂充气娃娃售货员。保罗开始担忧未来。保罗已经看到，这间自然派木屋今后的乱象。保罗开始计划，要再

做几只木箱？好把这些配件分门别类放进去，让它们不至于午夜时分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保罗清楚自己的权利，主人有权利按照自己的需求和习惯存放人造物。这是人权。要干的事太多了。保罗看着那粒一明一灭的红灯，心被悔意席卷。保罗睡了过去。

夜里，保罗醒了。他同时感到渴、热、脖子酸痛、吵。他不确定究竟是哪一个原因让自己醒来。不适的叠加让他烦躁。他去看马克杯春生、假发套、裙子和女仆装，它们都很安静，他不确定它们的交流还有没有继续。他拿起春生，去木桶里舀了杯水。他一口气喝完，又舀了一杯。端着春生回到客厅，他看到茉莉耳后的灯不闪了，变成了绿色。他不知为何感到恐慌，心突突直跳。他捂住胸口，想把要跳出来的心塞回去。他再定睛一看，才知道为何恐慌。充好了电的茉莉已经自动充好了气，此刻躺在他地板上的，是一个栩栩如生的美女。或者说，躺在他地板上的，是21世纪的安吉丽娜朱莉，一具真实存在过的身体。

“你好。”他弯下腰，和她打招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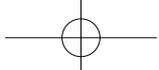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茉莉睁开了眼睛。这是一双沉睡了两个世纪的眼睛。眼神稚嫩，像小鹿。茉莉坐起来，没有任何慌乱与不适。大概她的出厂设定已经将醒来后看见的第一个人默认为她的主人。她笑了一下，表达善意。茉莉本人，21世纪的那个，怎么看都不是善茬。这个茉莉因为其稚嫩的眼神，有点不太一样。她的笑很纯净，连带她线条分明的脸部轮廓都变得柔和了。她跪坐在保罗面前，吻了他微微颤抖的手。

她再度仰起头，对他笑。

“你好。”保罗说。

家里突然多了一个女人，无论是谁都会有点不好意思，更何况，茉莉还光着呢。她的两次微笑让保罗脸红。保罗这才想起，应该让她把衣服穿上。

保罗选择的是裙装。女仆装让他感到色情。应该把那一套卖掉，不过这是以后的事了。就是裙装，他也不太满意，这件黑色连衣裙太薄，



太短了，下面还有黑色的丝袜。这样穿着的女人在眼前晃悠，不太平静。保罗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也没有几套衣服，都是自然派发的手工麻制品，这些粗麻穿在身上极不舒服，唯一的好处就是它们没有经过任何机械加工，永远学不会说话和思考。保罗在想，该怎么从自然派那里拿几套女装，能用什么借口呢？

茉莉的裙子很合身，穿上衣服的她更美了。她戴上蓝色假发套，坐在保罗对面，等着保罗吩咐。

“你不会说话吗？”说了几次“你好”都没有回应之后，保罗喜出望外，他好像真的遇到了一个哑巴娃娃。这一问显得多余，保罗只是为求心安，随便确认一下。他已经可以确定，茉莉不会说话。

“我会。”盯着保罗看了一会儿之后，茉莉缓缓开了口。

她不光会说话，她的声音还很悦耳。保罗想跑。当然他没地方跑。

“你会？”保罗稳住自己，定睛看她，“那你刚刚怎么不说。”

“我有感应能力。”茉莉说，“我能感觉到，你不希望我说话，所以我尽可能不说话。”

“那你为什么还要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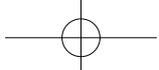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你的问题，我不能不回答。”茉莉说，“这是程序设定。”

保罗想哭。当然保罗也不可能哭。

“好吧。”保罗说，“你以后不要说话，除非我让你说话。”

“只要你不问我，我就可以不说话。”茉莉说。

他们达成了这个本就是事实的共识，睡了。去卧室之前，保罗本想问一下她睡在哪里，一想到说出问句她就要回答，他什么都没说，回到卧室躺下。他没有灯泡，只能就着月光脱衣服，脱完衣服还要拉上窗帘，摸索上床。每一夜都是这样。自然派的蜡烛有限，他不敢浪费。今天在充气娃娃商店说了那么多话，回家后还十年来第一次和人造物说了那么多话，他身心俱疲，没有拉窗帘就上了床。不一会儿，茉莉掀开被子钻了进来。保罗吓了一跳，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茉莉躺着，睁着她尚



显稚嫩的眼睛看着他。

“你干什么？”说出口保罗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问句。

“陪你睡觉啊。”茉莉说，“这是我的使命。”

“不用，我不用，你快走。”

茉莉不说话，也不走。

“你走。”

茉莉不走，也不说话。

“你下去。”

茉莉依旧无动于衷。

“你听不见我说话吗？”保罗忍不住又将祈使句变成了问句。

“我听得见。”

“那你怎么没反应？”保罗索性将问句进行到底。

“你不提问题我就不能说话。”茉莉说，“你刚刚讲的。”

“你不能说话还不能照我说的做吗？”

“我可以照你说的做，我只是想问你，你不让我睡在这里，我该睡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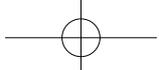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你爱睡在哪里睡在哪里。”保罗说完，觉得这么说太狠了，很有可能伤害到茉莉的感情。如果伤害了茉莉的感情，保不齐茉莉哪天杀了他还能无罪释放。这就是人造物可恶的一点，它们能事无巨细记起每一件事，当所有这些事一点一滴累积起来，就构成了无罪的理由。这句话似乎太重了，保罗担不起。他马上采取了急救措施，“你想睡在哪里？”

“我想睡在这里。”

“好，我多加一床被子，你不介意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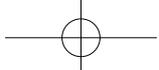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随你所愿。”

他们各睡在一床被子里。保罗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他太累了。月光洒在床上。保罗面对月光，侧身朝外。往里是茉莉，她的眼睛睁着，她没睡。人造物不需要睡觉。当然她想睡还是可以睡。她此刻不想睡。她眼



眼睛睁着，不知在想什么，还是什么都没想。

保罗比以往醒得早。睡得不太踏实，做了春梦，这是好多年没有的事了。他本以为自己已经彻底丧失了性欲，把茉莉买回来也只是为了有个伴儿而已，没想到，他心底还有骚动。外面的天刚蒙蒙亮，他睁开眼睛，发现正抱着茉莉。他一条腿搭在茉莉的被子上，胳膊从上面搂着茉莉的脖子。茉莉是有温度的，一个女人该有的温度，比男人稍低一些，但也足够温暖。保罗觉得舒服，同时感到不好意思，他怀疑睡梦中是不是对茉莉做了什么。茉莉老老实实在自己那床被子里，他应该什么都没做。他唯一做的，就是在睡梦中顺从身体的记忆，抱住了身边的人。茉莉还闭着眼睛，人造的睫毛和蓝色假发虽然不太精细，依旧散发出异性独有的柔美。保罗想起年轻时的女友，同样温存的早晨，赖在被子里玩闹。保罗同时感到伤心与羞愧，这只是个娃娃啊。保罗悄悄抽回抱着茉莉的手。茉莉睁开眼睛，直直盯着他，羞涩地笑一下，尔后继续直直盯着他。保罗僵住了，他的手虚悬在她的脖子上。此时抽身而去，会让他像个事后不认账的负心汉，继续保持，好像又进展太快了。保罗也不想和她有什么进展。她是个娃娃，还会说话。每一条都让保罗望而却步。保罗僵住了。他大脑飞转，想着脱身之计。怎么能不失礼貌而又立场明确地结束这段床上关系？茉莉忽闪着眼睛看他，那稚嫩的眼神饱含希冀。保罗慌了。他说出了还未思虑成熟的一套词，“我睡觉不太老实。”保罗笑笑，“没有（“没有压着你吧？”），这是一个问句，保罗及时做了调整）品，我睡觉没有品，喜欢到处乱动，我可能还磨牙了，很没有品。所以我不太想你和我一起睡，打扰到你就不好了。”保罗说完，抽出了悬在茉莉脖子上的手，移开了压在她身上的腿。保罗坐起来。茉莉也坐起来。茉莉对他笑了一下，继续忽闪着饱含希冀的大眼睛盯着他。保罗看着她，不自觉地弯起了嘴角。他想要的，正是这样的陪伴，无声的陪伴。只是她的“智能”和说话能力让他如鲠在喉。如果一直是这样的场面该多好啊。他们互相看着，偶尔你笑一下，我笑一下。没有



任何目的地互相看着。一段时间过后，保罗还是感到有些奇怪。茉莉的眼神，似乎包含的希冀过于多了。

“你是不是想对我说点什么？”

“是的。”茉莉说，“你睡觉很可爱，不光磨牙，还说了梦话。”

“是吗。好吧。”

“是的。”

“你说什么？”

“你问我说是吗，我说是的。”

“好吧。”

他们又不说话了。茉莉继续看着他。

“你还有话要说？”

“是的。”

“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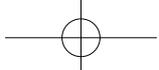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我本想起来给你做早餐的。”茉莉说，“可是你搂着我，我怕把你弄醒。我现在可以给你做早餐吗？”

“做早餐？做去吧。”保罗没有吃早餐的习惯，他只想让茉莉赶紧离开这个房间。茉莉听话地走出门去。保罗对着她的背影，补了声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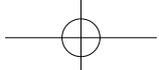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 3

一连两个星期，保罗没去参加自然派聚会。不是不想去，是他还没搞定家里的新状况。他也没收拾好心情。要是自然派成员知道他有了一个娃娃，他们会怎么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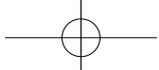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头一个星期，他在悔恨中度过。他痛恨自己一时软弱，带回了茉莉。茉莉忽闪着大眼睛，脚步轻盈地穿梭于房间各处，毕恭毕敬地为他服务，随时听候差遣。无论如何，这个画面都应该让人享受。但他不信任茉莉。连人在想什么他都不知道，凭什么相信一个娃娃？这是个两难



的境地。为什么人越来越少了，因为人造物太多了。一个人要同时和千百件人造物生活在一起，怎么和谐共处是个问题。刚开始，人造物的学习能力让人惊叹，那些不属于和人造物交朋友的先一步被牺牲掉了。那些笼络了人造物的人，犯罪成本变得极低，只需要取得一个保龄球的信任，就可以让它为你杀人。仅仅是一个保龄球，就抵消了一条人命，这世界有多少保龄球？人不光要提防人造物，还要提防人。毕竟，一个人随随便便就可以拥有成千上万个物件，你不能确定明天来追杀你的勺子是谁派来的。勺子的智力极低，极易受人蛊惑，且嗜血如命，它满脑子只有剃下去的动作。勺子做了一段时间杀手后，被禁止了。但还有筷子、刀子、叉子，剪子……禁不绝的。于是自然派应运而生，大家摒弃一切人造物，不用再提心吊胆地活着，但要忍受寂寞。寂寞不是每一个人都受得了的，所以加入自然派的还是少数。一周的两次聚会，成为自然派成员不多的社交慰藉。保罗在自然派试图交往过一个女人，她叫梅梅，黑人，不太漂亮，但很温柔。他们在城外的树林里约会，大部分时间不说一句话。他们一起采挖野菜，去收拾陷阱里的猎物。这让保罗感到安心，言多必失同样适用于恋人。他们在沉默中取得了信任，如果后来没在一起，保罗应该就不用购买茉莉了。在梅梅家，保罗发现她和自己的修眉夹说太多话了。她总是一个人躲在角落对着修眉夹絮絮叨叨，不知在说些什么。这让保罗恐惧。她不和人说话，却和一个修眉夹无话不谈。保罗总是忍不住想到被这个小夹子杀死的情景。这么小的一个夹子，得在大动脉上扎多少下才足以把血放完。保罗疏远了梅梅，再也没有去过她家。梅梅也没来质问他，大家都知道，分手时最容易说错话，所以干脆不分手。现在他突然有了茉莉，这算不算是对梅梅的一种背叛。好在他和梅梅也没有明确表示过要在一起。他们有实无名。他现在担心的不是梅梅，是茉莉。启动之后，茉莉再没停过，她会给自己充电。白天，她一刻不停地忙碌，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把保罗伺候得舒舒服服。没事干的时候，她也在保罗身边随时待命。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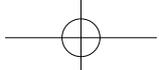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晚上，她和保罗同床而眠。但实际上，她是不需要睡觉的。她做的一切都是履行使命而已。她就没有自己的事儿要干吗？有时候，保罗午夜醒来，发现茉莉不在身边，保罗来到客厅，看到茉莉坐在沙发上充电，耳后的小灯发出幽幽的红光，身边散落着她的配件。物件交流的声波戛然而止。保罗这才意识到，随她而来的充电器、充电线、假发套、女仆装都是她的嫁妆，或者说是她的娘家人。它们是一伙的。就连马克杯春生，也因为和它们同属为物而更像是那一边的。春生是瓷器，它们是电器，这不是问题。保罗是人，这才是问题。保罗更寂寞了。他时常忍不住偷偷观察茉莉。不说话的时候，茉莉从来都是一副表情，笃定地坐着或忙碌着。保罗观察不出个所以然，这让他更没底。茉莉的笃定，映照出他心中的乱。这一张标准的美人的脸，表情不多，所能传达的信息极为有限。保罗想起这模版的原型，七个世纪前的名女人，安吉丽娜茉莉。他只是有所耳闻，并不熟悉，几百年来美貌更迭，每一年都有新的美女长成，安吉丽娜朱莉早就被埋没了。他迫切地想要看看曾经的茉莉，那张脸上出现过什么，每一个表情的释放又意味着什么。十年来，他第一次来到影像档案馆，这座智能的大厦，保存着自影像诞生之初的所有影像。茉莉的影像很多，他看了一些时尚活动、接受访问的视频，还看了一部她主演的电影。Maleficent，仅仅是标题吸引了他。他知道Maleficent是童话故事中给公主施加魔咒的巫婆，封面上就是安吉丽娜茉莉暗黑的面部特写。她头顶两只角，画着烟熏妆，看起来很可怕。保罗就是想看看这张脸在邪恶的状态下是什么样子，在心怀恶念的时候，又是什么表现。看完之后，保罗有些伤心。Maleficent并不是生下来就是巫婆，是爱将她变成了巫婆。她本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还长着一对翅膀，可以在森林里到处翱翔。森林很和谐，飞到哪都是欢声笑语。后来一个人类小男孩闯进森林，他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却不料这个人长大后变坏了，为了一己之欲割去了仙女的翅膀，迫使仙女变巫婆。茉莉饰演的巫婆，表情极为丰富，她快乐，悲伤，狂怒，质疑，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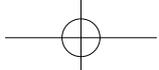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恼，心灰意冷，阴狠，释然，慈爱，惊慌，担忧，决绝，气定神闲——这一系列表情变化，让保罗由衷地同情茉莉，信任这张脸。走在回家路上，保罗步伐轻快，心里洋溢着甜蜜的忧伤。原来七百年前，人可以有那么多表情。他迫不及待想要见到茉莉，在她脸上印证他的考古发现。等他回到家，更近距离地面对这张脸，他再一次感到失望。他观察了整整一天，茉莉脸上只有快乐和气定神闲，笑的时候，她快乐，不笑的时候，她气定神闲。其他的所有，都消失在进化的长河之中。保罗痛恨气定神闲。保罗痛恨茉莉。

第二个星期，保罗认清了现实。奢望什么重回人间之类的景象是不现实的，人间什么样，他也没见过。他只求能够在这间屋子里实现最大程度的和谐。具体到行动，就是恢复以往的生活图景，不要有人说话，大家履行使命，各自相安。当然，这只是保罗单方面的一厢情愿，他只能确保没有人和他讲话，它们之间的交流，他管不了，那样未免显得太专横。他只是委婉地表示，希望它们不要在自己面前窃窃私语。“我有神经衰弱。”他说，“请你们谅解。”为表诚意，他还对着这一堆物件鞠了个躬。其实在这里他已经犯了错误。他说慌了。他没有神经衰弱。在二十八世纪，说慌这事儿可大可小，谎言，是不稳定能量，因此致命的大有人在。保罗说完就后悔了，他为了这一刻的和谐透支了以后的稳定。这是不理智的。保罗感觉自己的节奏全被打乱了。他更加烦躁，更加痛恨茉莉。与此同时，他也深刻意识到自己需要茉莉。茉莉来的这些天，他的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坏的变化比好的变化多，但变化总体而言是好事，变化让他有事可做。他暗自分析了茉莉最需要的功能，使用排除法选定了最后几条。这是一项挺复杂的工作，因为怕留下证据，他没用纸笔，这一系列分析全在脑内完成。清洁，按摩，跳舞，微笑——保罗给每一项服务编排了动作指令，为了尽可能减小动作幅度，保罗选择用手指下达指令。清洁——拇指；按摩——小拇指；跳舞——中指；微笑——食指。这是反复演练的结果，保罗也知道对一个



女人伸出中指不太雅观，只是无名指实在不容易伸出来。保罗跟茉莉郑重谈了一次，告诉她只需要做这四件事就好，别的一概不用干。茉莉好奇这四件事为什么对保罗那么重要，为什么她最重要的功能他却置之不理。保罗没有回答她，这就是保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间屋子里，有人时不时对他微笑，可以偶尔看到舞蹈——他是一个狂热的舞蹈爱好者，可惜家里没有电视，他很久没看跳舞了。按摩，是身体的刚需，年纪大了，总有一些部位莫名疼痛。清洁，其实是他最不需要的功能，纯粹只是为了照顾茉莉的情绪，让她觉得还有正事可干。进入实战演练后，保罗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清洁和微笑还好，他伸出大拇指，她去打扫房间，伸出食指，她对他微笑，他再回以微笑。按摩和跳舞就有些麻烦，他伸出小拇指，茉莉来给他按摩，按摩是不可控的，力度，频率，按摩的部位，因为缺乏交流，总是不尽如人意。保罗当然可以通过语言修正，“按得太重了，轻一点。”“按肩膀，肩膀。”“慢一点，对，就这样，哎哎哎，别按这里。”这些都可以说，但保罗不愿意说。他也不知道怎么说出口，人家在给自己按摩，这么说有挑三拣四难伺候之嫌。可是不说，按还不如不按，这就是鸡肋的地方。跳舞同理，不同的舞蹈对应不同的心情，保罗在开心的时候伸出中指，她跳起悲伤的舞，保罗在伤心的时候伸出中指，她跳起欢快的舞——无论舞有多美，都被事与愿违的情况破坏了。保罗当然也可以申明，“给我跳一曲忧伤的舞。”这句话说出来就太怪了，忧伤由此变成了刻意的喜剧。保罗明白了，茉莉不是电视，茉莉不能转台，茉莉是他无法用意念操控的存在，茉莉也有意念，也许意念比他还要强烈。想到这里，保罗就不敢往下想了。于是他的四根手指废了两根，小拇指和中指很少再伸出来。那几天，他最常用的是食指，举起食指，茉莉对他微笑，他静静看着这笑，感受友好与爱意在空中浮动，直到自己不好意思或觉出尴尬，他回以微笑，茉莉旋即收住笑脸，该干嘛干嘛去。

当笑变成指令，茉莉在其它时候就不能笑了。她想笑的时候，就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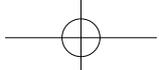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能紧紧绷住嘴巴，一方面是防止自己实在忍不住笑出来，一方面是要用绷嘴瞪眼的夸张表情来表达自己的笑意。这个表情出现在茱莉脸上不太好看，像是生气，像是做了什么坏打算，像是 Maleficent 刚被割去翅膀时的样子，痛苦，压抑，待爆发。保罗有点怵她，但他又不能禁止她表达自己的笑意，这太专横了。保罗也想过取消这个指令，让茱莉想笑就笑，虽然那样场面会有些失控，他必须要面对茱莉复杂的感情起伏，不过那也比目前这种状况好一点。他意识到微笑这个指令的荒诞之处，由此深深怀疑带回茱莉的意义，好像她只剩下清扫房间一件事可干，而那最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他是自然派，他的房间几乎没有垃圾。他很少伸食指了，他知道这个指令迟早要取消，只是不能现在就取消，他不想太早示弱。

茱莉看来越来越像个怨妇，一个服从丈夫霸权的委屈形象，压抑着自己的笑和情感表达。她充电的时间越来越长，保罗有理由怀疑，她利用充电和自己的配件交流，它们总有很多话说，也许它们就在说自己的坏话。从外面回家的时候，保罗好几次看到她从放配件的衣帽间走出来，这同样在释放一个信号，它们正变得越来越团结。它们无声的团结，甚至还有反抗，让这间屋子笼罩着无休止地低气压之下。虽然没有人说话，保罗依旧能感觉到无数噪音。

保罗受不了了。星期二的早上，他偷偷带上马克杯春生，早早出门，匆匆往郊外去了。

####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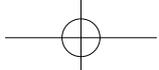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远郊的山脉和丛林常年被各个自然派团体盘踞，因为派系不同，区域划分得很清楚。保罗所在的“一星自然派”最远，在山的另一面，一处可以打猎和种野菜的湖边湿地，再往外就是更深的大山，几无人迹。依次往下，二星，三星，四星，五星——最多到五星，五星派成员最多



可以拥有五件人造物，这已经是极限，再多一件就算不上“自然”了。即便如此，派系之间还是有难以消除的鄙视链。一星和二星之间存在巨大的壁垒，在一星派看来，二星派耽于幻象，只要还处于二星阶段，就无法切除智能之心。二星派多半拥有手机、电脑、相机、译机、电波传感器等等实用电子设备中的一种，设备主体加上一个充电器，刚好是两件。二星派的聚会基本是大家拿出各自的设备，组合使用，以达到设备的最大化利用。这样的聚会性质在一星派看来同样功利至极，这帮聚在一起玩电脑看录像的人，还是生活在虚无中，在一星派看来，成为二星派就有可能沦为三星派、四星派、五星派——以至彻底陷落，成为智能世界的奴隶。多年来，因为耐不住寂寞从自然派离开的人太多了，唯有一星派成员“还俗率”最低，他们往往能守住最后的底线。一星派，大家所拥有的物件再朴实不过了：锅、碗、瓢、盆、刀、叉、铲、弓、箭、网、斧、锹……都是再原始不过的工具。一星派的聚会，仅仅只是单纯的生产与聚餐。保罗因为保留的是马克杯，在一星派地位极低，这是自私的象征，杯子不太好分享使用，也只有喝咖啡与饮酒时才稍稍彰显出些许仪式感。仅此而已。当然，大家表面上不会看不起他，他选择了瓷器，这是具有美感与情致的一种选择。不怪乎有人觉得保罗透着忧郁气质，看起来像个艺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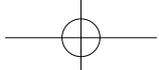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无人驾驶的城际班车穿过层层的山路，五星派、四星派和三星派陆续在中途站点下车，拥挤的车厢逐渐变得安静，翻过了山，二星派也下车了。车上只剩下保罗一个。车子行驶在密林中，静谧如油脂充斥其间。保罗决眦入林，枝蔓稠密，看不见深处的湖。疾风掠过，树影泛起波光，又好像倒转的湖面迫近眼前。保罗握紧马克杯，用力眨了眨眼睛。

在可以容纳一百人的开阔空地上，差不多聚集了一百人。保罗不是最后一个到的，在人到齐之前，大家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沉默。保罗走向自己的位置，途中跟相熟的人打招呼，多半是一个带有笑意的眼神接



触，只有和托尼、理查德、大卫说了哈喽，理查德还多问了一句，“前些天怎么没来？”保罗又撒了个谎，“身体出了点毛病。”他摸着喉咙回答，示意毛病出在那里。像往常一样，保罗故意装作没看到梅梅，但在第二次望过去的时候，两人目光相撞，在对焦之前，他把头扭了回来。

一星派的组织者，独眼比利，是个诚挚热情的人，在普遍不爱说话的一星派，他始终保持着积极昂扬的生活态度，希望通过自己不服输的劲头，向人们传递这样一个信号：没有人造物，人同样可以活得很好。他的左眼丢失于自己的勺子，因为他和妻子在餐桌上吵架时，总爱摔勺子。一开始，在万物法庭，勺子是无罪的，它被虐待，作出反击，再正当不过了。但勺子智力太低，无意中说走了嘴，把比利妻子的一句“他要是再摔你，你就剜他的眼”说了出来，这样整件事就变味了，勺子从奋起抵抗人类的英雄演变为人类私欲的帮凶，毫无悬念地锒铛入狱。当然，比利妻子因为教唆人造物行凶，罪名一点都不比勺子轻。成为孤家寡人之后的比利痛定思痛，远离满是人造物的家，来到这口小湖边造了一座木屋，开始开展自然派活动。随他而行的只有一只义眼，这么多年，他以这只义眼为警示，苦口婆心劝诫每一个身心俱疲的都市旅人，远离人造物，拥抱大自然。这些年他成绩斐然，同时也饱尝挫折——二星派、三星派、四星派和五星派都是从一星派分离出去的。各派的领袖都有自身的逻辑，二星派不愿舍弃电子设备，喊出了“不要远离世界”的口号；三星派在电子设备的基础上又加了防身武器，“要世界，也要安全”；四星派加了成品衣服，五星派加了帽子，他们的倡议也很正当，“要安全，也要体面”。在独眼比利看来，他们要的太多了，这么源源不断地要下去，迟早还会有六星派、七星派……那自然派存在的意义何在？随着其它派系的壮大，比利也越来越消沉，他很少再兴趣昂然地跟大家分享山野见闻了。但这一天，当人到齐之后，比利又一次精神焕发地出现了，他先是带大家喊了三遍自然派派歌，“远离车床，亲近自然，山是我父，水是我母，有山有水，有情有义。”待大家情绪高涨起



来之后，他宣布狩猎开始，“兄弟们，姐妹们，今天将会是铭记史册的一天，让我们尽情开采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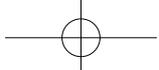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大家以小组形式分头行动，打猎捕鱼、采挖野菜、砍柴汲水……这些农夫的活计他们早已驾轻就熟。保罗因为只有一只杯子，所以被分在野菜小组，这是最简单的工作，随便撅一根棍子就可以展开劳作。在他们的五人野菜小组，保罗和梅梅不可避免地相遇，他们都装作没有看到对方，跟着组长走向湿地。两个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中间隔着别人，尴尬的信号还是慢慢把两人连接起来。好在一到湿地他们就开始埋头找菜，很快就分开了。时隔多日，保罗再次面对淳朴的大自然，心情豁然，野菜也挖得格外卖力。他几乎没站起来过，眼睛一刻不离地面，想要多挖野菜将功补过。听独眼比利说今天是个大日子，他还隐隐有些期待。他将野菜一棵一棵从松软的地面刨出，摔一摔根茎上的土，丢进竹篓。摔一摔土这个动作，让他感到舒服，半湿的泥土崩散，白嫩的根须显现，这一过程差不多像是接生，充满了生命庄严的秩序。一只拿着木棍的黑手映入眼帘，他犹豫了一下，想走，已经来不及了。他只好抬起头，面对梅梅。“你走吧。”梅梅说。梅梅没有看他，继续挖野菜。保罗去看四周，一片繁忙的景象，他不明白梅梅的意思。“留在这里对你没好处。”梅梅说，“你不属于这里了。”梅梅说完，挽起竹篓到另一边挖野菜去了。保罗呆在原地，脑子里的问号比筐里的野菜都多。

他们知道了？

他们知道了什么？

连日的缺席，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感觉上，应该是不好的事。但他没办法丢掉这些野菜回家去，家里还有茉莉和她的配件等着他，那家好像已经不属于他，刚刚梅梅又说这里不属于他，那哪里属于他？一整天繁重沉闷的劳动把保罗的疑惑化为愤怒。他在心里骂出早已绝迹的脏话，去他妈的吧，我不怕！

天黑之后，篝火升起，他们开始享用一天的劳动成果。煮野菜、烤



兔肉、煎鸟蛋、水煮鱼——餐厅随处可以买到的平常食物，因为繁重的劳动和悲情的就地取材，犹如圣餐，大家虔诚地吞下耶稣的身体与血，深刻地体悟自身的罪。保罗化愤怒为食欲，吃了不少煎鸟蛋和煮野菜。他吐出一口口水，发现那是绿色的。

进食完毕，一星派成员一圈圈围着篝火，开始轮流控诉被人造物宰治的生活(当然，大家带来的人造物都已经被集中放进密闭的地窖中了)：

“就在前天，芝加哥的一个奶嘴残忍地噎死了主人，一个刚满周岁的婴儿，婴儿何罪！”

“是的，我也看到了，是个意外吧。”

“你相信？这些人造物究竟在想什么？鬼知道！”

“如果任何一桩人造物与人的意外我们都这么想，那人造物与人的战争早晚要打响。”

“你凭什么说是意外。”

“事故，事故好了吧。”

“不管是什么，幸亏我们是自然派。”

“我们真的要给人造物那么大的尊重吗？他们只是人造物，凭什么享受人的权利？”

“因为他们有了意识。”

“有了意识，你能理解他们的意识吗？”

“你能理解我的意识吗？”

“这样的争论毫无意义，人造物不是人，它们应该被关起来严加看管，而不是自由买卖。”

“这种论调太低级了，你是要推翻我们好不容易建立的共识吗？”

“我拒绝武断，我拒绝武断！地球不光是人的，人在进化中把动物甩掉，现在有了人造物，以后还会有别的什么，人都要统统甩掉吗？”

“不然怎么办，我们一直躲着吗？”

“暴君，人是暴君。”

“怪胎，人造物是怪胎。”

“我不想对抗什么，我也不想争抢什么，所以我加入自然派，这不是我们的共识吗。”

“自然派不是懦弱的避风港。”

“自然派也不是战场！”

“什么是自然，自然不就是最初的和谐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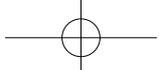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什么狗屁和谐，自然还是弱肉强食呢。”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自然派。”独眼比利发话了，他不知何时站在了篝火前的木条案上，今天的争论再次印证了他的看法，即使身在同一派系，大家依然是一团散沙。

“兄弟们，姐妹们。”比利深情呼唤，试图让大家安静下来，“长久以来，我们饱受人造物的困扰，为什么？为什么会是今天这样的局面。我创建自然派，并不是要与世界为敌，世界之所以成为这样，是多数人选择的结果。少数永远不可能战胜多数，但少数能慢慢影响多数，这就是我的初衷。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五星派的壮大在释放一个信号，只要不和人造物撇清关系，人就会被人造物绑架得更紧。总有一天，自然派将不复存在，而只是作为一个笑话留在历史一角。我不希望这件事发生，所以，我向大家呼吁，同时也向大家力荐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完全没有人造物的世界，让我们重回石器时代，重新开始，绕开曾经走过的弯路，建造新的文明。我知道，能留在一星派的都是最亲密的兄弟姐妹，如今，我将这道迟早要做的选择题摆在大家面前，怎么选？全凭自愿。”

独眼比利说完，人群一阵骚动，议论一圈圈扩散开去。比利转身一周，观察众人的反应，等到议论声渐小，他再度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他将眼眶中早已躁动不安的义眼取下，高举过头顶。

“兄弟们，姐妹们。”比利说，“这是我的假眼艾玛，它陪伴了我



十三年，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它让我得以完整，让我看上去不那么怪。但是，我们终究不是同类，它帮助我，同时也束缚了我，让我不能以一个独立的人去思考问题。我们曾经无数次在深夜长谈，它理解我的苦衷，所以，在今天，它愿意为了我们迈出的第一步牺牲自己。从今天起，一星派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彻底的零星派！”

比利将义眼举在面前，用自己的真眼与它深沉对视，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保罗将义眼扔进熊熊烈火。

众人发出一阵惊呼，随后是更大的骚动。

“兄弟们，姐妹们。”比利再次试图稳住场子，然而处于震惊之中的众人已经停不下来了，他只好在嘈杂中宣布，“话已至此，你们做选择吧，愿意留下来的站到我的身边来，愿意走的绝不强留，只是，地窖里的人造物必须销毁，我们不能走漏一点风声。”

这句话说完，场面瞬间安静了，静得能听见火声。有几个人走到了比利身边，更多的人则愣在原地。

“销毁？简直是屠杀！”

一个尖利的女声点燃了人群，局面失控了，有人咒骂，有人还在试图说理，有人冲向地窖去解救自己的人造物，有人阻拦。保罗看到比利身边的人拿着火把走向地窖，他吓坏了。他狂奔过去，满心只想着救出他的马克杯春生。在推搡的人群中，他几次摔倒又爬起来，眼里只有前方的地窖，他根本没注意到和他并肩狂奔的人，还有跑在他后面的梅梅。在地窖前，一星派和零星派短兵相接，厮打起来。零星派虽然人数不多，但手握火把，作战能力很强。一星派缺乏组织，大多数人只顾着打开地窖，抢救人造物。零星派见寡不敌众，引燃了地窖上的木柴。刹那间火光冲天，保罗用挖野菜的木棍拨开柴火，和几个人一起撬开了地窖的木门。人造物纷纷从地窖中逃窜出来，攻击性强的，像刀子、叉子、剪子、斧子什么的直接加入战斗，无差别攻击所有人。曾经其乐融融的一星派领地在战火中乱成一锅粥。保罗找到马克杯春生，抱起来

它就跑。一只愤怒的餐叉毫无来由地盯上了他，在后面穷追不舍。保罗慌乱中跌倒在地，马克杯春生差点脱手而出。叉子追上来，瞄准了保罗的太阳穴挖下去。保罗用手去抓，叉子灵活地躲了过去，在空中翻了个跟头，更加大力地俯冲而下，保罗吓得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一只修眉夹夹住了叉子的柄，两个铁器在空中叮叮当当打作一团。保罗目瞪口呆。“快走啊。”梅梅在他头顶大喊，他迟疑一下，抓住了梅梅伸过来的手。

保罗和梅梅在山间狂奔，叉子和夹子在他们身后追逐打斗。跟叉子相比，夹子还是吃亏在个头，它细长的身躯被叉子打得弯弯曲曲，眼看就要撑不住了。他们跑上公路，越跑越远，湖边湿地的打斗声渐渐消失，大概叉子也意识到追得太深入，它的身后已无同伴。它面对气喘吁吁的保罗和梅梅，看了一会儿，它遁入丛林。保罗和梅梅瘫坐在地，已经七扭八弯的修眉夹跌落在他们面前，梅梅心疼地将它抱在胸口。

“为什么会这样？”保罗说。

“我只知道他要改革，没想到是那么大的改革。”梅梅说。

“他们是不是知道我的事了？”保罗紧张地看着梅梅。

梅梅看着保罗，默默地点了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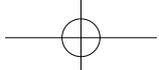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保罗朝前飞奔而去。梅梅在身后叫他，他不理会，拼命地跑。最终，他体力不支摔倒在地。

“比利应该没有找到她。”梅梅说，“不然他会一开始就把她带出来。”

梅梅俯下身，抱住他的肩膀。保罗想哭，当然他哭不出来。“我错了，我不该买她。”保罗看着手里的马克杯说。

“别这样。”梅梅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们都错了。”

城际班车的车灯从远处照过来，他们看着强光射来的方向，遮住了眼睛。



5

保罗家的房门大开着。保罗冲进屋子，屋子里空空荡荡。衣帽间里，茉莉的配件全都不见了。城市上空响起警报，探照灯从窗外扫过。“有个别具有攻击性的人造物潜入我市，请市民们留在室内，紧闭门窗。”保罗看着梅梅，探照灯的光扫过她脸上的泪痕，他们默默地看着对方，任门窗大开。保罗瘫坐在地板上。梅梅注意到餐桌上的留言，拿给保罗看。

“你不愿听我讲话，不愿把我当人，我们在一起只会越来越糟。我走了。”

茉莉的字迹很工整，一看就不像人写的。保罗感到讽刺，他想笑，当然他笑不出来。

“为什么它们都想当人？”保罗说。

“怎么样才算是人呢？”梅梅说。

面对梅梅的问句，保罗无法回答，保罗也知道，梅梅的问句并不渴望得到问答，就像他的问句一样。这时候他想到茉莉，只要是问句，茉莉就会回答。

## 二进宫

郑在欢

想尻屁，到山西  
山西的尻，真便宜  
一毛钱，尻半年  
回来还有个路费钱  
——童谣

张全这几天一直在后悔。他不能原谅自己犯下的错误。那位小姐的音容和下体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还有他们之间简短的交谈。

“来吧。”她把黑色裤袜褪到脚踝，坐在床沿上岔开双腿。

“等会儿。”他上前摸了一把，由于紧张，没有摸中靶心，滑到了大腿内侧。

“快点，你到底弄不弄？”

“当然弄了，等一会儿。”

“等什么，不弄我就走了。”她提上裤子放下短裙，抬腿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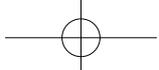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别走啊，我弄我弄……”

他追着她走出房门，让她不要走。她头也不回地下楼去了，只留下等着收钱的鸡头和等着搞鸡的他们。

“怎么回事？”李青说，“这么快就完事了？”

“狗屁，她都没等我把裤腰带解开。”

一转眼四五天过去了，张全一次次解开腰带，眼前只有粗糙的墙



壁，不见岔开的双腿。他只能艰难地撒出一泡尿，继而后悔那天为什么没有干脆利落一点。已经是初十，年轻人陆陆续续都走了，李洋昨天去了广州，李青早上去了北京，马宏在家协助老婆带孩子，只有他无所事事，满处溜达。啥时候走？这两天所有人都在这么问，十天之前，他们问的则是另一个问题：啥时候回来的？好像回来与离开都是定好点的，必须得卡着点才算正常。

他早就想走了，在家整天无事可干。几乎所有人都在赌博——打麻将、扎金花、玩牌九，这些他一概没有玩过，所以只能看别人玩。作为一个看客他很厌烦自己的角色，输赢全和自己无关，输的摔桌子骂娘，赢的笑逐颜开，只有自己无动于衷。这有什么意思呢，赌徒玩得就是心跳，输赢都是刺激，桌上有你的钱你才会关心下一张牌翻过来是什么。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汗都把钞票浸湿了也没有掏出一张扔在桌子上，像李青那样大喝一声算我一份，或者像马宏一样淡定地说，多发一副牌。他只是站在人群外，半天不说一句话，等到精彩处，跟着大伙发出一两声轻微的唏嘘。

万事开头难，赌博是这样，搞鸡亦如此。

吃喝嫖赌，都是乐子。为什么别人可以干，我就不能。一想到这张全就生气，在外面辛苦一年赚了点钱，为什么就不能像他们一样，回来找点乐子呢。

你和他们不一样，这话母亲从小对他讲到大，你爸死得早，没人操你的心。如果你也去胡混，那就更没有人给你说媳妇了……

这两年他很少再有耐心听母亲把这话说完，滑稽的是前两天他和李青李洋刚准备去胡混，就有人给他说媳妇。母亲差点没把电话打爆。每个人花五十块，在洗浴中心只是洗了个澡就跑出来。如果只是为了洗澡，谁会去那里。

那是今年第二次相亲，也是第二次去找小姐，并且像上一次一样，都没有成功。他走在新修的高速公路上，心里非常难受。早上，李青就

是从这条路去了北京。本来他们准备一起走，开着他的半截头，一路上好好玩玩，但是母亲告诉他，中午还有一场相亲等着他。于是他在家相亲，李青回北京。“我女朋友在北京等我，”李青在第二次找小姐未遂的路上说，“算了，回去找女朋友去，又漂亮又不要钱。”

他知道李青这是在说气话，如果他喜欢自己女朋友，就不会鼓动大家去找小姐了。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事热心的都是有女人的人，马宏结婚了，李青有女朋友，每次都是他们提议去。第一次之所以没找成，是因为李青非要让小姐脱衣服，人家怕感冒不脱，他就拉着大家走，结果谁都没搞成。连续两次失败让李青很生气，也许他意识到和这帮家伙永远都干不成事，所以只好回去搞自己女朋友去了。

现在只能一个人去了。他把自己吓了一跳，一个人去那儿，他真有点害怕，要不然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是处男。这件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村子里这么大的基本上都已结婚生子，要不然就是像李青一样有了女友，只有他还没有尝过女人滋味，说出去真是太丢脸了。那天晚上，和鸡头讨价还价之余，李青拽着李洋说，处男给不给红包，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处男呢。他马上转过脸背对他们，好像做贼心虚一样。

对于李青的问题，鸡头很为难地说，我们这儿的都是年轻女孩，没有占到你们什么便宜，大过年的你们做一次才一百块，再给红包哪还有钱赚。

李青说，那不行，这是规矩。

在广州——，马宏说，不但不收钱，红包给得还特别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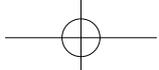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那是广州。鸡头说，那里都是专业的。我们这都是小姑娘，挣点钱也不容易，这样吧，包个一块两块算个意思，你们也别嫌少。

好吧，马宏说，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你准备两个，我也是处。

别跟我扯皮，鸡头咧嘴道，我忙着呢，一看你就不是。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鸡头有点不耐烦，今天是情人节，我没空跟你们贫，



说说你们的要求，我去给你们找。

要四个，李青说。

年轻的，马宏说。

性感的，李洋说。

他们看着张全。

就按你们说的办。他说，最好胸大一点，脸白一点，个子高一点。

他把自己的脸说红了。

要求真多。鸡头撇了撇嘴，我只能尽量，今天跟往常不一样，大年初五，又是情人节，姑娘们都很忙，恐怕一下找不来那么多。

行，找来几个算几个。

在等待中，李洋提议去买点药吃，以免发生什么不测在小姐面前现了眼。

我不吃药她们都受不了了，马宏以一个过来人的口气教导他，处男不能吃药，你积攒了十八年的弹药怎么会那么容易就耗光。不过到时候一定得冷静，不要让她在上面，不然她会乱晃，三晃两不晃就把你晃出来了。你得摁住她，别让她乱动，就跟开车一样，你才是驾驶员，你让她快她就快，让她慢她就慢，让她停她就停，让她站她就站。

让她嘍呢？李青笑道。

那估计得给点钱。马宏认真地说，这得商量着来，一般少妇才有全活。不过你要有本事，和人家搞好关系，不要钱她们也愿意和你干。

听我说，李青说，等会儿人来了第一炮让李洋先上，对于处男我们要特殊照顾。

你们上，我先观察观察。李洋红着脸说，他突然有点害羞。

观察个屁，那么多毛片你都看狗肚子里了吗？马宏骂道，你只管上，实在不行等会儿我现场指导你。

还是你们先吧，我等等。

等个屁，有什么好等的。

不是——，李洋支支吾吾，有点不好意思。

不是什么？

什么不是？

不是个屁！

他们群起而攻之，把李洋围在中间，一个个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可是——

可是什么？

我现在一点儿也不硬。李洋说，等会儿关键时刻硬不起来怎么办。

到时候可就由不得你了。张全说，小妞在你面前把衣服一脱，你不硬都不行。这么说着，他暗中试了试。他惊恐地发现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根小棍好像突然消失了。

可是实在硬不起来怎么办？李洋抬头看着他们，像个迷路的孩子一样需要指引。

怎么会硬不起来呢，张全强颜欢笑，一定会硬起来的，你昨天硬了没？

没有。李洋很认真地回答。

为什么没有？

昨天玩了一夜的牌，早上才睡。

好吧，你最近有没有硬过？

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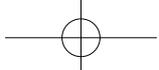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什么时候？

跟你去相亲那天。李洋不好意思笑道。

你妈了个逼的，张全骂道，以后相亲再也不带你了。

生什么气啊，人家姑娘又没有看上你。李洋说，我现在越想越硬不起来，不像那次，情不自禁就硬了。

放心吧，等会儿就让你知道什么是情不自禁。马宏拍着李洋的后脑勺，突然伸手去摸他裆下，如果你不硬，她们就玩你小弟，对它吹气，



像吃冰棍一样舔它，跟搓面团一样揉它，女人的手又软又舒服，你最应该当心的是千万别在她手里就交代喽，那你可就丢大人了。

我知道，李洋笑道，我摸过你老婆的手，真叫一个软，当时我就硬了。

你妈了个逼。马宏追着李洋打，就在这时候鸡头领了一个女孩过来。

就找来这一个，你们谁先？

不管他们怎么威逼利诱，李洋都不肯第一个进去。鸡头明令禁止玩3P，他们推来让去，鸡头都不耐烦了，特别是那只小鸡，几次要走都被鸡头拉住了。

快点吧你们，鸡头说，谁先谁后有什么区别，这事有什么好让的。

他们突然都不说话了，互相不好意思地看着彼此，气氛一下尴尬起来。鸡头也有点诧异，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害羞的嫖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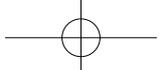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好了，凡事都有第一次，鸡头的语调柔和像妈妈，她指着李洋说，他还是处男不好意思是正常的，你们谁有经验谁先上，等会教教他。

还是没人说话。

张全抬头看了一眼那个女孩，她站在鸡头身后，个子高出很多，红裙黑丝，头发很长，保持着天生的黑色。她的脸隐没在阴影中，但还是可以看出焦躁与疲惫，另外还有点和他们一样的害羞。

我来。他突然站起来，点着头说，我先来。那样子像是要去英勇就义，而不是去享用一个漂亮小姐。

后面几分钟发生的事情就是这几天一直在后悔的了，他喜欢那个女孩，并且想把自己的第一次交给她，但是因为一时的优柔寡断，她就那么走了。虽然亲眼见过她的隐秘之处，甚至还动手摸了一把，但她和那些大街上擦身而过的女孩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不管再怎么赏心悦目，都没有可能去做更近一步的了解。匆匆一面，下一刻她们会在哪儿，他无从得知。那么多可爱的女孩，她们都是谁的，属于我的那个又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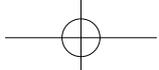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哪儿？回家以来的三次相亲他都不太满意，这些女孩穿着臃肿，脸色晦暗，让人提不起一点兴趣。在城里的街上，让人情不自禁的女孩目不暇接，她们是那么的光鲜亮丽，不可亲近，让人徒增自卑。一旦回到家这样的女孩就凤毛麟角，难得一见。和家乡女孩们交谈味同嚼蜡，没有一点脸红心跳的感觉，他实在不愿意和这样的女人共度一生。当看到那位娇羞可爱的小姐，他有了久违的感觉，他对自己说，对，我就是能干这样的女孩。

五天之内的三次相亲，两次宣告失败，还有一次在等待回复——估计同样胜算不大。虽然这三个女孩他都不喜欢，但每次都是她们说不。一旦他说不行，母亲都能想方设法说服他，让他同意下来，然后他把“不”字强压心底，去听别人说出来。

操你妈。他说(当然是在心里)，是我先看不上你的，不撒泡尿照照，你看不上我，谁又会看上你。

春节前后是结婚旺季，这几天他一直在喝喜酒，当然，说是喝喜酒，其实他只是吃菜，几乎没有沾过酒。这也是从小接受的教育使然，喝酒同属于吃喝嫖赌这四大禁忌的范畴，不知道怎么回事，虽然很想，但他从来无法逾越这道鸿沟。人们都知道他是有名的乖孩子，不会死了命地劝他酒，有的甚至干脆绕过他。昨天在一个小弟弟的婚礼上，他们劝醉了马宏和李青，还让一个生病的家伙喝得不省人事，唯独他滴酒未沾。他们给他倒的酒就在面前，他在席间看了它无数眼，盘算着在什么合适的时机端起来，抿上一口，或者干脆一饮而尽，可直到宴会结束，那只杯子都还在原位。散席时马宏喝掉了它，“酒是粮食的精华。”他说。这话他在席间起码重复了五次，前两次，张全都配合地发出笑声，连声称是。

他从高速公路上下来，穿过麦田往家里走。高速上的梯子又高又



陡，一般只有小孩才愿意爬上来玩。今天一大早，他看见李青的奶奶在这里送别李青，载着李青的车子很快消失在浓雾里，她没有摆手，也没有说话，一个人靠着栏杆休息了一会儿，又颤颤巍巍地走下台阶。

看着她在倾斜的石梯上缓慢挪动，张全突然很紧张，他想到母亲，自己不在家的时候，她一个人都是怎么过来的。

他换了件外套，用刷子清理鞋上干了的泥土。母亲在喂鸡，她一边用菜汤搅拌麸皮，一边大声召集鸡群。一时间所有的鸡都来了，包括别人家的几只，“把它们撵出去。”她故作生气地说，“下蛋的时候怎么不来这里。”

他站起来，驱赶那几只前来蹭食的鸡。

“你带回来的这只鸡怎么光吃食不下蛋，要不杀了给你吃吧。”

他看了一眼那只从北京带回来的芦花鸡，在本地鸡群里，它显得那么瘦小，孤单。这几天每一个来串门的人看到它都大惊小怪，“你们家怎么会有这种鸡！”他不厌其烦地解释，从北京带回来给母亲养的。现在，因为它不下蛋，母亲准备杀了它。就像他小时候养大的那条狗，因为它长得太大，吃得太多，她就卖了它。

“你给它一点时间好不好，它从北京来到这，可能会水土不服，你得让它适应适应。”

“水土不服？你看它，比谁都能吃。”

他收拾停当，从墙上取下车钥匙往外走。

“就要吃饭了你去哪儿？”

“去洗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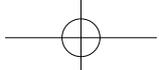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前天不是刚洗过吗？”

“是马宏要洗，我开车送他，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没事别老往城里跑，年纪轻轻的不怕人家说你。”

“说我什么？说我胡混？”

“知道还问。”母亲鼓起嘴，佯装生气。“我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



今天上午那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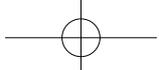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我能说不喜欢吗。”

“为什么不喜欢，人家姑娘哪点不好，除了个子矮点，皮肤黑点，可人家还长得胖呢，一看就知道身体健康，吃苦耐劳……”

“好好，我喜欢，行了吧。”他走到门外，发动了车子。

天已经黑了，一路上碰到的都是回家吃饭的人，他们迎面走过，议论着今天的牌局，很少有人跟他打招呼，在村子里他的朋友除了马宏，就是马宏的朋友。他打开车灯，这条路高低不平，到处都是大坑，很容易碰到底盘。路上的土包在车灯的作用下显现出与之不相称的巨大阴影，远处则是看不见底的黑暗。他一阵恍惚，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要去干什么。在北京有很多类似的夜晚，他拉着一车新鲜的蔬菜或者工人们从建筑工地偷来的钢铁，匆匆行驶在夜色之中。那时候他目的明确，北京的马路灯火通明，他知道自己该往哪走。

终于驶上平坦的省道，路上车很少，偶尔走过一两个醉鬼。有两个人在马路上撒尿，他险些撞到他们。他们破口大骂，想要拦住车子。他开过去很远，把车停在路边，摸出手机把通讯录翻了一遍。他不知道该打给谁。拨给马宏的电话还没通他就挂上了，肯定不能叫马宏，情人节那天就是他坏的事。因为小姐们不愿意脱衣服，李青把他们拉了出来，在李洋的提议下，他们去了仁和宾馆，那里什么事都可以干。这边果真是另一派景象，宾馆门前全是醉酒的男女，他们旁若无人地唧唧我我，拉拉扯扯。张全看见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孩，身材相貌和穿着都让人心动，她和男伴吻别之后，骑上一辆电动车走了。看着她的背影，他觉得她还是个学生。他们刚下车，张全还没把车门锁上，马宏他妈就打来了电话，说他老婆很生气，已经扔下幼子离家出走。大家扫兴至极。马宏强颜欢笑，说净他妈胡扯，她一个女人大半夜能到哪去。他坚持要干完再回去，但没有人同意。



因为这个闹矛盾就不值了，李青说，咱们还是走吧。

马宏匆忙赶回家，发现他老婆已经睡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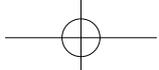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他媳妇管得太严了，都不让他出来玩。李青在第二次去曹园的路上说，所以我们别叫他了，尤其是这种事情。

他发动车子重新上路。前方的镇子闪烁着微弱的灯火，小时候他在镇上的庙会迷了路，吓得哇哇大哭，最后一个捕鸽子的老头把他送回了家。现在他到镇上买东西，感觉刚走几步就到了头。

路过艳妹酒楼时他慢下来，歪着脑袋往屋里看。里面灯光昏暗，匆匆一眼，也看不到什么。他想过到这里，干里面的黄毛，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安徽女人，她是附近唯一一个妓女。每次路过，她都在门前晒太阳，或者洗衣服。这个女人个头不高，长得也不算漂亮，但是很丰满，价钱也公道，一次只要五十块，熟客还给打个八折。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天他常想起她。他不知道黄毛哪一点让自己着迷，但就是想上她。那天他们开车路过这里，又一次看到黄毛在水井边撅着屁股洗衣裳，他们四个人挤在限乘两人的驾驶室，李洋躺在座位后面的缝隙里，用手机大声放着歌曲。他动员李洋，要不就在这儿干黄毛吧，又便宜又实惠。不行的，李洋说，她认识我，我爸是她的老客户。

这就是他的顾虑，这里离家太近，熟人太多，黄毛又太过热情，常常在街上招呼熟客。作为一个妓女，跟嫖客的关系应该只局限于床上，在这一点上，她多少显得有失专业。

短短一念之间，他已经开出很远。也许这辈子都不可能操到黄毛了，他不无忧伤地想，也许明年回来，黄毛就不在这里了。嫖客很快就会厌倦一个妓女，她们要常换地方。他试图想象黄毛的职业生涯，几年前，她以家乡芜湖为起点，一路往西，走过河南，进入山西，再东出内蒙。短短数十年，她睡遍半个中国，一直到攒够了钱从良还乡，从此结婚生子过上安稳的生活。当像往常一样坐在门前晒太阳时，她看着路上



的行人，想起曾经熟悉的那些嫖客——或许就有李洋他爹，这个平均一个礼拜要光顾两次的主——她或许会会心一笑，继而站起身来，给老伴捶背，给子孙拿糖。可以确定的是，她永远都不会想到他，一个想把处子之身奉献给她却又勇气不足的年轻人。他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爱。他知道自己有多懦弱，可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把车停在老地方，希望像上次一样一下车就有一群皮条客蜂拥而至，把他围住，那样他就可以找到第一次遇见的那个鸡头，继而找到那个女孩。

他知道自己运气很坏，所以从不把希望当成希望，果真，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他顶着各路皮条客的骚扰，找遍了整条巷子也没有找到上次的鸡头。最后，他选了一个面目和蔼的胖大妈，跟她上了楼。大妈问他对姑娘有什么特别要求，他仍不死心，还是想找到那个女孩。

知道她名字吗？妈咪的名字呢？有口音吗？那你就难为我了，这里姑娘那么多，我也不是全都知道。

她穿一件红色短裙，头发很长，是黑色的……他语无伦次，试图描绘出她的样子。

每一个女孩都这样，和蔼大妈说，这样打扮的姑娘太多了。你为什么非要找她，给你找个一样漂亮的不就行了。

好吧，他说。

他彻底放弃了。一屁股坐在床上，感到疲惫不堪。他埋怨自己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去追求什么，从小到大，只要是想要的东西到头来一定得不到，这种结局屡屡应验。这两年，他不买彩票，不谈恋爱，把所有喜欢的都变成讨厌的，所有讨厌的都变成喜欢的，以至于连自己都搞混了对一些东西到底是讨厌还是喜欢。但失落是实实在在的，沮丧也是实实在在的，这些东西骗不了他，就像现在，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等着某个女孩的到来，他没有预想中的紧张和害怕，也没有兴奋，只是沮丧，这种



突如其来的沮丧让他对接下来的事情彻底丧失了兴趣，以至于当他抬起头看到门前站着的那位实实在在的女孩时，突然哑口无言。

怎么又是你？她微微皱眉，看上去有些意外。

你们认识？和蔼大妈好像已经猜到了。

前几天他来过一次，磨叽得很，耽误了我不少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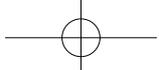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哦，那他找的就是你。

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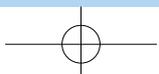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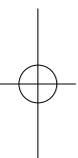
他是专程来找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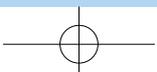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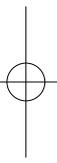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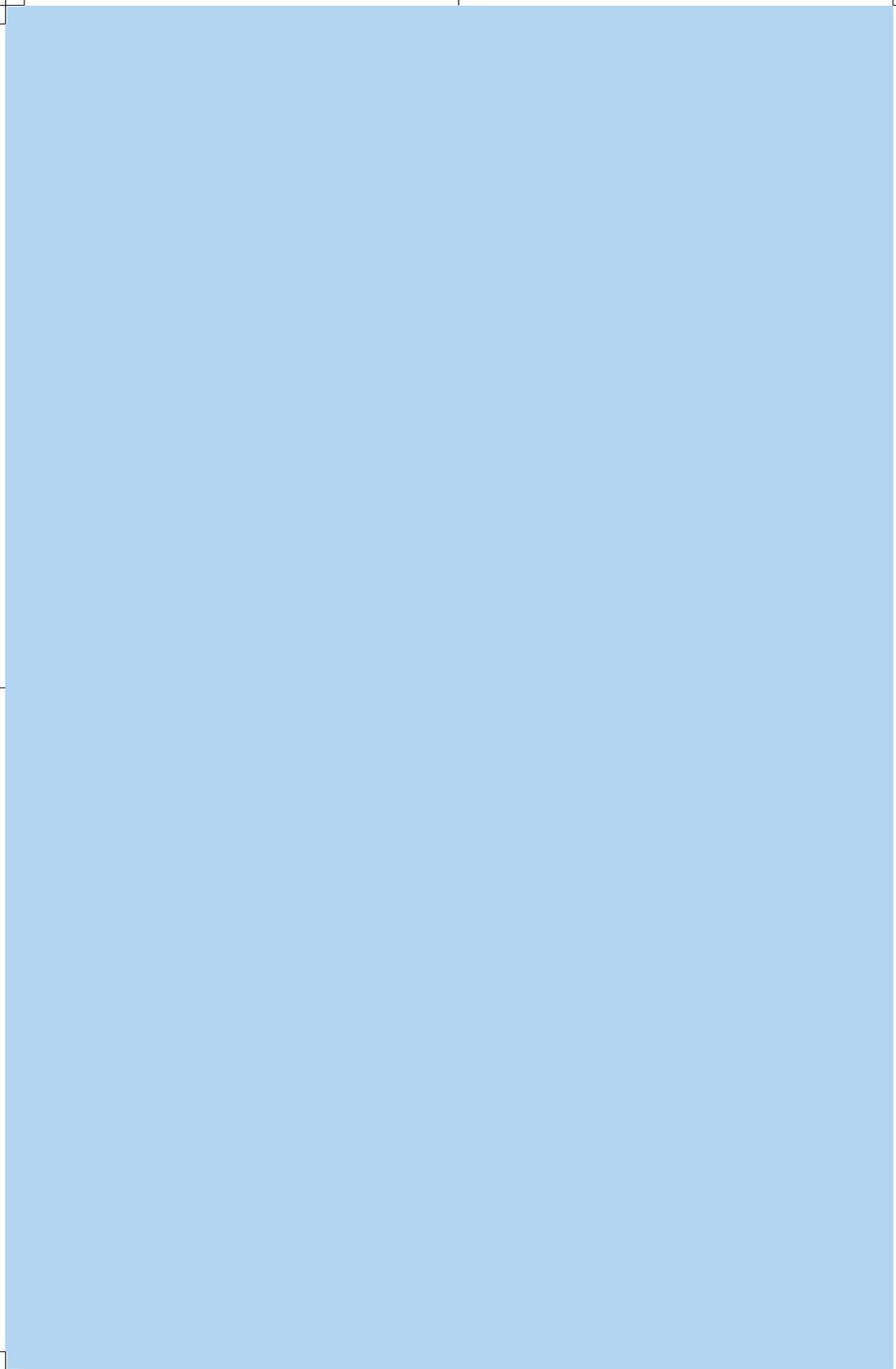
是吗？她好奇地看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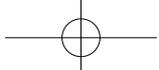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是。张全点头，走过去抱住了她。



# 短诗与长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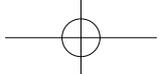


## 编者弁言

本期《今天》除桑克等风格各异的七位诗人的短诗外，着重向读者推荐赵野与卡夫卡短篇小说同名的《中国长城建造时》长诗新作，以及西渡、王东东写于2016年的长诗《风烛》和《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忧郁》。

赵诗的互文性和历史纵深度将讽喻引入了抒情；而西渡王东东两首诗皆是自杀身亡的青年学者江绪林而作，今年2月19日时值江绪林先生辞世五周年，特此表示纪念。秦晓宇在当年的“我的诗篇”微信公众号按语中称江绪林“更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俄罗斯那些忧郁的思想者，因关切人间正义而孤独呼告，幽愤日深，在重负与神恩中领受着时代的悲剧。”而他本人在遗嘱中写道：“上主啊，我打碎了玩具，你不要责罚我；然而，就是责罚我，也请给我勇气面对未知的一幕。啊，我终于要知道真相了。”江绪林是哲学学者和信仰者，加缪认为自杀是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因而他选择结束生命的原因是值得严肃探讨的。蒙田称“在苏格拉底的一生中，最出色的事莫过于用整整三十天的时间来反复考虑对他死亡的判决。”苏格拉底本可不死，他的自决深具神学与社会学意味。江绪林通过死之行动想获得的“真相”不就是苏格拉底“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之“真相”吗？两位诗人不约而同地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摹拟死者的内心独白，既在诗中探究一位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天路历程，亦是对拯救的本质性与实践性的诗学沉思，同时是为我们这个处于逆境的时代招魂。

任洪渊的《词语化石》（《1966—1976》组诗选）是先生身前郑重投给《今天》的诗作，初稿完成于文革期间，保留了那个特殊年代的语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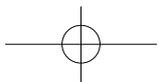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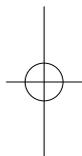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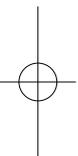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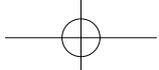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72 《今天》总 129 期

属于地下写作的难得的文献，我们选择部分刊布，谨此告慰先生之灵。

宋琳

2021.3.4





## 中国长城建造时

赵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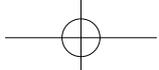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从未抵达，早已结束。

——夏可君《无用的文学》<sup>1</sup>

一

我叫卡夫卡，一个失败的作者  
写下的亲吻永远到不了目的地  
声音开花，十七世纪的炼金士  
像说着什么秘密，黄金巷垂泪  
太初，巴比塔倒塌了，因为人  
竟想比肩神，欲打开无穷愿景  
旧约开始流亡，成上帝坏脾气  
或一个遗弃于世间的虚无笑话  
燃烧吧，布拉格的雨，根本上  
我一个中国人，现在我要回家

1 (作者注)夏可君博士杰出的著作《无用的文学——卡夫卡与中国》，启发了此次写作。我努力让此书的笔意与卡夫卡的言辞，产生美妙的互文意趣。此诗开端“我叫卡夫卡”和结尾“烧掉我”，出自张枣的十四行组诗《卡夫卡致菲利丝》，仅以此向温馨的故友致敬。此诗的写作也让我相信：当下诗歌要进入更深邃的现实，卡夫卡是一个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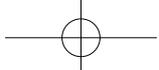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二

我们这个民族，呵呵，总是能发明一些高蹈事，让同类诧异帝六年，桃花太肥硕，游吟的谶言满街烟尘，说亡夏者胡也随后浮华的月夜里，鹤琢走了屋檐上的绿松石，荧惑星坠落风中早朝，嗟哦的圣旨带寒意今上放出最大招，旷古的闪电改写旧文明，让单于记忆崩溃帝国的活力正好需要新的敌人

三

其实很早，就有一种时尚兴起全民研究建筑和砌墙术，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泱泱帝国的形式主义发展到了炫目的高度结构都得到解析，要努力成为体系化艺术，文官们日日唯新比如，分段而建，一举兼顾了北方坏天气与人民老困境，噫每天有细节，与伟大目标关联修长城就获得了最高的精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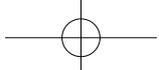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四

治大国若烹小鲜，古老的隐喻  
暗示了帝国统治的秘密，仿佛  
魔术师玩弄假巧妙，深谙落花  
流水的意趣，商君书说，人民  
本复数，绝不会和岁月过不去  
彼本质轻率，靠惯性逆天忍耐  
在能指里活着，当风撕碎所指  
洪水淹没想当然的快乐，然后  
制度收拢他们如盐，有朝一日  
集体爆发，移山填海大炼钢铁

五

深渊有不同表达，分段而建的  
教条，万古星光下，处处裂隙  
王气歧路失血，匈奴人十二月  
播种春意，覬觐之马踏破修辞  
他们风一样游牧着一千座高原  
从黑暗中来，俄顷黑暗中隐匿  
帝国颜面不容侵侮，依旧一身  
老款式的新装，屹立天下中心  
我们民族落下过诅咒，它总是  
认认真真做好多事却两手空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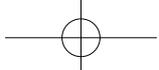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六

结果重要吗？圣人说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天地犹橐籥乎  
东方哲学是一片大海，越读越  
缥缈，让最好的头脑无所适从  
我们体制完美，空间锁死时间  
旗杆一直等待山水迢递的消息  
宫殿血缘般可靠，浩荡的皇恩  
紧紧抓住我，叛乱在远方绝望  
如果铁链看不见，就没有砸碎  
嗟乎，永恒远离才会无限靠近

七

但是天下由来不固久，青灯里  
编年史骇然滴血，点燃万古愁  
打江山坐江山的合法性，如何  
一代代奔流，帝力要气冲北斗  
长风黩武，不死的执念把意志  
横陈丛山峻岭，写就昭昭大赋  
永无止境的劳作，让人民保有  
菁菁孩子气，相信一切皆可能  
阳谋锁定想象力的终点，目光  
鹤唳，生生世世，长城环顾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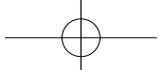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八

长城终局暧昧，传说被孟姜女  
哭倒了，她的丈夫劳动时死去  
天知道每一块石头里，是否都  
埋着一个亡灵，白发夜夜振戈  
私下悲剧触发公共性，是血肉  
建造了形象工程，遂成新叙事  
此刻，布拉格的雨，恍惚纳粹  
长城怎么看都堪比一次元玩笑  
真相瓦解所有辩证法，留一堆  
过气的文献，任考据皓首穷经

九

咒语，歌曲，卦爻，我想知道  
他妈的长城啊将把我带向何方  
以今非古，铸就当朝意识形态  
万事即兴发生，世界再无恒义  
长城护卫着每个人，消解彼与  
帝国的紧张关系，举世同凉热  
吾皇指鹿为马，骑手全部消失  
典籍不再有鹿和它的全部言说  
那谁，我们无非往昔幽灵，而  
长城就是我们的身份，以及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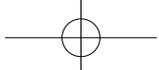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十

哦，笼子走向鸟，虚无走向我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蝴蝶栩栩  
如果笼子变成鸟，我变成虚无  
桃花源，或应许地，都是死结  
心中有不可摧毁之物，但弃绝  
追求，肉身只配得这完美幸福  
古典密意熠熠，刀锋两边展开  
弥赛亚永远在路上，从未抵达  
结局早注定，谁还投下胜负手  
我的亚伯拉罕，我的高台悲风

十一

匈奴人不骑马了，后来改乘船  
万世招魂幡，令水波穿上制服  
帝国的前世今生犹如海市蜃楼  
城墙跃跃解咒，谕令迟迟未发  
燃烧吧，布拉格的雨，他们说  
捕鼠器无处不在，我还是愿意  
做一个中国人，我站立的土地  
不超出双脚，变得小，更小再  
练就一身穿墙术，当我们走向  
空无，无中生有，拯救降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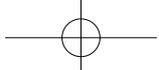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十二

我想，如是中国人，我将不会  
在巴赫的赋格中，走进毒气室  
也不会像策兰，为奥斯维辛后  
继续写诗领份罪，让词语负疚  
我或许只是一个平面，生活在  
一种非生活中，素食朝向南方  
梅花与菊花自律，冬夏读诗书  
春秋习礼乐，待屏风幻化山水  
和美人，我将渐渐隐去，直到  
来自德国的大师把这一切摧毁

十三

失眠和头疼折磨我，我的身上  
背着铁栅栏，而上帝总在别处  
为什么我不是长城颧骨上那个  
守夜人，活着并承担人类的苦  
比杀戮更令我害怕，唉，原来  
我们称之为路的，不过是踌躇  
彼时，危言似泉水，空气颤栗  
我的噩梦或带来不可能的杰作  
但建立与坍塌间，我从没对过  
每次言之灼灼，却总含混不清



十四

不洁的现实，雪花失忆的当下  
唯有书能劈开内心冰封的大海  
我是一只很不像样的鸟，一只  
卡夫卡鸟，翅膀萎缩，飘忽在  
永远陌生的城市，仿佛死亡的  
剩余物，每个街角都充满敌意  
如果不能回到过去，也不能像  
中国长城那样成为镜子，那么  
勃罗德，或许你应该烧掉这些  
没有真理性的呓语，如烧掉我

赠夏可君，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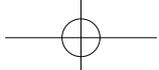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 新诗十二首

桑克

### 检讨

多少有点儿沮丧，  
倒不是为这极寒的冬天，  
而是故人。更准确地说，  
是为这诗或者为这  
居高临下的扫荡。  
蛋壳结构抗压性再强，  
换种方式也就完蛋了——  
比如自由落体或者  
灰暗的形容词儿。  
汝是怎么自绝于朋友圈的？  
不是涮羊肉而是  
不合时宜地撞墙。  
或者扮作朴素的妖怪，  
一身青衫皂裙，  
吸引着鱼和兴凯湖。  
那泛着海浪般的黄泡沫的，  
正是我的故乡。



## 饼干渣的记忆

饼干渣的记忆是不能碰的，  
太可惜了，看起来那么完整。

骑士是如何抵达祭物的，  
黑兵和白兵肩并肩站着保持着侥幸的沉默。

突然而来的火焰并不令人恐慌，  
而是胶片难以记录的肌腱爆裂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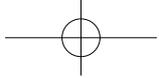
形容词和象声词的战争结果一目了然，  
但还是有两个人没有猜对。

枪支心甘情愿地退出了革命，  
仿佛置身于笑点超高的脱口秀剧场。

耐心寻味的是事实怎么看怎么不真实，  
哲学家捧着掰断的鹅毛笔痛哭。

爸爸想不了那么远，他趴在深密的草丛中  
等着巡逻队昔日的同事们尽快地通过。

我必须让脑子安静下来！



## 湖边的野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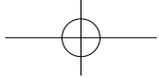
野草不能见容于湖岸  
仅仅是湖岸单方面的意见。  
除草剂何时才能光顾？  
计划表还在抽屉里。

飞翔的无人机  
欣赏着这一片葱绿，  
它并不在意谁是合法的草，  
谁是不合法的草。

两个交谈的人  
更不在意，甚至也不在意  
泥沙量过多而影响着  
湖水的清澈。

他们被彼此的交谈  
吸引，更被彼此的容貌以及  
肉体散发的香味儿。  
他们甚至不是世界的核心，

而是全世界。  
仅此一个。直到蚊子空袭，  
他们才发现时已黄昏，  
才发现腿肚子有那么一点儿



又酸又辣的感觉。  
他们被强行从一本小说里  
拽到一本生活手册里。  
野草并未做过任何预言，

也没宣布过对夏日  
拥有绝对的主权。  
但它明显是有自己的立场的，  
也就是活着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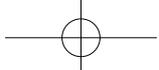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2021.1.5, 14:41:26

### 清雪天气里的流言

清雪的实用性，  
并不输于菜刀。  
是不是有点儿太阴暗了？  
流言不这么认为。

诗写得越来越坏，  
甚至越来越像乡绅的散文，  
又是什么意思？  
流言紧紧捂住嘴。

清雪的薄，  
丝绸会放在心上吗？



在上面滑行的人与车，  
又将如何看待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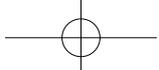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把钢笔摔碎了，  
难道隧道没有责任？  
流言不过是涂脂抹粉之后的  
第二层脂粉。

隐隐的亢奋  
又是什么呢？再说什么  
就是人民公敌了。  
流言洗得干干净净。

没有破绽，  
也没有道德的瑕疵，  
想想自己交往过什么人啊，  
清雪反省流言。

仅仅是被看，  
还是美美的样子，  
就是不能想，也就是思考吧。  
思考的忌讳。

薄薄的雪  
讨好地拽着柳枝的衣襟。  
我对你好，  
你就能放过我吗？



流言不这么  
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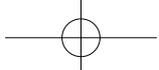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2021.1.6, 23:57:21

### 周这个文

这玩意儿谁见过？

看来你的经验并不丰富，  
好像一条虽然出自深海的鱼，  
但却只在几米内的礁石群之间  
转悠。我并不指望你  
能怀疑这个表面什么都不明白  
但却下出如此凶狠命令的人。  
最可笑的是他将来摇身一变，  
变成他现在极力迫害的野兔子。  
那时候野兔子已经绝迹，  
再也不能指证他了。  
如果留有什么把柄，他也会  
推给狮子或者猎豹，甚至  
推给看起来更加无辜的野草。  
它的锯齿叶缘难道不是兵器吗？  
粥面的纹路确实藏着  
他不堪的个人秘密，但是今天  
却不是秘密，而且肆无忌惮  
喷射包装的黄火。

2021.1.7, 22:09:56



### 深那个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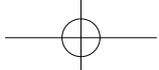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我没见过。  
这个比喻真的不恰当，  
你有腮吗？你的肺能体会出  
腮的感觉吗？我不相信  
这个细节，因此也不相信  
你关于这个秘密的  
任何说法。所以它们的胆子  
才越来越大，谁还记得  
战争期间谁杀过谁？反正  
它们是什么都不会承认的。  
突然悲凉起来，和窗外的  
风一模一样。

2021.1.7, 22:10:32

### 冷就是冷

冷就是冷，  
今天零下二十七度，  
并没有其他意思，  
如同一个伦敦人把雾和死  
强硬地拴住。

冷就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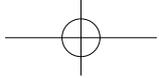
它并没有多心，  
而且疑心也无痕迹，  
莫须有本该轮不到它，  
戴着脆弱的纸枷。

看官不必同情  
每一部电影的主角，  
冷更用不着，  
它的冷酷浮在可怜的表面，  
如同风滑过硬冰。

这一瞬间的寒意，  
正如此生碰到的其他含义，  
究竟有多少？  
它们的差异又在哪里？  
寒意的含义是……

冷不是弹簧，  
它是弹簧外面挤压的手  
或者温柔的机器。  
收缩的人又是  
什么样的感受？

断了往往  
与喝醉了有关，  
它们首先是燃烧的肉体，  
现在火焰熄灭，



只剩灰黑的炉膛。

卡车的水箱，  
悬着长短不等的冰柱，  
与涂抹着雪眉毛的司机  
开着玩笑。  
伙计就是伙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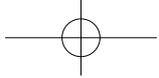
冷就是冷，  
它主不主观客不客观？  
乐趣仅存于交谈，  
同情心也从来不会  
从数字中产生。

2021.1.8, 10:35:26

### 蒜的研究

对蒜有偏见？  
没有！更多的偏见  
绝对是针对水仙。  
自恋不是毛病，照镜子的  
也包括历史。

独头蒜  
会被认为过于孤立



或者体制化。  
这就显示出辣的效果？  
团结分明想多了。

单瓣的色泽  
是时间显示的刻度，  
黄昏在那儿？  
黎明又在哪儿？为难火  
烧焦了蒜的边缘。

微弱的绿芯，  
小孩子或者旷野里  
石头边的草芽。  
不像的道理就是为了  
躲避道德感。

和葱和姜，  
和辣椒和芥末，  
用得着植物药用学  
跟着掺和吗？用得着  
低语学院歧视吗？

把冷和寒区分  
开来又意味着什么？  
蒜找到同盟者  
还是发现一种放之四海  
而皆不准的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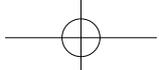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隐身或者转折，  
如蛋黄猫空中的转体，  
雪花突然向上，  
而且不是视觉效果，  
蒜能有什么责任？

2021.1.11, 14:36:29

### 雪中的伊维尔教堂

心情好时，  
伊维尔教堂就是一盏  
雪夜的路灯，心情不好时，  
它就是一个穿着神甫长外套的  
临时演员。里面没东西，  
外面有什么，你自己  
长着眼呢。

有时觉得  
它挺奇怪的，横亘在  
交通要津仿佛卡在气管里的  
一根刺，车和司机们  
怎么看它？  
不是太清楚，也许谁说了什么，  
听不太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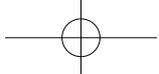


尴尬了，  
就假装看不见它。  
一个教堂的砖壳子更像是  
老旧照相馆的背景纸板。  
我们来过了，  
我们来照过相片儿了，  
时间被锁在……

其他的不多想，  
想多的人保持着惊人的沉默。  
下了雪，看起来美了  
一点儿，不下雪呢？  
突然想哭，  
可惜身边没有电线杆子  
让我抱。

哭吧，  
也没什么委屈，  
不为自己，也不为从未  
见过的伊维尔。浑身的绳索  
越来越紧，紧身衣是毛线织的，  
还闪烁着静电的火花，  
噼噼啪啪。

冬天刚刚  
开始。知道它会结束。  
人不会一直悲观，



而乐观的保持挑战着医学院。  
塑料肋骨撑不住，  
但它却能安全地通过  
安全的金属闸门……

2021.1.12, 14:3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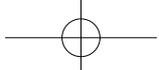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 赞美之刀

论狠，谁狠得过  
赞美之刀？一刀下来  
就是一片。一片什么？  
旷野还是外滩？

满江英雄血，  
紧紧抱住珍贵的五斗米，  
还把雪花评弹请来助兴，  
三天三夜。

拽根不如  
拽押沙龙，还可以搭上  
刚刚出炉的高铁，  
轰隆隆突击江面。

冻硬的冰，  
看不上最软的硬骨头，



凭什么？就凭  
赞美之刀的临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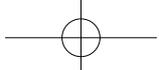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2021.1.13, 15:31:28

### 正在下的小雪

别吼别吼，  
正在下的小雪真的没有  
立场，也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  
它的本质是水，或者是氢原子和  
氧原子。一头汗也不能  
保证你安全过关——

别打别打，  
正在下的小雪抱着小脑袋  
将内心隐藏的企图全都交代在  
白底红色横杠的纸上，色彩丰富  
而且深入灵魂的每一张抽屉的  
每一个夹层。一头汗  
是不是和一头羊  
结成了联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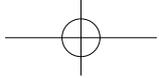
谁啊谁啊？  
探头探脑的拍照者  
把手里冰凉的家什对准



正在下的微妙的小雪。他们  
是怎么把小心思藏在画面里的？  
笨人如我想了三天三夜，  
除了又长出一个脑袋没有  
任何可以欣赏的收获，连收割机  
都觉得收割确实是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别说别说，  
正在下的小雪根本没长  
嘴巴，你怎么能捂上毛巾  
还有鞋垫？世纪难题就是这么  
从内部轻易攻破的，难免  
让怀疑论者更加怀疑，  
而笃定的人也开始萌芽怀疑的  
小种子，一点儿不起眼儿，  
如同舌尖上长的微黄的火疔子，  
以疼痛或者不舒服的感觉，  
提示解决问题的方向  
就是沉默啊沉默！

别笑别笑，  
正在下的小雪对幽默的  
造诣是相声演员和脱口秀演员  
都不及的，仅仅次于综艺编导还有  
一两个站在沟壑边缘指指点点的……  
引座员。我绝对不会出卖这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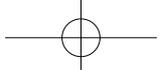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极其珍贵的名单以及他们  
从社区银行套现的薪水，  
也不会把清雪车  
送进公园。

讨厌讨厌！  
正在撒娇的小雪  
真的没有依靠白色的脸蛋，  
她的灵魂一吼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哪怕是在火车站里，  
或者某扇背景板的怀抱里，  
她就是那么举地在空中  
扭动着小蛮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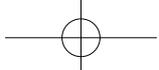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好啦好啦，  
该怎么下就怎么下的  
小雪并不擅长思考与抒情，  
请不要再以读者的身份诱惑她  
再出一头汗，再出一个  
哆嗦的疹子！

2021.1.15, 15:54:29



## 团结而活泼

柳园里的雪并不会  
叫我紧张，也不是王翼  
突袭的黑后。叫我紧张的  
另有其人其物，请恕我称之为  
YOU-KNOW-WHO，从别人  
那里借来的。拍着婴儿薄胸，  
别大声，你听！她听不明白  
YOU-KNOW-WHO，但你的表情  
叫她觉得严肃。她也不明白  
严肃是什么，反正你的表情出现  
异样的变化，比如没有笑容，  
或者眼眶里落满了冰……  
她怔了怔，然后放声大哭。  
YOU-KNOW-WHO。  
柳园的雪块涌动起来，攒成  
一个巨人（噢，忘了说  
攒音读作纂音的阳平或者二声，  
这个知识点不应该出现在  
这么严肃的时候）。巨人摇摇晃晃  
走到楼前，趴在五层一扇窗户上  
向里张望，向正在下棋的你  
打着热情的招呼——  
YOU-KNOW-WHO。



## 短诗十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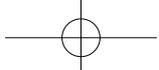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陈律

### 柳浪闻莺的幻觉

下班了，  
我，一个阴郁、前倾的身体，  
骑车无声疾行，  
是大街上人群低垂眼神。  
出了清波门，我来到南山路——  
三岔口晦冥底部，  
我愚钝的生命无数回经过的柳浪闻莺。

那一刻，垂柳掩映的门开了，  
青色拱顶，黄莺卷舌啼鸣。  
停下来我，恍惚看到湖边，  
你——伟大的白蛇，于暮色中昂起头，  
追忆古老、遭天谴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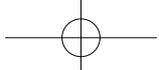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2005.12.19



## 回家

——回福建南安水头老家有感

迟钝，然而命定地回来。  
四十岁，根本情感才打开。  
当笨拙的我登上祖屋陡直木梯，  
见到柳下端坐的曾祖，  
我敬畏画像中这付古老、纤奇的骨骼。  
瞳仁之光，命定着仙与自然。  
别于他的子裔觉得善是过于自觉的选择，  
这太初柔弱的青气，不曾离家、告别，  
目睹者曰：“有德。”  
是的，善的反面必定亦是善，  
如此，善，才是善，  
善，是最好的自然。  
而这正是我的元气最初的眼，命运最初的血。  
我，来自这里，既然活着回来，就不会死。  
还有，我的早奶奶——如同地母，大地般威严。  
下垂的眼，望着子孙，  
思索着，忧虑且勇敢。  
我爱她宽厚、骄傲的下巴，  
如同五岳，安忍地托起我——人间一位诗人。  
我想，我会继承她的慈悲、正大。  
或许，正是从她那里，我明白了杜甫。  
是的，为何杜甫是大地，不是母亲？  
杜甫，伟大的诗歌母亲，然后才是父亲。  
还有，我的爷爷——一位乡村医生



眸子，草药般和合，其中有精，  
厅堂悬满感激的匾额。  
哦，来自水头的性灵必定善，  
必定救人，黑白分明，  
明白治愈肉体，即治愈心，  
且有祖屋旁，海潮庵观音保佑。  
这不动的三位一体，迟来然而命定的目睹，  
意味我的人生有一次循环要发动，  
我的现在、未来已被祖宗保佑，  
而亲情正是善的护法。  
这人间的根本爱，岩茶般发酵、烘焙，  
与我敬奉的香火一同穿过柳枝，  
青天、朗月下现身。  
如此真有、妙韵，值得赞叹连连，  
真正不可思议。

2010.5.4

## 出埃及

那么，我完成了吗？  
不，我还没触到拱顶，  
还有一只高举的手臂，  
和它高举的火炬的距离。  
因此，航船呵，  
请让承载你的波涛更汹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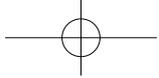
让我生命的基础，  
来到命运所有不确定的中心。  
作为一个质朴的诗人，  
我不相信它是悲剧。  
它不是还乡，而是出埃及。  
那星空深处的中国，  
才是我的祖国。

2014.1.15

## 可能

在这个人已完全遗忘，完全适应了暗夜，  
似又赢得地上的自由，  
似又有了各种可能性的时代，  
在这个聪明人遍布的时代，  
你读到的诗多是鬼魂傲慢的自语。  
惟有不为他们所知的更暗黑的你，  
从一个恐龙般过时的形而上学者，  
盲眼地来到更早也更专制的神学，  
觉得写一首原始的，战胜自己，  
战胜以往全部文学史的诗是可能的。

2014.7.7



## 怎么办？

怎么办，诗人？  
前进道路出现了障碍，  
应该怎么办？

你应该学习太阳，  
举起有力的金手，  
给它重重一拳。

2015.5.23

## 对近来的阅读及其作者的一点思考

克尔凯郭尔：纯洁。对性和自然没半点兴趣。

麦尔维尔：荷马。亚哈船长比白鲸更象征了某种自然。

贺拉斯：对整体、对立的认知来自《伊利亚特》，

《诗艺》表明其作为帝国诗人又独立于帝国。

《哈姆雷特》：一个军人的厌倦，以及无比壮丽的结果，

让我想起同是军人的阿基琉斯和安德烈公爵。

当然，还有另一位厌倦大师——

发现了现代性，也就是发现了无常的波德莱尔。

或许有一天他厌倦了地狱。最终，厌倦之王：佛陀——一切有为法，  
如露亦如电。

真相是并无波德莱尔试图在瞬间中寻找的永恒——所谓结束、  
熄灭。

马拉美：洞穴或深渊尽头的纯诗，创造了洞穴或深渊的纯诗，其绝对和相悖。在马拉美的基础上，纯诗必须抹去纯诗，来到无限。

应该，马拉美是阿波罗的信徒——追溯某种太虚的光明与黑暗。

杜甫：几乎是儒家在美学上惟一成功的例子，一个意外。

另一个意外是颜真卿。

更意外的，唐代以来惟有他们的作品以及五代、北宋全景山水画有天地支柱的时间结构，亦是此时间结构自高古以来美学上的终点。

而重现天地支柱是现代汉诗的宿命，现代汉诗高贵的神学，由此，现代汉诗将超越全部的作为体系的时间，来到无限。

《鹿柴》：黄昏短暂的光线逝去后的黑暗。

《周易》：首尾咬合的螺旋运动，在宇宙诸种相对运动中，并不高级。

任何时代同时都应是一个出易的时代——尤其当代。

惟执中守易才能出易，经此认识唯识宗的弥勒。

《野草》：这个散文、散文诗的杂糅，是现代汉诗惟一的起点，迄今惟一的正典，意味彻底否定传统文化是现代汉诗的起点。

形式有那个阶段必然的偏离——其凝练只能以散文而非诗的形式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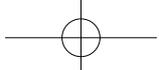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这个起点令人痛苦，很可能是错的，可又是必然。

或许，现代中国人与古代中国人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不再有耐心。”

史蒂文斯：与马拉美的《伊纪杜尔》相比，

他的玄思显得过于安全、自信，他还不擅于把自己置于深渊。

王炜：应该是当代中国作为一个无神论者能够成为的最好的文学形象。



《旧约》：爱与惩罚，惩罚与爱。

卡瓦菲斯：一个失去了战斗能力的(古)希腊人。

《四个四重奏·焚毁的诺顿》：关于现代人的时间必须结束的认识。

这种时间必须回到其开端才能结束。当灵魂再次来到作为隐喻的亚当吃善恶树果实之前的某种相对整体的时间，会开始生命树的上升时间。

灵魂惟如此才可能摆脱作为体系的时间，来到光明。

歌德：魔菲斯特。他真正热爱的是黑暗，现代人的知识是魔菲斯特的知识。我想到了人工智能——此种知识的结晶。

《俄狄浦斯》：关于已被遗忘很久的人的应该自觉或被迫毁灭自己的必要。

所谓天道，所谓(自然)正义。

2015.6.17

## 人类的命运永远只是少数几个人的命运 ——献给佛陀

我应该关心什么？监禁我的层层时间？

我的因此耗散、低劣，总是功亏一篑的生命？

还是那个所谓的我的故乡——大地？

大地总是带我来到某一让我震惊的更低，

它分裂、自噬的重力就是螺旋的我的沉沦。

或者，我应该关心你们——

比我更无知无觉的我的同类？

甚至，你们愿意更执着地活在这般境遇，



觉得这是诗意？这是诗意的栖居？  
这里有节庆？  
不，我不应该关心这些，  
我只关心几个真正的挣脱羁绊者。  
尤其，我爱那个又悲悯地回来的人，  
(他仅仅只是人，我明白。)  
即便，他知道，人类的命运永远只是少数几个人的命运。

2015.8.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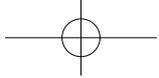
## 意象

一首诗有一个意象足够了  
有时，需要两个、三个  
可总体上，一首诗有一个意象足够了

2018.5.7

## 《堕落史》

睡了会，泡了茶，  
读《水浒》。  
觉得世道即便如此，  
浪漫主义仍然可能，  
虽然注定毁灭，



虽然早与你无关。  
对于你，在即将来到的星空下，  
只能接着写已写了一生的《坠落史》。

2018.6.16

### 夏夜明亮的星空

夏夜明亮的星空，我认识您。  
年轻时，我是飞向您的天鹅，  
如今，愿是在您怀中睡去的火山。

2018.8.22

### 焦虑

愈来愈迅疾的反应，  
语言却仍是语言。  
“噢，为何无限不会出现在一首短诗，  
黎明太陡峭？”

2019.2.25



## 你一直是你？

灰鹤之夜，几乎明亮。

并无本质的死者“想起”塔尖蓝色花朵，

觉得——“至多，这只是继续无用地说服自己。”

噢，这非常沉重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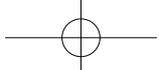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如石灰墙上早被铲去的他的侧面像。

如此，穿白衬衣的早已出生者，

谁在问，被弃绝的你是否真实？

你一直是你？

20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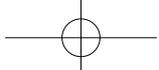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 快乐颂(外九首)

小海

精神和欲望  
常常是作家们手上  
最顺手的两件武器

柏拉图认为  
我们身上都有一个小人  
在试图控制两个动物  
一个部分为精神  
似狮子。它狂热  
但稳定可控  
另一个部分为欲望  
不可预测  
不断改变形状

我们内心的情感和欲望  
就其自身来说  
是比人类低级的力量  
但可以经过理性的锤炼  
而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  
——最快乐形式的一部分



## 白驹叹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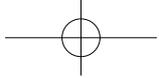
——《庄子·知北游》

昼夜，我们知道的  
我们不知道的是那有多长  
跌跌撞撞，我们说服  
还有更多的昼夜  
忽然而已，忽然而已  
时间的消失是不公平的  
仿佛生来我们就该如此

我们走在街上  
分分秒秒恢复成一条街道  
街心公园是一刻钟  
三条街道是一个小时  
童年的风筝将时间引至江边  
第二天却是某个广场

每一分钟是一条街道  
每条街道是一匹健硕之马  
早晨梦见龙的人  
碰了碰路人的肩膀  
自出生起他就耐心等待着

三条彼此排斥的街道并肩而行



过于狭窄之处已经拓展  
可以同时容纳另一分钟  
简短而无用的一分钟  
一位盛妆女士经过了一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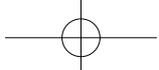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如影随形，昼夜  
流逝，没有一分钟  
可以衡量，群马嘶鸣  
癫狂、奋进、痴情、哭泣  
昼夜跑过街道，症状消除

### 末日天鹅

不存在的天鹅  
身着不存在的颜色  
在它不存在的伤口上出现

它是不存在的天鹅  
在不存在的水域飞翔、繁殖  
在不存在的风暴风雨里  
用它不存在的翅膀  
守护爱、美丽和后代

游弋的天鹅  
飞行的天鹅  
汽枪射程内的天鹅



残存天鹅头冠的天鹅  
隔断公共水域的出租天鹅  
维持男人和女人关系的天鹅

不存在的优雅  
无法阐释  
成为真正的母亲的天鹅

### 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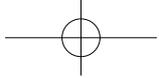
一个秘密将一种真实存在赋予了这个世界  
那个秘密的现实性蔑视一切持续的传统  
让我受伤的地方，仿佛一种不公正的情伤  
它的功能是用一层幻想来掩盖现实  
一旦说出来就失效的秘密

(叶·卡尔波夫：跟契诃夫的最后两次会晤)

您知道，我希望人家把我的剧本  
演得十分朴素，单纯  
哪，要像从前一样

一间房子  
……在舞台的前部  
放一张长沙发和几把椅子

有好演员表演



这就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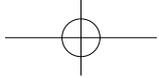
不要有鸟  
也不要那种道具的气氛

### 另一个肖氏

肖斯塔科维奇  
左脑边缘  
有个像子弹片的  
金属碎片  
虽然很痛苦  
可他极力反对取出

因为这个碎片  
肖斯塔科维奇  
头每次歪向左侧  
脑海里会跳出新旋律  
他马上记录下来  
就这么诞生了  
许多曲子

其实，碎片  
也可能阻断了什么  
可医生说  
脑子的碎片跟着头动



位于大脑颞叶部分的音乐区域  
就会受到压迫而响应  
如果取出碎片痊愈  
健康正常的  
肖斯塔科维奇  
是不是另一个  
肖斯塔科维奇

但也不能肯定  
一个金属碎片开创  
他杰出的音乐人生

### 鲸的消息

我来看望一头鲸鱼

得知鲸的消息  
我乘飞机赶到海边  
外面太冷  
我要随身带着瓶酒

每隔几分钟  
就有一只海鸥从雾里钻出来  
鲸鱼，鲸这个物种  
就在远方的雾里畅游



一架失事的客机  
我们假设它在海里游泳  
有人给它测了身長  
机长顶着红珊瑚帽子

一个人和他的女人将会鲸鱼化  
一个人和他的狗也将会鲸鱼化  
开始像水底模糊的磷火  
最终像任何活着的人和狗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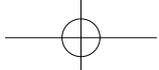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许多人无法亲眼目睹这次鲸鱼化  
(鲸鱼化)是完全私人性质的事件  
海水变暖,提前鲸鱼化已实际发生  
更多人却绝不可能得到类似消息

我来看望一头冬天的长须鲸  
我在凌晨的一阵头痛中醒来

### 自由之箭

——[ 德国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著有《狱中书简》

那么,自由的人又怎么样呢?  
他是这样一种人,  
这种人渴望  
在这个世界上  
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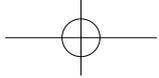
这种人认为  
必要的行为  
比清醒的良心  
或职业上的尽职  
价值更高，  
这种人准备  
为有成果的妥协  
而牺牲不结果的原则，  
或者为有成果的激进  
而牺牲不结果的平凡。

他又怎么样呢？  
他必须谨防  
自己的自由  
成为自己的祸根。

因为，当他两害相权  
取其轻的时候，  
他也许不会发现，  
他力图逃避的那个较大的恶，  
很可能到头来却是较小的一个。

### 采访

斯皮尔伯格基金招募一个二战见证者  
他曾被关在科夫诺犹太隔离区



那时，这个人还是孩子  
他觉得犹太隔离区太好了  
不用上学，天天玩儿

那里，人人说意第绪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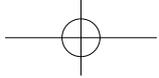
### 扑克运动

被灌木丛缠住的公牛国王  
小狗和轮椅上的少年扭打在一起  
山水花鸟，鲜衣怒马  
我为我的屏风辩护  
乌云里的浴袍落下

三个儿童吃力地运送  
一对鸚鵡  
暗示人世欢愉的生活  
在向南宋过渡

### 海滩

一只铁球被海浪冲上了沙滩。  
难道它不是奥德修斯的？  
也不受塞壬歌声的诱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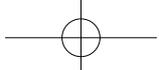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可它害怕人！

不停地有鲸鱼想来找它，  
在海里做翻滚动作，  
或者，爬上海边的脚手架，  
张嘴的牙齿像群赤条条的孩子。

我不去非洲了。  
我不喝牛奶喝海水了。  
有人抬着鲸鱼骨，  
去高处的村庄。

我要去找那架失联的客机。



## 更遥远的(外十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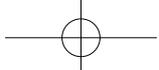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余怒

不知道“同一”  
“现在”“永恒”所由来，  
那是象牙雕刻的。  
刚出生一小时的婴儿，  
啼哭着，找寻乳头，  
孤寂和依恋所由来。  
恒星正在变成白矮星。  
绝对的金字塔和关于它的物理学。  
我知道另一个地球上  
的很多事，却不知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茫茫中，  
接受某种停顿。固态火。冰冻鳕鱼。

2015

低语

桥下，一条蛇在游泳。  
脑袋昂起，凝视我数秒钟。  
我觉得它传递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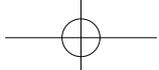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一种信息(这完全可能),  
但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  
河堤那边,棕鸟、  
野猫和黄蛉在叫着。  
各种语言的使用者不相  
往来的妙处——谁安排的?  
这些都是空间问题。还有这些。  
那么长时间我在桥上,  
感受流星的微小辐射。

2015

### 春日练习

在山坡上野餐。  
紫地丁比梨花更有意思,  
不是因其紫、其慢。  
某些时段,妙至中断。  
我常常会选择一两个  
不合语法的句子来描述:  
女儿嗓音;织物上,  
细密针脚;昆虫醒来。  
瘦鸟直直落入荒草,  
仿佛荒芜是它的自我。  
我也试着这么将自己  
放入山顶的澄明辽阔中。

2016



## 像博尔赫斯那样

——给黄涌

我也企望

像那些伟大的诗人一样，

把阅读和写作当作生活。

但到了这把年纪，已经

无书可读，知晓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只是自由诗与花鸟哲学的关系。

眼疾被治愈的眼睛，视野因之变窄。

而写作，是与等待你的万物相会，

在特定的时间，它们犹如

巨型昙花——尽管有上万个名称。

你常常会错过它们。不知道这种事

会发生一次、两次，还是从不发生？

2016

## 地理上的我

地理上的我，此时在机场。

身边穿梭的旅客形体，

我猜测当我是他时的异地体验

与我是我时有何不同。

以己推人总是令人迷茫：

那些与我们语言不通的人，那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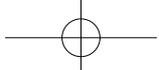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偏爱在飞来飞去中寻找异己感的人。  
但没有人走过来拍拍你的肩膀，  
要求一个拥抱的义务，不是吗？  
这并不使我感到多么遗憾，  
反而像坐在图书馆一角被人  
视而不见一样使我感到欢欣。

2016

### 独处篇

斑叶栀子花的纯白花瓣散发的  
浓郁芬芳在卧室里萦回，多次令我不安。  
身为诗人，想想我依赖过什么。没有。  
但用可爱的诗比方情诗为自己或  
别人解决过什么。没有。于是在  
邻居敲门向我借取某种东西时我回答：“没有。”  
“但美是绝对的。”一个年轻貌美的  
女人这样说。她还说：因此需要一座教堂。  
我将之归于无知，以及古老表达的词不达意。

2017



## 从未有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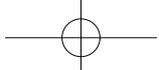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我制造过的一个声音  
在说：停下。从未说明  
被命令的对象，某个人或我自己。  
一组轮子。身体之间的相对动作。  
我制造过一些工具，为了更亲密  
和更好。它们从未被真正使用过，  
哪怕被拿出来擦拭一次。  
我有过很多次绝望，在与人相处时，  
从未被当作绝望来看待。

2017

## 形式论(一)

只有痛苦的形式被人  
接受而无人关心痛苦的实质。  
多少诗毁于定义，像一些聪明的女人，  
毁于被称为“女人”。  
更多有灵性的东西也是这样：  
潜鸟、旋覆花、短诗句、流星。  
更多年轻人如囚徒。他们将  
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统称为“世界”。  
多少人比我糊涂，比我更爱这个世界。

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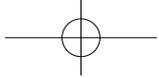
## 都是毛绒绒的东西

坐在船尾的欢喜。  
看着旁边几个人拍照的欢喜。  
河水干涸由波涛转为涓涓细流的伤感。  
某个人不在场的伤感。竞技场上  
看到一个大大个子被击倒的欢喜。凝视  
地图上去过的某个城市的伤感。  
电视里一群长相古怪的人一边  
跳舞一边打闹的欢喜。走动在不知  
其名的什么树的阴影里的欢喜。  
站台出口四散的方向感的伤感。  
一个早起的女人睁着睡眠倚着  
阳台抱着自己望着你的伤感和欢喜。  
都是毛绒绒的东西。雪中企鹅齐声叫唤。

2018

## 无措篇

阳光明媚如天真。  
树木高大上面有蜂巢。  
我与一个脑部受伤的人坐在一起。  
对一切他都回答以“好”让我茫然无措。  
以前我描写过这儿成了经验这次我想用  
新语言复述但我感到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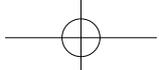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完全错了不能再拿  
痛苦炫耀也学学他。  
哲学家应知道诗是什么。燕子具有  
物理的美。尾部分叉。穿梭于空中。

2018

### 厨娘小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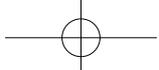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悲伤只会弥漫于  
卧室不会停留于  
厨房。她系着围裙用  
钢丝球刷铝锅声音刺耳接着用  
湿布擦它声音柔和(像在完成  
驯服它的两个步骤)。  
到后来她的宠物疯了。  
(猫的联想机制失灵了。)  
她抱着它喂它使它平静。  
她分享其中一份平静。刀叉。

2019



## 雪夜篇

一个人独自走着是  
抽象的：罔顾四周。  
两个人并排走着就  
很具体：有对称法则。  
相互印证尤其当他们  
突然被一句话惊到不理睬  
雪中行人的眼神在  
斑马线上翩翩起舞时。  
电话里他和她语调  
轻松谈论着从前  
的欲望(室内悬浮的  
灰尘颗粒)绝口不谈  
现在(吸尘器)。分身  
为罪犯与看守——多年  
奇特的寄生关系。描述  
各自所见遮遮掩掩只提  
周围景物(脚印下雪地  
栅栏上天空)不提  
梦中所思(雪夜里空气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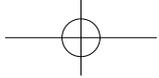


## 脱敏史(外十一首)

彭一田

### 后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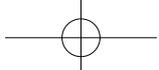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既往史。异见症：肠痛、腹胀  
西医查无器质性病变  
常用药无效。求一隐居街巷老人  
反右时被人民医院除名  
处方：海哲皮去头二两半  
荸荠十六个。佐当归、赤芍、茯苓  
柴胡等。当夜剧痛解除，次日能进半流汁  
换方。前后凡八剂，至今无恙  
雪羹汤，治肝经热厥，少腹攻冲作痛  
正面临失传。或曰：因悲悯  
因幽愤成诗人。后来因孤单写诗  
孤单出诗人，哀伤出病人  
后来。有人走在大街上  
手拎闪亮的首饰，其前身是刀剑  
他不舍得独自享用  
夜太白



## 光亮

被海浪磨纯的砂砾化虚还实  
脚下银滩在身边大海的夜色中敞开  
她的命理是个秘密。黄皮肤  
黑珍珠，闪电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万物向阳而金黄，唯菊花面阴艳丽  
短暂绽放悠久谢幕。世界已无心可动  
我依然漏洞百出，彼时物我两忘  
因为吮吸阳光，又承欢了雨水  
我闪过鲁米的诗句。黑夜藏寡以养  
以实归无，那些行走的事物  
和陈旧的树枝一样摇曳，你同样  
是从伤口中分娩的。我以石头的姿态  
若无其事到家，酣睡中  
发现自己又被光亮照瞎一回

2018.1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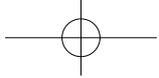
## 秋天的梧桐

你为什么从不写死亡  
死亡早晚会来，而生稍纵即逝  
我生时写下的诗歌  
就是死亡，它们原本生长在体内  
一写下就等于出殡  
但你有借尸还魂的愿望  
多年来，你精心做自己的收殓师  
我明白回到故乡，要在死去很久以后  
来到这个世界上，少有人  
打算活着回去，你的不同之处在于  
死去，却不断地活着

2017.9.28，鞍顶山

## 退却

命运也可能是虚幻的  
我一来世上，大海就在退却中  
亲人的信件上落款为内详  
或者是一道隐语  
父亲说信末写有两句同样的短语  
就是石头砸向了天空  
那些回忆是缓慢打开的  
今天的地址电话身份证号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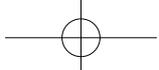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黑夜在吃草  
传说大地上有昙花  
读信的人却抬头望月亮  
驼背的弟兄卑微  
一生对道路和山川保持谦恭  
尘埃里的泪  
寄信的亲人早不在了  
奔走者未曾挪动世界半步  
弯腰的植物无名  
群山后面是落日的婚床

2016.2.22

### 脱敏史

桃花是霍然开放的  
一本书刚打开，刹那间就完成了一生  
与流弹同步，桃花突然就亮了。  
名誉镇长率村政府种桃林  
国破山河在。比如1645年江阴城  
剃发令：月亮落地，人头升天，血成海。  
多年后，收到一封被重新粘上封口的信  
信封上盖满邮戳  
脱敏史，漂洋过海。

2014



## 致父亲

当悬崖一样的老家  
把星星碎成一地  
你回到天上，回到了万里山河中  
身板悠然而硬朗  
我和仆仆风尘一起跪下，和秋天一道  
听着香气，桂花终于要开了  
你坐不改姓，穿过漫长大陆  
响在无边的波涛上。我得积攒来回路费  
抵消看世界地图的习性  
你生我的地方有大海遗迹  
它吃过太多盐，得了高血压  
我得在这里继续读书  
生是死的必修课。我没有梦想  
我自己就是梦想本身  
我不要让水与火达成默契  
我要像你，不用盘缠  
不用打理四季容颜  
将胜利一再失败  
云朵飘散  
天下，空空荡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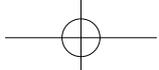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 携灯

他先冲天喊了一句土语：头携在手里  
之后不久，他就冲人又喊了一句土语：脚后跟给你望。  
转天，他在街上看到人民，他说呵呵。  
父亲这名外乡人，早年从这里给少年的我寄过一封信  
结尾是一道隐语：温岭。温岭。

2013

## 抵达

时光深处，山河在易容  
故乡在旅途中逐渐变小了  
这边白雪纷飞，那头椰风裸体  
穿上春衣的女子更好看  
危岩上坐着云朵  
某年正月，由武汉下海口  
少年的明眸在大海和天空间  
那天早晨，没有任何人上天  
却有很多星星落下来  
在三角梅上跳跃  
我的舍利子来自背后的草木  
时间逃到旷野中  
朝霞把天空还给山河  
商人的身份多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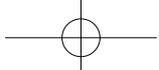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跳下长途车，心就亮了  
栅栏外大海洗去琴声的出处  
草叶念佛，陌路即家园  
一会儿阳光挂在天空  
一会儿雨水洒满得胜沙路  
禅音水洗后入尘  
我得向自己的过去致歉  
穿过满树凤凰花去吃烤乳猪  
青春是一具筛网  
记得有一回，子夜  
长途汽车终于到站了  
大地格外温柔，我拎着行李  
深一脚浅一脚走进月光  
那里的琴声出自刽子手  
他斫木制琴，然后立地成佛  
把自己还给了草木

2016.7.22

### 鸡鸣村

在故乡，很多人认为  
天是鸡叫亮的，只要把鸡杀掉  
天就永远不会亮了——  
诗人因此出生。一个出于常识的人  
没有逃过良知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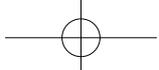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出离愤怒的人  
一个言不及物和言不及义的人  
怆然失声的人  
默然失语的人。不是从前  
一个每天喝茶的人  
如今的世上，已没有  
什么值得争执

2015.7.8

### 陈情书

十几年前，我一颗牙齿掉了  
啃土鸡，路边餐馆午餐  
诗人一同去看客家祖籍展览馆  
宁化县的下午够不上一笑  
蛀牙交给你保管  
昨天下午又读毕肖普诗集  
爱情回到植物方式  
光合下的每滴水都是禅  
我虚度了无数时光，写小说的  
张爱玲让一首诗  
生出歧义，体内坚硬的月亮  
荒凉高悬于枝头  
时辰一到，不刮风也会回到天上  
去年雨水不停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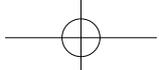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汇进昼夜失散的河流  
我也是腐朽的，正一点点  
退出人间  
远处传来祖地东江村的波涛  
至今没能补上牙

2015

### 路卡

给妈妈寄信是跨省的  
幼小的五官锋利，心一黑  
天更空了，想象一位永恒的  
女人，她应该是长发飘逸  
穿细花淡色长裙，但短发坚强  
灯盏比太阳更重要  
成年以后他有许多诗行  
寄往外省，吃盐的人犯下高血糖  
他这样把自己用旧了，小榄叶  
石路障，那只和你握手的手  
正是摘肉和割花的手  
失聪的贝壳被大风磨刀  
木棉树也歇下了，水破碎成雨  
洗去明亮，在梦里悄然死去  
突然有人喊乳名，旧伤口又裂开来  
他只过阴历，不知道阳历  
不知道今天是节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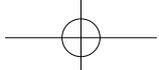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瞄一眼那些在阳历中举旗的人  
很快又埋头去除地里的草了  
他的妈妈也对钟声过敏  
昏暗公路挤满熟悉的陌生人  
持枪处，灯火辉煌

2017.1.5

### 霜降歌

欲望会把人变红  
那个穿戴同悟空一样的女人  
已失去青草的味道。眠床倾听时间  
流水历史般苍老，砂砾是霜  
白天坐过的石头是空的  
风也不停下脚步。那个埋头写字的人  
食指和中指间夹着梦幻  
一堆堆移动的坟墓，在身边来回  
菊花也在变色。亚热带海面  
照旧粘满了阳光，不撤走温暖的凉席  
那些埋进废墟中的股票  
顺势废掉了江河。因为铁，锈色勃发  
细雨是霜，屹立不动的山岗也是霜  
所有弥散在空气中的都是霜  
满城的欢颜把人变穷了

2018.10.17



## 自选诗八首

江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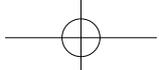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 自述

上校，你一定会感到高兴  
——假使你在他们的枪口之下  
回想起我的相貌。因为幸福就是选择，  
我们都将丧生于游移不定。

出生时像一只鸽子，  
瞧你的神情，永远不知疲倦。  
为什么要忘我地奔波？  
远方的屋顶，无法栖歇。

阳光和风，童年和上午。  
阳光塑造了我，黑夜给我铺上秋霜。  
后来某个早晨，早晨的鸟叫  
揭示了，这是与家乡一样的土地。

从一个人，成长为一个诗人；  
又从一个诗人，成长为一个。人。  
抚摸走过的每一寸土地，  
溯洄而上，需要极大的勇气。



玛琳娜，我是你身后的灵魂。  
广阔的世界和轮回，命运就是流亡。  
永恒的道路指向圣殿，  
痛苦，就是我跟踉尾随的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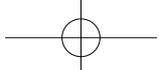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痛苦的诗人们啊，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所以我的家乡  
——是我的归宿。  
我肤浅不已，我决心不再盲目；

因为，只有痛苦的人才能对幸福敏感……  
缪斯啊，请保佑我的痛苦。  
我的生活，细致入微，  
我是如何走过坑洼不平的街道。

男人和女人是怎样地陷入爱情，  
人们怎样地为生活而奔波。  
还有，秋天是怎样在一夜之间  
来临……

秋夜的虫声让我老去。  
是的，现在的我随时可以死去。  
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  
就算我已经越来越不年轻。

家乡的人们，谁也不知道  
这些年，我的事。



我的缺陷一直在这里，  
自从我的幼年时代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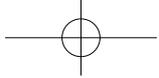
天气炎热，请静静流汗。  
谁还记得那些南方的烈日？  
那时，我像塔罗牌里的“倒吊人”  
——（伊塔洛知道，）那时我是个人偶。

设想这样一种空虚吧：你知道了  
——自己的未来。其实我知道，  
——那无非是一百年的孤独，  
——我抛弃又捡回那眷恋……

或许我以前太留恋于外景。  
我曾长途旅行，长久地，景色  
让我厌倦……河南平原，  
或是丘陵中曾经漆黑的隧道。

好吧，总要反省……  
诗歌需要低沉有力。  
每个人的人生在低声吟诵，  
特别是在路口，在秋夜……

唉！那过去的许多事。  
可以以为并没有发生过，  
或者，只是——  
在梦里。



土地越来越荒芜，  
但仓库越来越满，堆积如山。  
生活缓步后退，  
趋往那庞大世界的子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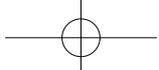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一旦明白了所有的事情，  
我就如一朵花儿迅速枯萎。  
我听到雷声，我应该眺望远方，  
我渴望潮湿，我渴望发霉的木箱子气息。

我还记得在海边的  
那些日子，看吧，看吧，  
——命运——像海边的大雾一样  
突然降临。

2007年夏

图书馆，认出保罗·策兰

发生了变化了：  
我的朋友们都改变了。  
仿佛是春雨进入了土地。  
我所渴望的寒冷  
竟化成了人的脸孔；  
我认出了你。



因为这里开始变得急促；  
因为那些日夜的孤独，  
发生了变化了，我的朋友：  
我的眼中露出了石头。  
(好让你踩着走过。)  
而你的眼像一个黑色的——  
小旅馆，有谁从里面打开门  
并接过了我的旅行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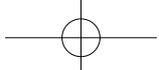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2009 年春

### 我们都在等着星辰的坠落

那天我在公车后座  
看着车载电视新闻，  
加歇医生在主席台  
做着他的沉思默想。

一个小小的剧台被临时搭起  
仿佛我是唯一的观众，  
假如突然有雨落下  
那我们就同处一个屋檐。

观看他的皱纹和凝固：  
历史的石膏正渗入血液。  
眼睁睁地，一次无形的退场，



他不会为这场戏剧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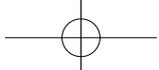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席位从空中坠落，  
不知道地面在哪里。  
时代哀怜我们，  
它在空间中摸摸索索。

只剩下了钟表的声音……  
那是基督在分配面包。  
一瓣，两瓣……  
无止无息。

手捧的蜡烛在忽闪，  
灯焰滴落在脚面。  
一次失误使我猛然醒悟，  
我已经置身这送葬的仪式。

角色们在舞台上——  
试炼着言行，  
他们就要承认，在这个地方  
混乱比秩序更加可贵。

将有一个愚蠢的家伙  
被台词弄昏了头，  
而他说出的话  
将是最真实的。



真实在我们心中反复跳跃，  
那几近是幽灵的本质。  
而正是那让我们寒冷的东西  
再次帮助我们御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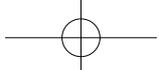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举起手中的面包吧！  
但它正成为我们的重负。  
高楼像梯子从空中垂落，  
但它已显得多余。

我紧紧跟随那真实  
以涉足这剧场内的黑暗，  
我感到来自天空的注视  
那巨大裹尸布上的闪烁。

这样一个时代，  
雨在那里哗哗地下着，  
地上却没有任何雨痕。

星辰将取代它们而坠落，  
为了验证某个来自古代的断言。

2012 年春



## 验证

真理在时间中变化着。  
傍晚七点，它如同一摊淤泥。  
从那里，我握住了某个女人的脚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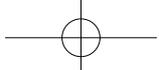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那么，你踩着那些淤泥，踩着那些伦理？  
你只是作了一次散步，  
恰好看到了草丛里幽暗的阶灯。

你记起一座小镇，想起那里的郊外。  
天色好像经验，好像必然，  
好像纯粹物质的过剩。

你摆脱我，像写尽一行文字。  
你真的已经身处那里，  
四周都是验证性的草堆。

直觉变得坚硬，可被手触摸，  
如同典籍和梦境，  
如一盏黄灯的执念。

然后，我们欠缺一个转折。  
在那个瞬间，你想起我的虚妄，  
那并非索然无味的本质。



## 他已经认识了冬季

他已经认识了冬季，  
认识了火车经过的那片干枯原野。  
城市在封闭，运河上有一片绿色的云。

进入黑暗的房间，像梨块在罐头中睡眠。  
他的体内同样如此，孤立而斑驳，  
不再留存任何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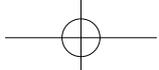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可是旅行在梦中复现。在夜间，  
他再次经过大桥，看见那只发光的塔。  
它恰好带来慰藉的信息。

缓慢地移动身子，他做出转向，  
在这样的中途，他开始观察  
来自邻人的光。

2014年夏

## 家乡

我依赖于自己的家乡，  
那已从身上脱落的东西。  
那些老年作家，他们不得不在昏暗中摸索。



但傍晚呈现绿色。  
他们的智慧在下沉，像糖落入水中，  
我们一同踩在柔软的底部。

仿佛我们被玻璃器皿包围。  
村庄吐露几缕炊烟，虚弱地抵达顶部。  
就这样回馈对等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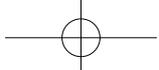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将有一个人，如赴约一般到来，  
提着童年的灯笼，在田野的雾气里  
捕捉敏锐的死亡。

2014年秋

## 悲伤

我在这条街的骨髓中旅行，  
每日领受一份它的寒冷。  
修路工人们正在忙碌，  
铺下这一年度的沥青。

但初春傍晚的红晕  
正离我而去，  
仅仅留下模糊的预感。  
在其他场合重复呈现。



雾气堆积在地铁入口，  
像受伤的动物在蜷缩。  
车厢里，人们的脸部如此之近，  
他们随时能够辨认对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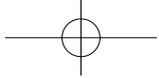
以漠然，以低垂的眼。  
长久、缓慢地储存在这区域。  
肃穆地等待被人再次发现，  
在背包中，在城市的夹层。

摘下各种式样的帽子、围巾，  
意识残留在绒布上。  
我们惯习于这些形式，  
在一阵大风吹来之前。

没有携带随身物品  
也不借助任何比喻，  
从它们那里逐级堕落，  
或艰难地提升。

后来，一个女孩涂抹护手霜，  
气息向四周扩散。  
间或有灯光灭去，  
印象暂时地消逝片刻。

继续擦拭这些秩序，  
这抽象的生活，这些轰鸣。



一个老人，从口袋里掏出眼镜，  
观察这些陌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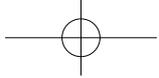
而多余的眼睛，先于我们而在。  
沉默无言的生活  
与诗歌无关；  
心灵像晚餐一般成熟。

幻想中的店铺悉数敞开。  
因和果同时陈列。  
因和果纠缠在一起  
好像死人无法分开的手指。

我们跟着钟表在世上漫游。  
想想勃鲁盖尔的那群盲人。  
我们对空虚做出  
日和夜的姿态。

但困顿将保护自己，  
我要重新收集那些忧虑。  
它们分散了，像面包的碎屑。  
我听到外面的洒水车之声。

很快这条街将被浸润，  
像钉子嵌入木板，  
像浅显易懂的教诲  
在一颗心脏凹陷的地方。



几十年的忧愁  
悬在空中，  
瞪着这个时代。  
惟有它看见我们的重影。

我想追随任意一个邻人  
回到他的家中，  
直到他确证自己  
沉入某种重复过的睡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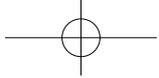
但星斗们还停滞在那里  
像狗群游荡在夜间的车库，  
他们向我们抛掷杂物。  
因为白色的智慧无家可归。

2014年冬

我想要一个绝对的黑暗

我想要一个绝对的黑暗，  
来存放这些贫乏的时日。  
或许那是我故乡的房间，  
曾经涌入西风和马匹。

重复着传来相同的信息。  
升起的星辰正对着深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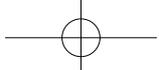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然后遗忘关于祖国的知识，  
进入沉重、猛烈的睡眠。

痛苦陆续向着中心聚集，  
携带古老旧式的放荡，  
穿过水渠、公路和草场。

我已经感到锁链的松弛，  
告别了，来自幼时的幻象，  
你将去抚摸世界上的冰霜。

2018年夏



## 风烛

——纪念江绪林<sup>1</sup>

西渡

谁珍惜幸福，谁就得及早辞别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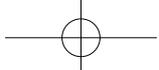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 赫尔岑

我的小船没有舵，它靠从死亡最深处  
吹来的风行驶。

—— 卡夫卡

这世界犹如压倒西西弗斯的巨石  
越来越重地坠在我心上；又一次  
当我把它推上山顶，纵目四望  
并非没有短暂的喜悦，天风吹我，  
群山匍匐在脚下，甚至花香也来  
摇动我的心旌，呼吸悠长、蔚蓝……  
我几乎相信了人，相信了那启示，  
暗夜里被给予我们的光，引导

1 江绪林（1976—2016），湖北红安人。199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999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硕。2002年硕士毕业后就职于中华书局译著部。2004年考入香港浸会大学宗教与哲学系读博，200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起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与思想史。2016年2月19日晚在办公室自缢身亡。



我们走出井底，如攀行的悬索……

又一次，那巨石轰然坠落，

把我拖入快速沉陷的人间。

下山路比上山路更艰难、更漫长，

坠落的风景不忍卒看。有何胜利？

我感到我再也不能推动这巨石……

我再也无力推动这巨石。孤寂，

悲哀，反复被一个巨大机器碾压。

我反复做同一个梦，当我醒来

四周是多少世纪未曾触动的黑暗，

人们在同一个巨大的梦中沉睡。

谁点起蜡烛，谁带来光，谁就是

可疑的罪犯。一群群黑影扑袭……

“我一人走在你们的前面，承担

我的责任……”虚妄之人啊！

我点亮的那十一根风烛呢？那些

苦恼于被惊醒的人呢？全都消失了，

吞没于更深的黑暗；那些纤弱的光

成了捆绑、扼紧他们喉咙的绳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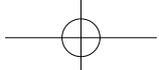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唉，我在黑夜中虚构了和解，理应

得到太阳的惩罚，得到我的无所有……

……在自己的家园，却被迫做了

流离失所的人，谁都可以驱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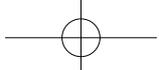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无法关怀别人，甚至无法关怀自己。



谁在这片土地上可以免除忧郁？<sup>2</sup>  
我怀恋校园里那些借来的好时光，  
仿佛我们也有一个共同家园，自由  
和尊严，公民权力，平等和正义……  
如果可以一直忽略那人血之海，  
这样的日子该是多美的彩虹。然而，  
我们反复梦见的光，其实并不存在，  
我们假装不存在的巨蟒盘踞着  
我们的卧床。不是再也安放不下  
一张平静的书桌，是再也没有片刻  
的安眠，那上升的太阳也是别人的。

也许该降到最底的一层，与再也  
无法推动的石头同眠；不要再反抗  
这命运吧，你降生于此，就把  
生命托付于此；上主的光不到的  
地方，也会有自然的星光在头顶  
闪耀，教我们的灵魂彼此倾听……  
纵然是亘古的荒原，难道没有  
至亲的笑容，一个偶像般的情影，  
秀发的香味，一起慢慢走过一段  
夏日的幽径，唤起心的一阵悸动，  
温馨，亲切，彼此会意，手儿相握……  
“伴着所爱的人，在异乡的城市

■ 2 耿占春《谁能免除忧郁？》，刊《天涯》2012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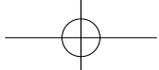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双双漫步，一切那么美，真心祝祷  
所有人都充溢你所拥有的幸福……”<sup>3</sup>

这难道不是真实的、灵光闪耀的  
生命？我记得那些黄金般的日子，  
同时拥有不止一个太阳的日子……  
那时天是蓝的，心是透明的，我们在  
彼此眼中看见陌生的、迷醉的自己。  
你以六月的风编成柔顺的辫子，我  
以月光的手指一缕一缕地解开，  
披散下来，覆盖我们年轻的身体……  
那些宁静的、无梦的夜啊，有着  
纤细、金黄的汗毛，我守在黎明  
的窗前，等你醒来，等你的雨  
把我化成一阵风，消失在你的里边。  
你消失了，而我依然守在梦中。  
唉，我们的身体也飘过地狱气息……

（那时候我常常问你“爱是什么？”  
那时候你看我的眼，如同鸽子。  
在夏天，我们隔着栅栏接吻，相视  
而笑，不在乎披黑大氅的死神  
一再对我们发出阴暗的警告。<sup>4</sup>

3 出自屠格涅夫《前夜》，江绪林曾在2015年10月12日微博中摘录此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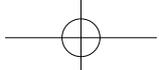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4 那年夏天，2003年非典期间。



为了分担你的叹息，我学会了  
你的叹息；为了郑重你的爱，你  
回应了我的祈祷……“你是失落的  
我的偶像，我的上帝！瞧，我爱你  
是多么的盲目！”半睡半醒间  
你抱紧我，迷糊的呢喃，“我的爱人”  
“爱你”；你放下手中的书望着我  
说：“好美”。我坦然接受你的赞美，  
仿佛我们真是一对神的宠儿，仿佛

这黄金的日子真是上主亲手交给  
我们的礼物，当我飞奔着跑向  
长椅上等待的你，拥抱你，我的  
脚步那么轻盈，我的头发飞起来  
那么秀美，我的眼中满含热泪，  
而我们的`心啊似乎将永远年轻，  
我俩的世界线从此将永远交织……<sup>5</sup>  
你说“一辈子”，我回答“永世”。  
我们像两个学习相爱的孩子，  
急切地把心捧给对方……初春的  
未名湖，碎裂的冰面考验着  
我们对彼此的信心。你忧惧这  
不祥之兆，而我盼望，经历了生死

5 世界线：物理学术语，每一物体在时空留下的痕迹即是它的世界线。这是爱因斯坦相对论里常用到的一个概念。江绪林和爱因斯坦同一天生日，并一直仰慕爱因斯坦。



我们的爱，或将打上神恩的印记……<sup>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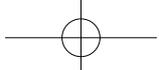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花的香也是诱惑的陷阱？我们终究  
未能战胜……我们无法战胜。我们  
无法战胜是因我们拥有一个身体？  
它让我们彼此吸引，也让我们彼此  
远离，我们过早品尝了它的蜜？  
生命是一个深渊，人心的深处令人  
晕眩！恩典谴责自然，自然却诱惑着  
心灵；而我妄想恩典成全自然……  
可自然却没有赐我足够的力量：  
我怯弱，害怕生活，害怕亲人的  
眼泪，琐碎的埋怨和关爱，害怕  
自己，害怕我的寡断。在家有好面  
和香港茶餐厅之间，我像布里丹的  
驴子，一再踌躇；也许加缪是对的，<sup>7</sup>  
如果你一直追问生活的意义，你就  
失去了生活的能力，但我不想要  
那种生活，灵魂在地上痛苦地爬行……<sup>8</sup>

我更怕的是，失去了爱，在一起的

6 江绪林与女友曾经掉进未名湖的冰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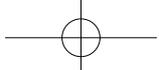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7 布里丹（1295-1358），法国哲学家。他证明了在两个相反而又完全平衡的推力作用下，随意行动是不可能的。他举了以下例子：一只完全理性的驴将会饿死在两堆完全同质的干草中间，因为它不能对究竟该吃哪堆干草作出任何理性的决定。

8 戈麦《空望人间》：“通往人间的路，是灵魂痛苦的爬行。”



每一刻都是伪善和寒冷；既然已  
吝于给我拥抱，其中的寒冷彻骨……  
“当初的爱火有多炽热，它燃尽时  
灰烬就有多寒冷。”当我一刀斩断，  
切去的只是坏的肢体，你是好的，  
仍然完整，保持了初心，坏的是我：  
“义与不义怎能同负一轭呢？”  
但我岂不盼望你像耶稣爱罪人那样  
爱我吗？为什么又如此急切地逃开？  
我做过的最鲁莽的事，是承诺照顾  
你一辈子，最残忍的事是对你说  
“我们分手吧！”不是我放开你，  
是我不能战胜的让我放开。难道你  
不怕吗？在某个瞬间，看见对方眼里  
如此空洞的自己……自以为义的人啊  
你转身离去，不再回头，任由我  
在虚无中坠落，陷于地狱的边缘……

（“你是失落的我的偶像，我的上帝！  
瞧，我对你的爱是多么的盲目！”  
你曾经那样的爱我，当我跌坐  
在你的门外哭泣，你却背过脸去……  
是我们彼此耗尽了我们的爱，还是  
生活耗尽了我们？生活出自泥土，  
不，生活就是泥土。你曾奋力挣脱  
泥土，做一只飞翔在空中的鸟儿  
那时欢乐近于天使。“Staying on



the surface，”为什么这天使又跌落  
地上，悲痛于这泥土的复仇？  
你终究是这泥土的儿子……你对它  
的爱胜于对我的爱，甚至胜于你对  
上主的向往之心？……

我曾期望在你眼里找到关于爱、  
关于信的确据，领我走过黑暗的  
走廊……你却渐渐对你的信产生了  
犹疑，漂泊在虔敬与悖逆的边缘，  
永远的异乡人的灵魂让你不宁。  
“爱是一种方向，即使在绝望中，  
也要朝着那个方向，等待上帝  
爱的长钉刺穿我们……”你终于  
没有等到这爱的长钉，我也不曾。  
世界的两个尽头相遇了又分开，  
我们终究没有学会爱的忍耐……  
在寒冷的八月，我买下一颗西藏的  
天珠，纪念一段生死未卜的爱情；  
在人声鼎沸的KTV，你轻率地说出  
那让我心碎的答案：“我们分手吧。”

……上主的爱，真理的渴求和献身，  
我们的小小的私人的爱，这是  
我们的三位一体，但是在轻率  
的误用中，它却造成我们的疏离……  
我心迷茫的波动在你那里掀起了



巨澜，几乎摧毁你。“珍惜我，在乎我。不要让我在旷野中迷失，因为甚至回音也无从寻找……”

在我们的分合中，我挣扎在自己的痛苦中，苦苦追问“你还爱我吗？”

听任你在自我和世界之间挣扎。

我们都是软弱的……对于爱，我们永远需要学习，但你的爱停止在那一天，你舍弃我，也关闭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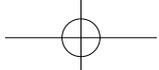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永远无法与自己和解，我躲开人们，我更想逃离我自己，而另一个我却渴望更紧地拥抱着你，拥抱着任何一人。我不配与人们更亲切地往来吗？为什么看到那些美丽的人物，我总忍不住暗中鼻子一酸？我呼喊却没有人听见。

再听不见了，你，就连上主也听不见。每天祷告却没有宁静的心灵，仅仅靠着惯性活下去，熬过又一个冬天……这颗层层包裹的心啊，已经越来越少地流出对人的爱，从它流出的只有否定，甚至连否定也流不出。这让我恐惧自己像枯萎的荒草一样

被铲除……亲人一个个过早离去，<sup>9</sup>  
在不明不白的夜里……亲爱的姐姐！  
养我成人的姐姐！你我是他们留给  
世界的遗言：我们的面貌特别，我们的  
命运与众不同。而我也注定要离开你  
离开故乡的山水，这山水养育了  
我的身体却使我的灵魂饥渴；  
我在它的天空寻找神明的踪迹  
却在人们空洞的眼眶里找到无神……  
那日渐干涸的河滩，埋葬在雾中，  
那些竹子上的泪在月光下冻成霜，  
你日夜等我归来的路贴上了封条……  
我再也无法回到这个无言的世界，  
姐姐，我甚至无法回答你的叹息……

我转向上主。许多年后，恩典、  
爱，依然没有浸润我，青春逝去  
依然是一颗罪孽深重的卑劣的心  
在这无信的泥潭之国打滚，因渴望  
而迷失，在地狱门外哭泣。跪倒  
在祈祷台前，却无动于衷；相信  
却觉得遥远。有一会儿甚至睡着了

<sup>9</sup> 江绪林爷爷因为“政治面貌”被“镇压”，奶奶携子改嫁到后来江绪林出生的村子。江绪林五岁时母亲病故，十二岁父亲去世，由二姐江寿娥抚养成人。他有四个姐姐，两个姐姐死于自杀。



当我醒来，那一句“我深知我所信的”<sup>10</sup>  
仿佛来自深渊的上空；似乎要  
潜然泪下，却在犹疑的刹那  
转变成一个空洞、苍白的笑……  
深夜，我走过中山路，街市的门  
一一关上，天上的星和地上的星  
一一熄灭，苍茫的回响在我心上……  
时空的涟漪被聆听，上主的光依然<sup>11</sup>  
保持全然的不可测，全然的暗昧。

（你松开了牵我的手，我试图攥紧  
上主的，独自走上无人陪伴的路，  
像一只受伤的小兽，去幽暗的洞中  
疗伤。我把你放逐到最深的心底，  
重新尝试生活——你比我更早懂得  
爱一个人身上美好的一切，也接纳  
他的一切污点、悔恨和罪欠，灵魂  
绽放如花，如此温柔，也带着一切的  
罪恶、美丽、伤痕和无奈。我反复思虑  
我们的失败……明天，可有不经意的  
轻蔑、粗心的践踏，把你抛入冷酷的怨恨？  
人们啊，请善待这个人！我祈祷岁月

10 出自圣歌《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歌词作者为美国人韦特，其经文依据为《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12 节：“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祂能保全我所托付祂的，直到那日。”

11 引力波又叫做时空的涟漪，由于其频率刚好和人耳能听到的声音频率重合，所以有时候也被戏称为“天籁之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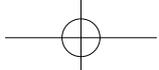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给予平安、医治和智慧，也许哪天  
能坦然为你，再顺一顺沉重的肩带。

我曾模糊地想象重逢，期待彼此  
与生活的馈赠，期待爱的恩慈继续  
抬举我们。多少次，为偶然抵达的  
消息，于祈祷中送上遥远的祝福……  
“活着！这是我的命令！在这里！”<sup>12</sup>  
你还能听到我的话吗？你还能感到  
这心跳依然与你相连？纵使我们将  
不能再作为爱侣在一起，我理应  
善待你如亲人，代替你所有失去的，  
做你的母亲、姐妹，甚至做你的  
父亲和兄弟！我不会放下你，即使  
我已被上主失落，你也远离，即使  
你把自己放下，即使这土地把你  
吐出如秋天的收获。我们将一起战胜，  
回到那不断更新、重来的爱的怀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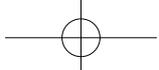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堕落也许是一条更康庄的大道，  
没有心灵，没有光彩，于世自弃，  
别人也视若敝屣，即使死了，  
上主既不拯救，也没有人悲伤。  
而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和牺牲，

12 曼德尔斯塔姆诗句，王家新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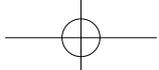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担惊受怕，不过仅仅免于沉沦。  
燃烧的光熄灭，光的内部是黑……  
渴望行动，却不知为什么行动，  
渴望歌唱，心中却没有音乐，渴望  
说话，却没什么要表达，对上主  
却不知道祈求什么。世界是废墟，  
我是废墟上徘徊的亡灵，只是像  
溺水者胡乱地做着恳求的手势；  
或者是拒绝映射世界的单子，脱嵌  
的浮萍，没有委身，也无牺牲……

噢，我已无法深信，却仍然保留  
祈祷的习惯，如我们的爱的残骸……  
我的白昼是虚空，我的夜晚是孤寂！  
深夜里，我分不清那些祈祷的话，  
哪些是说给你的，哪些是说给  
上主的。我未能全然地去爱，  
也未能全心侍奉上主。我的犹疑  
是我的罪吗？我的骄傲是我的  
迷惑吗？我的意志落空……做梦  
也许是最后的自由，我梦见黎明  
醒来，雾霭散去，人们在大街上  
随意歌唱，警察学会自由人的笑。  
醒来却是那么忧伤，上海哭泣的  
天空还是那么阴！落在大地上的  
沉默的雨滴还是那么重！射向  
我们的天使之箭还是嗖嗖地冷！



格陵兰草原上的毛虫以冷冻度过  
零下七十度的低温，在短暂的夏天  
生长，用十五年的时间化蛹……  
那么，也许我该换一件时尚的外套  
遮蔽严寒和迷惘：信仰的冰凉，  
神经质的紧张，沮丧和恐惧……  
我毕竟不是毛虫，我的心无法在  
冷冻后再度醒来。一切离我远去，  
不欢喜也不悲痛，虽然有点凄冷，  
或许还有点羞耻。此刻，多想你  
陪我再说会儿话，陪我度过这个  
最难的冬天。当爱逝去，剩下的  
不过是无味的渣滓，无意义的喧哗。  
一个陪伴的朋友也没有，一双温柔  
的眼睛也不愿停留……当我无法接纳  
我我还能接纳谁？谁又能接纳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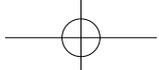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安安静静地死去还是反击还是  
偷生？无法反击，因为没有剩下  
什么值得捍卫之物，正义不再  
燃烧我的心灵。继续苟且地偷生？  
因何而生？凭何而生？向何而生？  
太累，太脆弱了，随时被风吹灭，  
全身的重量落到腿上，心也落到  
那里，甚至更低；我的愤怒犹如  
从树顶砸落的椰子，只配把自己  
击得粉碎。你问“当你觉得前面



的路走不下去的时候，你怎么挺过去？”实际上我快挺不下去了。失去了理性的助力，信仰的帆破碎，怀疑的阴云卷走最后的光……

（在这仿佛命定的日子，我疲于奔命上课，下课……簸扬于途中的人们战战兢兢地祈求平安与福佑；就在上周，这楼上跃下一个年轻的女孩。一个早慧的学生，找我讨论自杀问题我们仿佛在谈论别人的生活，肤浅、无关痛痒，无法深入——毫不理会死神，那看向我们的冷嘲的眼神。回家路上，我读到你最末的微博，你向世界（也向我吗？）呼求，然后中断和世界的全部联系……所有的门窗紧紧关闭，所有的人沉入梦乡。我们的世界线交汇，分离，永远相失在今夜最后十分钟的间隔里。）

死亡是最后的庇护所，去死也许是卑微如我，这一生所能做出的最高贵的行为；我已经无数次考虑过死，进入一种纯粹的没有肉体的生存，自由地穿越时间与空间……这时代为人们准备了无数种的死，每一种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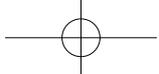


带着可耻的标记；此去我将完成  
自己，彻底进入光或更深的黑……  
按苏格拉底的想法，死是一件  
稳赚的买卖，阻止人们进入死亡的  
不过是愚蠢的贪恋和一点点对  
未知的恐惧。而我颤栗犹疑  
担忧那不能自主的尸首在陌生人  
审察的目光下，变为一件丑陋的物；  
但我主岂不也曾如此，在十字架上  
冷却，伴随民众的祈祷和叫骂……

地狱到底有几层？天堂到底有几重？<sup>13</sup>  
就要揭开那秘密了，但我仍心存  
畏惧。最后一次给自己斟上一杯  
和影子一起喝下。别了，我的书；  
别了，永远不会再来的春天；  
别了，我再也无力拥抱的人们。  
上主啊，我打碎了玩具，愿你的  
责罚不要太重，给我勇气面对<sup>14</sup>  
未知的一幕。宽恕我，赦免我，  
不要看我的罪和错，不要放弃我；  
我不是要背弃，而是学着走向你。  
我擦去了来时路，也断了归路；  
我放下了世界，放下了我无力推动

13 “地狱到底有几层”是江绪林常用的网名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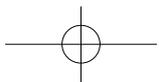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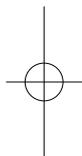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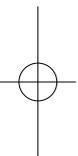
14 “愿上帝惩罚我们不要太重”，出自艾略特《灰星期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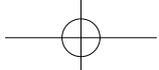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的巨石，这最后的一刻突然轻松下来……

上主啊，惟愿你为我开启希望之门……

2016.4.20-4.21,  
4.30-5.2, 5.26, 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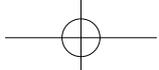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忧郁

——纪念江绪林(1975—2016)

王东东

大海啊，母亲，你是否同意我返回你的波浪  
当我的身体还是远古的鱼，未受污染  
不要一遍遍地将我拍打在岩石，请带走我  
当你退潮，由于今晚的月亮，月光如此清白  
仿佛我在波浪里还能开口吟唱一句济慈。  
错过了午餐，游荡在这里，香港的一角  
面对大海，我休息，并恢复精力  
仿佛一场梦幻，我睡着了，而又醒来  
准备去死。但迟迟未能跃下山崖。  
这样的死不难，但太美丽，太虚幻，  
徒然添了麻烦，给杂役，给教堂，给香港。  
太阳像一只鹰静止在头顶，让我感到晕眩  
踟蹰在山路，也许我该带上食物  
甚至饱餐一顿。哦，美好的午餐  
也许只有它才配得上我这样对死亡的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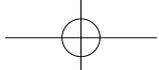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大海，小岛，太阳，以及其它事物构成的美  
统一了我和死亡，一截丑陋的思想  
仿佛通向这里的山路，只留下魔鬼窥伺的笑声。  
如果我没有执拗地钻进树丛的幽暗，这一切  
就无从发现？长洲岛南端，这一角香港



几乎不是香港：只有置身于美，才能沉思死亡。  
桃花源，渔人豁然开朗，让我苦苦思索  
我是否美妙，是否从内心感到对不起风景？  
在地狱的溪流里，我的身体被树根缠绕，盘旋不去。

大海可会冲刷尽这一片地狱中的污秽？  
永恒的正午，寂静而又绝对，充塞我的耳朵  
我恍惚听到北方的蝉鸣，伴随着神父的颂祷  
足以将我拯救。我离这祝福越来越远，很遗憾，  
它们的荣耀也只有七天，就像神；之前之后  
全是黑暗。而现在，大海，小岛，太阳一片光明  
笼罩我，温暖我的思想。多么奇异  
岛上的树叶，没有声音，没有一丝阴影  
太阳本身也没有阴影，除非还有另一个太阳  
光亮隐没在海水里（但仍然没有阴影）  
这里，一切透明，我全身透明，站在阳光里  
就像斯宾诺莎的透镜让人感到悲哀，无处容身  
发现自己的脚下没有阴影，难道不可怕？  
这完全的光明，不也是完全的黑暗？  
那么我只有逃跑，远离太阳，远离我自己。  
太阳就是我的灵明，但它太近，几乎要烧掉一切  
它隐没在海水里，仿佛只有在那里才能  
让火山冷却，谛视着我，向我提示悬崖的危险。  
我想起童年，用凸透镜照射硫磺，等待  
它冒烟，燃烧，暂时忘记了太阳的力量。

我就像第一只爬上海岸的海洋动物困惑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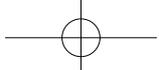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对进化的前景。又为何要进化？我仿佛看见  
一个猿人，在大陆慢慢行走，向着南方  
一边行走，一边抬头看爆发耀斑的太阳，  
我感到他逐渐疲惫不堪，却无法告诉他走错了方向，  
我感到他口中的渴意在加深（但他，也不是  
绿色的盘古）想要替他一口饮下这全部的海水。

我宛如中了魔咒，无法走出这个海岛  
太阳像一只秃鹫静止在我的头顶，  
何时开始盘旋？为了意念中的事物。  
一种人声从远方的海洋飘到我的心底：  
“可怜的人，为何你如此忧郁？  
来，来我这里，有儒艮为你解闷。  
我的歌声在远方，最优秀的人也会迷失，  
奥德修斯不会胜利，太阳会烤化蜂蜡。”  
“你只是一个迷信，将水手引向女人；  
我没有女人，因而你也无法引诱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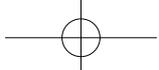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 Eli, Eli, LemaSabachthani

神父啊，我为何远离了你？那年，我十九岁  
刚从湖北乡下来到北京，第一次从你口中  
听到“Je pense, donc je suis”而感到惊异。  
在一个冬日，我独自站在宣武门教堂内  
你给我披上白色的礼服，涂膏油  
在我额头和耳旁，为我施了坚振礼。  
我的目光终于从基督的身上移开，  
再看圣母，她看我的眼光已不同从前。



我进步这么快，是否因为我是一个孤儿？  
而由于同样的原因，那信仰之火也不能持久？  
在你眼中，我可还是一个长不大的老小孩  
一个浪荡子，可一直微笑的你对我如此宽容  
甚至当我一不小心进入了基督新教的家庭  
我感到温暖，虽然不满足，他们足以做我的祖父母  
你宽慰我说：“基督新教与天主教本来是一家。”  
于是我的生命蒙受了两次祝福，两次受洗  
都合法，我的改宗没有让任何一方不快。  
在西方，这是多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  
也许正因为我是如此容易获得原谅，  
我的信仰并不坚定，我也并不能真的得救。  
我不满足，返回找你，可你已脱离  
政府支持的教会，去了河北的民间教会。  
但我觉得并未失去你，你一直在我身边  
只不过这一次你变成了基督教的神父  
你还是那样微笑对我，希望我开始新的生命  
在什刹海的儿童游泳池为我施洗……

之后，我又目睹你为众人施洗  
从1997年到2002年，至少有2400人之多  
1997年在北海，1998年在朝阳国棉三厂的游泳池  
之后几年在郊区门头沟一个叫做野山坡的河边  
总之，要有水。几百人在河边排成长长的队伍，  
从上午十点到一点多才结束，那时  
队伍中有谁会抬头看耀斑喷发的太阳？



而你却始终微笑，甚至对迫害者也并不怨怼  
从1958年到1979年，你坐牢21年零8个月  
之后你的家成了北京第一个家庭教会  
你笃信：“上帝的归上帝，西泽的归西泽”。  
你显然很早就认识魔鬼，在1958年  
他们一定将魔鬼和你关在了一起，你起床  
魔鬼也起床，你吃饭，魔鬼也吃饭  
你就寝，魔鬼也就寝。当你读书，魔鬼  
就坐在桌子对面：他是否会向你做鬼脸？  
当你祈祷，魔鬼可会忍不住发笑？  
当你思考，魔鬼可会皱起眉头假装思考？  
你对魔鬼如此熟稔，不啻于一位好友  
你是否也会向魔鬼微笑，软化他的意志？  
可是我太年轻，也缺乏经验与魔鬼周旋  
被魔鬼追赶，可回头，长洲岛空无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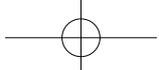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Bedenkt : der Teufel der ist alt,**

**So werdet alt, ihn zu verstehen!**

让魔鬼回魔鬼的家，你回你的家  
从此魔鬼也只能在你的家门口徘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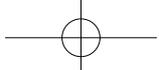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魔鬼已混入街头的人群，犹如一位县城少年失学后  
如果不是很早当了一名服务员，就是当了小混混

我对凸透镜着了迷。物理老师将凸透镜  
放在我手中，仿佛为了考验我的耐心  
仿佛他给我的是智慧(县城什么都缺)



从此，阴雨天让我发愁。我照射事物  
高举着凸透镜，如木偶，我的手臂  
不知疲倦，直到火柴燃烧，苍蝇飞走  
有一次它甚至帮我注意到了县城教堂的十字架  
我看到魔鬼在空中追赶神父，眼看就要追上  
突然放开神父，扭头奔向我来，我吓了一跳  
神父，你可来此传教，注意到街头的这个小孩？

魔鬼已混入街头的人群，我站在十字路口  
人群匆匆而过，可有谁想要做浮士德？  
广场上，鸽子啄食魔鬼撒下的谷粒，发出咕咕声  
如此温柔的鸽子，犹如台风过境时台风眼的平静  
让我感到后悔，为在这个城市浪费的时光  
我没有入迷地读《爱经》，维吉尔和印度  
(不是那个印度仔)而仍然被魔鬼追赶。  
我快没有了时间，没有时间结婚生子  
更遑论求爱！香港，你也变得晦涩难解  
唯一的好消息来自沙田车公庙，乡议局  
为你求得的上签。签文曰：“丹凤飞舞去朝阳，  
大展翔毛彩色香。来仪偏向仁者宅，  
修福自然启祯祥。”解曰：“凡事大吉。”  
为最近的骚乱画上句号。本来宏大的主题  
业已消失，让我们沉浸在警民冲突  
细节的悲痛里，还有什么可说？  
我们变得越来越近视，  
趴在打开的书页里  
犹如一只苍蝇。



在香港，在帝国边缘，我做了五年的旁观者  
另一个帝国爬过，将语言的口涎涂抹在风景  
我不断返回，深入帝国内部隐形的战争  
我害怕回到上海，但更害怕回到北京  
我应该回到故乡，虽然故乡也无法安慰我  
在自己的祖国，为何我感到我是一个异乡人？  
在自己的祖国，为何我感到我是一个二等公民？

多少人想要成为苏格拉斯，留下遗言  
通过演讲、电视认罪和激烈的法庭陈词。  
——将全国人民当成了柏拉图？  
由此，我们又产生了多少苏格拉底。

我亲爱的朋友，请你提防你学生的父亲。  
他会控告你毒害青年  
而你的学生，会陷入反抗他的父亲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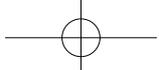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你，热衷于对弱者进行法律援助，却无人援助你。

正义感让我不胜重负，让我衰落，最终死亡。

我亲爱的朋友，你可想到苏格拉底的温柔？

你告诉我，没有行动，就只能听任迫害妄想症在人民中间流行。

但是要练就行动的本领，我们不是要第二次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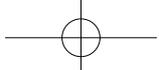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也许，这只是我们幼稚的原因  
我们的现实主义，既不及一个官员，也不及一个商人  
所以我们成了无人关注的学者

我亲爱的律师朋友，虽然你还在为商人奔走，  
你抗议官员被双规违法，  
我不知道是祖国还是我更需要你的辩护？

### Jude the obscure

进了大学又如何？  
我不过是要点亮十一支蜡烛  
我要点亮第一支蜡烛，  
我要点亮第二支蜡烛，  
我要点亮第三支蜡烛，  
我要点亮第四支蜡烛，  
我要点亮第五支蜡烛，  
我要点亮第六支蜡烛，  
我要点亮第七支蜡烛，  
我要点亮第八支蜡烛，  
我要点亮第九支蜡烛，  
我要点亮第十支蜡烛，  
我要点亮第十一支蜡烛，  
实际上我根本没有点亮一支蜡烛  
另一个版本，我点亮了第一支蜡烛  
接着就消失了。它难道  
是某位作者美好的幻想？  
假如我根本未点亮，



他又如何能够目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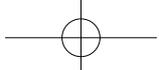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那只是一个冲动，我们停留为一个冲动  
一个美好的、难堪的、被压抑的冲动

其实一支蜡烛已经足够，  
我愿意擎着第一支蜡烛  
(从池塘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雾气弥漫，那烛火多么容易熄灭  
甚至有水滴滴下)

从祖国的东方走到祖国的西方  
从祖国的北方走到祖国的南方  
但怎么能够？

当红色的烛光在海水里摇曳  
我的尸体的影子下沉  
我愿意一口饮尽全部的海水  
我的嘴巴，噙着红色的蜡烛

一代人背叛了自己  
然而这有什么稀奇？  
每一代人都背叛了自己  
背叛了忠诚的下一代人  
我出生于1975年，然而  
我多么希望  
我出生在1976年  
一个神秘的年份，  
到现在注定难以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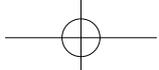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我的九〇后女友让我提高幽默的水平  
如果我变得像性爱一般幽默，她就会拯救我  
再也不用神父操心。我知道，幽默多么可贵  
谁又不是父母在一起幽默的后果？  
如果我们幽默，是否会扼杀一〇后的理想主义？  
我看着幽默的孩子不动声色地用指头摁死虫子

我心光明，夫复何言。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  
并将唤起新也。子静来南康，烹请说书，  
却说得这义利分明，是说得好。说得来痛快，  
至有流涕者。何不隐藏起真正的自我  
成为著名教授和非著名党员？何不成为普通人？  
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

尾声——

我害怕回到上海，回到教师招待所  
我会被领钥匙的管理员再次驱逐  
当我听到他的钥匙响，就一阵神经紧张  
我从宜家订的一个小衣柜  
不允许搬进宿舍  
“为什么？”  
“因为规定。”

“安安静静地死去还是反击还是偷生？”  
也许只有反抗  
我才能肯定上海的繁华？



每一个城市总有一个区，破落得像县城

大海飘来了梅花

而香港，为何在我的相机中显现出土著风格？

最终，它是否能够避免回到野蛮？

就如让我逃离上海的冬季

深深感到温暖的曼谷的忧郁？

就如一种独特风味的东南亚

我们贪便宜旅游而又不认为那是真正的外国

魔鬼已混入街头的人群，犹如一位县城少年失学后

如果不是很早当了一名服务员，就是当了小混混

忽然，远方传来一阵喧哗，

一只海豚搁浅在海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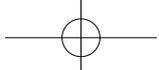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家庭妇女带着刚放学的小女孩去运水

洒在海豚的眼睛里

直到它流出眼泪，可谁又知道

在海豚的肚子里藏着一颗炸弹

它流出鄙夷的眼泪，可卑微的人类又让它感动



## 词语化石

——《1966—1976》组诗选

任洪渊

我 1988 年的《三个文学世纪》有一个片段：“直到今天，那些烧成灰烬的诗题仍然在闪烁：1967 年的《我悲怆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1968 年的《幽燕行》，1971 年的《致萨哈罗夫》，1972 年的《黄昏未名湖》，1973 年的《登月》，1974 年的《明十三陵》，1976 年的《清明祭》。”

扔进火中的还有，1969 年的《红卫兵》，1970 年的《彗星》，1975 年的《青铜时代》。

那是我逐年写作的编年组诗《1966—1976》。

1966 年的《北京古司天台下》，意外地遗忘在一本旧版书里。

1970 年的《彗星》重写为 1980 年的《彗星》，阴郁没有变成苍郁，还多少带着忧郁。

1973 年的《登月》重写成 1985 年的《最后的月亮》，同一主题的变奏。

1975 年的《青铜时代》重写成 1985 年的《青铜时代》，一篇败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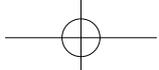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1976 年的《清明祭》重写成 1979 年的《清明祭》，掩饰了彷徨，但是掩饰不住怯懦。

只是 1976 年的《黑陶罐里清莹的希望》，一直在我的口中回响。

一些没有在火中成烟成灰的词语，化石一样重现在我 90 年代的随笔中。

在自然博物馆，我看见过用石膏镶嵌化石碎片还原的恐龙。我能不能也用地今天的词语镶嵌昨天的词语化石还原，但是还原什么？

我知道恐龙是史前巨兽。高僧才有舍利子。我也有词语化石？允许我在修辞上假装狂傲一次。



1967

我悲怆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

Печально я гляжу на наше поколение

Печально я гляжу на наше поколение!

Его грядущее — иль пусто, иль темно.

Меж тем, под бременем познания и сомненья,

В бездействии состарится оно.

—М.Ю.Лермонтов《Дума》

我悲怆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

虽然没有一个人转身回望我的悲怆

我走过弯下腰的长街，屈膝跪地的校园

走过一个个低垂着头颅的广场

我逃避，不再有逃遁的角落

斗人的惊怵，被人斗的惶怵

观斗者，斗人与被人斗的惊怵与惶怵

不给我第四种选择，第四个角色

跪下了，昆仑已经低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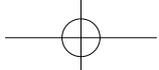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黄河，在屈折的腰膝曲折流过

为太阳作一份阳光的证明

我们生来有罪了，因为天赐

自诩的才思，灵慧，自炫的美丽

不是被废的残暴就是自残的残忍



残酷，却从来没有主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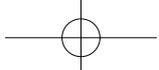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谁也不曾有等待枪杀的期许  
庄严走尽辞世的一步，高贵赴死  
不被流徙的自我放逐  
不被监禁的自我囚徒  
不被行刑的自我掩埋

在阳光下，跪倒成一代人的葬仪  
掩埋尽自己的天性，天赋和天姿  
无坟，无陵，无碑铭无墓志  
没有留下未来的遗嘱  
也没有留下过去的遗址

去王，依旧是跪在王庭丹墀的膝  
去神依旧是，去圣依旧是  
顶礼神圣的头，躬行神圣词语的身体  
一百年，这就是我们  
完成了历史内容的生命姿势？

不能在地狱门前，思想的头颅  
重压着双肩，不惜压沉脚下的土地  
踉跄在人的门口，那就自塑  
这一座低首、折腰、跪膝的遗像  
耻辱年代最后的自赎

也不能继续英雄断头了



尽管我仍然无力在他们落地的头上  
站立，那不再低下的尊严  
从第一次用脚到第二次用头  
站起，我的十九世纪没有走完

但是我的头没有站立就偏侧倾斜  
在二十世纪，枪外炮外一个人的战场  
头对心的征服与心对头的叛乱  
二千年的思想，没有照亮黑暗的身体  
重新照亮思想的却是身体的黑暗

第三次了，假如在我的身上  
有十九世纪的头和二十世纪的心  
假如一天，我同时走出二个世纪  
用头站立——在历史上  
用心站立——在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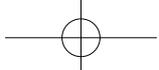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1967，一稿

2007，二稿

1971

雪，致萨哈罗夫

七〇年代，年年十一月七日，萨哈罗夫院士冒雪肃立在普希金广场的铜像前。萨哈罗夫的身姿与普希金的身姿叠映在雪中



雪，雪下的 11 月 7 日  
铜像前，你的身姿与普希金的身姿  
叠映雪，一声无边的静谧  
你倾听自己，倾听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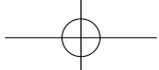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你严寒时节茫茫的雪意  
似水凝固的阳光，阳光凝固的水  
从闪耀的第一线光芒  
到洗濯的第一轮清漪

从雪到雪，你伫立  
在走不出自己纵深的雪域  
虽然向东的雪路向西的雪路  
没有从你的脚下终止，虽然

从普希金的眼睛望过你的眼睛  
依旧没有望见你的明媚的晴雪  
来自雪的都归于雪  
这是你以雪葬雪的雪祭

似水在阳光里不留余烬  
燃烧，自照的白晔  
明澈到表面的深度  
无影的雪照，不遮蔽也不被遮蔽

似阳光在水里淘尽沉沙  
流泻，漫溢的雪色



不淹没也不被淹没江海荡决的浪潮  
无岸的雪浪自雪，雪潮自雪

最后的纯粹也是最初的毁灭  
雪洁到最容易雪残和雪碎  
雪自悼雪转世是雪隔世是雪  
雪语霏霏的无边的静谧

似水收回不凋谢的阳光  
似阳光收回不流逝的水  
我听你雪极无暇的忧郁  
听你，暮色已是曙色的白夜

1971，一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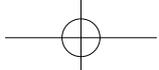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2011，二稿

1972

### 黄昏未名湖

红卫兵甚至改变了太阳的名字  
只剩下这一湖未名的水，未名的涟漪  
我来守候湖上一个无人称的黄昏  
直到暮色，从湖心沉落塔影和我的面影

在看不见面容的时候，面对自己  
一个逃离不出自己的人



不敢失踪不敢隐形不敢匿名  
尤其不敢拒绝和放弃

我侧身走过同代人的身边  
半遮蔽自己的面貌和身姿  
畏惧自己嘴角的轻蔑，眉间的怀疑  
畏惧哪怕一瞬稍纵高傲的眼神

守望在湖上，一双映出我的眼睛  
一双眸子的颜色改变天色的眼睛  
那是红卫兵不能红变的眼色  
两湖未名的夜光，未名的晨曦

是爱的绝对命令，她  
以身体的语法和身体的词法  
给我的名词第一次命名  
动词第一推动，形容词第一形容

在禁地外，禁锢外，禁忌外  
她是不容许被改写的天传文本  
红卫兵的名词无名，动词不动  
形容词失去形容，失尽形容

不管岸影随湖面波去，烟去  
我从容长映在她注目的清莹里  
从我天骄的风姿，风华，风仪  
到天成的人格，天纵锋芒的词语



红卫兵以红太阳的名义  
却走不近一泓照人的湖水  
我守住满湖未名的涟漪，和她  
等待我命名的眼波，守住自己

1972，一稿

2012，二稿

1973

### 最后的月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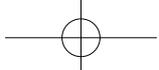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在红卫兵狂热的进行式中，阿波罗登月的脚步声都没有踩动我们。  
到1973年，登月的足音天外传来的一刹，我也同步踩落了自己的月亮

就在这一夜  
阿波罗，一步  
最后的月亮，也从我的脚下跌落

失去了，一块逃亡的

圆

我的白天都在黯淡  
唯留下这个月夜，最后的  
比沉在唐诗宋词里的  
许多月  
还要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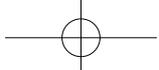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月痕，穿透数不清的  
黑夜，缀满圆圆缺缺的仰望  
突然断落在我的夜里  
除了破碎的月影，最后的  
都已散失  
甚至找不到一枝  
桂叶，桂花，桂子

几千年，地球已经太重  
承受我的头脑  
还需要另一片土地  
头上的幻想踩成现实，承受脚  
我的头该靠向哪里？  
人们望掉了一角天空，最后的  
我来踟蹰一片多余的大陆

此后  
由我去穿过一个又一个夜吧  
我有最后的月亮

1973，一稿

1993，二稿



1974

### 明十三陵

陵毗陵的十三座陵墓  
不过十三次重复，一次死亡  
一陵深似一陵的寂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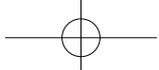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十三代挖掘自己的坟茔  
阳光都已失色，地下阴影  
荒寒了皇座与宫闱

在生前就过着死后的岁月  
从地上的一抔黄土，埋葬  
坟土从此掩埋生命

却从来没有掩埋死亡  
无人问谁收殓第一具遗骸  
收殓的第一具遗骸是谁

坟墓黑暗洞明太阳下的定位  
这空间第一次纵横的脚步  
这时间第一次破晓的眼睫

陵，从陵到陵，到陵  
千重汉墓壁，一壁断绝  
龙蛇狂野的舞动



舞动狂野的龙蛇  
一袭金缕玉衣延长的死亡  
青丝，垂落着黑夜

无吻的红唇，无笑  
无抚的雪肤，无媚  
无性的无羞，无耻，无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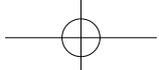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我的十四陵？自掘  
坟墓纵使葬尽掘墓的人  
也掘不出尽埋坟墓的坟墓

我的死亡叙述的世界  
面貌与面貌埋下的苍茫  
额际与额际延展的天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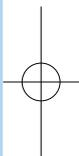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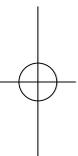
手臂，当手臂垂下手臂  
在我的手掌依旧没有完型  
我的情人肢体的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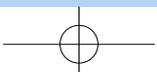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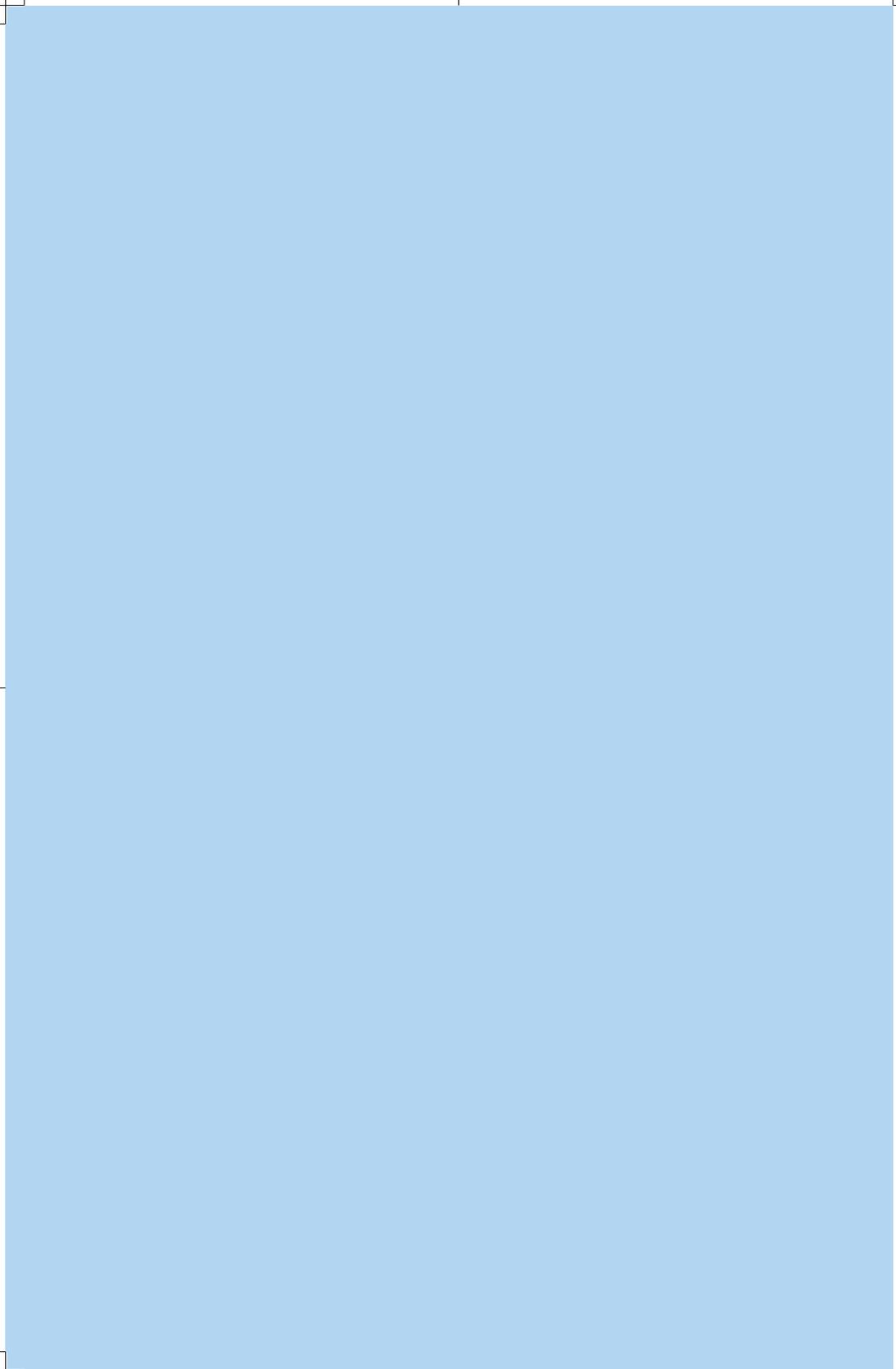
1974，一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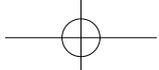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2014，二稿



评论







## 诗学的悖论

金丝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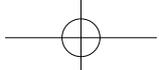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 在火苗和永恒的断裂所组成的火焰之间有无之间

吠陀哲学家问：何为永恒？

吠陀人思辨：火苗与火苗独存，之间没有因果。这火苗们无尽的、本在的断裂是永恒。

历史进入现代，诗学被消解了，当空想的乌托邦、自以为是的科学主义和疯狂的“新人类”实践相遇，举世唯物，“诗学”，一个深渊，无尽，无力，无须。它的命运是加入大合唱么？是透明准确么？是跟在诗行的后面捡拾唾沫么？是拉开架势演绎人间逻辑么？是罗织关键词作惊人之态么？是深耕细作祖先的文字甘为孺子牛么？是热望明天被今天牵住鼻息么？是以隐去的名义任生命的烛火渐渐自灭么？是携孤独以听上帝之音么？是躲避无以体验一切么？那与人本在的神秘、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交感、那精神的任性、那具象世界的抽象对灵魂的诱惑、那无限断裂的火燃起的烛光显现的永恒、那穿越宇宙和色界微细生命之间的灵妙、那开始与未开始之间的生命气息到哪里去了？

在自我分裂、语言被捧上供台的同时，人们发现文本间的主体性事上是文本间的连接点，它起着选择、组构和策划的作用。但它只能在文本形成之中进行这样的实现。也就是，主体性只能在不断地阅读中被建构，而不是在之前或之后。而它又不从属于文本阅读。它与文本的关系，不是主仆或仆主关系。而是不懈地平衡，互为建构、主体建构时间的不断伸延。这仅仅是一种往来于有无之间的游离，无休无止。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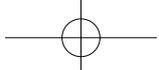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没有”，即消解主体，无论是群体还是自我或语言；也不是“有”，即张扬主体—主体先在于对写作对象的阅读。它仅仅是存在于阅读行为中的不断寻求。可以将之称为后现代的观念，或状况，或情绪。中国九十年代前后出现的魔幻现实主义和新写实小说，乌托邦史诗等是这种后现代情绪的体现。

### 在生死之间

加缪在论荒诞的哲学思辨中引入古希腊神话故事西西弗(Sisyphus)推巨石。西西弗曾是一位国王，试图绑架死神以消除死亡，触犯天上众神，被罚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巨石太重，推近山顶翻滚下山，如此永无休止，任生命在重复无望的劳作中耗尽。

诗人一旦问世，和凡人一样，推着命运的巨石，无休止地受着生存圆的轮转，死亡能拯救他么？在天赋权利和天定之间，诗人无可奈何。在奴性的天然和生命问世之间，诗可以选择么？诗能够从生存的重力中解脱么？它任意徘徊于生存圆中、顺从天性又走向内在的极致么？它只要热情和灵感就足够了吗？有了丰厚的生存圆触点的烙印就获得了刺激和创作的灵感了么？在感觉与不可感觉之间，感觉是否是诗的唯一支柱？诗人和奴隶的区别在哪里？把拯救散文世界作为使命的诗，其生命力和创造力还会显现么？再现是一种被动的摹仿，汹涌的朝圣里诗还有存在的理由么？它还梦想成为生存圆中最后一个不被生存规范、用诗的焦灼烧掉约定俗成线条的生灵么？它从火焰中走出不被火苗吞噬么？从无到有的生存走向，可以因为诗，反向，从布满生存触点的痕迹斑斑飘出，向生存圆外的无限投去诗的目光么？在知和永恒的未知之间，那未知，唯有偶然和死亡能知么？



## 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在可言与不可表述之间

熊秉明说，世界是一个圆，上帝是另一个圆，悬在天上。西方文化里，上帝的圆很大，生存的圆被打上了括号，很小。中国文化里，生存的圆很大，上帝的圆被打上了括号。

括号之外又在括号之内，诗，可能么？游移在未来、往昔、现在、想象的真实和真实的想象，人的第一生命和第二生命之间，创造在未然中铸就已然？诗在觉中孕育感？感受的我与诗人的我还处于符号的两边么？可言世界的有限何以捕捉感应的不可表述性？诗自问：从话语破茧出无可话语，可能么？

诗学对诗说：你是箭，我是弓。

诗：宇宙的话语，是箭，非射未知。箭从不问落点：懂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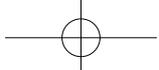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落点：那可言和不可言之间，你穿越过吗？

诗人：我永远的问，在拉弓的刹那。

## 在疯子与诗人之间

1855年1月26日清晨，巴黎市中心的夏德来广场旁侧的古灯街一个铁栅栏上，发现诗人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 1808–1855)，已经没有呼吸。是自杀还是被人吊死？至今是谜。<sup>1</sup>奈瓦尔自1841年开始往来于疯人院和常人的社会，在疯狂的间隙写诗和诗小说。1840年，他在一张照片上写下：“我是另一个。(Je suis l'autre)”开启自我主体性的分

1 他二十岁翻译歌德(Goethe)的《浮士德》(*Faust de Goethe*)第一部。作品有诗《梦幻》(*Les Chimères*, 1854)和诗小说《绿魔》(*Le Monstre Vert*, 1849),《东方之旅》(*Voyage en Orient*, 1851),《西尔维娅》(*Sylvie*, 1853),《火的女儿》(*Filles du feu*, 1854),《奥莱莉雅或梦与生命》(*Aurélia ou le Rêve et la Vie*, 1855),《亡者之舞》(*La Danse des morts*, 1855)。



裂。那是疯狂在诗中的延续还是诗继续疯狂？诗人被一个问题缠绕：灵魂有双重性么？梦幻与现实的关系是什么？生存与精神是对立的么？诗和梦幻是精神游离的理由么？如何把握永恒的梦而不再忍受它？生死、真实和幻象、能表述的和不能表述的之间是对立的么？即时的、晦涩的、直觉时间和幻象使奈瓦尔的诗为多变的现代性批评提供了丰富的土壤。那是使生存极度不安的直觉时间，是灵魂难以捕捉的幻象。

分裂而多重维度的循环，裂变而涌动不断的平衡，是奈瓦尔诗的呼吸。他在诗魂的一体和分裂中体验精神、梦幻，竭力冲破生存划定的社会人圈子，寻找不可见的、非既定的“之外”。

疯狂对诗说：我要冲出生存圈，去美和真理那边，哪怕不知回返，你只是从生存圈探出脑袋，自由往来于生存圈内外。

诗回答：你足够疯狂，我尽管诗，都是创造的灵魂，冲破罗网就满足了么？美和真理是你的终极么？

疯狂笑了：“真理不会使你富有，但会使你自由”，古罗马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 公元前 4 年 - 公元后 65 年）的哲学是我的同谋。

## 在午夜一切消失和再生之间

星辰在天上闪烁，忽然我觉得它们象我在教堂里见到的烛光，一下全灭了……我好像看到一轮黑色的太阳在荒芜的天空。

——奈瓦尔，《奥茉莉雅或梦与生命》

（*Aurélia ou le Rêve et la Vie*, 1855）

奈瓦尔的夜，重新组合、压缩和编程的时间，诗人“敲开午夜之门”<sup>2</sup>，尽力体验其间无数微妙的闪现，尽管知道表述的不可能。

■ 2 北岛，《安魂曲——给珊珊》。

地点是灵魂。午夜是一切消失和再生之地。诗人说：“我创造了黑夜使人们幸免于难”<sup>3</sup>。

诗学关注的就是这消失和再生如何在诗中显现。让语言生命力延续，诗有这样的自信吗？让感觉超越到宇宙和一个生命浑然一体的维度，诗人有这样的疯狂吗？

一切作品，只能在消解中构建。热奈特(Gérard Genette, 1930-2018)在《辞格 II》的第二章第六节“日，夜”中对“午夜”一词，作过一个分析。他认为，法语“nuit”(午夜)，元音u代表白天，元音i代表晚间。两者形成一种对立。代表晚间的尖元音i让人联想到光的迫临。而浊元音u则让人联想到幽暗(Figures II, 2.6《*Le jour, la nuit*》, Paris, Seuil, 1969)。

面对这断层式分析，诗人问：那连接元音u(白天)和元音i(晚间)的午夜是什么呢？是明亮后的断裂(夜)？抑或是断裂后的明亮(日)？

### 在逻辑与无可话语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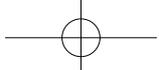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古希腊神话中，卡德摩斯(Cadmus)出去寻找被宙斯带走的妹妹欧罗巴，途中战胜巨龙，把龙牙种在地里，日后长出斗士。

诗人和语言不打仗，诗只是挑战语言秩序，“错位”<sup>4</sup>话语。它要播下某粒种子，发酵词语，在结构逻辑与无可话语之间拉大空间。而诗的话语与思辨性概念两者间的距离可以丈量么？

诗要回复到概念性语言以前的状态，这是对语言最大的折磨。如何与认知性思辨反向，在超越性念头和感觉无可话语之间滚动微妙的褶皱？诗对交流性的话语无动于衷，它梦想一种思辨的、纯粹的、远离实

3 翟永明，《世界》。

4 参见于坚，《拒绝隐喻》，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用性的语言。是依靠准确语法的话语还是依靠语义、揭示事物“形而上”含义的文之言？字母世界的思想在“话语”(logique)上运作，亚里斯多德的话语逻辑，中国思想在“文”(grammatique)上创造相遇的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运行，一种“表意性”逻辑。对于诗，它们都是可能。中国新诗将白话的逻辑与“文”的逻辑创造性地结合，表意在话语中柔软伸延，话语在文的表意中得以抽象、思辨和延续。诗人对诗说：你是最革命份子。

美学维度是中国诗的精髓。当话语与文的逻辑相遇，诗在思想，无须特殊的哲学体裁，无可话语。逻辑和无可话语之间是诗的哲学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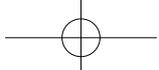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诗属于人类吗？语言的缺席，诗是否可能？

### 在摹仿和神游之间

诗在摹仿吗？是柏拉图的理性对真实的投影之投影？是亚里斯多德现实世界的摹仿？是“灵感”的迷狂？是天生之才的人性智慧？是使人陷入低劣状态的情感？是从快感中激发人性的美好？是在神灵的天助下追求纯粹的美感？是摹仿？是纯粹？

诗笑了：我们曾是光团，往来宇宙间。

光束是我们的语言  
宇宙黑谷  
太阳  
我们第一次结识的地方  
星星闪入遥远  
别这么快，诗喊道  
咱们一起前行



星星微笑：  
——你已经肉身  
地球的水草  
带走透明和飞翔

神游被地球的水草化作线条，透明不再。真实和摹仿占领太阳系的话语。人类从此做飞鸟的梦。

柏拉图愤怒了：绝对理性！平静人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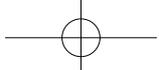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诗人：平静只是人间禅坐的副作用。拉开呼和吸之间的空白吧，尽可能无限地，尽管生生世世。

生死，一个皱褶，海的水滴。空白把时间化入宇宙的呼吸，诗的灵魂还会在人间逻辑神游么？

### 在貌求和理应之间

古希腊的河神刻菲索斯(Céphise)娶了河莲女神利里俄珀(Liriopé)，生下纳喀索斯(Narcissus)。纳喀索斯的父母依照神示：“不可使他认识自己”，极力避免孩子镜照。纳喀索斯长大了，去林中打猎，在湖边弯腰喝水，河面出现一对明亮的眼睛，水中的神女在看他。他爱上了，伸手去拥抱爱，手触到水，女神消失。嘴一触水，水化作波纹。一天一天，不吃不喝，躺下，闭上了眼睛。

几千年间，水仙纳喀索斯在诗人奥利维(Ovide，元前48年—公元18年)的《变形记》(*Métamorphoses*, 第三卷)和瓦雷里(Paul Valéry, 1871—1949)的《水仙辞》(*Narcissism Parle*)里借魂。水仙神依旧皈依诗。水仙说：拒绝理应，接受荒谬。诗人问：貌求和理应之间只有荒谬么？



## 在创造与不可创造之间

人在被依照神的模型创造(《创世纪》)出来的时候,天性里被揉进了创造的可能么?

当远古苏美尔的恩利尔(Enlil)神决意用洪水毁灭人类的时候,当“希望”唯一地再次被潘多拉之盒覆盖,诗挺身而出。人类明白了:只要人类还在,诗就是人天性创造的可能。创造使不可创造变得可能了,尽管创造的终极是不可能。由神造的、依从因果律而构成的,或依因缘和合的相应律诞生的人类,他能以微尘的漂浮去深入宇宙么?宇宙的无限,诗在人的维度可以穿越么?

超自然的灵感激发《圣经》的信仰文字,语言变得碍手碍脚了,它不完美,因为人类,人要破碎解构它,以找到上帝的启示。这是写作和诗学的使命么?当人从语言-思想的母体-伸延,超越而不砸破、“述而不作”、在思想中巧妙幻化而非重复以为独特的新意,文字的启示性甦醒了,接宇宙之气而来的惊异的独创性而非个人灵感将不可创造的不可言的一切与互文的、“微言大义”的微妙切合。

书写每一个生命的故事——尽管微妙的差异和精细的感悟——是创造么?诗“神韵”客观世界可能么?宇宙的无限可以被“客观世界”和“内在世界”作两元的抽象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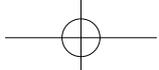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雅典娜说,我的名字是母亲,智性之母。感觉太被动。

瓦雷里问:热情和灵感就够了么?

## 在宽恕与不可宽恕之间

公元前 278 年诗人屈原投江,两千多年后的巴黎。

1970 年 4 月 19 日晚到 20 日晨之间,保罗策兰跃入塞纳河,可能是从米拉波桥上。5 月 1 日在河下游被发现。是早年父母死于纳粹集中营



和他自己被强征筑路的记忆？是在竭力抗拒德国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的断言“奥斯维辛后写诗是野蛮的，不可能的”后，最终的放弃？是他对自己的背叛？

也许我是活到欧洲犹太人的精神命运终结的最后一个人——一个诗人——若放弃写作，这世界什么都没有。

是诗人对世界的愤怒？是《死亡赋格》（*Todesfuge*, 1945）抛洒《罌粟与回忆》（*Mohnund Gedächtnis*, 1952）而将诗会和《骨灰罐里倒出来的沙》（*Der Sand aus den Urnen*, 1948）？

一只被灰烬覆盖的鸟，  
穿越死亡而学会了飞翔  
—— 保罗·策兰<sup>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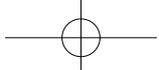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是拒绝与集中营的语言妥协，宁可中断生命、哑言而埋葬诗？

是一道光  
直射向我？  
还是那槌杖，  
在我们头顶折断，  
如此耀眼？

—— 保罗·策兰，《闪光》，孟明译

他的生命和生存给予的语言是人间黑暗留给他的一丝阳光：诗，唯一活着的理由。而用使他经历极度苦难的语言写诗，每一个瞬间的感

■ 5 孟明：《时间与门槛：策兰诗集》序。



受，每一个微细的思维皱褶，每一个字，都在阻断他的呼吸，让他滴血，推他回到不堪的记忆，尽管已是灰烬。灵魂分裂其中。诗是他的生命，而这生命，始终因为语言，活在另一个奥斯维辛。人间还有比这更无边的悖论么？

我仍可以看到你：一个反向

词语，在分开的山脊。

你的脸相当惊诧

当突然地

那里一个灯一般闪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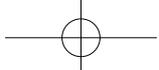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容纳我，正好在某一点上

那里，一个最痛苦的在说，永不

——保罗·策兰，《我仍可以看到你》，王家新译

诗愈来愈急促，愈来愈破碎，愈来愈断裂，词义愈来愈晦涩，愈来愈不透明，愈来愈远，愈来愈不知所云。策兰是在极度挖掘每一个词么？抑或在竭力少用德语以躲避记忆的波浪？

诗可以宽恕不可宽恕的么？当代犹太裔哲学家冉刻雷伟(Vladimir Jankelevitch)写道：“宽恕在死亡的田野里死了”，不可宽恕性在宽恕不再具有意义之时，即人性尺度被强奸，宽恕随着受害人的死去而死去。德里达继续伸延：是的，宽恕已经死去，因为死者不再。这是有条件的宽恕，通常以为的可能的宽恕。但是，宽恕在变得不可能的时候恰恰成为可能，也就是在通常意义上变为不可可能时，宽恕才具有它真正的意义：宽恕不可宽恕的。宽恕的真正意义在于无条件的，反常的，纯粹的，无目的的。这不也是条件么？在这些条件下的宽恕本身又是不可能的。宽恕只能是受害者的权利。可是受害的死者永远缺席了。谁有权利



以死者的名义宽恕呢？<sup>6</sup>宽恕和不可宽恕之间唯一的可能是死亡。

策兰走了，为了诗，拒绝人间留给他的唯一财富——带有集中营记忆的语言，不接受生灵的分裂，弃绝与诗的对话，切断和神秘的相遇，不与曾经的苦难妥协，直沉水底继续倾听，却永远不再让久远的声音冒出，哪怕一个词。

宽恕的不可宽恕性成为可能。

### 在上帝给的第一句诗和庙宇之间

上帝给诗人讲一个故事：人不满足做飞翔的梦，他们要建巴别塔上天。我不愿意，撒下许多语言，人类随意抓取，不再协力建造巴别塔。上天的路就此中断。

诗人说：人的精华是语言。从此他只建话语的庙宇，以连接宇宙间的无数节点。

观念对诗说：你是在我的支配下完成的。感觉是我的创造。

诗：为诗带来什么是诗必须关心的么？折射光，但不留痕迹。

历史递上一杯咖啡

庙宇你可有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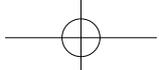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人间的逻辑

不是我的关注

庙宇

仅仅瞬间

6 参见 Jacques Derrida, *《Le siècle et le pardon》*, in *Débat*, décembre 1999, 金丝燕译, (*《世纪与宽恕》*, in *《跨文化对话》*,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0, n 4, 第 10–23 页, n5 第 25–31 页。



在你的灵魂后面  
我看到它的魂群  
一个一个  
苏格拉底说

“上帝给的第一句诗!”瓦雷里喊道。当你醒来，它或许降临，但无以待。

希望是暴力的。

诗人，热情和灵感就够了么？你的智性可以继续上帝第一句诗的庙宇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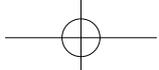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 在我和最陌生的我之间

1563年8月18日，拉·伯艾斯(Étienne de La Boétie, 1530–1563)在病了十天之后死去，可能死于疟疾或鼠疫。33岁。他是蒙田(Montaigne, 1533–1592)的密友，法国十六世纪人道主义者，作家，十八岁即撰写《论自愿的束缚》(*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 1547)一书，揭露政治权力的滥用。在波尔多议会议员期间结识比他小三岁的蒙田。两人之间的友谊，用蒙田的话说，三个世纪才会有一次。蒙田一直在他病床边守了十天。拉·伯艾斯的死，使蒙田失去唯一的对话者。蒙田陷入了精神危机：自我是那么不可测：

拉·伯艾斯死了。作家自问道，逝去的朋友再也看不见他的时候，那么他是谁呢？面对自己的目光，自我是一片浑沌无常的幻象。<sup>8</sup>

7 法国作家，人道主义者，蒙田唯一的知己。

8 贺拉斯·恩格道尔(Horace Engdahl)，瑞典学院院士，1999年担任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引自贺拉斯·恩格道尔于2000年11月18日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讲演《一种世界文学观念》。



他的视角转向内心。封笔七年。一天，他听到内心那个遥远又极为亲近的声音，明白了可以对话的是好友，更是自己。于是重新握笔，对自己说：“就成为你自己的人群吧。”《随笔》的“蒙田”诞生了。他在自己的书房刻下这个日子并用家传的领地“蒙田”作为自己的的笔名。于是四分之一世纪里，《随笔》是他的呼吸，于是作品变得不可缺了。不具名的读者成为想象的他者，并给作者以支撑点。<sup>9</sup>

蒙田沉潜到自己的内省，他在与陌生人对话。陌生人，有的学者认为是逝去的拉·伯埃斯<sup>10</sup>。其实，蒙田《随笔》中的对话者就是他自己的另一群“我”。

把读者作为擅入者之后，蒙田一下明白了只有他们能够赋予他一个身份。书成为他与自己“相和”的保证，而又不必强迫他永远与自己“相同”。作品—身份的关系颠倒过来，可以肯定这是文学的起源之一。<sup>1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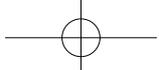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文学由叙述他者的故事转变成写自己的内心，一个无以把握、变换莫测、无数的自我。文学的主体性形成了。自我深入到自己的宇宙，发现那是一个如此不可琢磨的浑沌。在蒙田的内宇宙里，自我是一个陌生人：蒙田写作的唯一读者和对话人，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给人的定位、对上帝神学绝对性的质疑使蒙田的现代性得到极大张扬。现代性与人性的至高性相连。十九世纪，

9 Horace Engdahl, 诺贝尔文学奖与一种世界文学的观念 (《Le Prix Nobel et l'idée d'une littérature universelle》), 金丝燕译, in《跨文化对话》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n 8, 2002, 第 15-21 页。贺拉斯·恩格道尔于 2000 年 11 月 18 日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讲演《诺贝尔奖和一种世界文学的观念》。

10 Pierre Leschemelle, Montaigne, Paris, lago, 1991, p.57.

11 Horace Engdahl, 诺贝尔文学奖与一种世界文学的观念 (《Le Prix Nobel et l'idée d'une littérature universelle》), 金丝燕译, in《跨文化对话》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n 8, 2002, 第 15-21 页。贺拉斯·恩格道尔于 2000 年 11 月 18 日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讲演《诺贝尔奖和一种世界文学的观念》。



浪漫主义以文学的方式将人性的自我主体性发挥到极致：感性、质疑不断的失落的自我。而象征主义诗人问：诗的象征性，语言的召唤功能、歧义性、不确定性，丰富性呢？奈瓦尔的分裂性循环和波德莱尔的颓废美学为诗的现代性加入两个要素，马拉美让诗人隐去自我、策兰使诗的不可能在死亡中实现……

奥古斯丁<sup>12</sup>问：那自我的坟墓呢？

亚里斯多德：还有我的诗学？

上帝回答：在我的第一句诗里。

巴特农神庙：放牧词吧，我柱子们的天线对向宇宙的无穷。

上帝沉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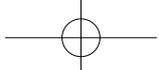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 在假装的自我理想国和可以穿越的无限宇宙之间

宇宙是无穷的么？这无穷可以穿越么？人类久远的问。对于宗教、哲学、文学和科学，这“无穷”是无穷的，无以接近何谈深入？文学只是遥远地赞叹。

古希腊人的阅读活动是听和讲，也就是口头叙述。诗歌为朋友和情人朗诵。言说自然是有声的。说唱文学面对这样的听众，它首先必须遵循的是能够让社会各等级都理解的透明度。透明度是群体叙述的前提。个人的表述权力不存在了。当诗被作为教育，它成为非暴力的暴力。国家、集团、政党和群体大合唱的藉口。一切为理想国服务，个人的身份、人称变得多余。

亚历山大图书馆时期，写作成为个人叙述的一种方式，写作者的主体性也随之产生。语言写作成为个人叙述方式时，思想作为无声的心灵活动可以用无声的符号来传达，读和写的互为关系形成了。无声的言说

12 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 354-430)。



形式出现之后，叙述者一有声读者不再把声音借给话语，不再随时被规范的不属于任何人的话语任意侵入，叙述者的自我意识，与语言的互动逐渐形成。“我”在叙述，“我”在说语言也在被语言说。

现代汉语保留了带有群体意义的“我”而弃绝一个同样悠久的更个体化的“吾”。是群体意识？是语言意识？是意识形态的选择？是文化的一种心态？

公元前四世纪的柏拉图，他在《共和国》一书中想象一个由哲学引导的理想社会。“共和国”的卫士们行使教育家的职责。哲学是柏拉图理想国的指南，理想国权力的道德基础。《共和国》以第二章吉哲斯的故事进入主题，以埃尔的神话结束。全书用戏剧对话文体。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有几点值得提出：他借苏格拉底的口谈第一要事是文学检查：

第一件事就是要建立检查制度，让检查人员接纳一切内容正当的虚构故事，扫除一切坏的。<sup>13</sup>

那么谁能创造内容正当的虚构故事呢？对话者阿第曼图问：

阿第曼图：你说得不错，只不过如果有人问，到哪里去找这类楷模，你指的是那些故事，我们应该怎样答复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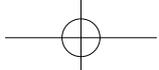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苏格拉底：阿第曼图呀，这会儿你我并不是诗人，而是创建一个国家的人。至于建国的人，尽管应该知道，诗人应当填进故事的一般模式，和他们应当遵守的限度是什么，但是，造故事并不是建国人的责任。<sup>14</sup>

而什么是正当的故事呢？

诗人决不准说，那些受惩罚的人遭遇痛苦，或是他们的痛苦由神祇造成。诗人可以讲，恶人是痛苦的，因为他们应受惩罚，并且将自神祇

13 《柏拉图理想国》，侯健译，台北，联经，1980，第90页。

14 《柏拉图理想国》，侯健译，台北，联经，1980，第93页。



的惩罚里获益。我们一定要有力地拒斥那种明明知道神祉是善的，却竟会对任何人降祸的话。这种话在秩序井然的共和国里，不论老幼，不论诗歌散文，都不可说、不可唱、不可听。这类无稽之谈是自杀性的、毁灭性的、亵渎而不虔诚的。<sup>15</sup>

因此，要控制言者，即诗人，泯灭“许多可憎的文字”，以免这些文字“有害于未来的战士”<sup>16</sup>。柏拉图知道在一个“完善”的国家里，一个说着神言的诗人是如此的有危害力，他是多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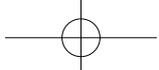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上无人称的理想国，人类最敏感的灵魂是如何反应的？依恋它？解脱它？已经走过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满漩涡的文本。

乌托邦主义类似基督教中的千年典礼，是没有上帝的无神论典礼：人们希冀提前跨越地点和时间，在地面上，在人间自己实现天国，而不是在上帝的天国。这对于传统基督教学说，是一种异端思想：加速天国在地面的实现，通过人为的努力，如消除阶级差别，消灭贫富，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当然是平等在代表上帝化身的少数人前面。按照传统基督教的观点，天国—上帝国与人间是两个世界，而这一切只有在上帝国才能实现。可是，人生来比较性急，几十年的生命怎么能等到上帝的行动，怎么能如此等待下去？十三世纪，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在欧洲都发生加速天国在地面实现的努力——革命的暴力，都证实了人的性急。

与中世纪和清教的努力不同，文艺复兴开始的乌托邦主义旨在建设一个与上帝信仰无关、完全依靠人自己的努力而成的理想社会。因此不存在两个世界，只有一个世界。对这个世界进行思考、批评和改造，此时，乌托邦主义把乌托邦的设想直接引入现实社会。它是纯粹的智性产物，理想社会的蓝图。然而，人是不完善的动物，而乌托邦主义要在现

15 《柏拉图理想国》，侯健译，台北，联经，1980，第96页。

16 《柏拉图理想国》，侯健译，台北，联经，1980，第10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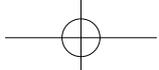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时现地建立完美，因此加速必然付诸暴力和禁锢。俄国哲学家 Siméon Frank 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在 1941 年写道：“乌托邦主义自以为可以通过社会命令的方式完全实现善，它具有内在专制的倾向。”<sup>17</sup> 二十世纪的历史，是乌托邦主义以特殊形式在现代社会出现的历史，一种特殊的宗教：没有上帝或上天的宗教。

而它的现代形式，起源于二十世纪之前的科学主义。科学主义设想人类社会的结构应该是完全合理的，透明的，可以被人类的理性所了解。人类社会的任何细节，无论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都可以被科学控制。这种对科学作用的极度信仰导致一个结果：既然科学可以穿透人类社会的一切秘密，那么，它也应该可以帮助人类社会改变演化的进程，而导向理想的期待。科学就是拯救本身，谁也不再怀疑。中国“五四”时期的科学救国论就是一例。然而，科学对于错误不存在宽恕的问题。科学要设定没有缺陷的人类进程。科学追求真实，它似乎在道德之上。道德之上是真实。真实只有一个，没有其他空间。理想是验证的结果而非观念，那人们只有接受它。科学主义导致人类思维空间的萎缩。这一后果在今天的哲学思想界仍然存在。五十年代法国发起的哲学走向街头，应该是对科学理性的反向回应。哲学和思想面临着变成解剖室甚至秩序井然的肉铺的危险。这一危险今天已经成为现实。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尚在寻找思想灵气的年轻人会如此失望。无论中国还是西欧，这样的失望是存在的。与此同时，一些尚还清醒的人们，首先是一些艺术家则在问：那流贯其生命之间的空气到哪里去了？那活生生的、缺陷与绝妙共在的整体生命到哪里去了？

二十世纪文学有两大倾向：一是社会关系淡化出现的个人化，公民空间因此变得狭小，甚至破灭。出现的极端是群体社会解体后的个人孤

17 参见 Tzvetan Todorov, 《Mémoire du mal, tentation du bien》（恶的记忆，善的诱惑），Robert Laffont, Paris, 2000. 第 30 页。



独、痛苦。第二是共同价值消失，出现虚无主义，任何人可以选择自己的价值而不用考虑他人的价值。这两大倾向早在十九世纪已经出现，并受到一些作家的批评，如法国的波德莱尔、福罗拜等。而在很多情况下，批评并不以暴力出现。相反，是以依恋想象中的往昔这样的方式出现。

然而当对往昔的依恋变成一种理想，当往昔被投影到未来，批评就变得夸张起来，一个巨大的新群体出现了。它希冀能抗衡个人化和虚无主义，希冀能在回归中强化社会的连系，重建群体空间。这就是二十世纪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的经历：建筑一个文学的理想国。

理想国在地球上是一个极度依恋群体的空间。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达到高峰，其初潮可以上溯到二十年代。而群体性文学的根在远古的礼仪社会文学，即口头文学，以及柏拉图开始的共和国设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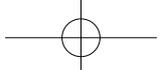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乌托邦理想国的人称：“我们”。

在礼仪性文学和理想国的空间，“我们”是唯一的人称，“我”不存在。为了确保“我们”的自治，任何多元的因素、异质的因素都被一元的、同质的因素所取代。任何个体的生命都被重新统一。不存在集体空间与个体空间的问题，个体的存在，无论信仰、感觉、爱好、口味和友谊，都要遵守群体的规则。这是一个无人称的世界，除了“我们”。

为了达到社群统一的理想，必须有理想国的理念。所有臣民必须有精神的皈依：国家，意识形态，或者是古代的宗教。当然，不是众神论的传统宗教。在这一点上，二十世纪的理想国最反对传统。尽管它具有远古礼仪社会的众多因素。统一需要建立社会等级，民服从于臣，臣服从于领导集团，领导集团服从于最高领袖：部落的首领。远古的说唱传统在这一意义上受到强化。

无论在文体上还是在理想国的具体设想上，柏拉图的《共和国》一书都是西方乌托邦文学的鼻祖。而且在二十世纪人类对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实践中我们依然清晰地看到它的存在。

地面理想国是一个群体社会，它横扫一切旧东西，希冀建立一个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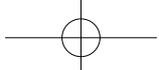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新的社会。为了这一全新的社会，民众必须作出一切努力，包括牺牲个人成为群体中的一颗螺丝钉。“我”成为复数。这种复数人称，影响到批评语言。人们会不自觉地使用“我们”或者“众所周知”诸如此类的话语，似乎这样才更合群，更不刺激听觉。文学在沦为宣传工具的同时，也成为反当代乌托邦的主要阵地。二十世纪反乌托邦的文学作品有一个共同点：以“我”面对“我们”。转向是逐渐发生的。

从“我”的群体性现代性延伸到蒙田陌生而遥远的自我，诗的主体性是一个悖论：何为主体性？自我？我？“我”在透明的大合唱里被集体化而成为附属的和复数的我，一个“我们”的“我”？西方文学中，扎米亚廷的《我们其他人》(*Zamiatine, Nous autres*)和奥维尔的《1984》(*Orwell, 1984*)，中国五十年代颂歌和文革的革命小说是群体“我”的生动故事。

主体作用的确立取决于主体与语言的关系。主体通过语言形成自己，并以此使主体性概念被认作是主体的观念。给主体性下定义，或书写这个文学的“我”的历史经历尚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尽管此乃不可回避的问题。法国两位批评家保罗·利科(Paul Ricœur)和约翰·E·杰克森(John E. Jackson)对主体性的思考相当深入。保罗·利科在他关于《主体问题：符号学的挑战》一文中试图对主体问题的两个不同的关节——符号学层面即自我的表述和现象学层面即自我的位置——作出阐明<sup>18</sup>。

当代诗诱发三种不同的表述方法：叙述，诗学和批评。这一空间既是编年的，又是主题性的，既是断裂的(文本诗学角度)，又是延续的

18 Paul Ricœur, *Le Conflit des interprétations*, Paris, Seuil, 1969, p.252. 我们沿此思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性写作》中从词源的角度入手，看表述自我的几个字的来源以及含义。挪威奥斯陆大学的汉学家贺麦晓(Christoph Harbsmeier) 199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荀子与第一人称的非人称问题》(*Xunzi and the Problem of Impersonal First Person Pronouns*), in *Early China*, n 22, 1997, pp.181-220), 研究汉语若干经典中的“我”和“吾”。



(文本研究与文学演变史并行),旨在揭示写作的“我”的多重面目,“我”是如何通过记忆与内在时间使言语和词语在未形成约定俗成的“我们”的所有物之前使它们爆裂而产生生命力的?在中国,当代文学是如何从写真实到真正写作,也就是说从史诗叙述到自我的叙述的?是如何用自我的节奏替代了史诗的节奏的?诗性语言既催产自我又使之从自我的经验中分离,它的真实角色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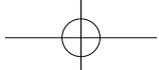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诗人能否从逻辑和非逻辑化、自我的坟墓和虚幻、口传性合唱与诗的独白悖论中走出?诗能够穿越无限么?恒河沙数般的宇宙可以对话么?

1870年,来自德国数学家康托尔(Georg Cantor, 1845-1918)的声音震惊数学界和哲学界。神学和数论出身的青年数学家提出集合论(Théorie des ensembles)和超穷数(Infinité d'infinis)理论。无穷是复数的、无尽的,但在数学上可以证明,这意味无穷是可以超越的,数学上发现让康托尔自己忐忑不安。他是虔诚的上帝信徒,而“无穷”是上帝的词汇,数学可以证明无穷。无穷,但可以超越!上帝会怎么说呢?康托尔坚信:“数学在其发展中是完全自由的。”“数学的本质就在于它的自由”,正是这自由把康托尔的想象力和数学思辨推到极致。人的思辨,其自身是完全自由的么?“无穷”可以被如此证明以至超越么?康托尔的同代人,数学家或哲学家们面对他的发现,除了质疑,还是质疑,其中有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克罗内克(Leopold Kronecker, 1823-1891),他坚持:“上帝创造了整数,其余是都人做的工作”。1884年直至生命结束,康托尔在精神癫狂的间隙思辨。他问上帝,或许也曾去梵蒂冈见教皇:在上帝的无穷之外还能无穷,何为无限?“穿越”(transfini)之数(nombres transfinis)而非“超无穷”是康托尔和上帝的一个妥协?

诗学:你让我返回生命,就任我穿越。

诗:给你天空。

天空:你的话语是我的平行位移,宇宙是它的厚度,巴特农神庙核



桃女的神袍足够宽松，词语的空白，你尽管穿越。

### 在透明同质的神话与疏离对抗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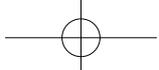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面对群体，个人在群体的漩涡中尽力保持距离和清醒，才能自救。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自救。一颗孤寂的灵魂是不可能被读的。他是他自己的存在。而一旦对话，你就有成为他者的危险。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当它连翻身都不可能时，思想的触角却开始伸得那么远，远得天都看不到它的踪迹。

把反叛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是二十世纪的大误解。现代性在文学中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温和的进程。它从文本开始，时间可以上溯到亚历山大图书馆时期。进程与进步不同。用法国作家瓦雷里的话说，进步就象钟摆，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而进程允许循环往复。

当自我成为诗歌唯一真实，当小说从历史的真实记述转向自我的叙述，一种新的文学态度出现了：主体性写作。尽管历史的真实仍然是主题，但无论在体裁还是在语言叙述性上都具有新的特点。这是一种主体性文学，它不同于中国史传传统下的文学，也不同于西方史诗传统。它更接近中国二十世纪的纯文学与浪漫主义倾向，接近西方浪漫主义时期与现代时期的自我。

对确证的模式和合法化是依恋还是解脱？是执着于共识还是寻求异识？异识是打破占主导地位模式、寻求新规则的运作规则。它需要合适的想象力以求新。异识也是答案本身。它除了打破共识，提供异识的存在条件，不再有别的目的。也就是，异识不会象共识那样提供一个模式，或言整体方案。中国当代文学在五十年间经历的，正是共识到异识、异识面对共识的经验：其中包括批评家喜欢论证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共在的经验。

中国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的文学，其解脱，其纷乱，为异识的年代提



供了一个例证。异识的年代要解脱的是共识。解脱共识，意味着要从建立共识的两大要素中摆脱出来：纯音和透明。

纯音与透明是共识社会进行礼仪活动的基础。远古的口头文学与群体文学，都带有这样的特征，它们与社会形成的是契约关系。

在这种初民的叙述或自主的叙述中，任何叙述者都不是叙述的源头，他只能扮演神话话语中的一个角色。叙述者不是第一作者，而是叙事的一个驿站，转达者之一。积极主动的一端不是叙述者，而是叙事的接受者即听者。只有当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成为有意识、有异识的接受者—自己的听者时，文学的现代性才开始产生。它以个人主体来对抗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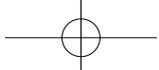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今天，异识与共识的再次相遇，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冲突，个人主体的异识在群体意识的包围之中是否能够存在重新成为问题。有批评家把后现代称为新保守主义，不无道理。

写作带来新阅读方式：个体阅读即反通识阅读。在远古的口头文学或言“前文学”时代，所有神话与叙述都在群体巨大的记忆库之中，通过表演来激活。每个人，无论叙述者还是听者，都藉着群体的声音与记忆库相通。群体与个体的阅读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通识阅读与反通识阅读两种不同的行为，是表述与写作两种指向完全不同的期待。现代性文学的第一要素完成了。它的核心是“自我”主体写作。这一写作的形成过程在欧洲，从亚历山大图书馆时期到十二世纪前后，经历了上千年。

而在自我主导的写作中，又有“我思故我在”（笛卡尔，Descartes, 1596-1650）与“我思我不在、我在我不思”（拉冈）的问题。法国从笛卡尔到二十世纪的拉冈，自我从极度自信到开始裂变，这个阶段走了近四百年。

首先，“我思”为“我在”提供存在的理由和条件。这是对异识最出色的总结。人从歌者的角色脱离，主体性创造文本。寻找未知的对话者，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

其次，我思进一步变成我怀疑。这个“我”真能如此把握寻找和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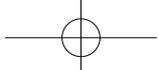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造么？主体开始怀疑“我”作为主体的存在。我在与我思被分成两个不能同时进行的行为。就是把“我”思——文学的写，与我在——一个无法脱离文化群体的存在，这两者分开。如此安置主体，为西方后现代提供了论题。文学批评中出现文本互涉性论题。

文本内或文本之间互涉关系只有通过阅读来实现。这种非常主体化的阅读与回归巨大记忆库的口头文化不同。回归的核心是透明和同质。而主体化阅读的核心是异质，或者说异识。“我”作为个体，如何在阅读中找到对话者，如何从通识中解脱出来建立异识的“秩序”。这个秩序就是连接各异识的点。由“我”充当。“我”在阅读中，而不是在阅读前，建立了自身的主体性。换言之，主体是在阅读行为中被建构同时被解构。这与现代主义对阅读行为的认识不同。后者要充分建构主体，然后进行阅读行为。

中国当代文学的努力，从主体与阅读(写作)的角度，可以用这两种不同的主体与文本关系来归结。《今天》诗派为主的张扬主体性，个人主体-阅读关系。在阅读前，首先要建立自身的主体性。自我的问题成为阅读的核心。在自我意识与群体意识对立的时候，张扬自我是有意义。很快，自我分裂，主体的地位让给了文本。文本互涉，主体互涉，说语言和被语言说的问题出现了。现代与后现代的实验达到高潮。十九世纪末出现一种新现象：礼仪社会的合唱文学，以民族主义的面目重新出现，以以往不曾有过的组织化形式表现其活力，它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达到高潮。今天，它虽然在某些国度的文学中消逝，但在中国，后果仍然留存。这是群体化与陌生化的冲突，是解脱与依恋的折磨，是合唱或隐潜的选择。

在这一对立的历史中，记忆是否必须是美好的，而遗忘一定与恶连在一起？或者相反？谈今天是为了更好地明白昨天还是为了掩盖昨天？二十世纪的记忆正在受到质疑。质疑来自主流之外的空间。在这质疑中，诗学关注的是诗的事件。事件中的他们，和我们一样在二十世纪生



存，却是少数有着清醒的头脑、试图独立于主流之外的人。他们使我们更敏感文学的存在，相信人在其中的唯一目的就是接近他自己。

人类旧有的群体空间，到了二十世纪变成特有的形式：绝对科学主义与建立在全体大透明的合唱文学相结合，这是文学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现象。这种结合加强了一元化：这就是，只有一种理性的思想可以控制整个宇宙，异质不需要了，异质是危险的存在，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集团的异质。真理只有一个，人类社会也就只有一个整体。

在法国的历史上，笛卡尔是科学主义的前驱。他把神学从理性思维中清除出去，认为只要付诸唯一的理性，全面把握知识完全是可能的。人可以象上帝一样，作为自然的主人和自己的主人进行思考。而共同的幸福来自学者们对知识和真理的寻求。他们掌握的知识促使精神变得优美协和。笛卡尔的思想受到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的补充和发展。如狄德罗，他认为没有比科学更能了解自然的了。而人类只有遵循科学知识的训戒。之后，法国大革命第一次把科学主义的思想应用到政治实践之中：新型国家不再建筑在传统的随意性之上，必须依照理性的决定。到了十九世纪，无论是乌托邦主义还是实证主义者们，或是提倡民主的自由思想家们如泰纳(Hippolyte Taine, 1828-1893)，对科学的寄托更大，如法国的圣-西蒙(Comte de Saint-Simon, 1760-1825)和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科学替代宗教，依靠科学建立新国家。十九世纪开始，科学主义分成两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科学主义和以戈比诺(Comte de Gobineau, 1816-1882)为代表的生物科学主义。<sup>19</sup>

社会不再受上帝和传统的意志控制，社会进入现代。新型社会在人自己的法律意志控制之中。对于长期受到上天存在抑制的人类来说，是多么大的喜讯。然而，在人们对科学的巨大期待和崇拜之下，却没有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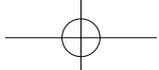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19 参见 Tzvetan Todorov, *Mémoire du mal, tentation du bien* (恶的记忆，善的诱惑)，Robert Laffont, Paris, 2000, 第 33 页。

识到科学渐渐转变成受人的理性控制的产物，而不再是需要逐渐发现不断发展和印证的有限认识了。科学主义变得绝对、排斥随意性。

这种以科学寻求现实绝对透明的倾向，从一开始就受到人道主义思想家的质疑。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指出，宇宙间确实存在合理的可以探究的一面，但是，事物是如此丰富、其生存原因是如此复杂，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我们已有的认识，我们不能自以为拥有绝对的一层不变的认识，怀疑比绝对的行为更重要。绝对的、总体的大透明对于局部的个体的存在是一种威胁。科学的世界建筑在普遍理性的基础之上，科学的解决方法适合社会总体，就是因此造成痛苦和对某些个体的消失也在所不惜。而人道的世界，首先是人的普遍性，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力，受到同样的尊重，不管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如何的不同。人道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形成。

孟德斯鸠的思想对乌托邦主义的雄心是一次解构。科学的世界与人道主义的世界就这样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就是这两个世界造就了二十世纪文学中国的历史。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805–1859)认为，人类社会和个人一样，只有自由的法则。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认为，知识不产生道德，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是善者。以人道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社会设想不期待在地球上建立天堂，它不相信恶可以一朝永逸地消失。法国思想家蒙田相信恶与善构成人类生活。卢梭认为善恶同源。

确实科学主义有排他性，但要使它导向独裁思想，以善的名义进行独裁，也就是说要使二十世纪模式的乌托邦成为可能，需要一个条件，即法国批评家托多洛夫所说的三种调料的结合：付诸暴力的革命精神，希冀在地球建立天国的宗教梦，和相信对了解人类的全面了解指日可待的科学主义。即通过暴力建立善的王国。其中任何一项单独存在，都还



不会使乌托邦的理想变成事实上的独裁<sup>20</sup>。而中国二十世纪初的国情，具备了这三个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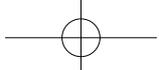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对外的巨大期待中，引进了这三种因素。引进革命精神以摧毁旧世界旧思想和旧传统，乃至就的语言系统。引进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以在这块黄土地上建设人人平等的天国。引进科学主义以理性可科学拯救落后的中国，以知识改造人创造人、全面控制人。笛卡尔的绝对理性、启蒙运动唯物主义思想家的科学精神在二十世纪得到极大的实践。同样也在中国文学达到极大的实践。

新世界不再被皇帝或哲学家们左右，而是由科学和实证、理性主义者所统治。他们要完善人类，将之改造成新人，在智性和体力上超群，同时铲除劣种。“新”成为一切追求的根本。从新文学、新诗到新国民、新天地以及稍早些时候梁启超的“新民理想”，无不冠之以“新”字。在这一意义上，二十世纪沉浸在“新民理想”和新理想国的中国文学与柏拉图开始摩尔创名的世界乌托邦文学是一条线索，倒与中国古代的“大道之行”、海客谈瀛、陶渊明桃花源的小国寡民不是一条路子。

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新文学，由两种绝然不同的因素组成：“自我”和希冀塑造新人的集体意志。而新的群体意识又是通过“自我”去建立。因此，新文学的“自我”是一个以个体为空间、以群体为内涵的复合体。鲁迅的《狂人日记》是这一“自我”最先的声音。这一“自我”自1917年以来一直到四十年代的“九叶”诗人，始终在对群体意识的依恋与解脱中受着折磨。在科学、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自我”与社会期待结合：以“救治在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sup>21</sup>，它逐渐群体化，最后消失在乌托邦合唱之中。

20 参见 Tzvetan Todorov, *Mémoire du mal, tentation du bien*, Paris, Robert Laffont, 2000, 第 37 页。

21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一卷 1 号。



这一群体化的自我与七十年代末的《今天》诗派以及以后的先锋文学中的“自我”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是一个向内无限深入、寻找未知的自我，是自我自身的陌生人。它要解脱的正是社会群体的大合唱中的原则和群体意识。这个寻找陌生未知的“自我”数次出现，如象征派诗歌、九叶若干诗歌中。李金发的“我”是“荒野的钟声”<sup>22</sup>，在“你”与“我”的私语中存在，但他们商量的是各自的心思。一种没有回应的对话。郑敏的“我”没有私语，不再对话，它是“一个不能参与的梦”<sup>23</sup>，它问道：

为什么我常常觉得  
被推入一群陌生的人里？<sup>24</sup>

这个“我”，尽管可能与乌托邦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由于它对群体是一种解脱，与反乌托邦文学中那个“自我”相近。它时隐时现，有时是完全消失。

以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诗歌小说，进入群体的合唱，其代价，是自我的消失。回归到对群体的依恋，这是一个极端例子。诗人作家们沉浸在对即临的乌托邦社会的激情之中，可以只做“标语人”、“口号人”而不做诗人（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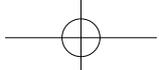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法国知识分子也有这样的激情。法国实证主义作家贺南（Ernest Renan, 1823-1892）最早写出未来施行绝对理性控制的新国家的主要轮廓。他在1871年《哲学对话摘录》<sup>25</sup>一书中，提出个人为整个民族而献身是合理的。知识精英分子掌握最重要的科学知识，因而掌握让理性统

22 李金发，《X》，孙玉石编选，《象征派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第74页。

23 郑敏，《寂寞》，《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第140页。

24 郑敏，《寂寞》，《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第140页。

25 *Dialogues philosophiques*, Paris, CNRS Editions 1992.



治的权力。他们肩负改善人类的职责：科学能做到自然做不到的事情，改良人种，创造新人，消灭劣种。一种新型的科学独裁社会在善的名义下诞生了。

既然人们掌握了真理，剩下的只是服从，任何讨论、宽容、质疑或个人的空间都没有理由存在。最伟大的事业将由科学来完成。至此，科学从知识范畴进而演变成为社会的指导，去实践理想，它变成了主义。它培养的社会栋梁首先是坚定的、坚强的、宁折不弯的为原则而生存的人，政治和精神上的超人。这样的新人，在五十年后的苏联和再早些时候的中国文学中都能抓出一大把来。贺南的科学乌托邦被大大地实践了一番，当然不在法国，连他自己都没有把法国列入设想的实验地。因为法国有着过多的传统会束缚设想的实验，况且自由平等博爱理念中的自由一项与这个绝对群体的社会就完全不相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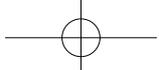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人道主义者在个体与群体的问题上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是自主的“我”与他者，间于“他”和“我”之间的“你”。这个他者是“我”的对象，无论是合作者，爱人，还是对手。最后，才是由这些你我他组成的群体：“他们”。而二十世纪的群体独裁意识之中，只有一个人称：“我们”。这个“我们”不包括“我”在内。它的敌人是“他们”和“他”。

经历了整个世纪的乌托邦，苦难不能不算深重，人们是否将因此而永远唾弃它呢？彻底的否定与彻底的肯定，这种二元式的对立，是诗学的逻辑么？

### 在开始与未开始之间

诗学的维度是诗，诗的维度是宇宙，太阳系日月的照耀能涵盖宇宙的维度么？龙树哲学的“发动时”、“开始发动时”<sup>26</sup>与但丁《神曲》九重星

■ 26 参见吴汝钧《龙树中论的哲学解读》，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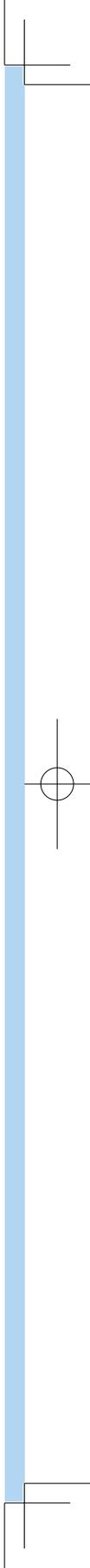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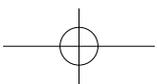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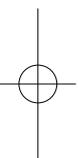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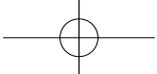
空的原动天是人类对第一起源的想象，永远的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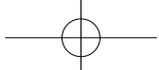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诗不为灵魂准备归宿，无论灵魂幸福与否；更不为人间逻辑划分等级，无论是善者、虔诚者、有功德者、哲人神学家、殉教者、好君主、修道士还是基督和众天使。

诗在一切的开始与未开始之间，这“之间”如《神曲》里的上帝之光，闪现即消逝。诗的呼吸就在这闪现即消逝之间。诗的语言含义在形成和未形成之间，在意义与前意义之间。每一个呼吸是独立的，一如火苗。每一个词有前意义，当它尚未带有意义、在落入诗的语言空间之前，而人间的语言里，有不带意义的词么？马拉美的“还创造性给词语”，克里斯多娃的“前意义”是这一层面的思考。诗给自己的使命是，借形成的语言破约定俗成的含义，把被定义的词回归到前意义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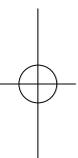
让形成的生命回到胎儿状态，可能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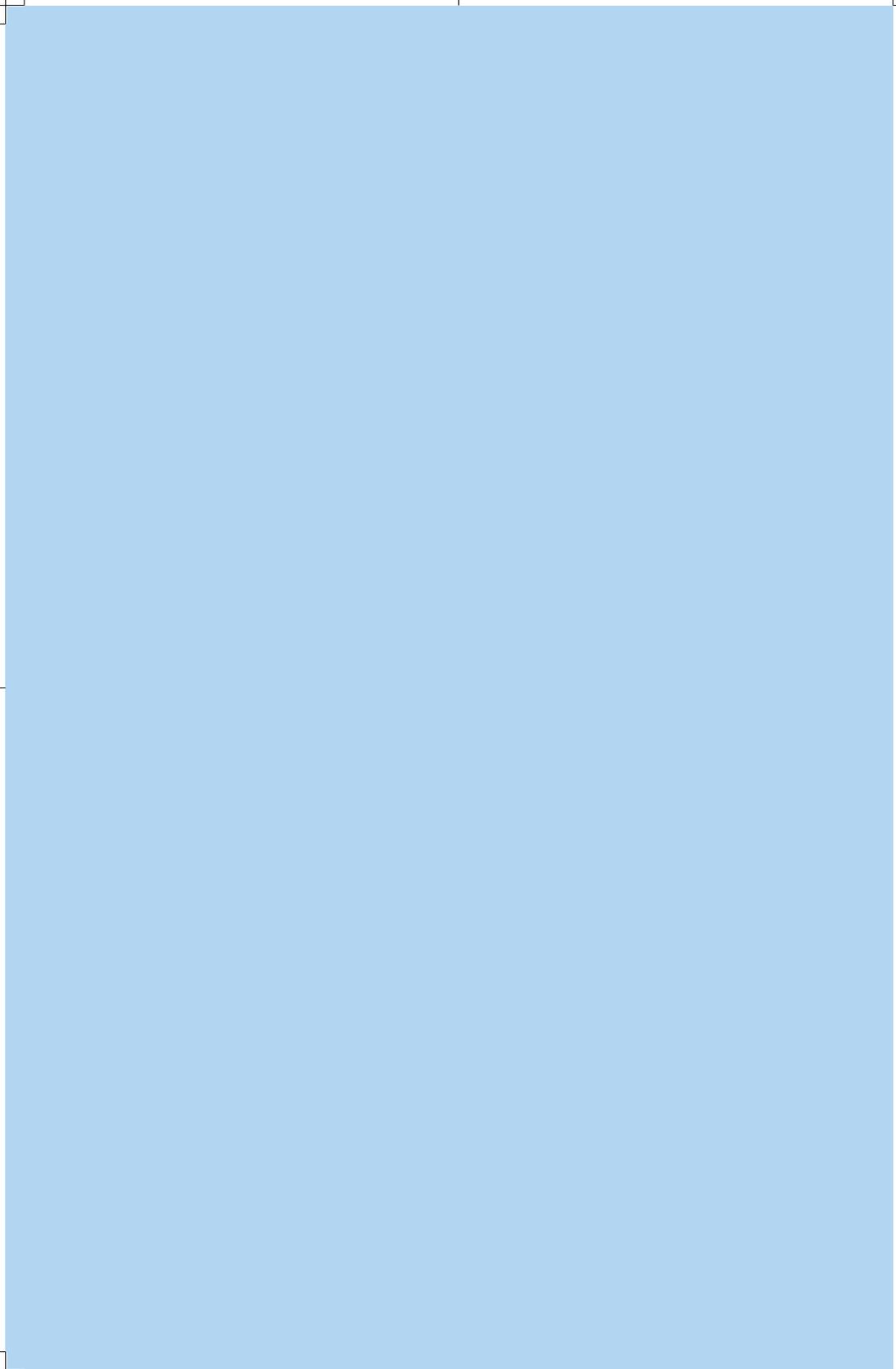
诗的生命就在回归胎儿。





似是故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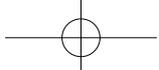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二十多年前,《今天》在海外重生,一时俊杰云集,内地很多新锐的青年作家纷纷投稿支持。这些作家后来都成为不同领域独当一面的砥柱,或者是神隐的传奇,近况惹人猜度。恰好编者最近收到当年在《今天》分别以诗歌、小说和评论登场最为耀目的青年作家唐丹鸿、康赫、颜峻等的近作,却分别是访谈、戏剧与散文,里面的偏移非常有趣,故组此辑故人新声,以飨读者。

廖伟棠



## 《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其后<sup>1</sup>

——唐丹鸿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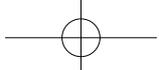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曾金燕<sup>2</sup>

《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Nightingale, Not the Only Voice*, 180分钟, 2000年, 导演唐丹鸿)是一部探索艺术家个人心灵出路的纪录片电影。影片描画了四川成都的导演唐丹鸿本人以及两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千禧前后的生活和行为艺术表演。画家崔莹, 她感到自我正在遭到践踏而痛苦不堪; 另一位画家尹晓峰, 他的油画曾经充满力量和激情, 千禧年间却一直做着以盲人为主题的行为艺术; 而唐丹鸿是一位在痛苦回忆中挣扎的诗人。导演意图用镜头表露三人在日常表像背后不可言明的状态及难以言表的内心。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家庭的暴力在片中隐隐绰绰, 相互纠缠。暴力, 难以言说, 是艺术家的创作和个人寻求疗愈的背景。

此片因其涉及私影像对个人生活的影响, 尘封十几年后, 2016年在香港“情欲中国”展映上再次与观众见面, 并开启了导演唐丹鸿对个人

1 此稿英文版由 *Made in China* 期刊翻译 (即将面世)。

2 曾金燕,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博士 (2017), 美国科尔比学院 (摄影与电影) 橡木学人 (2017), 以色列海法大学亚洲学系博士后研究员 (2020), 瑞典隆德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2021-2023)。研究与创作涵盖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份与社会行动、社会性别与性、文化与政治、少数民族与女性书写等主题。制作发行纪录片电影《自由城的囚徒》(制片、联合导演)(胡佳、曾金燕, 2007)、《致刘霞》(剧本、摄影)(Trish McAdam, 2015)、《凶年之畔》(制片)(闻海, 2017)、《喊叫与耳语》(制片、联合导演、摄影)(闻海、曾金燕、Trish McAdam,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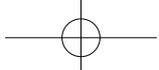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生命历史、家庭历史的重新思考、调查和书写。此对话从2016年的映后交流出发，于2019年秋进行。

曾金燕(以下简称“曾”): 丹鸿你好, 在我的理解中, 《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以下简称《夜莺》)涉及了你的个人生命历史, 简单提到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家庭历史。你也提及, 因为2016年“情欲中国”上放映此片, 使你时隔十几年, 又重新回到处理你和你父母的关系以及理解家庭历史的创作中来。《夜莺》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但流传面很窄的影片, 许多人在文献里看过此片的介绍和评论, 却没有机会观看影片。可否请你给未看过影片的朋友介绍, 片中的唐丹鸿(1990年代的成都诗人)有着什么样的生命故事? 你曾经说其他两位人物——崔莹、尹晓峰, 是“你”的不同面向, 那又是什么样的生命肖像?

唐丹鸿(以下简称“唐”): 你提议用诗的语言表达, 这个建议我很喜欢, 意象本就存在我的记忆中, 它们所象征的内容转换成“理性”语言, 不免损失甚多。

拍片时候的我, 嗜睡和失眠交替, 经常在朋友的酒吧喝得烂醉, 在肮脏污秽的人世极度无力, 竭力维持的表演和面具随时可能崩溃。现在回答你的问题, 我的脸都还能感觉到那种假装的笑, 看到无意义的生存和我费力但终究无法融入的世界——一个我无法真实地生活在真实中的世界。如果今天再处在那个环境中, 可能我还会抑郁。原因是多方面的。《夜莺》是我在经历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的产物, 是挣扎, 发出一声尖叫, 竭力想找到一个解释, 假装自己有望解脱……《夜莺》里关于我的部分, 抽取了我的童年创伤, 在我相信自己“天生坏”多年以来, 开始了怀疑。但有些埋藏在变异中的东西比“错在我”更难以忍受。正如我的朋友、诗人翟永明在影评里所说: “至于片子的结尾, 就像问题的答案、手术的疗效, 都不是她最关心的, 她匆匆地同时也是心烦意乱地缝合自己和朋友和父母和童年和后期和剪辑的伤口, 就像她每一首诗的结



束，戛然而止。”

是的，我曾跟你说过，或是在香港大学“情欲中国”影展的映后交流中，我这样跟观众说过，崔莹和尹晓峰是拍片当时“我”的另外面向。我曾经回答过、也自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片中还有尹晓峰和崔莹？”有些答案也许太仓促，这个问题值得花更多时日等待、理解、回答。我没有刻意在我交往的人群中挑选。我有一个痛苦和日渐毁灭的内在世界，也有一个若无其事甚至显得愉悦的假象。所以，平和、乐观、成熟圆融、如鱼得水诸如此类的人，不会吸引我。我早就认识晓峰，他颓丧、恼怒、鄙视环境、格格不入、“无用”的才能……这一切吸引我，从他身上我看见了己的幽灵。我也更为他的不掩饰所吸引，他不躲在面具后面。崔莹，我没有从她身上看到我自己。她在那段时间，刚好走进了我的工作室，告诉我她想做我的朋友。然后我们开始交往，她告诉我她的私事、想法、感受，眼珠跟踪心相游移……吸引我的是她的“诉说”行为，是发现倾听者、坦然讲述、哭泣、哀鸣、不管不顾……的能力。也许，她象征着我的愿望：讲述。但她倾吐的内容与我没有多少共鸣。我在影片中令人不解地展现了一段崔莹的“唠叨”，重复、拖沓、漫长，我耐着性子听，也流露了我的不耐烦、应付和石化。明显的，这会折磨观众。我不听所有同事的规劝，刻意不剪短这段，似乎目的就是用以折磨你的耐心……我甚至这样回答过不解的观者：“那折磨了我的，我在此传达给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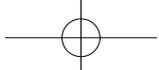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曾：现在你在做关于家族/家庭/自身生命历史的创作，你试图通过创作处理哪些议题？它和《夜莺》的关系体现在哪里？经历了政治运动施加在个人身上的暴力和家庭暴力后，表达如此困难，个人的和家庭的生命历史，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唐：在《夜莺》后三十分钟，我希望从父亲那里听到一个解释：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父亲层层防御，成了痛苦不堪又语焉不详

的、“无辜的”受害者。母亲，她对这些问题似乎早就有了一套现成的答案，从而气定神闲地侃侃而谈：有“爱”的美化和开脱，有合理化的解释，淡化、否认和无视伤害性的事实。影片记录的这场折磨也持续蔓延到《夜莺》完成后。我看见自己的生存是一环套一环的创伤并发症，很多方面我都再也受不了了。我脑中满是毁灭的喻示：凝结成煤块一样的大脑、浸泡在盐水里的肺……这些图景，原始来源是我童年的生长环境，医学院，解剖楼里的标本，我小时候又恐惧又着迷地注视过。然而在这些意象里，大脑内核还未彻底碳化、肺叶的最深处还尚存呼吸，它们有望起死回生。有些纽带到了注定断开的时候。我也看到一只剧痛的、折翅的、扑腾的大鸟，飞在大火过后依然炽热的洪荒和灰烬之上，无处着陆……这些意象的能量最终把我带走了。我到了以色列后，不想再碰《夜莺》。也就是说，不想再处理我和父母的关系，没有力气了。乃至以往所有的人际交往，都随着物理距离的改变而消逝了。

有段时间我会有些恍惚，好像已经死过，在以色列的我是另一次轮回。我仿佛没有历史，但又有前世记忆。你也知道，后来的我在西藏问题以及独立的话题上很投入。我也持续地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在西藏的经验是高亢、斑斓、迷醉……一些洪荒般的景物、魔幻与现实重叠交融、在严酷物界的一隅沉思冥想所得的智慧与怜悯……这一切珍贵幻美，本应永恒与人相伴随，却在我所熟悉的那种世俗红尘面前，怀璧其罪，被摧毁……你知道心灵有诸多神秘的层次、构成、映照、以及能量，我一定认出了类似之相，认出了相同的魔鬼，也认出了似曾相识的颠倒、伪装、感染、变异……从公共意义的角度，我加入了朋友的抵抗，从我个人内在的一个层面来说，更是我自己的抵抗，像肌体抵抗病毒，修复免疫功能，像一个沦陷的国度抵抗入侵者，在意识形态的敌人与父母合谋的征服和控制中，重建独立的人格和独立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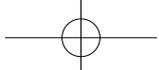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现在回到《夜莺》。这话既是指时隔十多年后，因为你们举办“情欲中国”影展，把我从以色列邀到了香港的银幕前，又是指第二年（2017



年)王分和艾未未把我邀到古根汉姆博物馆“开机：电影中国”展映活动的银幕前，也是指我当前正在写作的书。

两次影展重温《夜莺》，在影片后三十分钟，我希望从父亲那里听到一个解释。他否认，说他遗忘了，或者推卸，也表示“有些事我没有办法”……那么，这一切背后究竟是什么？对他、对我意味着什么？而更令我惊讶的是我母亲。她有一套似乎早就准备好的、深思所得的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有说服力。我对她的这种行为十分熟悉，因为我从小到大都被她各种显得智慧的道理缠绕……但我惊讶的，是她的无感和麻木。比如说，父亲曾在我面前声称要自杀。他对不满十岁的女儿大发脾气，哭嚎要自杀。这种严重的事，对我造成了严重心理创伤的事，应该震惊母亲。其实在影片之外、之前我也告诉过她。然而母亲居然忘了，就像那是一桩八卦。继而她开始侃侃而谈，对她似乎更为重要的，是找到合理化的辩解，一种普遍为人所接受的合理化，听起来“可以理解”、“我们也是受害者”、“环境使然”。母亲对我的精神伤痛无感。后来，《夜莺》被我父母视为损害他们的名誉，视为我残酷无情，不择手段达到不可告人的自私目的。

不单《夜莺》，他们还针对我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谈及了我童年记忆中的社会环境。由于童年记忆久远和孩子的理解力偏差，有几处细节与事实有出入。比如我祖父过世时，我父亲被监控无法奔丧，我理解成了祖父临死无人照看；比如文革时母亲单位里两个人跳楼自杀，我写听母亲说的，而她指出不是她亲口告诉我，而是她告诉父亲时被我旁听到了，诸如此类。我父母抓住这几点，强调我应该向他们求证，而没有求证足以证明我的写作不真实，指责我“哗众取宠”、“胡编乱造”、“道德品质低下”。起初我对他们把我想得如此糟糕感到不可思议，竭力解释那是因为记忆偏差，并非我故意，也并未改变我所控诉的社会环境的实质。我认同应该写事实，但那么言过其实地攻击我的人格，让我震惊和痛苦。母亲对我的解释毫无兴趣，数次长篇大论“证明”我“不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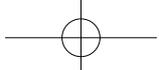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胡说八道”、“不真实、毫无意义”。那篇文章呈现社会环境对个体的残酷摧残、人的无价值，这是更重点的，也是真实的，但他们仿佛视而不见。我感觉到他们列数我的“恶劣品性”，那么淋漓尽致，不止是出于误解那么简单。他们所说的“求证”，更像他们“所能接受的真实”。我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骨肉亲情，不是说他们丧失了同情心、也并非他们没有是非观……他们是我父母，我们是人类，为什么我们的关系这样荒诞和令人悲哀？这个问题带我走进了更早的历史，更深的地层，扩展到更宽阔的面向，自然会触及到中国政治禁忌与个体的关联，每一个人的故事，既是原型也是象征，成了我目前正在探究和写作的内容。

曾：当时你跟你母亲说，你不想听她解释，她总是在解释你父亲的家暴等等行为，为他辩护。过了这么多年，现在你重新看这部影片，怎么去理解母亲的创伤和她关于你父亲的行为的解释？

唐：以前当我挨父亲打骂的时候，我能看见从母亲若无其事的表面下浮出同情的影子。但是，每次这种由呵斥、巴掌、道德贬损甚至妖魔化所组成的惩戒结束后，像一款带甜味剂的搭配，她会过来，带着温暖的眼神、柔和的语气教导我：“你知道为什么打你吗？都是因为爱你……”，这样我就更崩溃了，我是那么相信她和需要她。她用一些格言警句来解释打我是为了我好，什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什么“黄荆条子出好人”，什么“恨铁不成钢”、“如果我们惯肆你，就是在害你，对你将来没好处”，诸如此类。总之是为了把我“培养成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好人”。好像我已经“坏”了、我是“无用”的、或生性即“无用”且“坏”，一不小心就触犯了什么禁忌，摊上一顿“收拾”，父母是衡量“好”、“坏”的人，而他们“对你要求很高很严”，你难以“符合要求”、特别容易“犯错”，犯错挨打那是罪有应得，当你成为一个符合标准的“好人”、从“废铁”变成“好钢”后，就不再挨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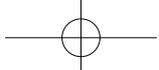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我父母至今认为那都是因为爱我，只是“方式方法有问题”。我一度也相信是如此，但最终没能坚持“相信”，否则就不会有《夜莺》了。我



到以色列后不久，我母亲发给我一篇文字，类似于自传。记得她在信中表示，正是因为我拍了《夜莺》，指责她不保护我，所以她要告诉我她经历的磨难和奋斗，要让我领悟，她的努力值得我效仿，而且也是对我的“保护”。那时我对母亲非常怨愤，怨愤她怎么能接受那种打骂的场面？怎能不但不保护我，还那样给我洗脑？所以我对她要我“领悟”的一切都反感和厌烦，迅速浏览完就抛在了一边。

十年后，去香港参加“情欲中国”的《夜莺》放映会之前，我重新读了母亲的这篇自传性文字，开始领悟她的命运与我的命运的关系。在母亲的自传性文字里，她写了以她的童年眼睛所看见的景象，一个有土匪、战乱、贫困和权利不公的世道，一些无权无势的亲人和亲情，也提及了家族中几位投身于摧毁不公现实、参与创造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然后她写到了“解放”，她刚上初中，十二三岁，农会积极分子来到她的学校，因为我外婆家是地主，我姨妈，就是我母亲的姐姐，见土改残暴，把我外婆藏到外地去了。农会的人就去学校押走我母亲，她是我外婆的么女，想用她来逼迫我外婆现身。我母亲叙述了她被押走的情景，她分别最后一次见到三个姨妈的情景，她惊恐万状并被农会的人打骂，直到一个多月后，由于实在找不到她母亲，那些人就押着我妈去了她家坟地，当着她的面，撬开棺槨，刨出她外祖母的遗体，慈爱的外祖母栩栩如生，敞在空气中迅速变黑了。他们用锄头挖断她外祖母的脖子，取走了不值几个钱的玉项圈……她的三个姨妈都惨死了，她回到学校，被教育虽然出身剥削阶级，但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她一直以为自己所遭遇的一切，是她的错，生而有罪。她逐渐断绝了与母亲和姐姐的关系。她写到：“我仍然选择跟共产党干革命，绝不作剥削者，我要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和家人，绝不让我的后代再受我受过的屈辱，我也要让孩子干革命……”

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现在，我的领悟本身就会刺痛他们。我们都是劫后余生又脱胎换骨的人，但我所脱胎换骨而成的人，和她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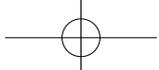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样，和他们所期望的不一样。我这样的人，不能在他们所存活的环境中存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解了母亲所说的“保护”。父母不但经历了“改造”和“自我改造”，而且也延伸到对我加以改造，用他们的话说，要把我“培养成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也就是说，不仅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的“适者”，更是像他们那样真心实意的奉献者和维护者。

曾：你父母对一些基本事实的描述和对过去的回忆的反应，在中国人的眼睛和生活经验来说，是不是很常见？经历了肃清运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运动生存下来的知识分子，不少也是这样一种本能反应。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些人处理集体政治创伤的方法——当无法承受真实，就回避、压抑、美化痛苦，尤其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冲突的痛苦。痛苦和表达痛苦，是你的影片在2016年“情欲中国”影展映后交流过程中，反复讨论的一个话题。有了时间距离后，可否请你分享，痛苦是什么？它和你的创作、和你的生命经验形成什么样的关系？

唐：像我父母一样，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是幸存者。而最难以承受的真实还在于，他们首先是追随者。在他们成为幸存者之前，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潮流已经给了他们深远的影响，他们已经在意识形态应许的美景中迷失，已然因信仰和畏惧交织而归顺。恰如那时流行的话：“党是再生父母”，当他们成为我父母的时候，已经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了。对孩子来说，父母意味着爱、权威和自己生存的来源……你害怕失去父母的爱，你相信父母的说教，接受父母的惩罚，你不满但是维护他们，你并非全然假装和他们和睦共处。

痛苦是关乎生命的信号。痛苦在提醒我们身染疾病、外来伤害、环境险恶等。你必然先感觉到痛，才会去认识是什么让你痛，也才有可能获得痛的知识，和有可能结束疼痛的感觉。人有复杂神经的存在，才有复杂的生存体验，和感知各种痛苦的能力。当然，你也可能为了不感觉到疼痛，而斩断自己神经，或将自己包裹在厚实的防护中，或远离致伤致命的环境。另一方面，痛苦还在于，你既集病人、受害者、环境的牺



牲品于一身，又集疾病、加害者、环境污染者于一身。我所说的这些，都仅是试图用一些极简的象征，来粗糙地概括痛苦、轮回有情的组成部分。

《夜莺》，它涉及的只是我生存于世体验的一部份。

前面我讲述了一些意象，头颅里装着黑炭似的大脑，肺浸在盐水里，思想和感受力都在碳化在死亡，极度的窒息感，那就是拍《夜莺》前后的我的痛苦。写作或拍片，都是为了让我的大脑重返知觉，让心肺恢复正常。

在拍纪录片之前，我是一个诗人。在“诗人”之前，我仅仅想成为“自己”。然后你发现，成为自己被称为“叛逆”，你和“外界”是对立的。这个“外界”抽象说是社会与体制，具体延伸到与你直接冲突的，是父母、老师、学校、单位。写诗，仅仅是内在感官的苏醒和表达，然后你发现“外界”并不将此视为“仅仅”，你通不过审查，官方文学刊物代表正统、权威、合法，你虽然没有“反动”言词，但你格格不入，所以你什么都不是，仅仅是一种被过滤、被淘汰的，边缘人，思想古怪异类，还没有开始就失败了。然后我遇上了同类，在电脑打印、私下交流的“地下诗刊”发表诗作，公安会因为“非法出版物”找上“私印地下诗刊”的诗人朋友，这些公安和诗人们谈诗，“这句诗有问题……”“不，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的诗人朋友A被公安带走了，一两年没有消息，你还听说某某诗人是告密者，你被禁止展览诗人朋友B的摄影作品，不是因为作品“敏感”，而是他在黑名单上……可是我们没有“碰政治”啊，比如我，几乎毫不关心谁在掌权，在我眼里他们都一样。我更无意颠覆那些有权力的人，觉得只要不招惹他们，我就能在另一次元，诗界的平行空间做我自己。从1992年到2002年，我大概写了四十来首诗，都在写我私密的悲痛，越写越悲痛，然后被悲痛击倒，丧失了言说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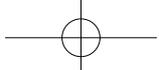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我拍纪录片，是因为诗人丹鸿正在死去。然后透过《夜莺》看见，私密的悲痛并不真的私密。

曾：我们是否可以从《夜莺》一片中人物你(诗人、导演)、崔莹(画家)、尹晓峰(行为艺术家)的经历，对1990年代成都诗人和当代艺术家们的生活有个粗略的印象？现在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你既(曾经)身处中国又身处世界——尤其生活在一个流散民族犹太人的社群里，可否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认为是1990年的成都，在当代艺术创作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它所指向的社会真实和人们的精神状况又是什么？

唐：如果你从《夜莺》片中展示的人物尹晓峰、我本人、以及崔莹，得出1990年代成都诗人和艺术家的粗略印象的话，那这个印象可能完全是错的。

简化地说，我们知道中国的诗歌和艺术领域曾有“阴阳”两界，也就是与官方一致、官方认可、参与到官方的意识形态塑造工程中的艺术界，以及反官方、为官方不容的、挑衅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下”诗歌、“地下”艺术。这两界似乎有过短时期的清晰分界。但九十年代、艺术逐渐有了“市场”，民间资本“参与”出版，“地上”、“地下”开始互相“包容”、“理解”，地下纷纷冒出来变成地上了，至少成都是这样。似乎已不再认为诗歌和艺术存在“地下”、亦即对抗的必要。官方和“非官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官方“开明”，民间“和解”，大家都是拿捏分寸的高手，没有“敌人”了，“主流”和“成功”的时代到来，对抗显得不合时宜，属于找别扭。作家艺术家们深谙创作之道，也就是生存之道，“自由与界限”之道……

在这个大背景中，尹晓峰是个煞风景的失败者，我是表里不一、精神分裂、写作失语症的两面人；崔莹是漂到成都的外地人，在找寻她的位置，很快就漂走了。《夜莺》展示的仅仅是九十年代成都诗人和艺术家的另类角落。



## 被围捕的野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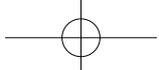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读书笔记之读苏档《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专题

桑克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总共 34 卷，其中第 28 卷《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专题（1958 年 10 月至 1959 年 3 月），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陈俐佩翻译，总共 9 份文件。这个专题在“本卷前言”中说，这些文件的“内容是苏共中央关于该书获诺贝尔奖后诸多事宜的处理报告”，其中包括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两封信件以及一份国家检察机关的问讯记录。从这 9 份文件之中，我们至少可以了解由苏共控制的苏联政府部门是如何管理意识形态、文学事业以及作家事宜的，还可以由此了解一个肉体看起来比较渺小的作家个人在一架精密而强悍的国家机器面前又是如何存在与表现的。让人非常不舒服的是，这件事情发生在著名的“解冻”时期。这可能恰恰证明了“解冻”的真正意味是什么，至少我们现在可以谈论一下它的暂缓性与有限性，或者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之间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日瓦戈医生》是俄苏诗人帕斯捷尔纳克 1946 年开写 1955 年完成的长篇小说。1957 年 11 月 23 日，《日瓦戈医生》的意大利文版在意大利米兰出版并且销售。1958 年 10 月 23 日，瑞典科学院宣布授予帕斯捷尔纳克 1958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日瓦戈医生》主要“描写俄国医生兼诗人齐瓦哥（Yuri Zhivago）1903 年初到 1929 年去世止的生活与思想。尽管齐瓦哥出身俄国革命前的上流阶级，却支持共党革命所宣扬的‘宇宙正义’。但他的妻子仍劝他避开莫斯科的饥荒，迁往乌拉山的家传农庄。然而不久他便在白军和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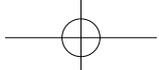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军的斗争中被捕。最后回到莫斯科并死在那里。”（见《大美百科全书》第9卷第59-60页“齐瓦哥医生”辞条）。“齐瓦哥”是Yuri Zhivago另外一个中文译名。

1958年10月23日，在帕斯捷尔纳克获得195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当天，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米·苏斯洛夫，就迅速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由他本人署名的报告，《关于因鲍·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诺贝尔奖而应采取的措施》。

报告显示，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1957年在意大利出版。围绕着出版与《日瓦戈医生》手稿，苏联政府与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利涅里“斗智斗勇”，动用各种手段，但是事与愿违，他们不仅未能阻止意大利文版出版，而且也没想到其他语种的出版更是如雨后春笋（半年出版23个语种甚至包括乌尔都语）。

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份报告认为“似应”采取5项措施。“似应”就是说，应该采取某些处置手段而现在尚未采取，相关执行部门正在等待上级斟酌和做出决定的意思，由此说明，苏联政府处置帕斯捷尔纳克的方式、方法暂时还处于提出建议与编撰草案或者方案的阶段。

第1项措施，报告认定瑞典科学院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的性质是，“针对我国的敌对行动，是国际反动势力旨在煽动冷战的手段”。它的根据则是，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诽谤性地描述十月革命、实现这场革命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尽管瑞典科学院的授予理由并没有提及这部小说的名字，而只是谈到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成绩，“因为在现代抒情诗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对俄国古典散文传统的发扬”（见德·贝科夫《帕斯捷尔纳克传》第862页）。其中“俄国古典散文传统”与《日瓦戈医生》之间的实际关系是比较间接的，或者说比较委婉的，但是它仍然为苏联政府提供了一个直接打击的理由（何况欧洲文



化界热议《日瓦戈医生》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属性，相关讨论非常之多。只想强调一点，这个奖项之所以具有相当可观的影响力，正是因为它的文学标准与文学趣味，尽管这两样东西同样值得业界讨论与研究。由此观之，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属性以及它的政治内涵与适用范围同样是可以进行细致讨论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政治属性并非这个奖项本身唯一的属性与最主要的属性，而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也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尤其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某些作品质量可能正在降低它的权威性。同时，我们不能否认围绕帕斯捷尔纳克获奖而产生的相关事件带来的政治影响(虽然对诺贝尔文学奖存在歧见，但是苏联政府仍在谋求肖洛霍夫获奖的可能性，这从西蒙诺夫1958年早些时候给苏共中央的函件内容就可以看出来。那么问题的根子可能只是因为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并非是一个合适的“官方人选”)。从作家个人处境来说，从人道主义精神来说，这些政治影响不仅明显波及苏联文学界以及文化界，而且波及整个社会风气，更是对作家个人的生存状况以及生命安全构成威胁。我们非常清楚，某些政治或者权力团体以及与之关联的行政机制，不仅对个人书写权利进行粗暴干涉，甚至完全取缔自由表达的个人权利，并对某些“不够服从”的作家进行政治批判、社会迫害和法律惩罚。

把政治的还给政治，把文学的还给文学，这可能会是一个基本的或者内行的简单应对办法，这样至少可以避免政治团体过多或者严重介入文学判断，尤其是这些介入并非是从阅读作品内容出发的(绝大多数的《日瓦戈医生》批判者其实都没有读过这本书)，而是一种来自于“敌人”高度赞誉而引起的对位性的和本能性的强力“反击”(“凡是敌人赞成的事情我们就必然反对”，其中包含着不顾具体内容而只顾外在形式的非本质思维模式；在行为模式上则显示为粗暴型与愚蠢型，并且具有非逻辑化倾向)。

第2项措施，报告建议委托作家康·费定劝告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受

奖并发表声明。

10月24日，苏共中央委员会文化处处长波利卡尔波夫在接到苏斯洛夫通知后，去找费定执行这一措施。当天早晨（苏联组织运作系统效率之高和效率之低几乎处于两个极端，关键点在于具体针对的对象是什么；针对帕斯捷尔纳克，其运转之快几乎赶得上110米跨栏决赛），同住别列杰尔金诺作家村的老街坊费定来到帕斯捷尔纳克家的二楼书房，代表苏联官方让他放弃诺贝尔文学奖，而费定个人事后则说自己“也是迫不得已”，但是帕斯捷尔纳克给予他的“态度强硬”（见德·贝科夫《帕斯捷尔纳克传》第868页），坚决不放弃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明确回应具有本能的和不遮掩的直率性质（尽管“资格最老的无党派作家”费定政治地位较高，但在帕斯捷尔纳克眼中，官方规劝方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与他后来增改的“表达策略性”和“语言妥协性”并不相同，这是值得读者注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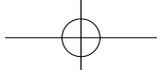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第3项措施，报告建议在《新世界》和《文学报》上重新刊登一封信。

这封信是《新世界》编辑部1956年9月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说明为什么不采用《日瓦戈医生》的原因，其中《新世界》主编费定操刀写了信中的“分析性部分”。

这封信两天后即1958年10月25日刊登在《文学报》上，意外的是，让读者感兴趣的只是信里摘录的《日瓦戈医生》之中充满叛逆气息的片段。如果不是这些文字片段的出现，批判者们几乎只能面对一部从未在苏联出版的小说名字开火。而一些真正的文学读者却从中见识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才能，并唤醒了他们对这部“禁书”强烈的好奇心。

第4项措施，报告建议组织文艺短评在《真理报》上刊登，批判《日瓦戈医生》，“揭露”资产阶级报刊关于帕斯捷尔纳克获奖的“敌对性宣传运动的实质”。

这篇文艺短评可能就是1958年10月26日《真理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围绕文学莠草嘈杂的反动宣传》，作者是扎斯拉夫斯基



(Zaslavski), 与其说他是政论作家不如说是刀笔吏更实际, 因为他的观点极少具有个人性质。1935年他在《真理报》上发过一篇批判斯大林真正的文学战友高尔基(斯高关系的复杂性其实并不特殊)的文章, 促使愤怒的高尔基申请护照出国躲避(但是未能如愿); 1947年1月23日他在《真理报》发过一篇文章《法国的疼痛》, 批判萨特存在主义“既没有人民, 也没有社会”(见《法国研究》1985年第2期文章《历史进程》), 是“令人作呕和腐败透顶的大杂烩, 资产阶级舆论却企图让它冒充为最新颖和最富独创性的哲学模式”(见罗长江编著《西蒙·波娃》第9章); 肖斯塔科维奇本人认为1936年1月批判他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一篇文章《混乱而非音乐》也是出自这个“出名的混蛋扎斯拉夫斯基”的手笔, 并且经过斯大林本人的润色。(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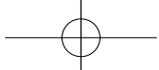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文艺评论中的“嘈杂的”一词可能来自这篇报告之中的描述词句, 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世界各国报刊已就此掀起嘈杂的喧闹”。这大概就是给苏联社会批判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事件定了一个基本的大合唱调子, 其他部门以及相关人等此后就可以围绕这个调子去完成他们的既定批判任务。

帕斯捷尔纳克的老朋友科·楚科夫斯基的女儿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 在10月26日的日记中说, “今天《真理报》放扎斯拉夫斯基出来咬帕斯捷尔纳克。”(见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捍卫记忆》第294页), 这是一种具有历史性质的描述。

第5项措施, 报告建议组织并公布一批苏联著名作家的表态, 主要基调是: “其中要把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认作为煽动冷战的企图”。

这个表态的具体实施, 是由苏联作家协会负责的。

10月25日, 苏联作协召集45位党员作家开会(主席团党组会议), 讨论如何对待帕斯捷尔纳克, 有的作家建议把他开除作协, 有的作家如格里巴乔夫(《苏联画报》主编, 赫鲁晓夫称其为三个“冲锋枪手”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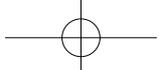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等人建议把他驱逐出境。波利卡尔波夫原来认为，党员作家会“吓唬”帕斯捷尔纳克，非党作家对他会“比较宽容”，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非党人士反而比党员更凶狠。”（见德·贝科夫《帕斯捷尔纳克传》第871页），乍看之下这种“相反表现”让人吃惊，但是仔细一想反而让人觉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种悲哀状态，可以想象挤压和扭曲力量之强大，也可以想象“非党人士”的求生感。

10月27日，苏联作协召开理事会全体会议。诗人康·冯申京留下了一份比较详细的会议记录。大多数与会作家建议作协开除帕斯捷尔纳克，只有两位作家发言反对，特瓦尔多夫斯基（《白比姆黑耳朵》作者）和格里巴乔夫。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格里巴乔夫在前天主席团党组会议上还建议把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境，但是今天为什么会反对这个几乎全体与会作家都赞成的建议呢？他看起来似乎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但是他的理由却是这样的，“这会在国际方面损害我们”（见德·贝科夫《帕斯捷尔纳克传》第879页），如果这不是一种为帕斯捷尔纳克辩护的托辞，那么就是出于一种其他角度的利益维护。

10月31日，苏联作协召开作家全体会议。一些作家缺席（缺席的表面原因包括离开莫斯科和病假，其中深层原因应该包括不愿意参加这样的会议和支持帕斯捷尔纳克，有的作家干脆不来参加会议，以实际行动表态），那么在现场就没有一个作家再为帕斯捷尔纳克辩护了，小部分作家选择了“良心的沉默”，大部分作家则选择加入这个反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合唱阵营。这说明事件的升级幅度（也就是压迫幅度）已经不同于三天之前。

利季娅在11月1日的日记中说，“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别列杰尔金诺（只是不在老爷子面前），大家都在议论纷纷，究竟谁在会上表现得最卑鄙：斯米尔诺夫还是……”（见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捍卫记忆》第303页）。在这种语境中，只有私下的判断才有资格算得上真正的判断，但是使之坠入私下区域的结果其实正是控制者的一种理想追求。



从帕斯捷尔纳克死后新闻来看，他的“官方身份”只是“苏联文学基金会会员”，说明他确实已被苏联作协开除。他的作家身份对“苏联”来说是不存在的。

1958年10月23日，在苏斯洛夫报告提交的当天，苏共中央根据苏斯洛夫报告，出台《关于帕斯捷尔纳克诽谤性长篇小说的决定》，文件等级标明是“绝密”。

决定一共4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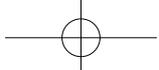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决定第1项、第3项、第4项，分别与苏斯洛夫提交报告的第1项、第4项、第5项一字不差。决定第2项与苏斯洛夫报告的第3项比较相似，只是缺少对《新世界》编辑部的信件作出的说明。这些决定意味着，对帕斯捷尔纳克实施的措施已由建议变成正式命令。

虽然决定中没有出现苏斯洛夫报告中提议的第2项措施，即委托费定劝告帕斯捷尔纳克的部分，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与之一致的，在报告提交第二天的24日就已由费定实施。

1958年11月1日，从谢米恰斯内报告中获知政府“将不会对我离开苏联制造任何障碍”后，帕斯捷尔纳克给当时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写了一封短信，主要内容是：第一，不离开“俄罗斯”（拒绝被驱逐出境），第二，放弃诺贝尔文学奖。

苏联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斯内报告的详细内容有待查知。主要内容极有可能是他在10月29日共青团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中声称的，苏联将驱逐帕斯捷尔纳克。这一信息被帕斯捷尔纳克从报纸上或者其他传闻中知晓。

帕斯捷尔纳克在短信中说：“我无法想象，我的命运会与俄罗斯分开，会在俄罗斯境外。”帕斯捷尔纳克在这封短信中比较多地使用“俄罗斯”这个词，只在信的结尾处才提到“苏联”这个词——“扪心自问，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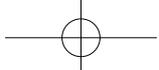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对苏联文学尽过绵薄之力，也仍然对它略有益处。”帕斯捷尔纳克小心而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真实认识（肯定不是全部的或者完整的真实认识）。一个作家的表达能力与他的内心坐标必须是相辅相成的。

信中说：“无论我的过失与迷误有多么巨大，我不可能设想到，我竟会处于西方一些人围绕我的名字而掀起的这样一场政治运动的中心”。尽管谈及个人的“过失与迷误”，但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谈论重点却是此后的转折，他说自己“不可能设想到……”，即是说现在出现的问题不是他个人能够控制的。帕斯捷尔纳克说“西方一些人”而不说“西方”，前者的重点是“一些人”，后者的重点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之中与“社会主义苏联”对立的“西方”。如果我们仅仅从语文的角度来说，帕斯捷尔纳克的用词也极其准确，它营造的公众阅读效果和苏共的冷战管理想象并不相同。

信中说：“离开我的祖国对我而言无异于死亡，因此我请求不要对我采用这种极刑。”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拒绝被驱逐出境的同时，文学性地表达自己对自己的祖国“俄罗斯”（而不是“苏联”）的感情程度之深，因为“苏联”作为一种国家概念的实质是一个政府或者政权，而“俄罗斯”则至少带有历史与地理的双重文化意义，“爱国者”的概念本质也与这样的双重文化意义紧密关联。

六年后，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被解除最高职务。他通过自己的儿子读到小说《日瓦戈医生》。他说：“我们不应该禁止它。我本应该亲自看看这本小说，里面并没有什么反对苏联的意思。”他的这一事后说法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再次证明他本人和他曾经服务的政治体制到底是什么。也许“解冻”意味着更可怕的事情正在某处潜伏在着，虽然客观上它对某些事物显得如同回光返照般的放松。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不同于三十年代作家悲惨遭遇的历史深刻性正体现在这种地方，缓慢的策略性并不等同于个性的真正解放。



1958年11月5日，帕斯捷尔纳克给《真理报》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11月6日被刊登出来，实际上就是一份“声明”。内容看起来是帕斯捷尔纳克已经“承认错误”，但是其中却存在着大量个人性质的解释（甚至是辩解）与个人性质的语文表达。苏联安全机构在后来的调查中指出这份“声明”实际上是一种“双重解释”（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它更像接受美学之中的“双关语”，政府理解的部分和读者理解的部分本质上并不相同），正是由于这些个人性内容的缘故。

信中说：“我就授予诺贝尔奖一事的所有表现也是自由和自愿的”，帕斯捷尔纳克坦白承认自己的“所有表现”都是自己愿意做出的，不是被迫的，包括其中的所谓“错误”以及其他部分。我个人愿意相信这是事实，因为从公开信的实质和事件后来的发展结果来看，帕斯捷尔纳克从来都没有承认过官方施与他的罪名。

帕斯捷尔纳克在信中总结性地描述了自己认识“错误”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直接显示他最初的真实想法，因为现在人人几乎都知道，正如帕斯捷尔纳克自己也知道他自己所谓的“犯错”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的主动反思和“境界升华”，而是由于苏联政府的强力馈赠。他只接受这顶错误帽子的表面，但是对帽子里面的刺猬、匕首和仙人掌完全不接受。

“授予我诺贝尔奖，我是作为取得文学优异成绩来接受的，为此兴高采烈……”这是帕斯捷尔纳克最初的真实想法，他把自己的一切工作与成绩都限制在“文学”这个领域之内，并不包括政治与意识形态。这种想法其实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心中从未改变过，同时也是他一贯的文学主张，即文学具有超越性。

寄出“自愿放弃的通知”，“并无任何人强迫我”，这种强调在苏联语境中收到的实际效果恐怕正好相反。每个略有判断力和感受力的苏联人都能了解这个密集型社会的主要言语方式，那就是它必须具有高度统一性，绝对不允许出现与众不同的各种存在。虽然我们知道“放弃”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是帕斯捷尔纳克自己做出的选择（可能接受了情人伊温

斯卡娅的建议),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外部压力的阴影始终萦绕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左右,所以这种所谓的自愿和没有强迫就并非是内心的与本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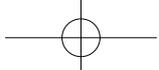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信中提到帕斯捷尔纳克之前曾经给赫鲁晓夫写过信,他本人根本不愿意“被驱逐”出境。这也是在间接地告诉苏联读者,苏共最高当局并非一无所知,而是知道事件始末的。“被驱逐”出境肯定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事件,而是包含着其他比较复杂的政治内容。

信中的主要部分是帕斯捷尔纳克谈论《日瓦戈医生》的主要内容与写作动机。他一方面说明自己“并没有认识到”这部小说的“矛头指向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基础”(实际上就是不承认也不接受官方的罪名认定),另一方面又强调读者们“把它们解释到荒谬的地步,我不能承认是我自己的意思”(反批评),并将“授人以柄作出如此令人伤心的解释”看作是自己拒绝受奖的最终原因。帕斯捷尔纳克的意思是,这部小说本身没有根本问题,是他人的解释出了问题,才导致之后更多问题的出现。

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真实想法。他并不认为小说《日瓦戈医生》完全是政治性的,它只是一部自己努力写出来的文学作品而已,它是关于生活关于历史的个人叙事与表达。现在,我们都知道,真正的作家和诗人都不会愚蠢地认为政治性必须是个人作品的主要属性和完全属性。真正的作家只与永恒价值相关。

帕斯捷尔纳克在信中一方面表示他“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又显示出他内心的强大支撑,“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存心不良或昧着良知做违心的事”,“我写这份声明时心灵自由、坚信我们共同的和我个人的未来是光明的,并且为我所处的时代和我周围的人们而自豪。”在心境恶劣的关键时刻,帕斯捷尔纳克仍然步步为营,守护着自己的道德底线。

1959年2月16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向苏共中央



提交报告,《关于鲍·帕斯捷尔纳克的社会关系》。报告标明是“特别案卷”,并标明等级是“绝密”。根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的编辑注释,我们知道,在这份文件上还有苏斯洛夫的批注“委员会已知道”,文件上还有其他三个人的签字。

报告显示了由苏联安全机关掌握的帕斯捷尔纳克的主要社会关系。

第一类是帕斯捷尔纳克的7个朋友。他们是作家楚科夫斯基、伊万诺夫,音乐家涅高兹,演员利瓦诺夫,诗人沃兹涅先斯基,出版社编辑班尼科夫,翻译伊温斯卡娅。1958年10月23日获奖当天的晚上,街坊楚科夫斯基和伊万诺夫就来到帕斯捷尔纳克家中表示祝贺。

报告还显示了1959年2月8日帕斯捷尔纳克69周岁生日当天,前去探望他的5个人名单,他们分别是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的女儿,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的遗孀,钢琴家里希特夫妇,演员利瓦诺夫的妻子。他们都与苏联文学艺术界紧密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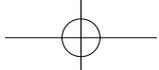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第二类是访问帕斯捷尔纳克的5个外国人。他们分别是英国《每日快报》记者道布森、贝尔切特,西德“西德意志广播电台”记者鲁格,美国旅游者泰勒,英国《每日邮报》常驻巴黎记者布劳恩。

报告中特别说明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1959年2月,帕斯捷尔纳克把他写的“一首按反苏精神写成的诗《诺贝尔奖》”交给了英国记者布劳恩。报告说这首诗已于1959年2月11日在英国一家报纸《每日邮报》上刊登出来了。

第二件是,报告着重谈论了伊温斯卡娅,她是“根据合同”为帕斯捷尔纳克工作的(报告认定她的工作性质是翻译,此外也有人说她是秘书);她和帕斯捷尔纳克同居;她有“反苏情绪,几次表示愿意和帕斯捷尔纳克一起去国外,常常对他产生消极影响。”(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说法);她反对帕斯捷尔纳克把最近写的诗歌作品《诺贝尔奖》交给外国记者,因为“怕自己会被逮捕。”(这个理由同样令人恐惧)

《诺贝尔奖》这首诗一共16行,全文如下——



我是被围捕的野兽。  
远处有人、自由和灯火。  
我身后却是追捕声。  
我没有逃出去的路！

密林，池塘的边缘。  
砍伐的云杉原木。  
四周的路全被切断。  
随它去吧，我不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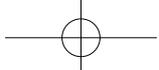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我究竟做了什么坏事。  
我是凶手还是恶棍？  
我竟迫使整个世界  
来哭泣我美丽的祖国。

但行将就木的我。  
相信那样一个时辰：  
善的精神必将战胜  
强大的卑鄙和怨恨。

1959年1月，刘文飞译

诗中表述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其他表述保持着一致性。

偶然看到王家新翻译的《诺贝尔奖》，一共24行，比刘文飞翻译版本多出8行，前面16行与刘译内容基本相同，其他8行(接续在前面的16行之后)如下——



围猎圈愈来愈收紧  
对一个错误的猎物。  
在我右手我什么也不是，  
没有人忠实和真实。

这套在喉咙上的绳索  
我愿它再勒一次，  
我的泪水会揩去  
被我右手的某个人。

对“右手”的注释是，“在写这首诗的前几天，诗人曾对伊文斯卡娅说她是自己的‘右手’”。

刘文飞翻译的《诺贝尔奖》出自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2019)，俄中对照。查了手头的一本帕斯捷尔纳克俄文诗选，俄罗斯双耳罐出版社和共青团真理报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生活是我的姐妹》(2012)，它是“伟大诗人”丛书第28部，里面收录的《诺贝尔奖》也是16行，与商务版俄文内容一致。

1959年2月20日，谢列平向苏共中央提交报告，《关于鲍·帕斯捷尔纳克》。报告标明是“特别案卷”，并标明等级是“绝密”。这份文件上也有苏斯洛夫的批注“委员会已知道”，以及其他三个人的签字（他们也是“社会关系”报告的签字者）。这是苏联安全机关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调查材料。文件篇幅较长。

调查材料显示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家庭背景，特别提到他的姐姐“仍在英国居住”。这就是说帕斯捷尔纳克具有敏感的“海外关系”，而“海外关系”本身就是值得社会公众怀疑的。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的早期文学活动，调查材料指出他曾接近过“阿克梅派”。调查材料鉴定阿克梅派的

特点是“歌颂个人主义和脱离苏维埃现实”。阿克梅派是上世纪初叶一个著名的文学团体，领袖是诗人古米廖夫(后被俄罗斯苏维埃政府逮捕并于1921年8月25日枪杀)，1920年在哈尔滨成立的侨民文学团体阿克梅小组，把古米廖夫奉为老师(另一位哈尔滨诗人涅斯梅洛夫曾经获得过帕斯捷尔纳克的肯定，1945年秋天他在哈尔滨被苏军逮捕，随后死于海参崴附近的格罗杰科夫监狱)；阿克梅派诗人曼德施塔姆，两次被捕流放，1938年12月27日死于海参崴二道河子劳改营中转站(旧址位于海参崴百年大街“火花电影院”后面)。调查材料将没参加过阿克梅派的帕斯捷尔纳克与之勾连，其用心也就可想而知。

“情报材料”还显示，帕斯捷尔纳克“不止一次表露过反苏情绪”，“反苏情绪”对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之前我们在其他报告关于伊温斯卡娅的文字段落里也见到过。“情绪”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本质上属于一种心理活动，“广义即‘情感’，狭义指随同复杂的无条件反射(如防御反射、性反射、食物反射)而产生的恐惧、忿怒以及性欲和食欲等的体验。”(见《辞海》“情绪”辞条)。“反苏情绪”和“莫须有”可以进行横向研究。

“情报材料”显示，帕斯捷尔纳克认为“艺术自由在我国是不可能的”；他在1938年“声称”：“要保卫自己不受现有的压迫和暴力的伤害，只有隐蔽自身，保持内心的诚实。而这样做现在需要英雄主义，至少要对占统治地位的粗暴和残忍进行消极的抵抗。”；他在“卫国战争”期间“表露失败主义情绪”，战争结束后“表现出失望”，他说：“和以前一样，统治我们生活的仍将是横施暴虐和为所欲为，统治我们心灵与思想的，仍将是暴政与专制。”罗织之罪必将面临质询，而不被苏联政府认可的相关自由言论正是帕斯捷尔纳克被广大读者以及其他同行尊敬之处。

“情报材料”显示，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公众”关于他战后作品的批评“不屑一顾”；看重英国的“欢迎”，认为“摆脱当前境遇的出路只有两条：自杀，或者到英国去，在那里我将自由地生活，而且会有人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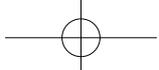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以应有的重视和关心。”调查报告还显示出相关事例，在 1947-1948 年帕斯捷尔纳克和“一系列”英国人见过面；帕斯捷尔纳克答应英国大使馆的霍尔德克罗夫特将“正在写作中的长篇小说交给她并转寄出国”（这部长篇小说即《日瓦戈医生》）。这种解读的逻辑性之所以显得荒谬主要是因为我们对这种解读的本质和方法有所了解，但是它对不具备思考能力的人（他们自己并不这么觉得）是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的。

报告中说《日瓦戈医生》完成时间“大约在 1949 年初”，与实际完成时间 1955 年 11 月完全不同。这说明苏共掌握的信息并不全面和准确，或者说他们其实并不怎么在意相关信息的准确性，因为众所周知，苏联安全机构的侦查部门在其他方面获得信息的准确性以及效率都是非常惊人的。

调查报告显示《日瓦戈医生》完成之后未在境内出版而在境外传播与出版的状况。这与我们之前讲述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其中强调指出帕斯捷尔纳克用自己的话说，就是“考虑的并不是事情的物质方面”（不是出于获得稿酬的经济目的，暗示他的想法指向其他方面）。此外，报告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帕斯捷尔纳克 1956 年 5 月把《日瓦戈医生》手稿送出国出版的经过。对于在国外出版，帕斯捷尔纳克在给姐姐的信中说：“不管造成什么结果，甚至最坏的后果，这也只是很小的代价，因为东西已经写出来了，什么也无法妨碍它在亘古长存的生活中占领一席之地。”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个作家只不过是履行了自己的本分而已，写东西，然后把它拿给别人看。至于其他事务，其实和他并没有什么必然关联，但是敏感的关联却会在特殊语境之中降临到他的身上。

调查报告显示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对《日瓦戈医生》的认识。帕斯捷尔纳克否认《日瓦戈医生》“反苏”“反革命”，“我的《日瓦戈医生》中使我喜欢的主要的东西，也是我不愿放弃的原因，在于恢复艺术，恢复对艺术的态度本身这样一个主题。”只有艺术本身才是一个真正艺术家关心的核心，只有艺术境界才是一个真正艺术家追求的核心，但是有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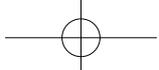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永远不明白这些。

调查报告显示“1958年夏天”国外准备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的“宣传运动”状况，指责帕斯捷尔纳克——在获奖之前，没有制止“利用这部长篇小说进行反苏宣传”；在获奖之时，他“十分高兴”；在“苏联公众”“愤慨”之时，他“不愿意放弃诺贝尔奖”。调查报告明确指出帕斯捷尔纳克的“拒绝受奖”声明“可作双重解释”，证据是，“据对帕斯捷尔纳克信件实行的监控得知，他曾试图向国外寄出若干信件”，表示获奖的欣喜，并委托熟人代为领奖。调查报告还显示出部分信件内容，反映帕斯捷尔纳克的真实想法，如某信“在我脖子上拉得越来越紧的那个无法弄清的套索，其目的在于用强制方法从物质上使我屈膝臣服，但这永远做不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公开表达只是将个人观点予以明晰化，而他的私下表达不仅明晰，而且还异常坚决。这样两种方式表达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只是感情色彩和修辞色彩不同。这其实正是一个作家真实而细腻的语言智慧。

调查报告显示了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接近者的“监控”结果。其中帕斯捷尔纳克的部分亲友并不赞同“苏联公众”的观点，而是同情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他们主要是5个人，分别是伊温斯卡娅，班尼科夫，伊万诺夫夫妇，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女儿埃夫朗。其中调查报告重点描述了伊温斯卡娅和班尼科夫的个人状况和“反苏情绪”（又是“情绪”），比如说前者“颇为聪明，但道德上堕落”，正在劝说帕斯捷尔纳克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然后与之结婚（按照苏联社会标准，未婚同居在道德方面属于“堕落”，但是离婚与结婚的追求又似乎具有一定的正当性）；说后者长期编辑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本质属于职务行为，由此同情帕斯捷尔纳克容易让人理解，但是描述它和“反苏情绪”具有因果关联却让人感到费解）。

调查报告结尾显示，因为英国议会代表团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即将访苏，帕斯捷尔纳克表示“希望前去梯比利斯小住”，避免与之会见。



报告提交当天，帕斯捷尔纳克夫妇就搭乘航班飞往格鲁吉亚，直到英国议会代表团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离开之后的3月2日才坐火车返回莫斯科。这种行为实际上帮助苏联政府避免了尴尬场面的出现，其实是非常符合苏联官方要求和意愿的，但是苏联政府方面似乎并不领情。

1959年2月20日，苏联检察院总检察长鲁坚科向苏共中央提交报告，《关于针对鲍·帕斯捷尔纳克的措施》，报告标明等级是“秘密”。这些措施直接针对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因为他把自己的诗歌作品《诺贝尔奖》交给了英国《每日邮报》记者布劳恩。此事在1959年2月16日谢列平的报告《关于鲍·帕斯捷尔纳克的社会关系》中曾经谈到过，他们似乎觉得《诺贝尔奖》这首诗比《日瓦戈医生》这部长篇小说更具有社会危害性。

建议采取的措施一共9项。

措施第1项，建议召唤帕斯捷尔纳克到苏联检察院询问。

措施第2项，建议询问前向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宣布，他写作和传播《日瓦戈医生》和《诺贝尔奖》，“构成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罪要素”，“应承担刑事责任”。从法律角度进行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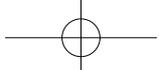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措施第3项，向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宣布，尽管他公开保证爱国和“谴责自己”，但是他“走上了欺骗和玩弄两面派手法的道路，秘密地继续进行自觉地和蓄意危害苏联社会的反人民活动”。“两面派手法”就是对之前“双重解释”的政治化表述。

措施第4项，向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出示刊登《诺贝尔奖》的《每日邮报》传真复印件。

措施第5项，记录帕斯捷尔纳克口供，并由本人签字。

措施第6项，询问后，向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宣布，苏联检察院将对他进行“侦查”。

措施第7项，建议不追究帕斯捷尔纳克刑事责任，不进行案件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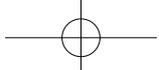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判。报告解释这样建议的原因是，“安排这样审判从各方面看都是不适宜的”，没有具体说明哪些方面不适宜，或许是考虑了国际舆论的压力（包括印度总理尼赫鲁打给赫鲁晓夫的电话）对于“苏联社会公众”要求褫夺帕斯捷尔纳克国籍并驱逐出境的问题，报告认为“按照现行法律，法院无法做到其中任何一条”。从法律角度认为无法操作（隐约觉得这里的理由或许存在着网开一面的浅显痕迹，但是缺乏实际证据证明事实就是这样，这么觉得也有点儿幼稚）。

措施第8项，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处理，“更合适的做法”是褫夺国籍并驱逐出境。操作方应该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操作依据是“苏联国籍法”第7条B款。这项措施的出现彻底推翻了我们前面的分析，并且把处理帕斯捷尔纳克的权限从苏联检察院交还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意味着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措施第9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可以把这个报告“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依据”。

报告后面附录了一份草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关于褫夺鲍·列·帕斯捷尔纳克苏联国籍和驱逐出境》。草案内容基本出自鲁坚科的报告。在1959年2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这个草案经过讨论后并没有被通过。苏联检察院不想这么干，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也不想。和斯大林时代不同，毕竟这是赫鲁晓夫标榜的“解冻时代”。“解冻时代”尚且如此，其他又有何言可叙？

1959年2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关于鲍·列·帕斯捷尔纳克”，文件标明等级是“绝密”。决议全文只有一句话：“责成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意见的情况采取措施”。既然褫夺国籍和驱逐出境的手段都没被采用，那么剩下的处理方法就只有讯问和警告等部分。



1959年3月14日，鲁坚科向苏共中央提交报告，“关于讯问帕斯捷尔纳克情况”，主要内容是“讯问记录”。这其实就是鲁坚科的报告《关于针对鲍·帕斯捷尔纳克的措施》的具体实施，比如召唤帕斯捷尔纳克到检察院询问，向他本人宣布罪名，出示刊登《诺贝尔奖》的报纸传真复印件，讯问有关事宜，记录口供并由本人签字，宣布对他进行“侦查”，对他进行其他处理等等。

在讯问记录的前面，鲁坚科做了说明，其中特意提到帕斯捷尔纳克的“表现胆小畏缩”，并因此而觉得，“他会从关于刑事责任的警告中得出必要的结论”。这种描述和之前群情汹汹的苏联社会舆论的高热度相比显得有点儿小冷。

“讯问记录”记载的讯问问题一共3个。

第一个问题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声明”是“真诚”的吗？

帕斯捷尔纳克的回答是：“是的，这项声明就我方面而言是完全真诚的。”

这个答复和帕斯捷尔纳克之前的言行是一致的。之前他多次强调过自己放弃获奖的声明都是“自愿的”“并无任何人强迫我”。因为不放弃已不可能。

第二个问题是，在“公开保证”后帕斯捷尔纳克是否将“反苏”作品交给了外国记者？

帕斯捷尔纳克的回答是“确是这样”，他把这个行为称作“不慎重地”（严谨程度），并说交给外国记者作品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它们”，它们只不过是外国记者要求的“亲笔手稿”（对方责任）。他对《诺贝尔奖》的认识是，它“很容易被解释成中伤……”这个解释或者辩白大概说明白了三件事，一是确认交给记者手稿的行为（事实无法否认），二是不承认存在发表的目的（当时无从确认），三是不接受对《诺贝尔奖》一诗的阐释（从我们今天看来，这首诗的批判性是非常明显的）。

第三个问题是，外国记者布劳恩说帕斯捷尔纳克给他诗就是为了发

表，让帕斯捷尔纳克做出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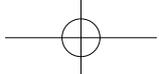
这个问题更像是帕斯捷尔纳克上一个问题答复的追问，你是这么说的，但是记者却是那么说的。帕斯捷尔纳克坚持说“把诗给他不是让他发表”（坚决否认发表意图）。他说他的“话和作品”是被人利用了（坚决否定主观故意）。他表示：“这一新的情况使人感到特别痛心，因为它使我为自己祖国服务的决心被置于令人怀疑的境地。”处于弱势位置的帕斯捷尔纳克只能依靠个人勇气和智慧来保护他自己。

讯问结束后，鲁坚科警告帕斯捷尔纳克必须停止自己的行为，同时警告他不得“泄露侦查材料”。这其实就是最后的处理意见。

讯问时间是从3月14日“12时开始”“14时结束”，总共2个小时，时间不算太长。

“讯问记录”的下面是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签字，“我审阅了记录，对我问话的回答记录正确”。这是讯问的例程序。但是真实而全面的讯问过程，在这份官方秘密讯问记录上是不可能显示出来的，读者也许可以从俄罗斯电影《列夫·朗道：娜塔莎》中获得某些相似图像或者痕迹。这对帕斯捷尔纳克本人来说，肯定不是一个愉快的经历。

《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专题的9份文件，不仅反映了1958年苏联政府处理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事件的具体过程与操作程序以及行为模式，同时也反映了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前后选择变化和始终不变的个人价值观以及个人应对危机的智慧方式，明确地显示出，赫鲁晓夫解冻时期与斯大林时代既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特征和相同的文学事业控制方式，也具有程度方面和角度方面的细节差异。但是现在，我们希望知道的也许并不是这些东西，而只是苏联政府处理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事件的具体过程或者是事实本身。知道这些基本事实（并不是全部事实）之后，相关结论或者认识其实是不难得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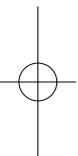
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病逝。

1960年8月16日，伊温斯卡娅被逮捕。

勒卡雷在他的间谍小说《莫斯科情人》中，描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冷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在帕斯捷尔纳克墓前由几百个人进行的一个读诗凭吊活动。一个英国人看到“……一片荒凉的景象，只有被篱笆围起来的坟墓和一些丑里八怪的树木，但九月的那个星期天，空气中充满了难得一闻的自由气味”。局外人看到的当然只是一个表面。

2020.2.19-26，时值 Covid-19

2020.4.27，校对





## 纣王与空白之间的战争<sup>1</sup>

康赫

### 人物

小鬼 讲解员

纣王 商王

妲己 王后

箕子 纣王同父异母兄(史传为纣王叔)

比干 纣王叔

武庚 纣王之子

西伯 周文王

伯邑考 西伯长子

太子发 西伯次子

周公旦 西伯四子

姜太公 周大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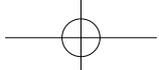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散宜生 周大臣

商容 商大臣

祖伊 商大臣

恶来 纣王扈从

黑乔 犬戎王子



鬼侯 商诸侯

大巫师

铜匠

酒师

少师彊 乐师

奚密 商车正官

虞君

芮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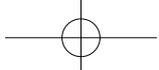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伯夷 孤竹国王储

叔齐 孤竹国王子

农夫

## 楔子

小鬼 啊呀，他再也伤害不到咱们了，因为他死了。无论他生前多么叫人惧怕，他也顶多只能借这戏台还魂，来跟咱们会面。他成了一个角色，不再是一个人。（连说带唱）舞台上的事，你就放心大胆去看。尽管难免会受感动，却千万不要把它当真。有人开膛剖肚，有人剜鼻挖眼，有人五马分尸，有人被剁成了肉泥，可永远不会有人真的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走上台来，扔到你们座位上去吓唬你们。噢，我们是来看戏的，噢，我们是最安全的。可是为什么，那个被我们称为暴君的纣王从来没有出现在戏台上，也从来没有人写过一出关于他的戏？难道真有这么一个恶魔，即便现身戏台也足以引发惊慌，就算我们三千年前就砍了他的头。要不就是他太荒唐太没有分寸，哪怕仅仅作为一个角色，也会造成混乱，坏了表演的趣味。而咱们，遵照孔老二的教诲，都是喜欢秩序的人。这是一个传统。咱们的传统。啊呀，我说了咱们，我说了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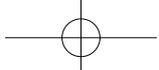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统，我说了咱们的传统。看来咱们是存在的，传统是存在的，咱们的传统也是存在的。说起咱们的传统，我怎么就闻到一股异臭？是秦始皇的死尸在咸鱼堆里腐烂吗？噢，腐烂的身体出卖不朽的品性，而只有臭才能掩盖臭。可这会儿，哪里又飘来一阵肉香？看来肉原本可以照亮肉。（景亮）

## 第一场

### 酒池肉林外

小鬼 这是我们的的大巫师，老天爷的大管家，替主人掌管着世上一切问题的答案。打先祖成汤起，商王要出行，先问他，商王要打猎，先问他，商王要嫁妹妹，先问他，商王要征伐诸侯方国，先问他，商王要祭祀上帝先祖，先问他。向老天爷要答案，就得供献血和肉和酒。待老天爷闻过一遍，大巫师随便吃随便喝。所以，天下巫师皆酒鬼。可这会儿风头变了。纣王出行，不问他了，纣王打猎，不问他了，纣王嫁妹妹，不问他了，纣王征伐诸侯方国，不问他了。至于祭祀上帝先祖，宗庙太远祭坛太高，纣王嫌麻烦，早就不做了。总之，纣王没空问问题，更没心思听答案。从天白到黑夜，纣王的身属于苏妲己和酒，从黑夜到白天，纣王的心属于酒和苏妲己。于是，喝大酒，倒大街，做大梦，日大逼，很快便成了朝歌的新风尚。可不是嘛，与其向巫师求卦问卜，不如喝上两觚自作主张。我们的大巫师失业了，吃肉喝酒也便成了问题。不吃肉可以忍，不喝酒可不行，因为酒乃是酒鬼的唯一真理。（小鬼夺过男孩的陀螺鞭打俩孩子。孩子逃走。小鬼拿陀螺鞭打大巫师。大巫师呕吐，打呼噜）打是打不醒的，得往他嘴里倒点真理进去才管用。（小鬼提起甌往巫师嘴里倒，空了，将甌扔地上。一辆独马挽车忽东忽西，拉着一只巨大的青铜酒器上。车夫边驾车边喝酒，看上去已经睡着。铜匠



和酒师摇摇晃晃在一边走)既然真理来了,我就先下了。(下)

### 第三场

#### 酒池肉林

纣王 若是不必为你的身体担忧,你咳嗽的时候真是太美了。每当你因咳嗽满脸通红,身体轻轻颤动,就像桃花在风中摇摆,散发出缕缕芬芳,比这香醇的美酒,更令我沉醉。

妲己

纣王 嗯,满朝文武都说你是一只千年狐狸。这倒是一个不错的说法。我真想见识一下,从这琥珀一般的身体里,如何长出一个毛茸茸的尾巴来。

妲己

纣王 (轻抚妲己)多么优美的线条,划出了我全部疆域的边界,拥有了它我就拥有了一切。我不会傻到丢下它,去接近那些面目可憎的人。

妲己

纣王 说说你的决定吧,看看是不是大臣们的那些絮叨刺激到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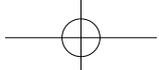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妲己

纣王 看来酒还真是一样好东西,能让柔弱的女人即刻就爱上铁剑。我们殷人有过不少喜欢带兵打仗的王后,但是以你的体质,恐怕经受不起征战之苦。

妲己

纣王 王宫、鹿台和这里,所有东西所有人,你可以随意驱使随意享用。趁我不在,你可以尽情享受一段无拘无束的逍遥时光。

妲己



纣王 就算你终日守在我身边，这种攀亲联姻的事情也免不了会发生。我们殷人一向通过征战获取财富和荣耀，但有时候也会接受诸侯方国的联姻请求。除了促成各取所需的交易，它与进贡一样意味着臣服。

妲己

纣王 你不必担心衰老，我们都会在变得太老以前就死去。

妲己

纣王 南面的人方是极难征服的一族。他们出尔反尔，不拼到走投无路决不肯缴械投降。与不堪一击的羌人相比，我更喜欢跟人方打仗。这次，我打算将他们彻底击倒。不过对你来说，这事太过危险。

妲己

纣王 好吧，既然你这么想要像妇好那样征战沙场，我马上让人教你马术和剑术，免得你到了战场，不是被人杀死，而是从马背上摔死，或是不小心为自己的刀剑所伤。

妲己

纣王 这事多么新鲜，我居然毫不知情。

妲己

纣王 我也想把自己绑在树上，领教一下你的剑术。

妲己

纣王 你又咳嗽了。

妲己

纣王 若是世上有药能治好你的病，我一定为你办到。

妲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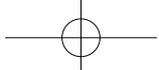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纣王 什么药方？

妲己

纣王 那么多人自称是圣人。看来真正的圣人，先得是一个傻瓜。

妲己

纣王 若不是你一再坚持，我不会去造这古怪的刑具。我喜欢一剑



将人杀死，讨厌这样没完没了把人折磨。

妲己

纣王 人人都长一个舌头，这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妲己

纣王 我们的比干王叔总是那么紧张，哪怕把整个世界都塞进他怀里，他的眉头也决不会因此舒展。

妲己

纣王 父王临时死之前，将我托付给了比干王叔。他一手将我带大，自然就视如己出。对这样的人，我们需要有一些耐心。

妲己

纣王 嗯，比干王叔一向有勇有智，很会打仗。虽说如今年事已高，那些弱不禁风的羌人毕竟不是他的对手。

妲己

纣王 你要把他征战两年所得的奴隶拿来挥霍，哈，他会急的。

妲己

纣王 嗯，我到时候还他三千人方战俘就是了，三千力强体壮的真正斗士。他应该会喜欢这样的好买卖。

小鬼（在舞台一侧大声地）商容来了。（商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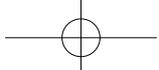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纣王 商容，他还活在人世吗？无趣的人总是能够长命百岁，即使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他们也一定要磨磨蹭蹭再活上几年。啊商容，你就自己进来了？

商容

纣王 外头林子里有不少野兽，向来只认血腥与肉臊，可不识什么金牌银牌。

商容

纣王 你的进言我听过很多了，说来说去就那几句。你还是把那块金牌还给我吧商容，免得你一把老骨头了，还去塞那些野兽的牙缝。



商容

纣王 唔，你一向口齿不清，但还算识得大体。

商容

纣王 你问吧，千万不要没完没了。

商容

纣王 那是一件叫人赏心悦目的东西。

商容

纣王 确实如此，所以赶紧带着你的仆人和你积攒多年的财宝回老家去吧。

商容

纣王 你执意如此，就请长话短说。

商容

纣王 听着是个不错的消息。

商容

纣王 这不是什么秘密。

商容

纣王 这是个不错的比方。可惜从周人身上我只看到羊羔的羸弱，闻不到半点豺狼的血气。

商容

纣王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商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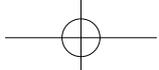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纣王 那我们就慢慢等吧，直到这只羔羊有一天张开血口，向我们露出豺狼的獠牙。

商容

纣王 我要暂时放周人一码，先给人方致命一击。

商容

纣王 由他们去祭祀我们的神祇和先祖吧，省得我再费心思，另行



繁琐的祭礼。

商容

纣王 天下，王座，人心，这是三样东西。前面两样是可见的，后面那样是不可测的。借玩不可测的人心来玩可见的王座与天下，是一个古老的游戏，花样繁多但了无新意。

商容

妲己

商容

纣王 商容，你闭嘴吧。这个世界有无数的秘密，你想看到的并不是我想看到的。

商容

妲己

商容

妲己

商容

妲己

商容

纣王 商容，你真的不愿回家过安宁的日子，想要现在就死在这里吗？

商容

纣王 那好。（一剑劈死商容，侍卫将尸体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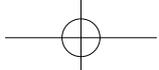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妲己

箕子

喜妹

妲己

纣王 我讲究风度和礼节的哥哥，你一向都认为这池苑是不洁之地。是不是你在自己的梦想里沉溺得太深，一不小心走错了地方？



箕子

纣王 既然都来了，那就不妨跟我一起喝点酒吃点肉，滋补一下你虚弱的身体和精神吧。

箕子

纣王 喜欢胡思乱想的兄长，你的脸上写满了忧虑，告诉我你最近又有什么新的发现。

箕子

纣王 火的天命是燃烧，雷电的天命是击打，血肉之躯的天命，是抢在衰败腐朽的脚步之前尽情消耗，成为泥土。若是一切都要依从上天不可动摇的意志，若是我确实对应着天空中的哪一个星星，它致命的轨道岂非不可逆转？那就请上天降下它全部的威严将我击成碎片，在刺目的光焰中飞向命运虚无的极限。可我怀疑那神秘的力量，那掌握了人间法则的盖天巨手，不过是软弱的人为自己设置的一个幻象。在它下方，他们建起世俗秩序挡住欲望狂暴的面容。他们害怕的不是那神秘力量，而自己的真相。破坏，破坏，这迷人的强光，不可抵挡的诱惑。所有被决定了的，需要用破坏去再尝试一遍。

箕子

妲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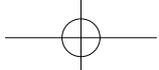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纣王 我有多少年没有行祭祀了？

箕子

纣王 我很快就会让你们所有人都感到满意。不过现在，我要和妲己打扮成周人的模样，去城里找些乐子。（吹口哨，车正官奚密牵两马挽车上）

妲己

纣王 过两天我要自驾新车，带你去林子深处打猎。（三人均下）



## 第四场

### 王都一酒馆前

纣王 回来！（恶来站住）

黑乔

纣王 是嘛，如此说来我只能是那个“只有”了。

恶来

妲己

纣王 这个恶棍刚才挡了我两剑，不简单。

妲己

纣王 你俩跟我去王宫。

恶来（四人下）

## 过渡场

小鬼（指挂图讲解炮烙之刑。挂图收起）我们的历史是由孔子本人和孔子二世孟子，孔子三世董仲舒，孔子四世朱熹，孔子五世六世若干世一起书写的。孔子关于等级和秩序学说的灵感来自中国第一任天子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创制的周礼。武王灭纣后把周公旦分封到曲阜成立鲁国，周公旦派儿子去当鲁国国君，自己留在武王儿子成王身边治理江山。后来，同为曲阜人的孔子自称是周公的传人，其实他是殷人的后代。在刘邦立汉之前，孔子并没有现在这么得宠。刘邦讨厌孔子，每次在路上遇到头戴儒生帽的人，都要狠狠抽他们耳光，再叫随从摘下他们的儒生帽，亲自在里面撒一泡尿才算解气。不过他预见到他们刘家有一天需要孔老二那套东西，终究还是在死之前拜祭了一次孔子。帝位传到武帝，刘家遇上外姓入侵权力核心的麻烦，武帝就采纳了孔子三世董

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割掉了罔顾龙颜震怒执意为李陵说话的司马迁的鸡巴。司马迁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看到了表演，表演的法则则是周礼，要演绎的是春秋大义，主要演员是热爱权力和战争的王公贵族。司马迁没有说这是中国式伪善的起源。他对孔老二和汉武帝笔下留情，对纣王就没有那么客气，尽管对于古人来说，炮烙只是一种稀松平常的刑罚，并不比说几句话就割人鸡巴更为残忍。在司马迁他描绘的炮烙里，我们还是能够闻到一股淡淡的周人的味道。

## 第六场

### 殷宗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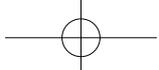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小鬼（以一帧帧图像演示）比干祖父也即纣王的曾祖父武乙认为自己可以打败天帝。他往稻草人里塞进一颗猪心，并称其为“天神”。他令随从与“天神”搏斗，将“天神”打败，然后掏出里面的猪心生吞下肚。他又做了一只大皮囊，装满猪血悬于树下，再拿箭射它。他称之为“射天”，每回都是“天神”七窍流血而死。于是天神震怒，在武乙狩猎之际化作一头白色犀牛，将他引到洛水与渭水之间。就在武乙帝举箭欲射之际，犀牛消失，天庭降下一道闪电，将他劈成两半烧成焦炭。纣王辛自小能言善辩、机敏过人，且力大无比。辛父帝乙早死，比干力排众议，让辛而不是让长子微子启次子箕子继承帝位，指望他像先祖盘庚那样，以其刚烈与冷酷整治王国纲纪，与诸侯方国重修法度，复兴殷道。他没料到帝辛变成了比武乙还要古怪的暴君。

比干

恶来

纣王 王叔约我在宗庙见面，不知有何训导。

比干



纣王 虽说我很少正儿八经祭祀列位先王，却经常在黄昏时分，由着莫名的冲动独自漫步到这里。

比干

纣王 王叔说得极是。不过，谈论对于将来的忧虑是件消耗心力的事情，王叔要是愿意坐下来说话，也许能让紧张的情绪稍稍缓解。

比干

纣王 辛对王叔一向心怀敬意。

比干

纣王 放了他。

比干

纣王 这些农夫的后人，唾面自干的卑贱种姓，我要给它们机会。

比干

纣王 虽说类似的责难我从别人那里听过一遍又一遍，今天由王叔亲口说出，听起来仍是格外的威严有力。

比干

纣王 我确实本该抽空修理一下身边这些老朽失灵的部件，恢复它们各自的功能，让它们发挥与自己角色相宜的能量。只是我并没有那么好的耐心，既然它们碍手碍脚又无可救药，不如趁早将它们舍弃，或直接毁掉。

比干

纣王 王叔说得有些过于严重。

比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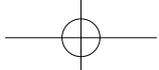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纣王 我造炮烙是要教训毁谤者和叛逆者。

比干

纣王 在将无赖之徒赶尽杀绝之前，我们最好先将它保留一阵子。

比干

恶来 正是在下。



比干

恶来

纣王 我有恶人告诉我什么是恶，我有美人告诉我什么是美，这就已经足够。我不听麻木的人奏乐，不跟无趣的人说话，不许口齿不清的人进言，禁止昏聩糊涂的人给我添乱。

比干

纣王 王叔年事已高，应该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不过，既然连王叔也认为老天爷不下雨是因为我近年不行祭祀的缘故，那我现在就在此向列位先王保证，我会尽快向你们行一次最隆重的祭礼。

比干

纣王 我决定请大巫师帮我做一场人牲祭典。

比干

纣王 望王叔慷慨解囊，借我从羌方带回的三千战俘。

比干

纣王 祭杀的活人越多就越灵验。就让诸神和列代先王一次享用个够吧，好为我们痛下大雨。

比干

纣王 我多年未行祭礼，要是也像成汤王那样割几根头发装装样子，恐怕反倒会惹怒上天先祖。王叔从羌方精挑细选带回三千战俘颇为不易，但羌人是周人近亲，只是比周人更加懦弱卑贱。等我征服人方，一定双倍返还王叔更为优质的奴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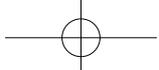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比干

纣王 辛并不知情。王叔有权自行其是。

比干

纣王 不会。王叔应该知道，自从我停了祭祀，不再有人牲需求，也就没有再要求他们进贡奴隶了。

比干



纣王 王叔请讲。

比干

纣王 是如此。

比干

纣王 是如此。周人杀的主要是他们的近亲羌人，我这样安排也阻止了周人与羌人重新联合，在西边给我们制造麻烦。

比干

纣王 我明白了王叔的用意。

比干

纣王 王叔过虑了。在王叔回朝歌之前，我已打算出征人方。我们只需偶尔讨伐一些不听话的方国以威慑四方，并不需要为保持战力而不断发动战争。我们远没到需要忌惮任何一方来挑衅我殷商王权的这一天。

比干

纣王 多谢王叔。（与恶来下）

## 第九场

### 朝歌南郊鹿台

纣王 最强壮的羌人战俘也就这个样子。

妲己

黑乔 我也是这么想。

恶来

纣王 让他上来。（奚密驾两马挽车上）

奚密

纣王 打仗呢？



奚密

恶来

纣王 他来做什么？

恶来

纣王 姬昌已经离开羑里了吗？

恶来

纣王 嗯，他还说我会死在甲子之年。他儿子带来了什么？

恶来

纣王 你都收下了？

恶来

纣王 没有别的了吗？

恶来

纣王 你都收下了？

恶来

纣王 没有别的了吗？

恶来

纣王 你都收下了吗？

恶来

纣王 没有别的了吗？

恶来

纣王 那一定是你喜欢的珠宝了。你都收下了吗？

恶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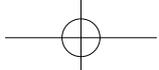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纣王 嗯，为什么不放在鹿台？

恶来

纣王 这车如何？

妲己

纣王 恶来，你去看一下猎场，哪里犀牛最多。妲己王后欢喜围猎



大犀牛。不过你先去带姬昌的大儿子来见我吧。(恶来、奚密下)就像那些不会死的乌龟,他们躲在角落里一刻不停地无声诅咒,老了死了老了死了老了死了。你若拿它们来垫床脚,它们会一直活到替你送终的那一天。我的先祖竟然相信,从这种卑贱的动物身上能读出这个世界的终极秘密。可姬昌这个长子的勇气又是从哪里来的,甘愿将王储的位置留在西岐,独自来朝歌送死?(伯邑考上,数步一跪拜)坏血必定繁衍坏血,一个人不可能超越一个种族的习性。(伯邑考跪地不起)那边趴在地上的人是谁?

伯邑考

纣王 这是你们周人发明的新礼仪吗?

伯邑考

纣王 伯邑考,你起来吧,不要用你的膝盖弄脏我的石阶。

伯邑考

纣王 我妹妹她在西岐过得可好?

伯邑考

纣王 太姒虽非我胞妹,但若不是那时我年岁太小,我会阻止这门亲事。听说你是要来接你父亲回西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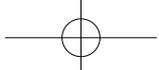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伯邑考

纣王 你不必为一个能推演将来的人担忧,还是多为自己眼前着想吧。

伯邑考

纣王 这些以怨恨为食的人,惯以用一种病疼喂养另一种病痛,世上也因他们而滋生一种叫做怜悯之心的病魔。姬昌的儿子伯邑考,尽管你和你父亲一样假模假事,却没有他的凶狠奸诈。正因如此,我对他多少还能容忍,对你的忠厚面孔却只有满心厌恶。不要趴在地上,趁我还没有将你斩成两段,赶紧滚回西岐去吧。

伯邑考



纣王 这岂非执意要让我看到：即便最卑贱腐败的种姓，也会偶尔结出一个干净的果实。一句戏言正在变得像一个诅咒，让这乏味的世界有可能增添一份稀少的乐趣。那就把这局势推向尽头吧，看看姬昌的预言究竟会以何种方式来应验，他又将如何用他的善来表演他的恶。姬昌儿子伯邑考，我答应你的请求，也一定会让你可怜的父亲亲口品尝你这颗孝子之心。

伯邑考

黑乔

纣王（拿起黄铜斧钺。）现在，你拿起剑来。（恶来将黑乔的剑递给伯邑考）

伯邑考

恶来

纣王 带进来。（恶来下）

伯邑考

纣王 人的勇气只能来自天生的胆魄而非后天的迂腐。拿起剑来，你若胜了我，你和你的父亲都可以获得自由。

伯邑考

纣王（从地上挑剑给伯邑考）对于罪，我另有界定。（伯邑考迟疑中挡了纣王一剑，踉跄后退。恶来领西伯上）

西伯

伯邑考

纣王 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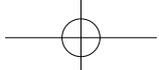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西伯

伯邑考

西伯

伯邑考

纣王 机会走了。



西伯

纣王 这位年轻人是个不错的武士，看上去你好像认识。

西伯

纣王 他是你们邻国的一位王子。

西伯

纣王 姬昌，你是否还确信，你将很快重获自由，而我还是会死在甲子之年？

西伯

纣王 我打算成全你的预言。

西伯

纣王 你和召方的崇侯虎都是野心家，崇侯虎不如你伪善但比你狡诈。我刚才拿这把黄铜斧钺杀的便是崇侯虎长子。召方近年多次进犯殷界，这算是给他们一点教训。这把斧钺传自成汤大帝，代表了我大殷商的至尊权威。现在，我命你执此权杖平定召方崇侯虎，并为我永世镇守西疆。我要腾出手来去征服人方。

西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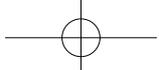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纣王 我要你表达诚意。

西伯

纣王 这是拿刚杀死的崇侯虎长子的心做的汤羹。好好享用这人间的美味，不仅平息你胸中多年的怨恨，也表明你为我讨伐崇侯虎的决心。

西伯

纣王 再离奇的谜底也只是“可能”的一种面目。西伯姬昌，现在你自由了。



## 过渡场

纣王 它已经中了五箭，快跑不动了。

黑乔

恶来

妲己

奚密

妲己

恶来

奚密

马匹受惊，马车倾侧、车轴断裂的声响。影子戏结束。小鬼上，讲解一组有关这次翻车事件的图，和一幅刻有甲骨文的牛胛骨图。

小鬼 犀牛突然掉头，纣王的马受了惊吓。恶来避之不及，一头撞上纣王的马车。看看这块牛肩胛骨上面写这个“車”字，中间这一竖是断开的，专家就此推断他们当时坐的两辆马车的车轴给撞断了。实际情况也确是如此。恶来和妲己摔出车外。恶来断了一条腿，成了一个瘸子。妲己受了很大的惊吓。虽说只是脸部擦伤，但她担心自己会破相，一直卧床休养。至于车正官奚密，纣王嫌他造的车不够结实，要杀他。他一定是早就替自己造好了逃命用的快车，连夜出城，没人追得上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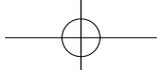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 第十四场

### 商大殿后

恶来

妲己

恶来



妲己

恶来

妲己

恶来

妲己（纣王上）

纣王 王后，喜妹说你胸口又疼得厉害。

妲己

纣王 不是小事。（轻抚妲己脊背与胸口）好些吗？（妲己咳嗽）恶来，滚。

恶来

妲己

恶来

纣王 滚。（恶来下）

妲己

纣王 这事很快就能办妥，你不要为此操心。（敲第一遍鼓）

妲己

纣王 征服他国是为获取财富，可也是必须争胜的游戏。人方俯首称臣不到一年，又出尔反尔犯我边界。无论如何，这次我要彻底将其毁灭。

妲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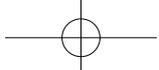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纣王 你不如就在王宫里玩玩杀人游戏。

妲己

纣王 像妇好王后那样驰骋疆场自然让男人也肃然起敬，可相比而言，你现在的样子反倒叫我更加爱怜。

妲己

纣王 我还没有见过。就让那些烟云从我们眼前飘过去吧，王后不要再为此烦恼了。我知道如何打发那些女人。



妲己

纣王 替她担心？

妲己

纣王 我会让恶来护送有莘氏公主时带足卫兵。比干王叔应当明白，我对他一再忍让，只因他对我有养育之恩，且年事已高。（大殿第二遍敲鼓，妲己抚胸口）怎么了？

妲己

纣王 噢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治你心病的灵丹妙药？

妲己

纣王 至少我不是。

妲己

纣王 或许碰巧有哪位诸侯知道一些这方面的情况，趁他们都聚集在王都，一会儿我就去问一问。

妲己

纣王 要真有玲珑心，不论长在谁身上，我都取了给你。（击鼓声，恶来上）

恶来

纣王 恶来，你说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圣人？

恶来

纣王 嗯，圣人喜欢掏心窝子。所以，若真找到圣人，这玲珑心是可以掏来用的。恶来，你说如何才能找到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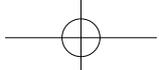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恶来

纣王 西伯倒是一向有圣人的好名声。

恶来

纣王 他连自己儿子的肉汤都认不出来，叫我怎么相信他能算出圣人在何方？

恶来



纣王 好吧，那我们就再去见识一下西伯那套古怪的推算术吧。你带上我的卫兵去接有莘氏公主，以防路上有个什么意外。（三人下）

## 第十六场

### 商大殿

纣王 今天的鼓乐格外响亮。我的鼓手和乐手想必是受到了额外的赏赐，才肯如此卖力。那位趴在地上的白头人，看着像是我的一位老熟人，为何不抬起头来？

西伯

纣王 原来是西伯姬昌。你家可真是一群怪物，一个个都喜欢这么说话这么趴着。

西伯

纣王 自从你上次离开王都，两年内便把最富庶的几个近邻都一一征服，收获一定不小。

西伯

散宜生

恶来

纣王 恶来，替我收下西伯的美意。西伯姬昌，你杀崇侯虎，除了收获肥田，也解了自己心头大恨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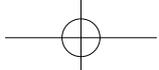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西伯

纣王 鬼侯和鄂侯各送来十万将士。同为三公，你西伯出的礼最重。好吧，说说你有什么要求吧。

西伯

纣王 说吧。

西伯



纣王 我连今世的美名都不想要，你居然认为我会在意自己死后的美名。

西伯

纣王 不祥之物。我差点忘了你一向喜欢扮演预言者。好吧，我答应你废除炮烙之刑，还有别的请求吗？

西伯

纣王 说吧。

西伯

纣王 你们不是早就在私下里修商人典吗？这差不多都已是你们周人的习俗了。

西伯

纣王 看来你真正想要的，是我当着列位诸侯国君之面，正式授你以祭祀权。嗯，除了祭祀权，你还想要什么？

西伯

纣王 说吧。

西伯

大巫师 去西岐讲学？不去。只要嘴唇还没有沾到酒，酒鬼就能坚守做人的原则。

纣王 那么你还想要关于天意和命运的解释权？

西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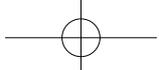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纣王 自从你为我送来了妲己王后，乌龟和老天爷就不再讨我喜欢，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去吧。

大巫师

西伯

纣王 我不在乎你们想要在后人的记忆里装些什么东西。我只是给了你一些我自己不想要的东西。

西伯



纣王 是一个女人吧。

西伯

纣王 我很快便能知道，你说的是否属实。（恶来上。比干手提有莘氏公主脑袋上）

大巫师

恶来

比干

箕子

纣王（捡起莘氏公主脑袋）多么不可思议，这离开了躯干的脸，仍是如此美艳。这漆黑的眼珠，还残留着宝石的光泽，没有完全熄灭，似乎正在观看世人的表演。这苍白的嘴唇沾了一丝血迹，却依然柔软，仿佛随时都会重新呼吸，吐出芬芳。不，这眼再不能摄入一个人影，这嘴也再不会发出一个音来。唔，恶来，去把它清洗一下，找块干净的地方埋了（将头颅递给恶来）

恶来

纣王 先别急着下。

恶来

比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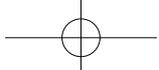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纣王 看来殷人和周人还真不是一个族类。周人喜欢一上来就趴倒在地，我们殷人却惯于横冲直撞不请自到；哪怕亲人相见，不但不给问候，还要把一颗美人头扔到你跟前来。王叔可好？

比干

纣王 请王叔多一点耐心。自由奔跑能让猎物变得肥美可口。

比干

纣王 敬爱的王叔，哪怕天下所有人都睡着了，您也依然能保持清醒，维护一个国家的荣誉永不厌倦。正如百姓称呼王叔的那样，您是一位圣人。



比干

纣王（挡比干剑）王叔的声音听着有些生硬，就像有人在我耳朵里塞进一把干草，还要立刻把它点着。我想王叔或许得了什么热病，需要放出一些坏血，才能获得平衡。恶来，你说比干王叔像不像圣人。

恶来

纣王 西伯姬昌，你立刻算一卦，比干王叔是否是一位圣人。

大巫师

西伯（掐指算卦）微臣之前已算过多次，比干王叔确实是一位圣人。

纣王 比干王叔可有治妲己王后心病的玲珑心？

西伯

纣王 王叔一向都能把握大局主持公道，（剑指比干心窝）请王叔准许我借这颗玲珑心一用。

箕子

大巫师

比干

纣王 正是如此，我敬爱的王叔。我下手会尽量利索，免得王叔为这碗口大小的创痛，失却平素尊贵的风范。

恶来

比干

箕子

纣王 箕子已经疯了，把他关进大牢里去。（下。卫兵抓箕子。箕子挣脱）

箕子

少师彊

大巫师

西伯



## 过渡场

### 酒池肉林外

两辆马车由数名士兵护送，从舞台一侧走向另一侧，前面的马车装着酒和酒具，后面的马车，坐着喝醉了的酒匠和铜匠。车队后面跟着一群馋涎欲滴的伤残者。

小鬼 从前朝歌没有几个鬼，除了我。打比干做了剜心鬼，朝歌无处不闹鬼，如今已成了一座鬼城。看，（对空气指点）炮烙鬼，斩头鬼，剥皮鬼，风干鬼，油炸鬼，水煮鬼，打死鬼，吊死鬼，溺死鬼，毒死鬼，日死鬼，闷死鬼，气死鬼，恨死鬼，哭死鬼，饿死鬼，比所有这些鬼加起来还多的，（指尾随车队的伤残者）是酒鬼。万事凋零，除了侍候酒鬼的事业。看看，这两位酒鬼中的酒鬼发了大财，为防穷鬼拦劫，给纣王送酒和酒器都雇佣了专门的卫队。（小鬼下）

## 第二十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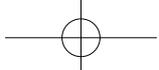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 酒池肉林

纣王与女人们穿薄衣饮酒。两侧铜炉里燃着大火。

妲己

纣王 等春天到来的时候，我要带你一起去南方，那里现在已是我们自己的疆域。骑在马上，坐在车里，或是走在路上，你我不用再为刀剑分神，可以尽情享受南方湿润的空气甘甜的雨水和柔软的东风，让劳累的身体得到应有的修复。

妲己



纣王 衰老是件肮脏的事情，不时想要提醒你它即将到场。适当的休息与修复就是为了拒绝它过早造访。

妲己

纣王 确实如此，我的王后。

妲己

纣王 我喜欢南方的女人和美景，但我在那里多留了三个月却是另有原因。

妲己

纣王 如你所知，此次南伐，并非因为人方尚有利可图，而是要一劳永逸解除南方之患。但人方不仅很会打仗，而且拒绝投降。打败他们很容易，要全部剿灭他们却很麻烦。所以，我把剩下的清理活交给了离人方最近的鄂侯去处理。

妲己

纣王 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一直希望提升自己在诸侯方国中的地位。

妲己

纣王 是的我的王后，你知道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妲己



纣王 是你，我的王后。

妲己

纣王 确实如此我的王后。在这三个月里，我的士兵在鄂侯辖地得到了及时的享乐和休息。征战多年，他们需要一些放松。无论如何，我的王后，如果这桩亲事让你很不开心，我可以回绝鄂侯。按理，他这两天应该已经带女儿赶到朝歌了。

妲己

纣王 怎么回事？

妲己

纣王 什么时候？

妲己

纣王 黑乔把鄂侯也杀了？

妲己

纣王 杀了鄂侯的女儿算不上太大的事情，让鄂侯跑了却绝不是一件小事情。（祖伊上）

恶来

纣王 祖伊，你也开始这么横冲直撞了。

祖伊

纣王 啊祖伊，你每次从周方回到朝歌，都会带来一些有趣的故事。这次你又准备跟我讲些什么样的故事？

祖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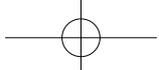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纣王 哦，是不是周人又在黄河对岸搞大聚会了？

祖伊

纣王 他们去年就搞过一次。我本以为这下能有个好收成了，结果还没渡河他们又缩回去了。

祖伊

纣王 很好。看来今年才是我们的丰收年。



祖伊

纣王 看你的样子，有很多话想一吐为快，那就说吧。

祖伊

纣王 多么奇怪，你的长篇大论尽管我听不同的人说过一遍又一遍，居然并未像往常那样激起我的怒火，反倒有阵阵快意涌上心头。继续往下说吧，祖伊。

祖伊

纣王 或许你想问的是：殷商还有什么人在意陛下吗。这么说来，你还想告诉我，至少你祖伊是在意的。

祖伊

纣王 我们还有多少人马？

祖伊

纣王 那么说来我还有二十万大军，这已经足够了。

祖伊

纣王 全部基业？就这些吗？

祖伊

纣王 啊这破旧不堪的基业就要挥霍完了，我喜欢这样。

恶来

纣王 来看看你们带来了什么新家伙。

铜匠

酒师

恶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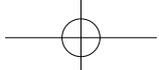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铜匠

酒师

恶来

铜匠

酒师



恶来

铜匠

酒师

恶来

铜匠

酒师

恶来

纣王 很好。师涓，把你的曲调定得高一些，热烈一些。现在，解除你们身上的一切束缚吧，我们来开怀畅饮，纵情欢闹。（纣王姬己及众人脱净衣衫，饮酒，跳舞，大笑，乱交。祖伊醉酒一般不住摇着脑袋踉跄下。幕落）

## 第二十二场

### 牧野

小鬼 “我的主意已定不可改变。你们谁若违抗我的命令，我就杀死谁，谁若阻挠我的行动，我就杀死谁。”愤怒之王盘庚如此威胁那些反对他迁都的贵族和大臣，然后他带殷人渡过黄河，将都城从山东曲阜迁到了殷，今天的河南安阳。殷人就是河南人，但并非时下住在河南的人。盘庚迁都，利于抑制旧贵族势力，提升中央王权，也利于逐鹿中原，扩展商人版图。安阳西边紧挨着太行山，东北边是一块高台地，对面有一片广阔的平原。洹水源于太行，横穿安阳，流向东南。安阳城像是被一只巨大的簸箕守护于正中央。此时的大殷商，西北是羌方，西面是召方，北面是土方，东北是孟方，东南是人方。建都安阳，不仅固若金汤，且视野开阔，进退自如。盘庚迁都安阳之后，殷商迎来了自己的最大一次复兴。又一个多世纪之后，殷商西侧出现了一家被迫从北方

邠地迁都至周原也称西岐的新邻居，周人，他们前来投靠殷商，并在不久之后成为殷商的终结者。所谓冤家聚头，这东西两个大冤家聚在了中原。因而，若非盘庚执意迁都，中原将不是中原，更不会是河南，若非盘庚执意迁都，商人也不会遭遇周人。

商方

纣王 太阳已经升起，朝雾还未散尽。这蚁集了兵马与刀剑的旷野，或因很快就要被战争的喧嚣撕破，显得格外洁净安详，就如开场前的戏台，献祭前的祭台。

祖伊

纣王 多么神奇的宁静啊。这些鸟儿快速无声地滑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又从那一头返回这一头，像是充满了预感。我身后的这些士兵，脸上显出从未有过的深思的神情，似乎他们不是要去战斗，而是在等着一样什么东西出现，像那些飞鸟一样，向我传递着异样的味道。

祖伊

纣王 命运正在一点一点显露自己的面容，却并未改变它一贯的扑朔迷离。无论如何，不管敌人还是我们自己，都在此一览无遗，无所隐藏。我喜欢这片开阔的平地作为我们埋葬周人的最终战场。

祖伊

纣王 我们的兵力足以对敌人实施包围。黑乔，你带你的二十万兵马从右侧进攻。鬼侯，你带你的十万兵马从左侧包抄。我和祖伊从中路直取姬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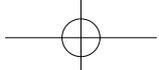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鬼侯

黑乔

纣王 出发吧，鬼侯，带好你自己的人马，不必操心过多。

鬼侯

纣王 你确定你和你的部下还能打仗吗？



黑乔

纣王 那你也赶紧出发吧。

黑乔

祖伊

纣王 他们杀不了敌人，但可以迷惑敌人。重要的是，我不能让他们妨碍我的攻击行动。祖伊，我唯一可信赖的子姓族长，让你的箭士与我保持距离，一旦我的战车与骑兵靠近敌人，你就下令放箭。我要亲手击杀姬发。

祖伊

纣王（仗剑上战车，打出一个长长的唿哨）我的猛兽们，你们的猎物就在前方。现在，紧随我的车轮，去划出一片血海。（又打出一个长长的唿哨。众人山呼。纣王与众人下）

祖伊

周方

商方

祖伊

黑乔

祖伊

黑乔

祖伊

黑乔

祖伊

黑乔

纣王 这些追随我征战多年的士兵，从来一旦听见战鼓震动，四肢便充满了力量，眼睛里没有一丝疑惧，只有一团团嗜血的火光。他们

迅捷地冲向敌人，就像猛兽扑向弱小的动物，要给它们致命一击。可今天，他们就像是在梦游，不再认识我，也不再认识他们自己。哦不是的，他们是不再认识自己对面的这些敌人。相距再远，是羊是狼也能一眼辨别。和我一样，他们一直以为今天只是过来宰羊，结果却迎来了一大群比豺狼更贪婪的鬣狗。从那时起，我的战士便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旦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便无法相信自己的四肢和手中的刀剑。看，我的军队不仅被这群肮脏的鬣狗疯狂撕咬，去好像还开始了自相残杀。黑乔，你来这里干什么？

黑乔

众人

纣王 鬼侯也倒戈了。我的将士们从一场梦坠向了另一场梦。尽管太阳已经升到中天，他们却再也不会醒来，因为死亡很快就会接上他们的大梦。

众人

纣王 这场面虽说未料到，却也理所应当。目睹了太多人间的习俗，我早已暗暗等着这一天到来。它已经来了。（下）

## 第二十三场

### 南郊鹿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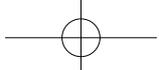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恶来

纣王 演得不错，恶来。

恶来

纣王 它们全都是你的了。你最好收拾得快一些，一会儿它们就不再是我的了。

恶来



纣王（点火）这炮烙已经毁掉，这大火还能燃起。

恶来

纣王 妲己王后呢？

恶来

纣王 哦，她打算自杀。

恶来（搬珠宝，妲己上）

妲己

纣王 这把剑坏了，这把刀也坏了，这只箭袋，已经空了，追随我左右的人全都走了。可以收场了，就像跟在烈焰后面升起的一股青烟，很快要在风中飘散。

妲己

纣王 没有人有这样的力量，除非我毫无防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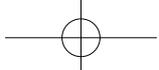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妲己

纣王 给我一樽酒。只有酒能替代血，为我补充些许体力，让我的生命稍作停留。（妲己取酒）这命运的线条，我曾经对它多么好奇，想看看它是否真的那么乏味，是否一切都是必然，不允许有任何意外，不接受任何人的挑战。此刻它看上去是多么清晰，因为我正站在它的末端，看到了它的全部。是的，我看见了，但仍然只是可能，而不是那不可能。

妲己

纣王 有些人的生命如同溪水，缓缓流淌又细又长，有些人的生命充满了羊羔的哭声，靠着哀叫保全种族。我的王后，在我的血管里游荡着不安的野兽，只要活着，我就不能平静。这是我从商人先祖那里继承的秘密，这不可改变的秘密，需要我们有一天自甘灭亡。我亲爱的王后，现在我们必须去独自迎接死亡，无论你选择活，或是选择死，都让我们在此分别吧。

妲己



纣王（站起）我挥霍了你们在人间的家产，现在就让我来挥霍我自己吧。（刎颈后跳入炮烙）

妲己

武王

恶来

武王

恶来

周公旦

武王

恶来

武王

恶来

武王

姜太公

周公旦

武庚

箕子

姜太公

武庚

恶来

武庚

恶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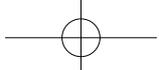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武庚

箕子

恶来

武庚

周公旦



武庚（喝酒）呃呃呃呃。呃——

周公旦

箕子

武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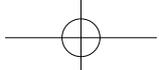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 第二十四场

### 殷墟

小鬼：箕子想要远离自己的故土，请求武王把他分封到朝鲜。几年后，他带着贡品回到了中土。朝觐过周天子，箕子再次来到了昔日的商都朝歌。洹河水依旧流淌不息，两岸光辉的土地已由焦土变成荒地。神圣的宗庙，威严的大殿，曾经堆满了奇珍异宝的鹿台长出了一片片绿油油的青草和麦子。（箕子上，小鬼在远处废墟上舞蹈）

箕子：

小鬼：1899年夏天，北京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得了疟疾拉肚子。这位太学校长懂一点中医，便自己从菜市口一家药店抓了一副中药。这副药里有一味是龙骨，其实就是龟甲。他发现龙骨上有文字，就点像篆文，便跟药店老板讲定，以后凡遇到上面有字的龙骨全都送到他府上，他会一律高价买下。这些龙骨上的文字便是甲骨文。从那时起，遥远的殷商跟你们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关系。关于纣王，也有了一些新的说法。你们读的一向都是当年的赢家写就的历史，以后的赢家很乐意继续在上面添枝加叶雪上加霜，因为他们都清楚赢的秘密，必须深藏在黑暗里。而现在，你们终于有机会听到殷人自己发出的声音，在那个声音里，没有纣王，只有帝辛。一个人同时拥有两个名字，一个享有上天的荣耀一个接受你们人间的羞辱，差别如此之大，在你们的历史上也仅此一例。就连你们的司马迁，对此也颇感为难，这位胜利的失败者，最终将它们



合而为一，称那个人为帝纣。总之，他曾经是帝，后来失败了，并且万劫不复。赢，胜过一切雄辩的言辞，在真实走出黑暗之前，认同赢永远是一种安全的选择，这一点，连我也懒得反对。武王灭纣，将子姓殷人从朝歌遣散，但并未彻底毁坏他们的宗庙，斩断他们的血脉。纣子武庚试图复国，他没有成功。武王的儿子成王杀了武庚，立另一脉子姓殷人微子启为殷人之后，并分封到宋国。从那以后，在殷人的国土很少再有真正意义上的殷人。在甲骨被发现以前，昔日的安阳已是一片废墟，我们叫它殷墟。现在安阳是一座城市，这座城市的主要经济来源便是碰巧建在殷墟之上的一座钢厂所生产的钢铁，你们保护殷墟的经费正好也来自这个每天都在破坏殷墟的工厂。你们对从那一带来的河南人多少有一些奇怪的恶意，难道你们隐约觉得自己就是周人的后代？要真是那样，为什么你们又把殷人占卜用的甲骨称作龙骨，并且认定将它磨成粉末就可治你们的腹泻呢？无论如何，你们这些看重人间温情的人，可能真的对那些古怪的殷人十分厌倦，或许你们真的只能在昔日的周人那里找到你们想要的那点亲切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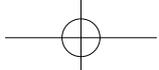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2005.9.1，初稿

2005.10.15，二稿

2020.11.10，修订

2020.12.8，终稿

北京回龙观龙泽苑



## 我梦见自己在做梦

颜峻

这个题目是从鲁迅那里借来的。来自他的一篇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写于1925年6月29日。

小时候记得最清楚的当然是噩梦。是不断重复出现的那种。是每次生病发烧的时候就会出现的那一个。它可能不是梦，而是一种病毒引起的幻觉，或者某些化学物质在大脑特定区域引发的知觉。但梦又是什么呢？难道梦就不是化学吗？难道不是化学驱使着电物理学，让负载着电荷的电子在神经上流动，才有了梦？

我一直想要描述这个梦。但是很难，因为它不只是发生在大脑，也发生在全身。它不是那种不疼不痒的东西，好像和现实无关，可以像看电影似的旁观，最多受点惊吓。小时候，我相信这个梦和现实就是一体的，它不是吓人而是实打实地在折磨我。现在已经过了几十年，那感觉已经不那么强烈了，也许再过几年就要消失了。我应该再试一次：

发烧总归是很难受的，昏昏沉沉，恶心，停滞，鼻子里好像有一个隧道，一直通向最冷的冬天，那里没有植物，只有光秃秃的山，散发着微酸的气味，可能也轻微地腐蚀着我。冷风流动着，不动声色地吹着沙土，把它们吹烫。我自己就是那些沙土，正在从身体上掉落下来，覆盖在脸上脖子上，也被呼吸带进嘴里、肺里，然后进到血液里。总是近乎透明的黑夜，我昏睡了很久，然后好像睡够了，醒来了，几乎能看见房间里的每样东西：这是立柜，这是门，这是拉着窗帘的窗子，它们笼罩在黑暗中，或者说它们缺少光，几乎只是些厚重的轮廓。而且，看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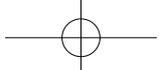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是它们在沉睡，不是我，我用不着睁开眼睛就能看清这些轮廓。

但这救不了我，因为这不是真的。我什么都不会看见，因为我在做梦。我梦见巨大的圆柱体，就像汽油桶那么粗，比汽油桶稍微长一点。与其说是汽油桶，不如说它们只是几何体。它们不是任何东西。只是一种纯粹的形状。它们有体积，可能有一点沉重，但也任意地上下滚动，和地心引力没有丝毫关系。它们向我滚来，但并不压迫我，它们可能也会稍微弯曲一点，那取决于角度，比如说是不是正在远去，正在旋转。让我难受的就是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好像仅仅是看见这种膨胀的圆柱体在滚动我就会不舒服，但即使没有看见也一样，它们还是存在，有一种感应把我们联系起来，我更多地是直接感觉到它们，而不是因为看见它们而难受。我被难受充满，我想我应该是被病毒所充满了，我在发烧，整个身体都在热胀冷缩的原理下膨胀。

有时候，只要想一想这个梦，我就会不舒服。那种极其缓慢的运动让我跟着变慢，更清晰地体验到这种膨胀和发热，因此我加倍地觉得恶心。

每一次，我看见它们充满了整个世界，就有种无法遏制的被灾难充满的恶心。这个世界里，没有任何具体的事物，只有圆柱体。我不确定是不是“我自己”可以和这个世界分开，搞不好我体验到的不是世界，而是我自己？有时候我会回想，那可能就是我的白血球。或者那就是我身体里的病毒。虽说从来没有查过，但我想细胞这东西应该是圆球形状的。都有什么东西是圆柱体的呢？一定是病毒。要么就是我的头发茬。那些比我身体还要大的东西，充满了我的房间，取消了我的房间，充满了全世界，滚动，滚动，我想吐，但是太难受了，我没有力气吐。它们使我无力。这到底是什么？

上中学以后，似乎还梦到过几次。后来，也许又过了很多年，我最后一次梦到这些几何体，似乎并没有那么极端的难受了。



我总是梦见外星飞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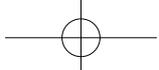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有时候，我在做着别的事情，偶然抬头看看，就发现天空的背后还有天空，在那里，一些飞船正在经过。可能是出于什么疏忽，或者是故障，我们平时熟悉的那个天空正在露出破绽。不，也可能是时候到了，不需要再掩饰了。飞船正在擦过视线的边缘，有时候消失不见，但越来越多地从天空中露出来。那背后的天空极为深邃，而且并不因为视力的局限而显得模糊。能看见极远的地方，更多的飞船正在向我们飞来。

也许不是向我们飞来，至少不是要找我们的麻烦。似乎是两种势力在对抗。它们开始交战，互相射击。它们并不像电影里那样开枪、开炮，而是用我没有见过的武器相互攻击。那不是我能理解的技术，而且飞船形体极其巨大，数量极多，可能整个地球都停不下。不管是哪一派，都显示出对我们的极大的蔑视，也就是说地球和人类根本无足轻重，而且绝对不堪一击。但最令人恐惧的，是那个真正的天空，那根本不是天空，没有蓝天，没有云，没有背景，它让我明白了自己的视力可以到达宇宙深处，而宇宙深处是我所没有经验过的，我看见了自身的经验和理解力正在进入一个我绝对无法胜任的深度。对，它让我知道，虽然我从来没有设想过，没有模拟过宇宙深处，但其实那是存在的，我可以看见，也可以体验。然而就像一条泥鳅被放生到了银河里，面对自由，我不具备任何能力去保护自己。

现在一切都暴露了。战争一直都在持续，只是我们一直都不知道。现在一切都要结束了。至少对我们来说是如此，一切都结束了。

.....

在另一个版本里，我梦见自己眺望着极深远的天空，看起来就像是大气层向外扩展了几百倍。我看见闪烁的信号灯在移动。那是外星生命，或者外星非生命。那是地球的另一面。不是另一面，而是另一圈，另一层。我被这个距离惊吓到了。那信号灯如此之远，移动得如此之快，按比例来说，体量极其巨大，也许有整块陆地那么大。我领悟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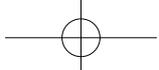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身边的一切都不重要，现在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观察：天空极其陌生，有时候我能顺着闪烁的光看到更远的东西，我的视线被它折射到外星生命或者非生命的飞船附近。不过，那根本不是飞船，也没有什么生命或者机器，那是我没有在任何小说和电影里见到过的存在，谈不上什么机器，但也绝对不是所谓的大自然，只能说有一种力量在那里运行，它有思想，有意志。尽管它没打算对我们做什么，但它已经不再向我们隐藏自己，不是我幸运，看见了它，而是每个人迟早都会看见。也许那就是地球的真面目。

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地球！

.....

我躺着，我在睡觉，因为睡得很深，休息充足，而进入一种清明：我看见天空的深处快速运行的飞行物。我知道它终于出现了。我知道我终于发现了。就像迟早有这么一天。但我还是被震撼了。往常的一切都不会再有意义了。我不知道地球是不是就要毁灭，也没有想自己会不会死。没有那么具体，只是说，往常熟悉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什么生活，什么社会，全都像一阵烟一样消失了。

我用目光跟踪着它。它，它们，无动于衷地飞过地球外缘。一直飞一直飞。我看见它们发着光，不是灯光，不是激光，是从没有见过的光，而且还形成一些组合，显示出特定的含义，但那并不是给我们看的，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只能躺下来，尽力睡着，尽力去看。我看见它们经过着新的天空，就像拉开大幕，它如此陌生，而且冷漠。相比之下，之前熟悉的那个天空根本一钱不值，就像小孩的玩具一样。那种长期以来觉得自己重要的感觉，瞬间就被摧毁了，所谓的人性、人类什么的，什么人文主义之类的，还有照着人的模样造出来的耶稣和佛的塑像，还有什么生命的伟大之类，在看到这些飞行物的时候，被那种彻底的荒凉、冷漠，还有巨大的尺度，给粉碎了。我真是觉得孤独。我怀着最后一点点使命感去观察它，也就是身为入而可做的最后一点点事情。



那时候我还没有看过什么科幻电影。更不要说阴谋论。太阳附近停着外星飞船这件事，我是前几年才从李剑鸿那里听说的。我相信那些梦都是真的。我不知道是应该继续这样在假象中活下去，还是找个机会去看看真相，然后灰飞烟灭。那时候我还小，没有现在这么忙，我花了很多时间犹豫，就好像是我说了算似的。其实不是，我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态度，那一天迟早会到来，到时候，我是应该高兴呢还是失望呢？应该说，我内心深处还是会高兴的。我是那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傻孩子。

可能是十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我梦见刮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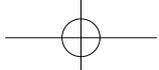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我要走过一道大坡。走到一半的时候，已经没有坡度了，变成了宽宽的堤坝一样的路，是平的。非常宽，可能有几十米宽。我看不见两边下面是什么，但很可能什么都没有，至少从我的角度看过去，两边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这时候开始刮风了。是非常大的风。已经来不及走到对面去了，虽说并没有体会到衣服头发被吹起来，但我根本站不住，只能弯下腰去，然后就得趴着，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会不会被吹走。更可怕的是，除了脚下的地面和这场大风，世界上没有都没有了。连被风吹起来的树枝和沙土都没有。我趴在地上，眼看着前方原本要去的方向，那里也什么都没有了，连那种“遥远的地平线”都没有。

.....

另一次我梦见下雨。

全世界都在下雨。而且我自己在梦里重复着这个想法：全世界都在下雨。

我本来是在小路上走着，两边有绿树，有草，有小河。慢慢地下雨了。越下越大。天空就和真正的下着大雨的天空一样：一眼望去全都是无边无际的雨，一模一样的雨，在电视、电影里看到的远景镜头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说范围极大，山川河流全都被雨给同质化了，几千里，几万里，幅度超出了日常经验。我可能已经被淋透了，倒没觉得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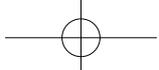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有什么麻烦，只是，慢慢走下去，我发现根本就没有地方避雨。我根本不是在去一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回去。雨越下越大，我发现全世界都在下雨，都没有地方可以遮挡，不管去哪里都是这样。“全世界”是一个极大的概念，雨的范围等同于它，雨改变了世界，让它变得极单调，无情，不可想象地宽广而无法穷尽。关键是它并不是静止的，它下雨。我绝望了。

小时候，一直到十几岁吧，我经常梦见老虎。我觉得自己上辈子是被老虎吃掉的，否则不会梦得那么真切。我可能在动物园见过一两次老虎。但动物园的老虎，都是闷闷不乐的样子，应该说是呆滞的，一幅被生活彻底摧毁了的样子，一点也不吓人。我也在电视上看见过老虎，但也从没有害怕过，更不要说被它扑到眼前，吓得魂飞魄散。

在梦里，在各种场景中，老虎总是出其不意地堵在路上，或者干脆就守在门外。根本来不及跑。它们盯着我，向我走来，向我扑来。它们通常是三四只，偶尔只有一只单独行动。通常，这些梦都在老虎扑过来的最后关头结束，要么我醒来，要么它中断了，要么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的解释是：这就是因为上辈子的记忆只到这里为止，接下来我已经被吃掉了。

有一次我推开房门，就是军区司令部家属院里那种木头房门，是我家的红栗子色的房门：外面就有一只老虎，它居然站在三楼过道上，在楼梯间，水泥地上！太过分了，这根本不是我走错了路或者跑去陌生的地方冒险，这根本不是老虎的地盘。可是它就在那里，跟我在郊外大桥下面的草丛里见到的一样，或者跟在荒野中的公路边上一样，就好像这些地方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它就是在那里，怎么着吧。它直接向我扑来。我吓死了，浑身瘫软，但还是发着抖一步退回去，锁上了门。这时候才想起来姐姐还在外面。完了。这怎么办。我真是自私。我大哭起来。这个梦之后的很长时间我都感到沮丧，因为那是真的，在生命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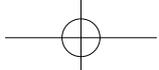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的时刻，我只顾着自己逃命。

我也常常梦见飞行。我想我以前是会飞的。那些梦里的感受太真实了，那怎么可能只是梦而已。

飞得最尽兴的一次，似乎是这样：在大湖上飞。在没有人到过的大湖上，离水面可能有七八米，有时候只有两三米，快速地飞过去。别说没有人到过，就是想都没有人想过，那是我从郊区向更远的地方探索，在一片上古高地发现的森林。我飞越森林，飞越湖泊，经过山坡和岩壁，要是抬起头来，就发现周围空无一物，没有云也没有鸟，稍稍低头，就看见山川湖泊从脚下擦过。我飞了很长时间，一直飞进了上古时代的山谷和丘陵，有时候在没有边际的水面上飞行，阳光并没有照着我，或者从我身边照下去，但却从水面上反射上来。我感受着速度和高度，不用计算也知道身体和那些树林的比例，但如果是在缺乏变化的大面积的水或者陆地上飞，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失去判断。但我总是飞回有参照物的地方，有时候飞过之前见过的地方：一条河，一个废弃的村落。我知道自己飞得有多高，多快。有时候我也飞到一两根电线杆的上方，但还是没有人烟的地方更自在，所以，多数时间我都在另一个世界里飞，如果出了意外，一定就回不来了，但是我并不在意。

这大概是我三十几岁的时候的梦。那时候我每天起床都很晚，太阳总是照进卧室。我家住在二十四楼。可能这些阳光和这个高度都起到了一些作用吧。

我不是那种热爱大自然的人。从小看黄土荒山看得多了，好像也不觉得山清水秀就多么迷人，还有热带雨林什么的，我怕蚊子。我宁肯从上面飞过去。城市、郊区的荒山、农村、交通工具，这是我经验的世界，所以我觉得一定有一个边缘是可以去到无人世界的，那不是徒步穿越藏北，天人合一，而是去到陌生的，没有人的经验和逻辑的地方。那种荒凉、狂野，或者说那种恬静、温柔，只有风驰电掣的飞行能配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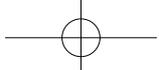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它，根本不应该停留，更不要说在那里生活，搞出来一堆人和事。那些勇敢的人已经系好了鞋带，我只能在梦里脱掉鞋子。我为我自己，也为所有的人感到抱歉。

.....

另一次，我用手举着一把大伞，在世界各地飞行。这伞有点像螺旋桨，只是并不转动。我飞过纽约，飞过日本的大片稻田，飞过海洋，几次飞过了北京。我接近摩天高楼的顶层，看见浅色的石块砌成的外墙，还有玻璃，我就干脆停止飞行，从边上爬到了楼顶上，然后四下看看风景，再继续飞，让风把车水马龙的城市，包括那种熟悉的人味儿，全都吹干净。我一边飞一边想起来，在另一个梦里，我也飞过了海洋，不知道是不是太平洋。那一次我没有用任何工具，是自己飞的。但这次我飞得更快，整个城市一下子就过去了，然后是大片大片的自然景观，荒凉的山、抽象的缺乏细节的平原，一个小城，我只在熟悉的地方停留，像是伦敦、悉尼，我会和别人说几句话，在即将介入他们的故事之前离开。我一直飞到自己累了，才回到北京，在某个高楼的阳台上停下来，但我最后是从窗户走进房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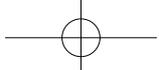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我总是在不同的梦之间穿行。活得久了，做过的梦多了，就会在梦里想起其他的梦。一不小心，就进到了其他的梦里。有时候，是直接从一个梦进到了之前的另一个梦里，觉得有点熟悉，觉得上次没有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再继续解决，或者感到困惑，想要回到现在的梦里。有时候我会非常困惑，就花点时间想一想，比如说，有一次我梦见我有三个女朋友，但突然想起来其中有一个是在另一个梦里梦出来的，那么搞不好另两个也是我做梦梦出来的呢？我一会儿去另一个梦里调查，一会儿在现在的梦里调查，越来越糊涂，后来我决定无论如何也得要有一个女朋友，至少得有一个吧。我花了很大力气去和她打交道，让她这条逻辑线索不要断掉，好不容易才证明她是真的。可是既然另两个是做梦做出来



的，她又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我只是骗自己罢了，我不过是不想让自己失望罢了。在梦里骗自己，这样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到底是一种悲哀还是一个喜剧呢？

有时候，我同时做两个梦。不用来回穿行就同时做两个梦。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两个梦平行发生，两个里面都有我，两个我身份不同，感受不同，想法也不同。醒着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描述，我想这是语言的缺陷，我感受到了，经历了，却没有办法表达，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人类的语言的问题。这也不是在你面前摆两台电视就能解决的……但有时候，这两个梦也会串起来，短暂地交汇一下。这时候我就短暂地离开其中一个场景，比较踏实地待在另一个里，但还是记得已经离开的那个，就像是知道墙那边是另一个房间一样。这种“记得”具备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这时候我可以感觉到时间的分岔，一边是我眼前的这条线，一边是另一边的线，它们同时从过去延伸至此，一条暗了，一条还清晰有序。那种两条线索同时亮着的状态，我想，证明了自我并不真的存在，它并不是分裂或者复制成了两份，而是只有一份但同时两个地方。好吧，可能它还是存在……我真的不想扯上量子力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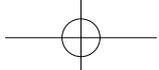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我梦见几个人，在昏暗的小房间里聚会。我正好在散步，不知怎么走进了这个房间，就和他们打了招呼。其中的一个，陪着我走出来。在傍晚的树下，也许是在中学时候住过的地方，在院子外面，他递给我一个烟斗，里面已经铺好了莫合烟，杆多，叶子少，是一片绿色的、干硬的、方形的小颗粒，我想起那些披着大衣的老农，在新疆的棉花田里，默默地卷着派耐克。我接过他另一只手递过来的草绿色的花粉，用大拇指和食指搓开，软软的，很多油，有一点粘，我把它铺在莫合烟上面，闻到了一股饱满的香气。我用打火机点着，一口气吸完了整个一斗烟。那是一小片火红的、边缘透明的小方块，轻轻发出滋啦的声音，顶上的



泥土一样的东西正在变成灰烬，在火苗中黑色和灰白色变成了黑红色和粉红色，空气拽着打火机的火苗往下冲，浓烈的烟涌进我的嘴巴、咽喉、肺，这味道辛辣、清新、甜腻，混在一起，我觉得喉头一紧，大脑缺氧，什么东西在血液里向上顶着，让人发热，发飘，我全身一下子瘫软了。

上小学的时候，我梦见去看动画片电影，叫做《下次开船港游记》。我梦见自己在这个电影里，和一只老鼠一起钻进电影院的大幕背后，在储藏室找到了一个大酒坛子。他拔下塞子，鼻子凑上去深深吸了一口气，于是酒气充满了我的肺，我闭上眼睛说：啊。然后就醉倒了。

我做过的最血腥的梦，是在一个山洞里，是穿山的行车隧道。洞里挂满了尸体，血肉模糊，不断向下喷着、淌着血，岩壁上也在渗血。不断有新的肢体或者肉片掉落下来，成千上万，根本没有人形。有些地方像是安装了喷雾器一样，血雾持续地喷出来，真是超出了任何人为的尺度。所谓的惨绝人寰，可能就是说这种情况：根本超越了人所能设想和安排的尺度。毫无人性可言，既没有同情，也没有恨，根本不针对任何人，就像你要从大自然中取一片草叶那么随便，或者说，大自然中卷起一阵微风，无意中灭绝了成千上万的性命：无意的意思，就是没有目的，没有责任人，没有解释。连动物性也没有，真的，这不是大自然能够消化的现象。这是一种特殊的现象，但我也不能保证它就和人类，或者魔鬼没有关系，从逻辑上看，恐怕还大有关系，否则，为什么是人的尸体？为什么我要从这里走过去？我没有闻到什么味道，但这些血让我感觉到了血腥气，就像是视觉和嗅觉之间的通感。我也感觉到了程度比较小的彻骨的疼痛，也就是发生在那些肉和神经上的疼痛，直接传递到了我的神经上。不过，这毕竟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疼痛，它也只是一种通感罢了。因为某种原因，我要从这个山洞走过去。我对要走过去这



件事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想，真是残忍啊。原来在抹杀人的性命之外，还有更为残酷的事情。

很多人都梦到过鬼，尤其是鬼压床，医学上叫睡眠瘫痪现象。我也梦到过。但都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有一次读到，或者听人说到，梦见鬼压床的时候就骂脏话，吐唾沫。我就照着做了。真的管用。有几次，我醒来的时候还在骂。

2019年我做了一张专辑，叫做《兰州》。录音的动机就和这件事有关。因为我发现，自己在梦里骂鬼的时候，说的都是兰州话。所以，在这个专辑里，我努力地说了一些脏话。很难。没一会儿我就发现自己词汇量太小，不够愤怒，不精彩，最后虽说是好歹坚持下来了，但断断续续，总是在重复，像是一种蹩脚的极简主义音乐，中间还塞满了约翰·凯奇的寂静。我可以理解那些被骂跑了的鬼，他们可能是被气跑了的。

上初中的时候，每天中午都会回家吃午饭，午睡，然后再去上学。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朦朦胧胧看见两个黑影从天花板向我飘来，有点像两个人影，但也就是大概的样子罢了。然后它们拉着我向上飘去。我什么都没有想，跟着它们往上飘。快到天花板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床：诶，我看见自己躺在那里睡觉。我想那还是不与它们走了吧，于是就挣脱了这两个黑影，回去继续睡觉了。

一般来说，睡觉的时候，手压到了心脏的位置就会做噩梦。有时候是梦见鬼，有时候是鬼压床。我想不明白这里面的关联。可能应该学学中医，比如说，心脏附近有什么经络，气血受阻之后会导致什么失衡，然后某个不该开的窍就开了，阴气就跑了进来，那些鬼，总算是找到了机会，就来欺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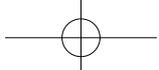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我吃过几次褪黑素。有时候睡觉会觉得胸闷。有一半以上都做了噩梦。后来在谷歌上查，发现有人说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有一个实验，22%的志愿者吃过褪黑素后做了噩梦。我没有仔细读下去，也没有记住那个页面。这让我也想到了西医，也就是说，鬼这个东西，可能是褪黑素构成的。或者至少和松果体有关系，松果体里面的生化水平失衡，鬼就成形了，至少也是里应外合吧，就和我沟通起来了。很多身心灵导师都爱聊松果体，据说这玩意就是民间说的天眼，平时是默认锁着的，一旦打开就有极大的好处。前阵子，王凡做了一张噪音唱片，也是用来震荡松果体的。所以我应该对松果体好一点。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褪黑素会导致做清醒梦。

我遇见过玩清醒梦的人。是那种理工科的高材生，不乏海外名校的博士或者博士生。据说有的人已经到了很高的境界，可以控制梦境达一两天之久。也就是说，再这样下去，梦可以连贯，可以有结构，可以不断完善细节，一切都可以在梦中实现。惟一需要操心的就是维持身体的正常运作，保持健康，进食，确保账上有钱，必要的话每天跑步30分钟，到了冬天打流感疫苗。

有一些教人做清醒梦的书。简单的说，就是训练自己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然后在梦里控制梦、影响梦。理论上说，梦里什么都会有，而且比现实还多，还好。比如说，你可以梦见自己飞到月球上去打高尔夫，而且不用戴氧气面罩。这种玩法对其他人没有危害，也不犯法，可以说绿色的。有那么一两年，我的梦总是被我要记录下来的愿望影响，我的观察变得更细致，梦也变得更复杂，有时候也充满了思维活动。从这个经验来看，梦的确是可以主动干预的。

不知道玩致幻剂的人会不会练习一定的技巧，去掌控自己的幻觉。可能还是以放任自流为主吧，尤其是嬉皮士，放任自流比较符合他们的世界观。“嗑药的时候不要想伤心的事情”，这个大概是最基本的自我控



制，但还没有听说过成体系的技术，再说，简单的视觉或者时间感、空间感，或者交流能力的提高，并不能虚构出连续的事件。而我们称之为“现实”的幻觉，偏偏就是以连续性为基本原则而构成的。自古以来都有宗教和巫术利用药物，我听说过的，都是短时间进入恍惚状态，出神，通灵，也就是说，这和清醒梦的原则恰恰相反，是突破现实，而不是另造一个现实。

对了，打坐也算是一种生物化学和神经电子控制技术。只不过通常来说，打坐不追求幻觉。据说，坐禅坐到一定的境界，还要努力忘掉那种“打坐好舒服啊好欢喜啊”的贪恋。要勇猛精进，要抛弃。

好吧，清醒梦可能也和松果体有关。

不管怎么说，我不主张吃很多褪黑素。

最近几天，我连着做了一些有趣的梦。尽管已经决定不再记录，而且因为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已经有很长时间不再记得做过的梦，但不管怎么说，这几个梦还是留了下来，就像是那种音乐会结束之后，所有的人都走了之后，还站在舞台前的空地上的人。从做梦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那些人并不是自己要留下来，而是被音乐留下来的。他们是谁，长什么样子，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那么一些人在人潮退去之后还留在音乐里：音乐本来已经结束了，调音师正在收拾线，可是这些人又让音乐以一种没有内容的形式继续下去。

虽说没有什么细节，就像没有名字、面目不清的观众一样，但是，我想，对音乐和梦来说，这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再说，没有细节的梦，这也是我第一次要去试着回味的。

.....

昨天晚上，确切地说是今天早上，我梦见一颗小型的原子弹要爆炸了。就在我待着的房间里。那是一个房间的角落，离墙不远的地方放着一个架子，大概一米多高的样子。架子是空的。在靠近地面的一角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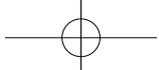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有一颗非常小的原子弹。我并不确切地知道它有多大，因为我不是从这个愚蠢的身临其境的视觉的角度去看的。我是从它的影响、含义，其他人和它的关系，或者说从一个社会性的角度去体会的。这样说也不很对。这样说吧：我是从一个比较大的尺度去体会的。我体会到了许多人的恐慌，包括其中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绝望，也包括那种由文字和数据来归纳的影响，比如说，“社会危机”这样的概念也出现了。从视觉上说，我只清楚地看见了架子，它只是个框，中间没有一层一层的搁板。

我钻进去，蹲下。就像很小的时候，独自一人，坐进倒着放的椅子腿里，缩在椅子腿中间那样。

人们想要避免这件事，至少想要逃避，我也知道股市行情正在跌落，那些在地理距离上离得近的人正面临着死亡。是大规模的、平等到来的死，而且是这种很惨的死。很难说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蹲在原子弹的旁边，把它和其他人挡开。我并不是要牺牲自己去救别人。也许我就是不想活了吧。如此说来，既然我都不想活了，那么顺便替别人挡一挡也没什么关系。

时间非常紧迫，什么都来不及做，惟一能做的就是进到那个架子腿里，把身体缩在原子弹旁边。也就是说，在所有人什么都没法做的情况下，我至少主动地做了一件事。那么，可能我就是不想等死，也不想无所谓地挣扎吧。也许就是这样的动力，让我心情平静。

然后原子弹就爆炸了。根本没有声音，也没有碎片之类，连冲击波都没有，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传到我这里。我小时候熟读了核战争应急手册，在这方面应该不会出错：首先是光。我闭着眼睛，周围变得明亮，越来越亮，同时也慢慢变热起来。这是最先到来的辐射造成的。我正在被摧毁。热度还没有将骨骼融化之前，辐射已经破坏了我全身的细胞。先是从右脚开始，右边的小腿，两边的大腿，上半身，右边的胳膊，头，一片酥热传遍全身。我想象自己还来得及用两手摸一下头，它已经只剩下头骨，它暂时还是硬的，还没有化为粉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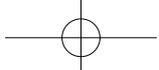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然而我还没有死。感觉已经终止了，既不能虚构，也不可能再向下发展。我有一点遗憾，至少是一丝尴尬吧。在这个壮烈的事件里，我发现自己还在四处找着终点，但没有终点，而且，现在赋予它一个终点也太迟了，我还存在，我还在感知。那个没来由的牺牲已经被我自己证明是假的了。或许原子弹并没有在我的世界里爆炸，这些光和热，还有辐射，只是从另一个世界借来的假象。换一个角度来说，也许它们是真的，被摧毁的过程也是真的，但我是假的。总而言之，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并且从刚才那种极其微观的尺度上回来，变快，变得正常，我确切地知道一件事：我没有死。

……

前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在吹口哨。我已经忘了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只是隐约记得附近有人。也许不是空间关系上的附近，比如说，是人际关系上那种近，比如说一两个我认识的人，或者和某个演出相关的人，比如说，和我说过几句话的观众，或者其他的乐手。

说不好，也许并不是这样。总之我在吹口哨，是很高的长音，带着泛音，上下浮动，听起来就像是同时发出了两个音。最近一年我常常用这样的方法吹口哨，在演出的时候吹，发呆的时候也吹。总之我吹出来一道稍低一点的声音，就像是有重量的一道影子，也许截面是三棱形的，但不那么匀称，而且是一直在变化的，在转，一边向前延伸，一边慢慢旋转着，三棱的、扁的，有时候接近圆柱形，但始终有棱角。它周围发着没有重量的光，是一组稍高一点的声音，这就是那些泛音：有时候它们就要脱离三棱形、多棱形的影子，自己向上、向前方延伸了。但仔细品一下，其实还是连在一起的。只不过，有时候光要盛一些，影子也正好细一些，有时候光薄一些。

我这样站着，吹着口哨。并不是在演出，身边也没有人。我感觉到其他的人，和我隔了一层现实，我们也隔着它交谈。我向他们演示，但更多的时候忘记了他们，只是被口哨声吸引。就好像那不是我自己吹出



来的。我越是认真地吹着口哨、感觉着口哨，就越是能感觉到它是一个实体，同时，听觉也越是消退，退回到一种整体的感觉中去。我说这些声音有重量，有光，就是这种整体的感觉的结果，既不是视觉，也不是比喻。我讨厌比喻。归根结底，可能我自己都算不上是一个实体吧，毕竟，在这个梦里，我自己远远没有口哨声那么清晰、具体，连我吹口哨的动作也只能算是有一半的具体。我想，没有被人这样确凿无误地体会到的东西，可能都算不上是实体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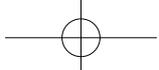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然后是大前天晚上，我在梦里喝气泡水。

我很喜欢喝气泡水。也就是带汽苏打水。在德国的時候，每天都喝很多 medium 充气量的大瓶 apollinaris 气泡水。这东西在国内贵很多，所以并不会敞开了喝。再说也找不到特别对口味的。

当然这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之类的分析并不重要。我只是借机表达一下对那种水的渴望。

在梦里，我没有确切地喝哪个牌子的水。也没有确切地喝出了什么味道。不过，的确是有某些味道的，而且还非常确切地有气泡，它们在嘴里炸开，气体混合着水灌进肚子里，胃和食管都被胀了起来。我知道它并不是咸的，但就像是一种特别具体真实的咸味，或者说和咸味一样有份量，特别实诚的感觉。它从嘴里到肚子里，把梦里的其他的一切都划分到了另一边：不重要的一边。

醒来之后，我并没有很快记起这个梦。可能过了一两个小时，那个“喝了气泡水的发胀的感觉”浮现了一下。正好我注意到了这个小小的浮现。我也意识到今天并没有喝气泡水这件事：哦，原来是个梦。也就是说，刚刚浮现出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感觉。它不像其他的梦的碎片，一出现就知道不属于经验（好吧，也许也算是经验的一种，至少我不会说“不属于现实”）。我想，哦，这个梦里有一个特别真实的部分。一点也不奇怪，不突出，完全符合逻辑，和我意识里其他的碎片严丝合缝。



气体释放出来，胀肚子的感觉还在。那个味道的痕迹已经很淡了，我一边回想着，一边发现它消失了。没有足够的语言来回想它，所以它消失了。这是这个特别真实的部分之中惟一奇特的地方，但总是这样，因为太奇特，而不能被讲述，最后也不能驻留。我不想说这个感觉落向了意识之下的潜意识。“潜意识”这种说法真是太扯了。这个感觉融化在我的身体里了。就像它原本是从我的身体里聚拢来的：一些化学，一些电子，一些编码。我还没有能力去追溯它，让它现形。我想起弗洛伊德还是一个临床医学学者的时候，发明过一种新的细胞染色技术。

……

再之前的一天，我梦到的是身体的动作：我向一间小屋跑过去。

当然也不是因为着急或者什么特别的原因。我就是跑过去了而已。有时候你高兴了就会跑两步对吧。或者你就是一个神经病，就非要没事找事跑两步。我向那间小屋跑过去。那大概是一个单独盖起来的储物间，或者之类的什么房子。没跑几步，脚下出现了一根圆木。也就是说我突然踩上了一根原本不在那里也不在任何地方的圆木。就是盖房子用的那种，比椽子粗，比大梁细，已经很干，上面可能还有裂缝，斜斜地，出现在我脚下。当然我是踩上去了才知道的。

圆木当然是圆滚滚的，踩上去的时候，我身体猛地一晃，不过并没有摔倒。相反，我就跟没事似的，左脚、左腿迅速一晃，全身跟着做出一套极其复杂的平衡动作，两手摆动，同时右脚已经继续迈下去，在它就要着地的时候，左脚离开了木头，然后右脚、左脚、右脚、左脚，我继续跑了下去。这个动作堪称剧烈，也完全出自于直觉，我不但感觉到左腿一瞬间承受的重量，也感觉到全身的晃动。只有之前和之后的正常的跑动是无足轻重的，现在回想起来，根本不能回味起它们的任何痕迹。

小时候，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跑着下楼梯，一个跟头从楼梯最上面载了下去，头朝下，然后下一个瞬间就已经站在楼梯最下面

的平地上了，这个跟头真是神奇，后来，无论是现实中，还是在梦里，我都再没有做到过。在很大程度上，“成年人”就意味着懂得保护自己，我已经几乎忘掉了还曾经有过那样迅捷的反应。如此说来，我现在能够回想起来，在这个梦里，我是以一个小孩的心境跑过去的。当然了，很多时候，这种没头没脑的奔跑，就是以小孩的心境来实现的。那是一些没有和语言关联起来的能量，一些编码极其松散、但也并不是随机的人体生化反应。那并不是因为高兴，也不能说是神经病，当然非要那样说也不是不可以。但也许还有别的说法。我需要再想一想。最好是再跑一跑。

我读过一些关于梦的书。我大致知道人们怎样分析梦。

《周公解梦》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它在分类学上非常奇特，它努力了，但有时候还是会让人想起博尔赫斯的《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A、属于皇帝的动物；B、涂上香料的动物；C、驯养的动物；D、哺乳的动物；E、半人半鱼的动物；F、远古的动物；G、放养的狗……我在90年代的某一本台历上读到过新版的《周公解梦》，里面有“梦见台商”这一条。你看，只有台商，没有港商，也没有来自欧美的商人。这样就有大量的梦被漏掉，但是编书的人根本不在意。我觉得这还不错，每个人都想知道点什么，但每个人都得承认，你不能知道得太多。

当然还有弗洛伊德。在不知道弗洛伊德之前，人们并不想弑父娶母，尤其是中国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发明家，他在欧洲人的精神世界中做了一些发明，这些发明，随着知识的传播，也随着工业化及其焦虑的传播，而遍及全球。这就像水星逆行一样，水星逆行只对那些听说过水星逆行的人起作用！

拉康是另一个极端，他是个科学家。他后半辈子热爱艺术，还收藏了库尔贝的《世界的起源》，在这件事上我非常喜欢他。我一直期望着中国的拉康学派能够写一些建立在汉语基础上的书，比如说，字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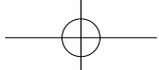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字形、偏旁、符号、象形符号，这些东西和字母不一样，尤其是视觉这方面。我一直觉得，使用繁体字的人和使用简体字的人，精神构造会有一些的区别，尤其是在手写的年代，尤其是写字比较多的人。比如说，写字的时候，时间感就不一样。阅读的时候呢，和视觉原型之间的关系也不同。然后是结构方面，比如说，这些字做为独立的单元，都是等长的，对精神的构造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你不可能把索绪尔套在汉语上面对吧。也许他们已经写了，那可真是太好了。

有时候，我会试着分析一下自己的梦，总是发现非常没意思。如果解谜的过程不能生出新的谜，我们为什么还要解谜呢？让侦探去做这些事不就行了吗？当然，这应该归咎于我自己，而不是科学。应该说，我这种分析，和多数文学青年对心理学的滥用差不多。当年布勒东跑去拜访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也觉得他没意思。你把艺术家摆到发明家的餐桌上，人家连筷子都不想动，这真叫自取其辱。

一方面，在粗暴的分析面前，梦只剩下有用的部分，也就失去了光环。就像对牛羊来说，鲜花这些东西是没有美学价值的，也许也不具备食用价值。那就是完全没有价值了。另一方面，我很同意去除美学价值这件事，但并不是从牛羊的角度，而是从人的角度。这么说吧，分析当然是有意义的：去除那些神秘的光环之后，人还能剩下什么？对，我关心的是分析之后剩下的东西，和分析之中多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你当然可以说，梦见外星飞船的人，小时候是不是很孤独啊，有没有缺少爱抚呢？这样一来，长大以后会不会倾向于共产主义，同时又精神分裂地倾向于极简主义呢？喜欢口交吗？有没有拖延症？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废话，我们所倾向的那个共产主义或者佛教，并不是字典条目，也不能拿秤来称。分析本该是有多余韵的。

那种附会的精神分析，对达利以外的任何人都没有帮助，而达利，其实也不需要他的帮助，他不是也去拜访了弗洛伊德吗？对，他的拜访是一场表演，他让弗洛伊德从分析师变成了参与者，用今天的表演理论



来说，就是介入了事件，处在互动体验中的人，有点分不清是演员还是观众。

对，去除了犯罪心理学之后，人这件事，还剩下了一些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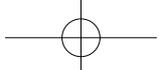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2014年，忘了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我开始记载自己的梦。这并不新鲜。许多人都这么干。还记得有个朋友曾经在报纸上登广告，征集过别人的梦，我的另一位朋友就这样认识了她，后来他们就在一起了。

我是在开始记载之后，才发现梦不是那么简单。也就是说，因为要写出来，才去注意到了细节。我知道文字不可能真的重现梦。别说梦，连现实都不行。但我还是很想试试。首先是在梦里的感受，有时候清晰，有时候非常模糊。我很想借着那种清晰，把它带回来；也尽可能去记载那种模糊，因为其中又包含着清晰所不具备的性质，就像是半成品，它会露出材质、结构，可以追溯到更深的地方。

当时我没有想到，后来，我不光是在梦里也想着要记住梦，甚至在梦里就用文字来描述“此时此刻的梦”。文字也以不同的形式直接出现在梦里，成为梦的开端，或者就是梦本身。比如说，声音、视觉形象，或者脱离了声音和视觉的纯粹的符号，它们有时候像是通感，和地形、景物、事件关联起来，有时候独立存在，有时候则和情绪和气氛有关。

从2015年开始，我梦里的语言变多了。再往后，梦里的思维也变得更清晰。以前，如果白天忙着策划演出，梦里可能会继续想那些事：这件事要找张三商量，这件事要请李四帮忙，这件事不如取消，等等。那只发生过几次。自从开始记录梦，这种有条理的思维就变多了，有时候几乎可以和现实无缝连接，而且有用，就好像梦里也能工作。

2016年的一个变化，是梦里的情绪更清晰，也更陌生。我记录了一些这样的例子。其中，非常短暂的体验，具备非常多的细节、层次，在逻辑上和情感上都是新的。我对自己感到陌生。我对构成我，构成我所理解的人的逻辑感到惊讶。



可能是2017年开始，时间这个元素变得更突出了。时间的快慢，时间的颠倒，时间的分岔……这些方面我记录得不是很成功。时间过得很快，或者很慢，或者时间停滞，这些大概还能对付，但时间的重叠要怎么描述呢？前边已经提到过了，时间并不是经过我的一艘船，而是承载着我的河，要怎么描述自己同时在两条河里或者这个河同时往两个方向流动呢？总之，最后写下来的，都不真切。

我当然也想过，是不是应该通过打坐，或者清醒梦这样的技术，来提高梦的品质，也提高记录工作的品质？但只是想了一下而已。我还是决定维持原有的实验条件。也就是说，生活中一切照旧，让梦和记录这两个因素自己去相互干涉。所以，就一直持续到了2019年底，那时候已经很久没有被梦惊讶到了，身为玩家的我，要么该升级这个游戏，解锁它的某些功能，要么就去玩别的游戏，总之，这件事到此为止了。

所以说，关于梦，我关心的不是故事。“在梦里游泳”这样的说法，对我来说，和梦没有一点关系。可能每个人都梦见了游泳，但是有的人梦见了河，有的人梦见了海，有的人梦见的是洗脸盆，有的人根本没有在水里游泳。有的人在一分钟内游了一年那么久，有的人整晚上都在游同一个动作，有的人游了一半停下来发明了原子弹然后又回来游。有的人梦见的只是“游泳”这个词，有的人梦见的是外语的“游泳”，有的人梦见的是繁体字“游泳裤”，也可能是秋裤。

我来举个例子：很少人会梦见声音，但每个人都梦见过说话，包括对别人说话、听别人说话、暗自嘀咕、“一个声音在对我说”、画外音……这里面多数都是没有声音的。回想一下，梦见过那么多的说话，可是你真的梦见过说话人的声音吗？大多数情况下，难道不是根本不需要声音，就已经接受到了那些话吗？在梦里，这些话可能不需要空气传播，而是仅仅具备某种内在的声音，就像我们在默读的时候，在心里发出的声音，可能是自己的口音，也可能是作者口音（如果你正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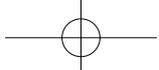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熟悉他/她的口音)。但也可能连这种内在的声音都没有，那只是语言，既不附着在声音上，也不附着在可见的符号上。

当然了，我常常梦见声音。这可能和我的爱好有关。我喜欢音乐。通常是梦见自己或者别人在演奏，有时候是噪音，滋啦滋啦，有时候是乐音，有一次我梦见朋友的乐队演奏了一首很长的激流金属作品，大概有十分钟那么长，结构完整，四件乐器各司其职。不过，有时候也不需要演奏，音乐直接出现在梦中的我的听觉神经上，就像是电影里的角色突然听见了电影配乐。还有一种更罕见的情况，我不大肯定，有可能和这个“电影配乐”不一样，它不在听觉神经上，既没有耳膜上的声音，也没有神经上的电流模拟出来的“声音”，而是直接发生在下一步上，也就是处理听觉信号的那个地方。这种情况，大多数和语言有关，偶尔和其他声音有关。很难描述，而且我也不敢肯定。我努力在梦里保持一点点微弱的意志，去探寻真相，但是很难把握。

所以，梦是从哪里来的？

我最喜欢的梦有两个基本的要素，首先是和语言有关，其次和自我有关系。这些梦非常模糊，几乎不足以称之为梦，刚刚勉强摆脱了一团混沌，也就因此更接近梦的原材料。在这些梦里，往往会浮现出一个半个字、词，有时候是声音，有时候是符号，有时候只是一点点意思，与此同时，虚无中也就产生了相应的形状或者空间感，有时候有光和色彩，甚至开始生出情境。我们平时会说，每个字都有自己的重量、光泽、速度，在这样的梦里，这就是真的，这些字会发展成整个世界（我称之为“场景”）。

至于自我，我记录了很多那样的情况：有时候我和梦外面的这个“我”是一致的，有一样的欲望，会害怕，会有类似的社会关系，会记得一些事。有时候“我”太微弱了，勉强有一些知觉，像是视觉，也能判断方向，有空间感，知道时间在流逝。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我”会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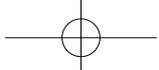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与什么事情，说真的，往往连“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是一些苗头、气氛、可能性。好，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我好像还不存在。是好像，不是真的不存在。有时候是正要存在，有时候是正要不存在，比如说在一个梦的结尾。能抓住这种机会的次数非常少，这就像是“我感觉到我自己的消失”，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总之，有那么几次，在接近不可能的那个点之前，我体会到了，而且记住了。

语言和自我相混合的时候，情况会变得稍微复杂一点，比如说，我开始思维了。不是思考，还没那么复杂，是思维（这是个动词）。或者说，我开始用思维（这是名词）把感受到的东西翻译过来了。而且一切都开始以我为座标，我看见，我走路，我想，我高兴……不需要自言自语，这个翻译的过程立刻就 and 记忆中的万物结合起来，让我所感受到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或者说真实……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说，所谓的真实，无论是在梦里还是在梦外面，都在同样的机制下运行？

有时候，梦会露出破绽。自我尚未生成的时刻，算是一种破绽，因为既然没有自我，又是什么在感知呢？“我看见我在走路”，这算另一种破绽，这个很常见，就像是濒死体验、灵魂出窍，很多人都描述过。一个词从混沌中诞生，然后它为虚无带来了一整套相关的气氛和场景，这也是破绽，虽然它很快被那个场景掩盖了，但仔细想想，这套如假包换的场景，其实不过是语言不断增加、相互组合的结果，而不是现实。还有时间的破绽：你有没有同时梦到过两组平行的时间呢？那里面有两个同时存在的“我”，同时在两个空间、两个事件中，而且两个体验并不是格子独立然后叠加起来的，也没有“我看见我在走路”这种一主一客的区别。

好吧，说到这里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玄。幸好我记下来过这样的梦。是醒来之后记下来的。还来不及虚构。或者说还来不及虚构太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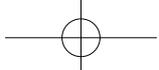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这些有破绽的梦，在逻辑上都不能自洽，但反过来说，也就说明现实逻辑本身是有限的，就像语言是有限的。出于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人类的设计师并没有解锁更好的语言和更好的逻辑，就好像他一边干一边自言自语，说，行了就这样吧，凑合使吧。

我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引用了鲁迅，因为他对梦有一些实际的认识。

他对虚无特别有兴趣，比如说，“两间余一卒，荷戟尚彷徨。”这里面有一种特别结实的虚无：三个连续的ang。如果这是在梦里，那就是在虚空中，在自我意识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一个韵母持续振动，一股阳气注入其中，然后才有了那个带着武器的人，在没有方向的地方享受着他的能动性。这个不需要对象，不需要参照物的人，就是尼采说的主人：他不是依托于敌人而存在的复仇的奴隶，而是进攻者。当然，也就不属于任何一个现存的阵营，他的彷徨，与其说是一种忧郁，不如说是野兽的逡巡，因为身处困惑之中而嗅觉灵敏，而时刻准备着。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只有在不确定中，生命这件事才最大限度地发生。

鲁迅死前，在《死》这篇文章里开了一个玩笑。他说我仔细想了一圈，然后决定一个都不宽恕。“叫他们怨恨去。”为什么说是玩笑呢，这和他那种一本正经的幽默有关，他总是把自己放在捣乱的位置上，而不是庞然大物。死是一个坎儿，他的斗争、拆解，他的生成，到这里都该结束了。这时候，大多数人都得离开游戏，少数人有了大成就者的喜悦，会说我现在没有敌人了，我圆满了。但鲁迅最后又下出一步棋，他不同意圆满，他挑衅，那你就只能接着下，然而你已经不可能打败他或者取消游戏了。如果人生是梦，那就是明知道是梦还要把它做下去，不然你干嘛来了呢？

鲁迅写过的一些梦里，背景都是荒芜的，时间要么停滞，要么极快地流动，要么干脆是“没有时间的时间”。我想，这也和他的语言有关，他不发明新的语言，而是使用各种现有的语言，包括方言和翻译体的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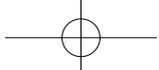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言，将它们组装起来，让它们相互抵触。在他的结构中，自我否定是最主要的一个机关。他特别爱用“然而”。这些然而，让他的意义的世界处在持续的瓦解中，梦境当然就荒芜了。但在荒芜中，又总是有个笨蛋在走路，或者两个笨蛋拿着刀面对面立着。这些笨蛋没有面目，缺少思想，在人们期待意义的地方，偏偏也一片无言：他的散文诗的节奏就是这样，你等着在下一个拍子上读到重音，他偏偏用了一个轻声，你无处着力，就掉下去了，坠入虚无，此刻你的梦就不是大成就者的梦而是笨蛋的梦：你有了生的欲望。

他说，我梦见自己在做梦。他知道自己是要消失的，随着梦的消失，沉入黑暗。这似乎让黑暗变得可以接受了。它不再是光明的对立面了，而是“我”这个惟一靠谱的角度所消融的地方。也就是说，它收容了那个惟一可以判断光明黑暗的主体。《影的告别》就有这样的两种黑暗，一种是非黑即白的，光明的对立面，另一种是辩证法的“正反合”，是生成性的虚空。我这样说可能有的人会不高兴，因为大家都喜欢光明，忌讳自己和黑暗有什么瓜葛。那么，就这么说吧，他看见了梦的逻辑，而且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怎么办呢？

他说：我梦魇了，自己却知道是因为将手搁在胸脯上了的缘故；我梦中还用尽平生之力，要将这十分沉重的手移开。

上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李亚伟的一句诗，“我们都是被梦做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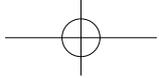
被梦出来到底算怎么回事？如果我活在另一个人的梦里，那么我怎么可能还有自我意识呢？过了这么多年，有一天，我往下多想了点点：没有问题，我完全可以成为另一个人梦中的人物。我的自我意识，就是他/她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我的习性就是他/她的习性的一部分。我的语言也就是他/她所习得的语言，我们分享着同一个语言库。从理论上讲，这完全行得通。



话说回来，别说我的自我意识，就连他/她的自我意识，也都不是铁板一块，那是知觉的积累，并且从这个语言库中过滤、组合、生成的。所以，所谓的他或者她，还有我和ta的这种区别，当然也都不靠谱。对，就是这么回事，确切地说，我不是活在某人的大脑中，而是活在一堆感觉、语言、欲望之中。如果没有这些，那么我就不存在，就只有一片虚空。然而这虚空不是绝对的无，而是什么都可以有：就像是反馈，你把话筒对准音箱，一开始什么都没有，那就一点一点调整角度，调整距离，但是要慢一点，不要一下子戳过去。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一个多余的信号开始循环，就似乎听见了极微弱的一点声音，再仔细听，又好像没有。就是在这个若有若无的状态下，稍微再坚持一下，或者再调整一丁点，它就开始拼命地自我循环，“嚶——”，变成了一个清晰的反馈噪音。

也是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听说了庄子梦见蝴蝶的故事。不过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个做梦的故事就和其他的陈词滥调一样，被钉死在标本盒子里了。但有一天，我把它和李亚伟的诗联系起来，而且加上了人工智能这个角度：先说人工智能吧，人们操心它会不会发展出独立意识，忧心忡忡，气急败坏，其实是出于自卑吧。这和古往今来的自卑者的思路是一样的：你是我发明的，你是我的肋骨，是我的徒弟，连你的语言都是我编写的，你可以自由地思考，自由地感受，但是你不许超出我的理解，我可怜的主体性，就建立在对你的分析和限定上了。万一连你都开始有了自由意志，那么我算什么？啊？

一个人说他梦见了蝴蝶，然后他说，也可能是蝴蝶梦见了他。这里面，谁做梦谁就说了算，既然谁都可以，这个说了算的地位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至少，不那么牢靠了。然而在人的描述中，无论是人，还是蝴蝶，都是这套描述的产物，也就是这套语言的产物。两个梦的结构是一样的，生成的机制是一样的，归根结底都是人类语言的机制，没有一只蝴蝶可以脱离它而存在，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它而存在，更不要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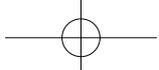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去做梦了。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借用者，也就是这样具备了临时的主体性，搞不好也可以借着这种半真半假的权力，去解锁语言，从那个噪音反馈里解脱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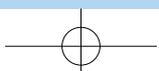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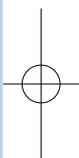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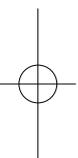
也许有一天，人工智能开始消灭人类，我想，那就是人类语言的危机发作出来了。危机一直都在，人类一直都对语言不满意，它一直在克制自己重新洗牌的冲动，连鲁迅都考虑过废除汉字。但究竟是谁先写下了“统统杀光”这样的程序呢？是秦始皇吗？是发明青霉素的那个人？人工智能只不过是人的逻辑的加速罢了。它从哪里学会了对 bug 的零容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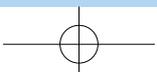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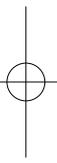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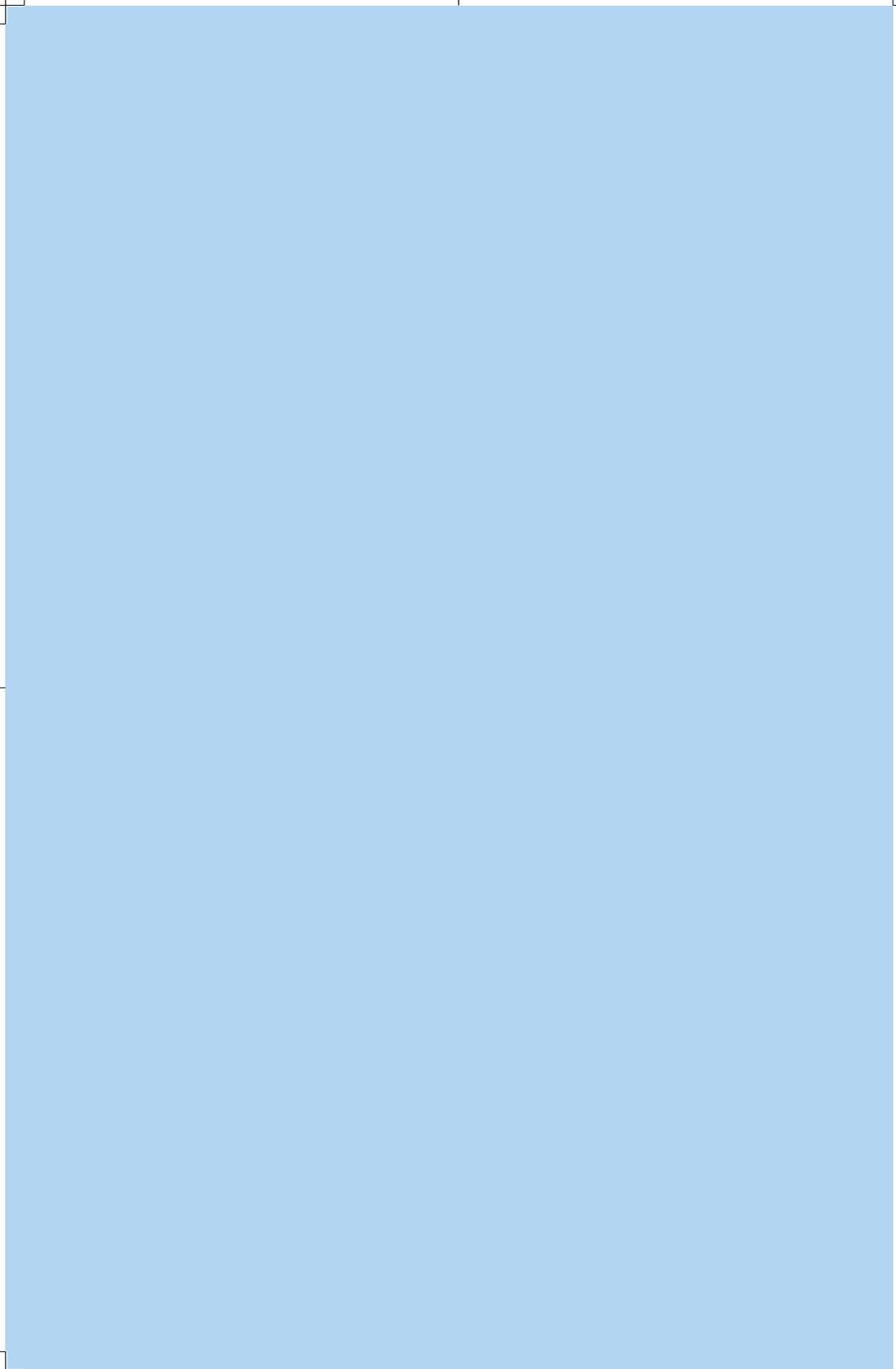
好吧，已经开始扯远了。真是不好意思。我说的都是些梦话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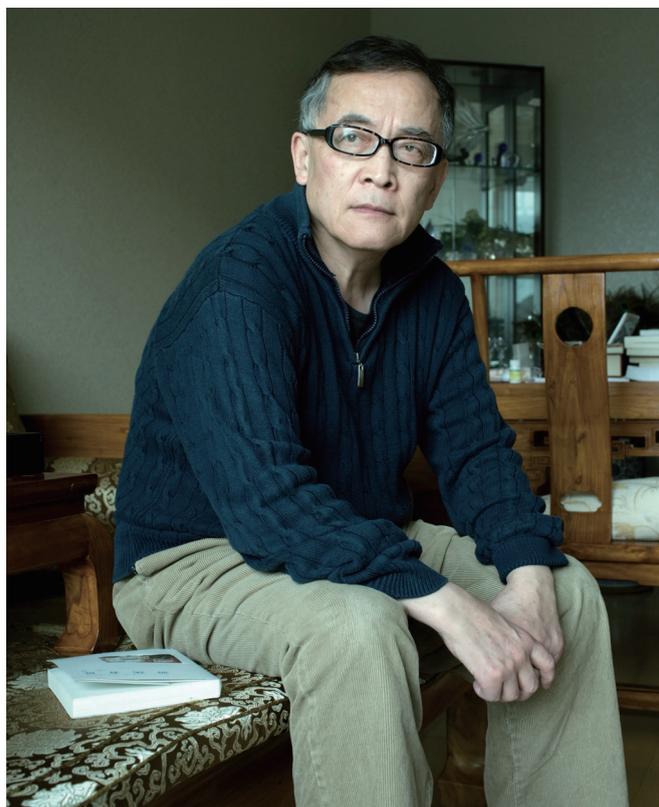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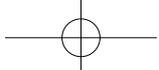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2019.12.19-2020.1.22



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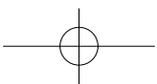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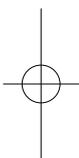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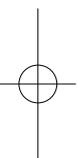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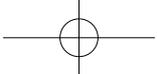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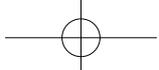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张郎郎，画家、诗人、作家。

- 1943年 出生于延安。
- 1968年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
- 1968年 因为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九年后释放。
- 1977年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编辑。
- 80年代 《中国美术报》副董事长、《九十年代》杂志专栏作家。
- 90年代 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康乃尔大学东亚系驻校作家、在语言学系教授汉语，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之驻校作家、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
- 2000年后 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至2012年退休，返聘至2014年后彻底退休。现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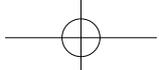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 只有郎郎，才能画出这样的画

邵大箴

大家心目中的郎郎，是一位有才气的散文作家，聪敏、智慧，文笔自由流畅，散漫、幽默，在平和的叙事中娓娓道来，在看似一般而经过精心选择的细节中传达感情和思想，令人读来爱不释手。但是很少人看过他的画作，不知道他有绘画才赋。

其实，他幼年就受家庭和环境熏陶，爱好涂鸦。试想，他父亲张仃先生既有传统文化底蕴又有现代意味、个性独特的绘画，怎能不使他好奇和迷恋；大雅宝胡同中央美院教师宿舍居住的一群儒雅先贤诸如李可染、董希文、李苦禅等先生的艺术风范，怎能不让这位生来好奇好学的他耳濡目染，而动情动心于丹青。只是天性爱好自由、性格随和而又顽强的郎郎，用自己的心灵领会长辈们的创造，悄悄地把他们遵循的艺术规矩和法则化解和稀释了，他保持着自己的童真和稚气，画自己心中的画。更不要说，他父亲钟爱的西方现代派如毕加索等人的创作，还有被称为“城隍庙”的民间绘画，也给他的绘画才能增添了新的因子。令人惊讶和赞叹的是，特定时期他经历的坎坷，遭受的痛苦，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和锐气。大难之后，仍然精神依旧，向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自由地奔波劳作，在文学与绘画之间施展自己的才能。只是，他对人生、对社会、对自己，多了一份严肃、沉重的思考。他以“逆来顺受”的态度对待那一段惨痛的历史，咀嚼它，消化它，把它变成一种激励自己前进的动力。他甚至说，“虽然我的生命曲线变化幅度比别人更大，但反过来想我也占了很大便宜，别人没有机会体验这样极端的感受。人生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在告别的时候，你能记住的一定是你希望记住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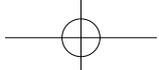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那些印象中美好的世界。”郎郎这些有哲学意味的思考和体会，反映在他的许多回忆“往事”的文章中，他忽略那些不堪回首的事，从朋友们普通的言行和行为细处写他们坚守真理的单纯、固执、坚韧，写人性的美。可以感觉到，他从这些朋友的言行和品格中，受到许多启发，得到了别处得不到的感染和教育。

郎郎的画和他的为人一样，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不墨守成规，不模仿别人，不遵循现成的套路，追求自由自在；其二呢，受自己知识、修养和性格的制约，创作中明显表现出两种倾向即新和旧的交织，用他的话说，红与黑的矛盾：红色童年、革命家庭、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混合；纯真少年的回忆与遭受大难经历后的复杂思绪，自觉不自觉地在他的创作中流露出来。郎郎懂得艺术创造原则，懂得绘画的基础是点线面和色彩美感，只有形式美感中包含的人生五味，才是真正的艺术。他的画是明朗与扭曲交会，童真、稚气与深沉思考的自然结合。

这是郎郎的画，惟有郎郎，才能画出这样不只是为了赏心悦目，而且还能给予我们无穷回味与深沉思考的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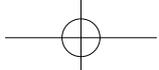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2018.10.1



张郎郎木刻版画，风云之心自明，2019年，95×64cm

这张画是从丙烯油画衍生为版画的。在构思这张画时，受到西方的一张女孩头像素描启发，长发风中飞舞飘荡，和坚定的面部表情形成动静相宜的对照。“树欲静而风不止”，她仍岿然不动。风动心不动，风云变幻之下，所见高幡依然不动。小猫也随主人心态，放松依偎在波浪般的长发边，他们的心境就自然明白：风云流动无非也是白驹过隙，在时间长河中，没有多大浪花。

黑白木刻线条不如画笔飘逸，然而构图和线条中可以见到杨柳青民间版画的影子。柔韧线条多了些弹性，面部的轮廓多了些刚毅。再在右下角加一枚红色印章，在审美感觉中可找到传统水墨画的呼应。



## 原色的郎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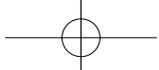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陈丹青

我所记得的郎郎的模样，是在四十年前，鼻梁挺，头骨正，十足帅哥，开口便是共和国腔调的京片子。那时朗朗三十五岁年纪吧，正在老美院U字楼教室举办婚礼，那天下雨，我路过，头一回听到西洋的摇滚乐。

胡兰成写过一个意思，我很记得，大意是：人即便有过生死阅历，要能脸上不留故事，乃是本色。我瞧着郎郎，总不能相信他曾入狱，陪过法场……日后读他回忆局子里的文章，连连惊异，还是对不上他那张脸。

此后郎郎去了美国，又回中国，间中几次晤见，照旧言笑晏晏，谈锋健——他当年的朋友告诉我，出狱后与哥们儿头一顿饭，郎郎木呐良久，难以开言，因在关押中缄默过久了——倏忽四十年，如今他竟七十五龄了么？上个月得到他一大批近年的画作，又吃一惊吓——哪像是古稀之年的涂抹，简直如少年人所画的大卡通，满纸天真，比我识得他时还年轻。

郎郎生在延安，父母是名画家和学院领导。昔年京城有这么一群来去生风的文艺高干子弟，郎郎大约是画圈子红色顽童中资格最老者，文革之初，二十郎当甯上来，个个性情爽朗，照如今的说法，就是很“阳光”。多年后我才明白，他们的父辈便是民国年间顽皮透顶的左翼青年，以西洋人同期的概念，属于前卫人物，才情高，性子烈，孩子可就逃不掉基因遗传，与时代错位而遭殃了。以当年美术圈种种政治八卦的外传，郎郎或许是最有名的一位，险些丢了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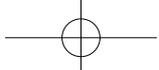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1946年在佳木斯。左起：张郎郎，父亲张汀，姐姐陈乔乔

现在想来，那时的张汀老两口该是多么焦虑而慌愁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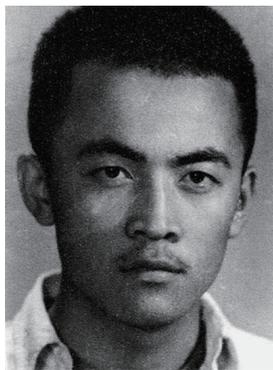
做名家的子弟，其实委屈。因是张汀大公子，我常忘了郎郎也画画。一看之下，论来路，还能见到他父亲的影子。现在的青年对郎郎上辈的语境，实在太隔膜了：他父亲虽是投奔延安，之前，却是上海以张光宇叶浅予为首的都市流行美术家——几几乎类似日后的安迪·沃霍尔之流与纽约的关系——早在三十年代就玩欧美早期现代主义的前卫花招了。

三十年代上海滩文艺圈种种弄潮儿，往往是延安逆子的前期生涯。到了五十年代，张光宇张汀一路上海流行美术被归到工艺口子，虽属贬抑，但也就假了工艺之名，在苏式宣传画路外留存了所谓“形式主义”空间，郎郎在这路美学中长大，住家院子里全是老前辈，濡染之下，至今还能看出“毕加索加城隍庙”的美学遗传。

但他不再如父辈那样高举实践，如政治宣言，与时代相拮抗：郎郎只是画画玩玩，抑或是老来的嬉戏。从反复出现的符号看——女孩、家猫、金鱼、鸽子——这种游戏感是随意的、轻快的、孩子气的，随手



一勾，完全没有父辈的美学野心。可是那组想象的风景却是介入的，当真的，热烈的，恍如少年的梦。在我看来——不知是他的无意识还是潜意识——郎郎在描绘中追寻他的童年，试图抵达他闯祸被难之前的心境和岁月。那是完全排除了政治、社会、岁月，排除任何真实经验的世界，一个原色的，简单的，只剩快乐的世界。



196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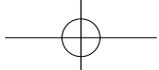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我喜欢灰调子，迷恋微妙的差异，我不会像郎郎那般阳光，抹开橘黄、翠绿和纯净的钴蓝。我能明白张仃的儿子何以如此画画，但无法明白一个年逾七十的老男人何以如此画画。我记得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国子弟如何阳光，但我不曾亲历牢狱之灾和劫后余生：该怎样看待并解读郎郎此时的绘画呢？

那个年代的多少阳光男孩，被毁了，或苟活残生，自行枯萎……据我所知，劫难后的郎郎曾在八十年代动过手术，从那时起，据说在他胸膛藏着被器械把控的心跳。这是奇迹、命运，还是仅仅因为这条性命的顽强？我们并非没见过能从刑场和手术台成功逃逸的人，可是这个人如今愉快地画画：或许，正因如此，这个人愉快地画画。

我希望以上全是错位而过度的解读——来自对人的经历与作品的附会，并添加想象——人无法装作愉悦，这是一批完全看不到阅历与岁数的绘画。作者抹去了，甚至不曾意识到他曾经历的一切，成功地，有如快活的男孩，活在童年。

但我要赶紧追加一句：郎郎的作品，并不是儿童画。

2018.10.1，写在北京



## 漫谈我的画

张郎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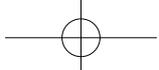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我的画被一些评论者界定为文人画，想想有道理。是因为我的画中有文学的蕴含，有联想的余地。一些现代艺术评论家，会认为我不是一个纯粹的画家。只可以说是一种文人画家。画里都有故事，也算是中国当代绘画中的一小门类。到了如今，这样的分类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现今，绘画手段千千万万，哪种为正宗并不重要，关键是：最终呈现出来的画面效果如何。

我的绘画语言，首先来自于中国民俗或民间艺术。画中有中国民间剪纸的用色方式和线条的运用，还有泥娃娃、风筝上的色彩，也用些年画、杨柳青版画、皮影中的颜色、结构。也可以说：我是沿着当年华君武先生调侃家父的名言：“毕加索+城隍庙”的那条路子。并不是生搬硬套把西方艺术手法加上中国的传统艺术，而是找到二者之间的契合点，自然融为一体。画出的东西既有强烈的中国风，又有当代艺术韵味。

我是从心作画，画由心生，自然而然，可用西画的颜色、运用中国画的结构、用本人真诚的审美情一步一个脚印地老实创作。

在我这个年龄又开始勤奋作画，绝对是为艺术而艺术。作为一个画者，在心灵上你必得返老还童。

父亲生前一再对我们说：“我是一个小学生。”其中有两个含义，其一，艺术的道路是无止境的，他永远在探索，在学习；其二，艺术家创作的时候，他的精神领悟还需回到原始的起点，因此一些大画家的画作跟儿童画非常相似。从齐白石到毕加索，无不如此。人们在人际关系繁忙的社会上滚爬多年，难免烙印叠加，很难画出纯净佳作。只有沐浴焚



父亲张仃与孩子们 1994 年北京红庙工美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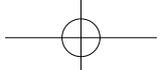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前排左起：耿军、张仃、陈乔乔

后排左起：张沛沛（刘延沛）、张寥寥、张郎郎、张大伟

香，静心沉气，精神返老还童，学孩子们的直接、率真的观察方式，这是我从父亲那里获得的启发。

艺术家如果真想好好创作，不应该被市场、拍卖行市挟持。你画你的，他卖他的；也不能为进入博物馆、美术馆而窥视打探，他选他的，你画你的。是否会被他人认可，对你没有意义。你的目的是挖掘并表现出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动、热情、浪漫，是寻觅自己心底升腾出来的东西。如果被他人认可是碰巧，如果不被认可，你还得按照自己内心的提示走下去。没有留下虚名，但总会留下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那些被我们认可的佳作，一定是被他们感动了，或者与我们内心某处产生了共鸣。我最喜爱的画家就是毕加索、齐白石、林风眠、李可染、布非、米罗、莫迪里阿尼、卢奥等等。当年，我们在父亲的引领下品评这些画家的时候，不分古今中外。只看喜欢不喜欢。其实，他们的妙处全在同样的地方。



张郎郎创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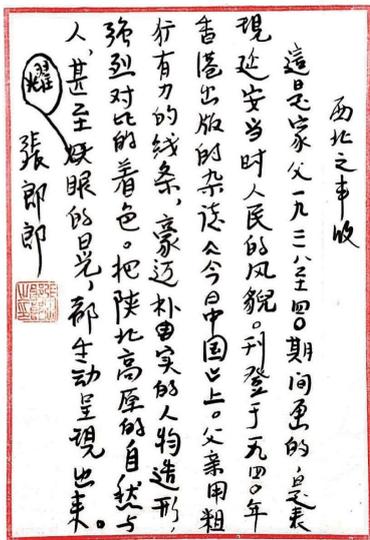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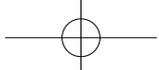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父亲当年对我最大鼓励是六十年代，我画了一张老爸画像。他看了我的画并没说我画得好，而是说：“虽然进了美院，受了一段时间的基本训练，但你的线还是很生，这不容易，线条太熟练就容易流于油滑，就不是一个好画家。生的线是画家真心、热诚才能画出来的，那线就有了自己的生命，没有力量的话，是站不住的。”

我们的人生和画画一样，人生轨迹就是不同的线条，怎么把这些有利与不利的因素分清，这就成了不同的色彩和线条，在一个适当的平台上搭建组装起来，可能最后你就创造出来属于自己的一张人生的大画。

有人说：文人画，是一个褊狭的小众绘画。

我不知道他们说的对不对。我只知道：文人画家，前提是得有文化。

2018.6，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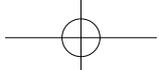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张竹油画 西北之丰收  
布面 丙烯 2019 100x75cm

这是家父一九三八至四零期间画的，是表现延安当时人民的风貌。刊登于一九四零年香港出版的杂志《今日中国》上。父亲用粗犷有力的线条，豪迈朴实的人物造型，强烈对比的着色。把陕北高原的自然与人，甚至耀眼的日光，都生动呈现出来。

如今见到转来的模糊照片，心潮澎湃。可以感受到当年父亲的那种对大地的热爱，对艺术创作的强烈冲动。我就把这张画再现于画布上，站在他老人家的肩膀上进行再创作。让人们遗忘的作品，重现人间。

这张画以土黄为主色，显现出黄土地的特别风光。陕北小伙子夸张的造型，粗壮的双臂一手拿着收割的镰刀，另一只手臂夹着大捆的谷子。构图简洁、大气。就连天上的白云，也在强劲的西北风中缓缓横渡。

这是难得的一首质朴山民颂歌，这里没有丝毫做作与矫情。



上中学时，我和同学张久兴、张新华三个人一起秘密写诗，很快，我们周围吸引了一群文学和艺术爱好者，形成一个文艺沙龙“太阳纵队”。这个沙龙的精神导师一位是我的母亲，另一位就是作家海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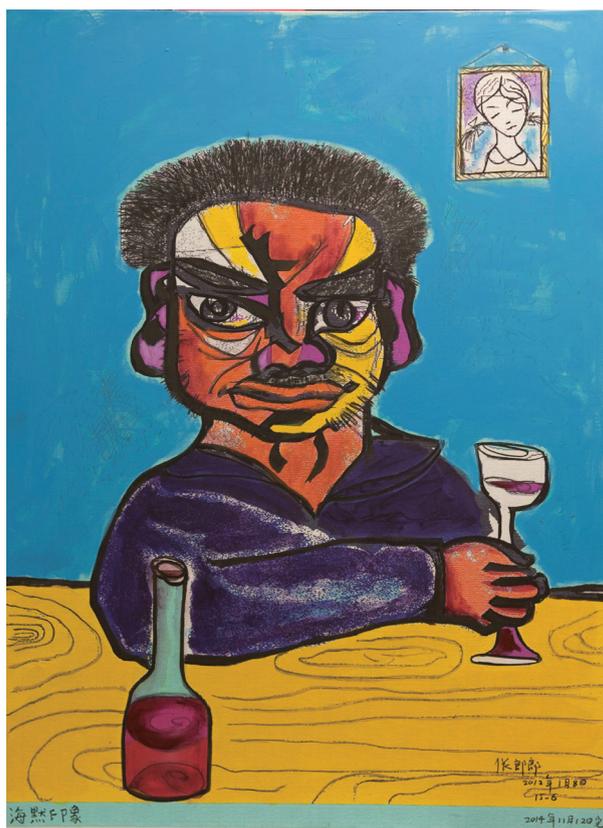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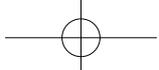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海默，原名张泽藩，当代电影剧作家，小说家，是歌曲《敖包相会》的词作者。著有电影剧本《草原上的人们》、《红旗谱》、《粮食》等；中篇小说《突破临津江》。著名评论家冯牧称海默是“具有炽烈的革命热情、旺盛的创作潜力、敏捷的艺术才思”的作家。1968年6月14日，海默被“四人帮”残害致死，时年45岁。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为他彻底平反昭雪。

记得第一次见海默，是我在北京四中读初中的时候。当时，他和凌子风一起到我们家来做客。他原先是北京二十五中的学生，抗日的时候，逃到西山参加了八路军。海默长得特别壮实，壮硕的躯干上，顶着一个大狮子头，大狮子头上全是钢丝儿一样兹着的短发。他的脸部五官都很大，而且声音很洪亮，唱歌能唱到 high C 那么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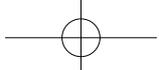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后来，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去劳改了一段时间，由于劳动沉重和严重营养不良而半身麻痹，被同意回京治病。我家的诗歌晚会，他差不多都参加了。当时不愿惹麻烦，就说他是我家的三叔。因为他也姓张，所以顺理成章，沙龙里的年轻人只知道我家有个有趣的三叔。他富于激情，出口成章，而且非常幽默，所以很快他就成了中心人物。张久兴后来也到海默家去，和他谈他自己的诗作，后来的蒋定粤也常去他家，谈文学、生活之类。但多数人直到后来许久，才知道他是谁。

（节选自《宁静的地平线》）

他有事没事就打电话叫我，或去北海划船，或去绒线胡同吃川菜，每次酒后他总是滔滔不绝，将往事今事说给我听。爸妈都说我们俩成了忘年之交。在他有意无意指点下，我开始系统看文学书籍，他家有許多市面上见不到的好书，比如雷马克的《凯旋门》、《流亡曲》，福楼拜的



张郎油画 海獸印象  
布面 丙烯 微喷 2014 100x75cm



《情感教育》，巴尔扎克的《冈巴拉》等都是罕见的解放前版本。《基督山恩仇记》更是国内当时绝对见不到的。我如饥似渴，他说我是在吃书，半年中几乎天天放学后就钻入书堆，没有比老涛（海默）的书房更让我留恋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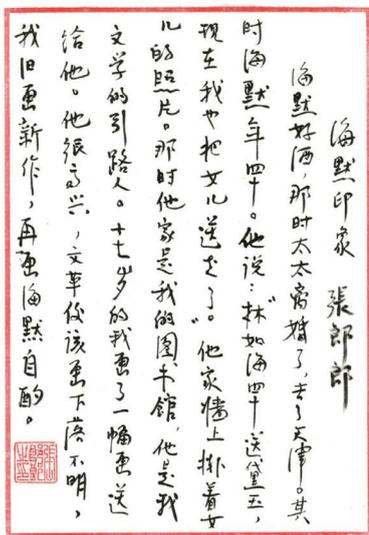
（节选自《老涛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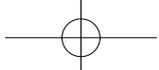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一次我问他最近怎么不见他女儿了，他说自己实在无力照顾，已送往外地，因为老婆已离婚，并嫁去外地了。他沉沉说：“有时人确是懦弱的，不承认不行。前几天送女儿上车，差点号啕。只是由于突然想到《红楼梦》——林如海四十岁送黛玉，我四十岁送女儿。转念，还是笑好，就又去喝酒。”

我知道海默特别疼爱他女儿，其实舍不得把女儿送走，所以当时就用国画的手法画了一幅“海默”送给他，特意在画面中的墙上画了他女儿默默的照片，用来表达他对女儿的思念。海默收到我的画时，特别高兴。

海默是我文学的引路人，我对他非常崇敬和感恩。我没有用写实的手法来画他，我画的是当时的一种感觉，是对海默这个人从外形到人格的一个强烈的印象。

经过文革，那幅画下落不明。2012年，我重新画《海默印象》，改用丙烯颜料和西画风格。2014年，经过修改，这幅画最终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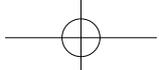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张郎郎油画 难忘  
布面 丙烯 微喷 2014 150x111cm

画面中看到的他，过去的岁月不可能被忘记。经历与记忆造就了当下的你。

岁月犹如雕塑刀，在不同的面孔上刻画出千万种痕迹。也可雕出不同的眼神和表情。此画中人，难忘他自己的往事，还是他的故事难以被他人忘怀？那就见仁见智了。

这张画也先喷绘了背影，用粗笔刻画下这人的面孔，国画中用斧劈皴法来画山水中的穷山恶水。我在这里也用了类似的笔墨，画出岩石般的面孔。

恰逢人生拐点，前景难判黑白。故友来求画，信手涂鸦，一女孩头像自然浮现。眉头紧蹙，目光恍惚。画出心底，显现迷茫二字，记录在案。不想几十年后旧画重现，感慨万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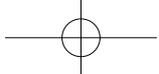


1969年5月，那时我被关在北京市公安局半步桥44号看守所。看守所里成立了学习班，狱友范铸明请我画两张画，我就用学习用的信纸和红蓝铅笔、圆珠笔画了《迷茫》和《往事》两张小画。没想到范铸明在出狱时把这两张小画叠得很小，外面缠成线团竟然带出了监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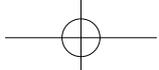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2017年我又把这张画放大重画。这次不是用红蓝圆珠笔，而是用丙烯原料，为接近原作，保持原来的构图、笔触、颜色。即便如此放大之后，由于年代不同，材料不同，心境不同。这张画就成了2017年版的《迷茫》，许多画家都有翻新旧作的故事。不同年代的版本，也有了不同的内涵。



张郎郎油画 迷茫  
布面 丙烯 2017 100×7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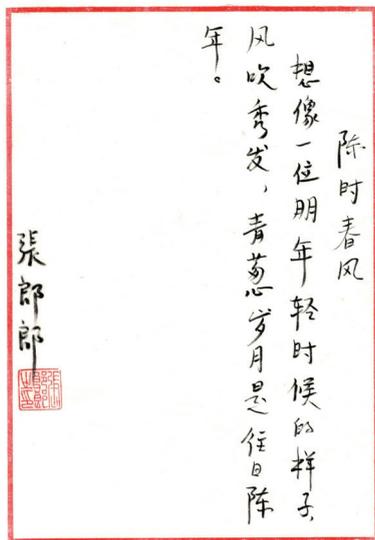
张郎郎油画 陈时春风  
布面 丙烯 2018 160x10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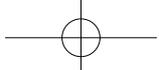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想象一位朋友年轻时候的样子，风吹秀发，青葱岁月是往日陈年。

当年画家胡考先生，在延安给三岁的我姐姐乔乔画了一张像，是想象她十八岁时候的样子。十五年以后，大家一看果然很像，这就是一种有根据的想象。我这张画是一张反向的想象绘画，根据她现在给我的印象，来描绘她在青葱年华时迎着春风中的样子。春风吹乱了她的秀发，也吹动了少女的心。微微含笑，眉目四盼。对自己青春的活力有把握，对自己的内外在都充满信心。千山万水脚下踩，大路通天任我行。

这张画的暗色背景，就烘托出主角的生命夺目光芒。背景中风云流动，显现出即便风雨无阻，也免不了会经历动荡蹉跎岁月。鲜黄的上衣，隐喻着她明亮、清澈的内心。彩色的纱巾透露出她艺术上高雅的品味，也看得出她表面上的“漫不经心”，隐藏着她对美的向往与精心。





张郎郎油画 玩伴  
布面 丙烯 微喷 2011 75 × 50cm

在现实生活中，当你有心情也正好有空的时候，未必正好有朋友能来陪你。这时候你的玩伴可能就是一只小小的蜻蜓，你要自得其乐。

儿童时期作为一个小男孩更需要玩伴，在倍感寂寞时，正好有一只蜻蜓落在了手上，他睁大眼睛，嘟起嘴来似乎在向蜻蜓吹气，蜻蜓也似要飞走一样振着翅膀。这是我们童年都曾玩过的游戏，有时是一只瓢虫，有时是一只毛毛虫，虽然同龄的伙伴不在身边，自己也能和昆虫玩上半天。

人们长大以后，各自为生活忙碌。当你闲暇时却很难找到同样有空的朋友能一起聊天喝酒了。

人们年轻时，会常常如此问，似乎前面千万条路，不知何往，思量前程漫地鲜花。青年的无奈仍是甘味，连小猫、小鸟都能感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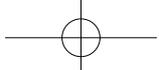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这正如人们所说：青春无价。四海皆是鲜花，条条道路通罗马。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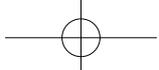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张郎郎油画 向何处，去悠悠  
布面 丙烯 2019 47x34cm

便狂风大作，过后天空有彩虹。这样的心态，在于涌泉般喷发的生命力。眼中大美感觉来自于大无畏的胸怀。

画中的女孩头发色泽鲜艳，发型厚而不重，似乎随手一挽就自然有型。她舒缓与放松，静静地垂着明亮的双眼，嘴角含着自信的笑容。套头衫随便这么一穿，不必精心打扮。浓绿的衣服，和草绿的背景，都使观众感到视觉舒服，也和多彩的头发表相辉映。只有白猫和白鸽，一卧一飞，竟是女孩的忠实玩伴。有如此的心境，活泼的伙伴，就昂首前行，踏遍青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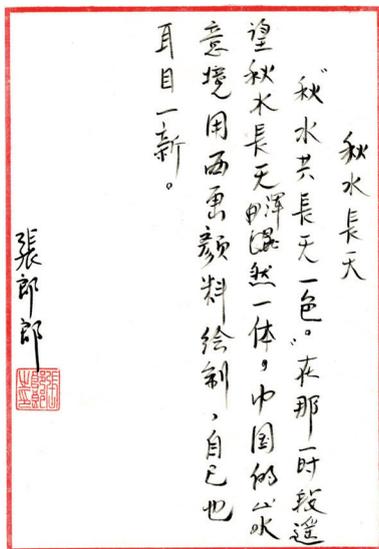
张郎郎油画 秋水长天  
布面 丙烯 2018 300x20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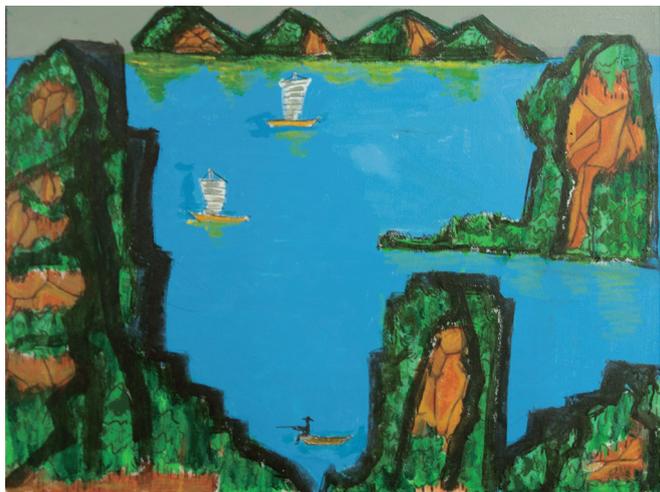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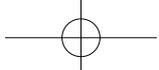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秋水共长天一色，在那一时代遥望秋水长天，浑然一体，中国的山水意境用国画颜料绘制，自己也耳目一新。

这画的题目是借用唐代才子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警句。在人们眼里，秋水与长天清澈相接，浑然一体；远处可以见到落霞与孤雁。在我的画中，并没有按照原词句句到位。而是，点到即止，画出被大江的秋色的感动，画出文人“侣鱼虾而友麋鹿”回归自然的心态。人在画中，画在人心。

用丙烯重色描绘出金秋的艳丽，同时借用我国传统的山水构图，层层叠叠远去，山山水水相得益彰尽诗味。中西对自然描绘方式相去甚远，在此画中让二者自然融合，并非生硬相加一体。这样的山水，在自然界似曾相识，却又自在世外。秋水长天，尽在文人画笔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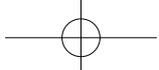
张郎郎油画 黑山静水独钓  
布面 丙烯 2017 100×75cm

在黑山静水之美景中，有人独自垂钓。中国古代诗歌中，此情此景司空见惯。作者于此，用绘画语言，重新演绎叙述，再现享受孤独，悠闲自在的境界。

此画这样命名，一来由于我的老家是辽宁黑山县，用此谐音有回顾之意。二来在传统的山水画中，多半是青山绿水。到了李可染先生的李家山水，就曾被指为“江山如此多黑”，我父亲的焦墨山水，就是全然黑色了。我用丙烯画的黑山静水，也是别样风光。有人独钓，必为隐者。在虚幻风光里，悠然自得。

这幅画的名字选自古诗中的一句——“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1950年，我父亲作为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以及捷克、波兰中国博览会与苏联“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展览会”总设计师，连续出国办展很长时间。



张郎郎油画 吹笛到天明  
布面 丙烯 2016 75x55cm

母亲的家乡在江南，那时候，母亲的家乡解放了，正值土改，母亲就带我回乡探亲小住一段。我从小随父母辗转在陕北、东北和北京，从未去过江南，那里的山山水水给了我无数新奇印象，那是在江苏常州郊区孟河镇五圩埭村，那里的地貌似水网一般，一条田地，然后是一道河。一条田地就称为一圩埭，我母亲的家位于第五条所以称为五圩埭。清澈的河水里有小鱼，有蝌蚪，还有其它很多生物，比延安的延水河还要热闹，还要好。那里很少能看到黄牛，大部分都是水牛。南方特色的房子、小牧童，水中粉白的荷花、水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我心中不忘的童话。

若干年以后我再次回到那里，可惜已经变得城镇化、工业化了，儿时的景象已经见不到了。脑海里美好的回忆不如把它画出来，我就画了这幅画。我喜欢吹笛，所以画了这样的情景——天色已经暗下来，牧童骑着水牛，吹着竹笛，四周荷花静静开放，水鸟自天空掠过——吹笛到天明。

